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血剑兰心

(上)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装备

第一章

夕阳西斜。

照在河面下，一如万条金蛇钻动。

沿岸一条小径，是北岸通建阳驿的小道。这时，由东面三里外，有几个穿草青法服的老道正从容地逸透而来，谈笑着渐渐走近。

有一个老道生了一双金鱼眼，身材高大，他背着手，目光不时向左右打量，徐徐他说道：“师弟，咱们动身不怕字内双雄么？这次他们全力图仁义大爷，为什么咱们袖手旁观？倒令愚兄惑不解。”

“师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师弟说：“咱们难道为了个不相干九现云龙，和字内双雄为敌么？师兄，犯不着的！除非咱们是傻子。”

“怎么说不相干呢？咱们武当门下，受过徐大爷恩惠的，为数委实不少哩，何况徐大爷和咱们武当一向就有交情呢？”

“师兄，你真愚不可及，恩惠，交情，哼！值不了一个小钱。这年头，事不关己不劳心，陪命的事儿只有傻瓜才做。”

“师弟，你这种想法太可怕了！”

“可怕？哈哈！告诉你，这才是明哲保身的万应灵符。”

“明哲保身。哼！天下的人都有你这种想法，岂不完蛋？”

“完蛋！你真可算顽劣不堪，假使天下都象我，也许天下太平啦！至少，活得久些。”

上次矮脚虎师被恨海狂龙宰了，道与师叔要派我随道机师叔前往南昌，擒捉恨海狂龙，你猜我怎么着？”

“对了，那次你的脚踏了近十天，怎么回事！”

“哼，就是这么回事，我不去，瞧龙，道机师叔怎么回了！随去的元字辈兄弟怎样了？但我嘻嘻，活得顶好的。”

“哼！你这家伙简直无救可药。”

“哈哈！道机师叔和那些师弟才无药可救，我活得比谁都命长，我看哪，师兄，你也是无可救药了哩！”

“不要脸，我耻于有你这种师弟。”

“喂，你神气起来啦！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告诉你明保身的秘诀，你倒假正经起来了，哼！”

“是的，我非常神气，因为我有一腔热血，有颗坦荡的心，绝不会是无耻小人，投机取巧的匹夫。”

“怎么？你骂人？”

“站在同门师兄地位，你有这种心地，我不但可以骂你，而且，哼！咱们不谈了，和你走在一块，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为免咱们更伤和气，你一个人走吧！”说完，展开武当八卦赶蟾轻功如飞而去。

师弟眨了阴森森的鹰眼，塌鼻孔里哼出两口冷气说道：“孺子不可教也！哼！这种人不死才是奇迹！”

他傲然地信步而行，满脸不屑之色，转过两个弯，看到了文俊躺倒之处。

文俊神智昏迷，飞堕崖下，也许是他命不该绝，劲厉的山风将他的身

躬吹向土壁，土壁上野草叶生，藤草密布。

这里即是土崩形成的塌崖，自不会太陡，人一沾草藤，以奇快的速度向下滑滚，他并未粉身碎骨，他的身体有神奇的潜力充沛着，坚如金刚，虽然无法抗拒千里神刃所加的伤害，但土石的撞击却要不了他的命。

由山顶至河边，百丈距离转瞬即至，幸而有野草及藤萝的牵引，除衣服凌落之外，竟然神奇地没被摔死，“扑通”一声，英雄落水。

水势甚急，向左形成了一个不算小的河湾，在河湾一带，水势向行变缓。

文俊被水一冲，神智突然清醒，下沉不到丈余，他便恢复了知觉，他想挣扎出水，但是浑身无力，伤口和内腑隐隐作痛，微一牵动，痛彻心脾，他水性本佳，勉强闲住气，放平躯体，便慢慢向上浮起，冲不到一二十丈，头面便已出了水面。

就这样载浮载沉，向下游淌去，漂到河湾内，水势一缓，他就咬牙强忍痛楚，慢慢地向岸边游去。

这一带全是竹林和垂杨，十分隐蔽，河滩全是浇泥，水草丛生，他一到岸边，就躺下了，浑身无力，头脑晕沉。

文俊已经力竭晕倒，伏在河滩边如同死人，蓝光闪闪的劲装，在夕阳余晖中十分显目。

“这家伙穿着打扮倒是个人物，可惜，死在这荒凉之地，死得好！朋友，等别人替你收尸吧，道爷不可管这闲事。”老道一面说，一面走了。

他走了十余步，突然止步，自言自语他说道：“送上门的买卖，不交易真是罪过，这家伙定是大有来头的人物，身上定有不少东西，我何不大发慈悲，替他代劳保藏保藏呢。”

他得意地笑了，捞起袍袖，缓步走下河滩，一把提住文俊的衣领，拖下岸来，着手肌肤温热，他突然“咦”了一声说道：“咦！这家伙没有死。”

他将文俊翻过身，首先就去解那蓝色革囊，打开内层防水油绸，取出里面许多玉瓶和一包包药物，突然欢叫道：“哈哈！全是些武林至宝。”他念着瓶外小字：“天息丹砂，寒冰朱莲宝，朱瑶花，千年玄参……哦！北漠银蛛，蓝羽毒鹤……哈哈……”他仰天狂笑起来，久久不止。

笑完，又掏出一本绢书，念道：“解毒真经，老天，这收获简直受益不浅，受益不浅！就凭这，哈哈！不难令我鬼崇散人荣登武林第一宝座！哈哈！武林第一，武林第一！”

他着实大乐了好半晌，将革囊装好，老实不客气挂在自己肋下，再解开另一小革囊，得意他说：“这小子身怀异宝，竟被人在胸上开了一朵花儿，扔在河里，合该我身运，白拣了这许多东西，这个百宝囊可能还有宝。”

他打开百室囊揭开防水绸喃喃着说道：“呸！全是些棋子，这小子定然是个棋迷。

唔！这一包是什么？粉红色的？怎么有点酒气，大概是酒药，这小子是个酒鬼。”

他仍将纸包好，塞回囊中，他把这颗文俊得自师父遗体，本是宇宙神龙的千日醉毒药当成酒丸了。

他继续搜出一本绢书，念道：“寄门理数之学，哈哈！正有用，师父把那九宫八卦等鬼玩意视同拱壁，不让咱们师兄弟看上一眼，哼！待我慢慢参详，看老杂毛有什么了不起？”

他将百宝囊恢复原状，大大方方往肩下一挂，然后解开文俊腰带上的天残剑，一手按住卡簧对文俊阴森森一笑，说道：“小子，你别怪我，要不宰你，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了，水淹你不死，胸前致命伤你也不死，我真顽强而太不该活了，让我成本你吧！”

“我不会忘了你的，当我吃饱躺在床上之时，我会在心里替你念上一百遍在死咒，不，一千篇，当我荣登武林第一宝座时，还加念一千篇，你该死得瞑目了，是吧？”

“挣”一声清越锈剑，天残剑出，老道一看锈影，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脱贝叫道：“天残剑！”

他的手在发抖，情不自禁退后了三步，几乎将剑扔下，鹰目的地凝视着文俊那清秀而泛白的脸容。

半晌他已断定这小子并未醒转，喜极而呼道：“是了，这小子正是传闻中的恨海狂龙，是本派欲得之而甘心的恨海狂龙。哈哈！合该我鬼崇散人走运，我带你回到武当山，哈哈！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在元字辈中，我元成稳可坐首席交椅。小子，你真好！”

他大喜欲狂，三不管收好天残剑，运指如风了文俊的穴道，脱下道袍，把文俊扶起，探手怀中掏出一颗丹丸，一半按入伤口中，一半纳入文俊口内，说道：“这是我偷师父的武林至宝龙虎获心丹，乃本门无上圣品，只有这一颗。小子，你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鬼门关上会硬给你拖回来，这么贵重的保命神品，我也舍不得吃，给你服了，瞧，我对你好不好？”

他将道袍一抖，把文俊作一团，扛在肩上上道，一面走一面唱着民俗小调儿，得意已极地在道上走着。

他却不知道，扛着的是追命阎王，而不是可以使他登上元字辈首席弟了的阶梯，假使要让他知道，他所点穴道根本起不了作用，要了他的命，他也不敢扛着走。

文俊得武当至宝龙虎获心丹之助，体内那神奇的潜力发挥了效能，不久便缓缓醒来，但由于由百七高崖滚下，胸前剑伤流血过多，神智仍未全清。

鬼崇散人得意扬扬扛着文俊，洒开大步直奔建阳驿。

日落西斜，暮色四起，到了建阳驿，这老道脚程不慢。

建阳驿，这是荆州入荆门，批襄阳的要道，由这儿到武当山，远着哩，足足六百里以上，要不是用坐骑，还得五天才能到达。

这是一座大镇，足有三五百户人家，经过镇中一所小镇店，老道喜气洋洋往里闯。

“道爷，辛苦，你老才来呀。”

小店伙笑嘻嘻地招呼道：“幸好，早来一步，只剩下最好的二间房哩。”

“慢来慢来。”

应声到了两个童子脸的老人，一高一矮，状甚可笑，而且窝囊透顶：“上房留给咱们一对活宝，这位道爷新近捞了一笔，瞧，大包里还在淌水，往上房不大适宜。伙计，带路。”

这两个活宝，正是老疯子黄六安，和瘦鬼老朱狂，他们也从江西跑到湖北来了。”

老道怒眼叫道：“老不死的闭了你们的臭嘴！在道爷面前，少呈口舌之能，武当的鬼崇散人岂是好惹的，哼！”

老疯子叫道：“嘻嘻！散人名叫鬼崇，妙极了！武当山还有什么更妙的

么？”

瘦鬼老眨着眼说道：“他既然名叫鬼崇，准不是正路。说不定他这包里的东西不是捞来的，也许……”

鬼崇散人心中有鬼，一听两个老怪物语无伦次涉及道袍中物，吃了一惊，赶快闪在一旁嘿嘿冷笑道：“老鬼真活得不耐烦了，敢在武当门人面前讨野火。”

老疯子笑答道：“不敢不敢，道爷，我老人家想活得紧哩，武当门人能吃人么？嗯？”

瘦鬼老说道：“老疯子，咱们好久没喝酒了，是不？”

“是啊！瘦老，嘴巴里淡出鸟来了。”

“不正好么？这位道爷捞了一笔油水，咱们找他准没错儿。道爷，是么？”

老道逐步向店里退，店伙计不明所以，呆呆地怔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怒叫道：“混蛋，你们想怎样？”

“好说好说，混蛋加三级也无防，咱们不要你身上的东西，暗！就要这水淋淋的包裹。”瘦鬼老嘻皮笑脸靠近一步。

“捞来之物，见者有份，道爷，你干吗这么小气？”老疯子一面说，晃身欺近，伸手便抓。

老道怎肯让他近身，大吼一声，一脚飞起，快如闪电，这家伙倒有点真才实学。

“哎哟！”老疯子闪在一旁叫：“好一脚叶无风扬，武当的镇山之宝，还好，差点儿没踢着。”

老道突然大喝道：“你们存心找武当的岔么？亮名号。”

“小买卖，亮名号还不够本，老人家我可不干。”瘦鬼老咧嘴一笑，欺身便扑。

老道退至厅口，突向店伙计们大喝道：“你这鸟店怎么个开法的？任由这两个疯子胡闹，再不撵他出去，武当的弟子准给你们没完。”

他这一叫，倒真有效，在湖广省，提起武当山简直老天也发愁，武当的徒众多加过江之鲫，谁也得让他三分。

店伙们这才同声大叫，向两个葬老儿一拥而上。

老道儿精灵，乘机溜入内院。他点中有数，这儿绝不是安全之地，说不定这两个老鬼就是恨海狂龙的同伴，在这儿住宿岂不是傻瓜？他悄悄地越过天井，进入西面一带客房，奔到后院，越墙而去。

一口气奔了十余里，天已尽黑，他浑身大汗，正待放下文俊休息一会儿再走。

在他进入一座树林的瞬间，转头一看，惊得足不沾地，飞快地钻入林中，选处草深的偏僻所在伏下了。

星光下，那两个老怪物在后面里余豪以奇快的轻功向这儿急赴。

一到林中，瘦鬼老止住身影，轻声说道：“老狂子，这里已经距杨家集不远，那杂毛恐怕还落在后面呢，咱们且等上一等。”

“是啊！江湖中谁不知鬼崇散人诡计多端？也许他就躲在另一家客店里，咱们岂不白跑一趟了？”

“不会的，那杂毛满脸得意神色，准在外面做了一票见不得人的买卖，要赶回武当山避风头咱们给他一闹，他不跑得更快才有鬼。”

老疯子说道：“你是以常情衡量吧，对鬼崇散人却不可如此随便，我疯

子保证他不在前面，定是躲起来。”

“好，咱们且等上一等，呆会儿再回建阳驿搜上一搜。”

老道心中暗暗叫苦，先前他打算将文俊放下，出来将两个老怪物宰了，水除后患，但一听他们竟知道自己在江湖，一向以诡计多端出名，竟敢公然追来，身手绝不会差，自己冒昧动手，岂不自投罗网？所以不想动手了。

道袍里的文俊，这时突然缓缓翻动，把老道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要是这小子这时醒来，张口一叫，岂不完蛋？他毫不思索，摸到文俊的哑穴，狠狠地一按。

良久，老疯子似乎等得不耐烦，说道：“瘦鬼，走，建阳驿搜去，非把这杂毛搜到不可，他那道袍内准是包了一个人，咱们非把他留下不可。”

“走啊，别让杂毛做了手脚。”两人向回路狂奔而去。

老道心中暗自冷笑，待两人走得不见人影儿，方背起文俊，向背撒腿就跑。

他的脚程快得惊人，天将破晓，距荆门已不足二十里。

奔了将近百里，他已经跑得筋疲力尽，委实难以支持，便找到了一座矮林，找处隐密处藏起包裹，往树下枯草堆里一躺，喃喃自语道：“小子，道爷今晚真辛苦极了，等回到了武当山，我再好好治你。”

他解开里面衣襟下的天残剑和两个革囊检视一番，竟然狂笑起来，说道：“我真愚不可及，假使这小子在学门面前，说出这些东西，我岂不是前功尽弃，一无所得了么？不成！这小子绝不能让他活着到武当，在进山之前，先把他宰了，我鬼崇散人扛尸首也不打紧，死的还不是一样大功一件么？哈哈，首席弟子舍我其谁？”

“是的，你会做武当的首席弟子的。”

这声森森的嗓音，就在他身边响起，“只要你留得命在。”声落，老道手中的天残剑不翼而飞。

老道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倏然站起，不由目瞪口呆，浑身毛发直竖。

八尺外，站着一个人蓝色身影，目中寒芒暴射，令人心悸，手中正抚弄着天残剑，冷笑注视着他。

不是别人，正是费尽心力，背了一夜的恨海狂龙。

老道魂飞天外，几乎晕倒，幸而他灵智仍在，突然扭头撒腿就跑，赶不到十来丈，他倒抽一口凉气，向侧一窜，因为前面也站着一个人同样令人胆寒的蓝衣人。

可是他已跑不动了，他感到衣领一紧，身躯被人凌空提起，“砰”一声扔倒在地，跌了个发昏第十一章，他顾不得浑身疼痛，跪倒，叩头如捣蒜。

他颤抖地叫道：“狂龙爷爷，饶了我这一遭！千不念万不念，念我曾经给你服下一颗本派至宝龙虎护心丹，放我一命罢！”

“我已听你说得大多了，就够了吧？”

“饶命！”老道绝望地叫。

“武当山派名满武林，想不到竟然出一些卑鄙小人，和没有骨头的脓包！你给我爬起来！死得英雄些行不行？”

“饶命。”

“你制了我全身的软穴。又点了哑穴，想不到吧，道爷？这么远的道路，你想把我背回武当山，又中途起意欺师灭祖杀我灭口，留你在人世，岂不是个祸害？”

“狂龙大侠，你请听我说……”声落人已飞扑出去，掌劈足挑，他要出其不意突起发难，死中求生。”

“卑鄙！”文俊鬼掌疾出，抓住飞挑下挡的右腿，顺手向一株树干上摔去，鬼崇道人一声未出，自腰中断。

文俊以剑掘地，把尸首连道袍同埋了。结束妥当，连夜向保安故园赶去。

从此，江湖中暂时消失鬼崇道人音讯。

东海三神仙的门人，在他未重出江湖之前，亦已消失不见。

九现云龙并未死，徐家湾徐家庄院重与土水，双凶一霸行敛迹，双凶从此不再到徐家湾生事。

第三天晚间，他回到了保康河清凉山边故园，自从上次回来偷取玉浆一别，又将一年，河山依旧，人事未变，只是弟弟似乎长大了。

他并未公然返家，那死气沉沉的家园，他已不再眷恋了，惟可以击住他的心，只有生母那孤荒凉的墓园，他准备了香烛，在茫茫凄清的午夜，痛快淋漓地哭诉一场。最后向他那神奇的古洞里奔去。

古洞中一切依旧，那两株异果在洞内比洞外生长的更繁茂。他在洞中休息了近十天，饥食异果，渴饮玉浆，每天加紧练功勤读，功力又进一层。

解毒真经和奇门数理之学两书，他已全部装在脑中，他把它埋在地洞壁里；准备留给他发现古洞的有缘人。

第十天一早，他结束停当，仍将大石把洞堵了，一切恢复原状，穿山越岭到了壳城。

沿汉水直上，他念念不忘大巴山隐隐的三音妙尼，和岷江上游的雷音大师遗迹。

古代有个巴国，就在大巴山之南，不知是以山名国呢？或是以国名山？

在地学家的眼光看来，在长江和汉水之间的一连串无尽的山岭，统称巴岭山脉。

这个岭，旁临汉江，东接三峡，支峰绵延数百里，端的奇峰怒突，万壑千崖。最为人所知的山有孤云山，两角山，小已山等，往东南，有鸡心岭，往西北，是米仓山。

这万壑千崖里，端的无奇不有，渺无人迹，一年四季山里都被白雪所封，那身高七尺的巨大人猿，就是山中的主宰，至于其他的奇禽异兽等比比皆是。

大巴山的主峰，在紫阳之南。

紫阳刚在本朝始设县治，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要由紫阳进山，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南翻过丛业山峻岭，得爬上八至十天，一是沿任何南溯河而上，再向东进入万山丛中，这得化上十四五日，但比较好些，假使要走风河口近是近些，但找得到的人可是太少少了！”

这一座主峰，其实名叫大峰山。

真正被人称为大巴山主峰的“巴山”。该到南郑（汉中）去找，距西乡不足百里，如果由南川入山，可以沿巴水或者清河直上。

但这里所指的大巴，仅指大峰山而言。

大峰山之东，约百十里之遥，有一座无比险恶的几座奇峰，虽没有大峰山之高，但终日为云雾封锁，愁云笼罩，阴风惨惨，这就是有名的云雾山。

三音妙尼在圆觉寺，说是大巴山潜修九如心法，偌大的大巴山，到哪

儿去找？

文俊脑子简单幼稚之至，他也不问问自己是否能找到，就凭一点信念，昂然向这洪荒之区摸索起来。

这天，他到了风河口，眼望万峰千峦的山区，真的要在这儿找人，真是有大海捞针之感，他不知三音妙尼藏在那一座山中，这一带土民少得可怜，问起大巴山，他们就往万山丛中一指说：就是那儿。

他不住地在想，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管不了，既然来了，且花上一些时日找上一找吧！

在风河口，他准备火食干粮，预定在山中逗留十日，沿风河直上，凡是有土民聚居之地，便打听这一带有否生人进入，或者有否眼岔异事发生。

那年头，人口不象今天多，平地上有开不完的荒地，谁会往这鬼打死人全是禽兽天下的山区里栖身？走了一整天，连鬼影也不见一人，别说是人了。

晚间他到了一个小村后，叫作风桌场。那时，这小市集不过百十户人家，在山区里已算是大市镇了。

直到这一代清朝，这里方建为厅，称风桌厅，到咱们民国，这儿神气起来了，正式建为县治，但在明代，这里比蛮荒之区好不了多少。

他已经恢复了褐衣流浪汉的装束，青中缠头，除了身材伟岸，脸蛋英俊出群外，已看不出他是徐家湾那个蓝衣少年恨海狂龙了。

这小市集委实是小，除了每三天有一次赶场的热闹日子以外，平时冷清地鬼打死人。每逢赶场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集中，山中的产品都在这儿聚散，药材和兽皮，是最为吃香的物品了。

许多来自汉水下游，和汉中一带的商贾，经常在这儿收构需要的零碎物件。

他到得不巧，正是散场的第二天，青石街冷青青地，只有几个小娃儿在街上胡闹。

十月天了，山区与外界成了两个天地，白光耀目的冰雪随处可见，这海拔千尺的高山丛里，已进入严冬了。

孩子们停下了游戏，好奇地注视着这个陌生人，两旁半掩的门缝里，不时伸出一张张平实朴素的村民脸面，讶然地打量这个闯入者。

文俊对身边一个年约十岁左右的孩子，覆然地问道：“小哥，请问一声，这儿可有供住宿的客店么？”

孩子脸一红，害羞地摇摇头，一溜烟跑掉了。

“兄弟。”站在一家草屋门里的一个中年人说：“请问兄弟是来自山下么？”他脸现微笑，相朴实的脸孔十分可亲。

“小可来自湖广，因慕贵地大巴之胜，不远千里而来，欲入山一观胜迹，请问大叔尊姓大名？”

“敝姓刘，小字青山，请到舍下稍坐，这儿并无客店、如不嫌弃，请屈驾将就一宵如何？”这人口吻不俗，不带丝土民的口气。

文俊拱手一礼说道：“多谢大叔方便，打搅府上，实感不安。”他举步台下走去。

“兄弟别多作客套，山居化外之民，极少有山下请客光顾，兄弟请屋里坐。”

“小可姓梅，名文俊。”文俊坐下说，“听大叔口音，似亦湖广人氏，山

居清雅，不知可有思乡之念么？”

刘青山捧上一杯清茶，微微一笑道：“我确是湖广人氏，只是入山已久，感到做一个化外之民，确比山下尘世纷攘好得多，久而久之，已不复作出山之想了。”

说完，反问道：“梅兄不远千里迢迢而来，欲一观大巴山之真面目，可惜！自下大雪封山，除了一些凶禽猛兽之外，已一无所有了，梅兄在寒冬进山，除了一探胜迹以外，不知说何贵干？如需相助之处，但请吩咐，在力所能及之下，愿倾力为之。”

“小可性喜山水，发愿不惜跋涉，四处寻幽探胜，心慕大巴山灵奇，故动此一游，欲穷十日之久，人山一行，如大叔肯拔冗为导，小可感激不尽。”

“只要兄弟你有兴，愿为前导，日下隆冬将届，山道时有被封之虞，故出入山区客商，为数极少，本在三日一集盛况，须待明年初身，方可恢复；日观。梅兄既欲停驻十日，区区愿尽一地主之谊。”

“大叔府上方便么？”

“哈哈！”刘青山大笑道：“我孤家寡人一作，大多数日子在山中混过，正需要有人相伴。梅兄弟，你请稍坐片刻，我也先至场主处一行，将兄弟留在本场十日之事禀明。”说着，自转身去了。

文俊解下背上包来，放眼打量四壁设备，草屋一间，分为内外两屋，虽嫌狭小，但窗明几净，倒也收拾得十分雅致。

壁上张挂着罗网，架上是一把沉重的腰刀，和一把锋亮沉实的三股托天叉，还有一柄约有两石的大弓。

由壁间的兵刃和张着的几张老狼皮看来，主人定是一个臂力过人的好猎手。

片刻，主人刘青山满面春风，肋下挟着一罐十斤装的酒罐，大踏步跨入，朗笑着说：“兄弟，真巧，后天场主要到虎岭捕猎，本地的小伙子全得跟去大显身手，你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么？”

文俊雀跃他说道：“那可好！托大叔的福，赶上了这场捕猎，可以一开眼界了！”

“别大叔乱叫，把我叫老了，兄弟！”

他放下酒罐，提起文俊的包裹，又道：“先安顿了再说，我已请了邻大妈呆会过来，为你整洁几个下酒菜，我这个郎当惯了，乱七八糟一锅煮，自己吃不打紧，招待客人可不行。”

“刘大哥，干嘛不娶个大嫂？”

文俊随他进入内屋，一面打趣他说：“孤家寡人，苦啦！”

文俊本来不善言词以对，但刘青山那豪放热情的举止，直教他心花怒放，往日的阴沉暮气全丢到九霄云外啦！

“兄弟，你可不知光棍儿的乐趣呢！不必担心家累，不必日愁柴米，渴饮山泉，饥食生肉，海阔天空，任我逍遥自在，要成家干嘛？哈哈！”

“至少可以让家中有个主妇，方算一个家啊，大哥。”

内室分两个独门，一床一桌一椅，床上垫着一个老狼皮，被枕皆备，倒也相当象样。

刘青山指着里面那间房说道：“兄弟，委屈些儿，就在这儿安顿，不到之处请不要见怪。山晨面一切因陋就简，将就将就，我到后面打点饮食，你可到外面坐坐，李大妈来时，我再来陪你吧。”

“大哥请便，小弟理会。”

他身无长物，只有那小包裹内有几件换洗衣物而已。他不畏寒暑，衣物少得可怜，其实他身上拮据得紧，除了百宝囊中预先藏的一二十两银钞外，所有的金银全放在徐家湾，所以日常衣食只能马马虎虎算了。

将天残剑和两个革囊全放到枕下，在这儿他用不着提心吊胆了，放好包裹，缓步出室，却听对面厨房刘青山说道：“兄弟，我必须先交代，这儿山区的礼俗，有点异于平地王化之区，所有的男女，全是豪迈率真的浑金璞玉，爱恨极为显明，千万不可矫揉造作，正应了处世无奇但率真这句话，兄弟须记住了。”

“是的，谢谢大哥关照。”

他正要往厨房内走，那面已传出刘青山洪亮的嗓音：“别来别来，我这点见不得人的手艺太窝囊，你且到外面坐坐，我就来。”

“可怜的刘猛虎，又得麻烦大妈了么？”

这是一个老妈妈的嗓音，渐进内间。

刘青山操起衣袖一头草灰在厨房内抢出，正好接着跨进前间的那个老太婆，她脸色慈和，笑意亲切，青希棉衫收拾得清爽极了，稳健在踏入内。

“大妈，就算侄麻烦，谁叫他这双笨手窝囊呢？”向文俊笑着引见道：“这是隔壁李大妈，兄弟快来见过。”

文俊躬身一礼，微笑道：“小侄梅文俊，游山至此，打搅刘大哥几天，并且劳动大妈，委实不安。”

大妈笑着说道：“好傻的小俊生，别刘那些客套话，哥儿，山区一切不便，只是些野味烧腊等等，大妈的厨艺手艺马马虎虎，可别嫌弃就是。”

文俊真诚他说道：“小侄怎样？有劳大妈。”

“你们到厅中聊聊。”大妈说：“青山侄外号猛虎，可别唬住了咱们凤桌场的佳客呢！”她笑着进厨房去了。

“走，兄弟，厅里坐。”刘青山放下衣袖往外去。

两人在厅中落坐，刘青山笑道：“咱们这儿猛兽甚多，本地的小伙子都有两手擒兽的能耐，但真正敢单人独进山的并不多，我因一无牵挂，经常独自进山，所以他们叫我猛虎还说我是猛虎的同类。”

“大哥的托天叉，怕不有六十斤以上？能使这种家伙的人，叫猛虎不算是过甚其词。”

“别抬举我，兄弟，叉倒真有六十斤，兄弟的眼力真不含糊，刚才看兄弟步履沉实，从容稳健，而且猿臂鹰肩，双目有神，大哥要不是双眼不瞎，不用猜，兄弟你两膀最少有五百斤臂力，别认为你的一双手象女孩子一样地洁白，就可以掩饰了你的行藏，来！”

这是两石弹弓，请你试一试好么？”

文俊本欲隐住行藏，但既然家人豪爽过人，而且又曾赐示过参加他们后天的打猎，不露两手怎可令人放心？便谦虚地笑道：“小弟倒有几斤蛮力，但是否拉得开二石弓，很难把握，大哥别见笑。”

他接过弓，装得象是用了十成劲，勉勉强强将弓拉满，挣红着脸放下道：“伏魂伏魂，这玩意小弟无可奈何，无可奈何。”

“去得了！”

刘青山毫无心机地笑道：“咱们这里，能拉两石弓的人不算多，兄弟，咱们后天可以大显身手了。”

文俊面对这相朴实豪迈的人，心里大不好受，他天性不惯谎，所以深觉不安，讪讪他说：“但愿不至今大哥丢人。”

这时，门外有几个小把戏，不住向里张望。

刘青山突然压低声音说道：“兄弟，我必须告诉你，咱们这儿，女娃儿比男娃儿要强些，后天入山，将有几个妞儿参加，兄弟你是客人，也许她们会恶作剧作弄你，但请放心，她们都是善意的，兄弟，千万让她们些儿，但也别太驯顺，太驯顺了更糟，她们眼高于顶，最瞧不起弱夫，但愿你在这儿愉快度过这十天，不然大哥心中不安。”

“谢谢，大哥，我会自己小心的，不去惹她们就是。”

“哈哈，这是不可能的。”

刘青山将声音压得更低些说道：“这不可能说实在的，这小小山区里，一百年也找不出一个象你一般英俊的男孩子，也许那些丫头会疯了，假使你想在这儿定居，我到不用多费心。”

“是的，不需大哥费心，小弟身如行云野鹤，游踪四海，定居？早着哩！”

“那智能，后天你不可远离我们左近，分开驱赶野兽时，咱们走在一块就成，在这儿女孩子都有点讨厌我，定居十年，已经三十出头了，却还无意成家，她们都说我是怪人，有我这块料在，她们将会知难而退。”

“大哥，这十年光阴，你竟然浪费掉，难道这里的女孩子都醉似无监么？”

“哈哈，你可说惜了，这附近三五百里的上场集镇。谁都知道岗桌的妞儿象朵花，岗桌的花儿不好摘。”

他突然向门外叫道：“三丫头，进来！”

门外闪出一个美秀无比的八九岁小妞儿，一身青袄，一又大辫子鞘结一双结绸蝴蝶儿，她那明丽的大眼睛顽皮地眨了眨，撇撇小嘴说道：“要叫，叫大姐来，你神气啦！”

青山哥。”

刘青山脸一红，笑道：“胡说！就要你来给咱们的佳客瞧瞧，看岗桌的妞儿是否象朵花。”

“去，你去向大姐说吧！”她一溜烟跑掉了。

刘青山哈哈大笑，强掩脸上红潮，说道：“兄弟，你看到了，三丫头在本地还不算小美人，你能说咱们这儿的女孩子醉似无监么？”

文俊心中有数，他已看出刘青山的尴尬，微泛笑意道：“三丫头的大姐是谁？大哥，这儿的女孩子都有点讨厌你，我没记错吧。”

“真不骗你。”

刘青山一脸通红，道：“谁不知我刘猛虎一向不愿受人管束，三丫头的大姐……”

“想管你是么？”

李大妈捧着红漆菜盘，由内间跨出，笑迷迷地接口：“大妈从今后不管你的厨房了，告诉你场主也在说你哩，桂姐儿等了你六年，二十三岁的姑娘出不了门，天地良心，我大妈就不服气你要再往下拖，小心老天爷不答应哩！”

她将菜饭一一摆在木头桌上，神色一正说道：“不是大妈说你，全场的人谁都不担心？万一，桂姐儿想不开，青山，你对得起她么？”

刘青山眉心紧锁，一面打开酒瓦泥封，曙喘着说道：“大妈，别迫我，桂姐儿对我好我知道，可是我是个没辮头的野马，喜爱独自闯山，万一有三长两短，大妈，我更对不起她桂姐儿。”

“你呀，死心眼儿！什么喜爱独自闯山，什么不受人管束，全是废话，还不是为了八年前的那句话？小伙子们瞎胡闹，一句戏言就当成圣旨，咱们这般山岭里，哪儿来的猛虎？一辈子没遇上不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简直荒谬！”

刘青山垂着头，没答腔。

大妈加紧进攻，迫着问答：“是吧？大妈说到你心眼儿上去了吧！”

“是的。”

刘青山大概已无退路，只好正面答复：“没有一张虎皮摆在新房里，我绝无脸面娶桂姐。”

大妈叹了口气，摇摇头走了，一面说道：“大妈也知道，相信桂姐儿也知道的，这场里的男孩子，都是言出必践的好男儿，你的苦心，我们都原谅你，可是，办不到的事儿，怎么能作准呢？”

大妈转入房间，刘青山倒满两碗酒，颤声道：“兄弟。别听这些泄气事，你我虽是初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敬你一碗！”他咕噜一声，将一碗酒全喝光，伸手又去倒酒。

文俊喝了一大口，伸手按住他，正色说道：“大哥，难得你我一见如故，不把兄弟当外人，你慢些喝，听小弟一言成不成？”

刘青山突然放手，苦笑道：“兄弟请说。”

文俊提过酒瓮，替他倒了半碗酒，他坐在客位，可以看到门外侧三丫的一只秋水明眸，随即问道：“大哥，能一说你誓得虎皮的经过么？”

刘青山慨然他说道：“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桂姐儿的大哥杨定山，和我同庚。咱们共有十余个小伙子，都对桂姐儿钟情，那天打猎回来，三杯下肚，不知天高地厚，竟当着定山兄面前说：“咱们岚桌场近三百年来，从没人打过猛虎，假使想娶桂姐儿定得用虎皮挂在新房内，咱们共有十余个的踪迹，到哪儿去找？唉！”

“那些小伙子们目前怎样了？”

“都成家了，绿叶成荫满枝啦！”

“你为什么不成家？”

“我……”

“别说我吧，大哥。”

刘青山吃力他说道：“我爱桂姐，我非她不娶！”

内间里传出大妈的一声深长叹息，门外三丫头飞的走了。

“大哥，情天不是恨海，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不会失败的，相信桂姐儿终会等到这一天。”

“兄弟，那是多么渺茫的事呀！”

“这大巴山乃藏龙卧虎之地，深山大泽中定藏猛虎，大哥神力惊人，打个把猛虎岂非易事？难道这儿竟无猛虎出没么？小弟未敢全信。”

“有是有的，三百年之前，这左近常现虎踪，但已绝迹多时，山中猛兽委实为数甚多，七尺以上的巴山猿人，三丈以上的巴蛇经常出没，千斤大熊亦到此地横行。怪，就是不见猛虎，咱们活动打猎的领域，仅在两百里以内，再往前走，不死在猛兽之吻，也会迷失在远古森林内，或者被瘴毒取去性命，早些日子里，咱们在云雾岭北三十里内，曾发现虎迹，也许那儿有虎可猎着的，唉！”

“为何不去呢？”

“什么？去云雾岭？”

刘青山惊恐他说：“千百年来，谁也不敢接近云雾岭三十里以内，不但有去无回，而且永远难避那来去如风的瘴毒所袭。云雾岭西北百余里，也有一座高入云表的高峰，叫大峰山，那也是最险恶的所在。据说，不但那儿猛兽群集，而且有山鬼木精一类异物出现，我怎么能往那儿去呢，有一次我曾深入十余里，眼见一奇高奇大的黑影，两手吊着两只千斤大熊，飞快地一闪不见，吓得我几乎大病半月之久。”

“那是什么地方？”

“云雾山，那东西是鬼怪，可惜他行动如风，没看清他是怎样个唬人怪象。”

文俊心中一动，他想：“看来云雾山定然隐有奇人，也许三位师姑的行踪，可由奇人的口中间出，我得冒险一走。”

他心中打定主意，随即用安慰的口吻说道：“大哥—你会如愿以偿的，也许咱们这次出猎，可以碰上离开云雾山猎食的猛虎。”

“但愿如此，兄弟。”刘青山目中隐现光彩，举杯相庄。

文俊晚上独居一室，练功两个更次，然后躺在狼皮榻上，计算着深入云雾山的各种可能困难最后沉沉睡去。

山中奇寒，罡风带来彻骨冷意。

一早，文俊起身打点，刘青山已在隔室吆喝了：“兄弟，暖锅里有清汤竹鼠肉，咱们先喝上两碗暖酒儿，今早大家在场主家中聚会，商讨入山路径，和找猎所在，在会中，要每人露一手儿，不够格的不许跟去呢！”

“那小弟准去不成了。”文俊若无其事他说。

“正相反，本地小伙子都欢迎客人参加，凭兄弟你可挽两石硬弓的身手，准可受到最隆重的欢迎。”

文俊刚一出房，刘青山已经准备妥当，刚撞出房来，他一身狐皮短夹果脚，皮帽儿沿额，一见文俊只穿一身单衣，脸蛋儿白里透红，只道客人受了寒，惊叫道：“兄弟，你怎么这般大意，山中奇寒，躺下了够你受的，天啊，你快穿上衣衫。”

“大哥，不打紧，小弟未备皮裘，这点儿还受得了。”

“呸！你简直自找苦头。”

他一将他拖入房内，又说道：“你那包裹小得可怜，准没备寒衣，我这儿有，你的身材比我雄伟，但仍可将就。”

不管文俊是否答应，硬将一件狐皮外衣给他披上，找了一顶狼皮帽和半统猎靴，迫着他穿戴。

文俊无法拒绝这位热诚主人的盛情，只好领下了。

两人就厨房火炉旁，喝了三碗暖酒，饱餐一顿，谈些打猎见闻。

文俊在白鹿岭随荆山老入学艺，日与奇禽猛兽周旋，在山谷蹑恨海狂人一年，更与异兽珍禽打交道，所知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不是多话之人，只静静地听，不时发表些无关宏旨的浅见，表示他并不陌生而已。

当日影刚欲升上东山之时，镇南响起一声声牛角长鸣，震荡在长空里，刘青山一拉文俊的虎腕，说道：“场主在召集我们了，咱们走！”

两人踏着厚厚的坚霜，向南便走，所有镇中房屋，都是三五成群散聚各处，只向西有一条较为象样的小街，乃市集交易之地。

转过两处房舍，迎面撞见一两个一身裘衣，难辨男女的人，但皮风帽

下，那双清彻深如潭的大眼睛，和远山眉樱桃嘴，不用猜，准是两个绝色美人儿。

刘青山似乎一怔，但瞬即恢复常态，含笑点头道：“大妹二妹，你们早！”

“刘大哥早。”两少女同声说。

“兄弟，我给你引见杨家大妹和二妹。”他含笑向姐妹俩说：“这是本场主昨日刚到的客人，姓梅名文俊。”

“客人位止本场，一切简便，先生休怪。”姐姐说。

“不可打扰贵地，且蒙刘兄弟亲切照料，铭感五内。”

“少掉文吧！兄弟。”

刘青山豪放地叫，又向文俊引见道：“这是杨家大妹，芳名月桂。”

又指右面少女说，这是二妹月芝，大妹和二妹不但是本场丽人，而且是名猎手之一，曾经搏杀过三百斤斑豹一头。”

“大哥，你……”月芝含羞他说。

“二妹，大哥说说不打紧，杰兄弟还以此自傲呢。”

“大姐，你看他，这张缺德嘴。”

月芝脸泛朝霞，向乃姐撒娇，但掩不住她脸上得意之色。

月桂含笑注视着刘青山，目光中闪耀着海洋般神秘，只看得刘青山手足无措，他拉着文俊就走，一面说道：“二妹，大哥这张嘴缺德，杰兄弟可称为金口玉牙，大慈大悲观音大士的佛旨呢，不信你可去问杰兄弟。”

他大笑着掩饰内心的波涛，拖着文俊就跑。

文俊一听“月桂”两字，已知昨天所说的月桂姐儿，就是这美丽的姑娘了，不期而然在对刘青山神秘地一笑。

南面是一座宏大的院落，二层大楼府览着一处大草坪，草坪中有兵器架，箭道，练拳脚的沙袋木桩等等。

草坪四，散布着二三十名浑身皮裘的人，分不出是男是女，但由身材的高矮中，可以测出他们到底是男是女。

刘青山大踏步在前领路，一面对文俊说道：“咱们先见过场主，然后再见见这些兄弟们。”

他们所经之处，人群纷纷向他俩集中，刘青山笔直走到大门外石阶下，向一群人当中的一位全身裹着裘衣内的人，“躬身为礼，朗声他说道：“二叔，梅兄弟向你老请安来了。”

文俊早得到刘青山的叮咛，岚桌场的场主叫彭奇士，是个年届知命的慈祥长者，但身手之矫捷，仍胜过不少少年人，他排行第二。所以弟子们不是叫他二叔，就叫他二伯，更小辈的干脆的叫二祖爷。

他上前恭敬地长揖到地，朗声说道：“小可梅文俊。偶尔经贵地，欲逗留十日，以一观大巴山之真面目昨日已请刘青山代为先容，谒见来迟，二叔尚请原谅。”

彭二叔急忙下阶，把住他端详片刻，突然呵呵大笑道：“青山贤侄昨日曾将客人的仪表风华一再在老朽面前备加赞扬，只怪老朽愚昧不明，未予全信，想不到今天一见，果然是仙露明珠，人间俊杰，托个大，我叫你一声贤侄。”

他转头叫道：“孩儿们，见过梅贤侄，日后你们可亲近些。”

阶上下来四个人，三个是彪形大汉，一个是身材娇小，全裹在狐裘内，四个人点首为礼，彭二叔一一引见：“这是小子彭英，彭真，彭雷。”

又一指娇小的人说道：“这是小女彭珠。”

三个彪形大汉抢上前和文俊握手表示欢迎，但当他们退回去时、互相扮了个鬼脸儿，笑了一笑。

原来他们是不怀好意，在握手时全用上了真力，但他们感到对方那巨灵之掌，柔若无骨，毫无着力处，却又似有无穷的潜力，毫不相迎地卸去他们的力道，所以全感到莫名其妙，只好放手退回。

文俊淡淡一笑，说道：“小可打扰贵地，诸位大哥尚请多多担代。”

“梅兄弟，咱们输了，输得干脆，没话说。”

彭英豪爽地叫：“今日搬过来，咱们多亲近，你，青山哥，竟然走了眼，梅兄弟绝不是只可挽两石弓的人，罚你两天多跑几步，到这儿做陪客。”

“英弟，你抢我的客人，好意思。”刘青山苦着脸说。

“英哥，不是小弟不知好歹。”

文俊替刘青山解围，道：“昨晚曾应允刘青山大哥，这十天中除了打猎的四天外，全交由青山哥异游附近景色，英哥盛情，小弟心领。”

彭二叔插口，道：“好了好了，贤侄也不必作难，就和青山贤侄一起搬过来盘桓，大家也亲近些。”

这期间，彭珠姑娘一直不开口，用她那双震人心弦的明眸，默默地注视着文俊的一举一动。她发觉，文俊除了引见时向她颌首一笑外，尔后从未瞥过她一眼，姑娘心里暗暗惊奇，但也有气在打主意使坏了。

彭二叔挽着文俊重行踏上两级石阶，居高临下叫道：“大家且过来见客人，这位贤侄姓梅，名文俊，青山贤侄曾说过，梅贤侄决定随我等入山，大家见过面，也好有个照应。”

文俊向众人拱手一礼，四面俱到。

“欢迎梅兄弟加入！”众人同声叫。

“等会儿你们再亲近，时候不早，且先试箭。”

二十步外是由东至西的一条二百武箭道，只有碗大的一点红心，在箭柄上闪闪发光。

第一个在兵器架上取大弓的一个年轻人，他取了三支狼牙箭，站稳脚步，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三箭中两支命中红心，一支偏左一寸。

“这位叫李俊杰。”

刘青山附耳向文俊道：“二妹的心上人，劈力过人，神射算得上佼佼出众。”

“是的，二百步两中红心，难得。”文俊答。

刘青山附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道：“等会儿你可看得到三中红心的人，也许会令你吃惊。”

“是谁？真值得吃惊么。”

刘青山避开主题，又道：“光凭劈力拉两膀硬弓，不希奇，弓箭这玩意儿心眼手法步要面面俱得，凭蛮力决不是那么回事。”

“大哥，你能三箭中的么？”

“也许能，可是总不能命中中心。”

“那你说的三中红心的人是你了，我不会吃惊的。”

“不是我，我说的是本场最美丽的娇花，一朵带刺的花，岚桌场附近百里面，年轻小伙子敬如天神，也畏如雌虎的娇花。”

“是桂姐么？”

“不，彭珠。”

“你是说场主的千金。”

“正是她。”

这时，许多青年男女都射过了，没有三中红心的人出现。

有人在叫：“猛虎，轮到你了！”

刘青山拖文俊奔到箭道尽头，他弯弓搭箭，“休”一声箭破空而飞，远处红旗在左方招展，有人在大声呐喊。

“就差一点儿，红心偏左。”刘青山说，“休”一声又是一箭，弓弦仍在震鸣，对面红旗在右方招展。

“红心偏右，我老了。”刘青山说，第三箭脱弦而出。

对面红旗正举，急据挥舞，有人狂叫道：“三中红心，不愧猛虎。”

刘青山微笑着交弓交到文俊手中，并替他取了三支箭，叮咛着说道：“兄弟，沉着些，这就是一石弓，你可以胜任。”

文俊本欲应付了事，但一听刘青山说彭珠可以三中红心，不由激起好胜之心，接过弓箭，微笑走到起射线，暗运真力，“休”的一声箭出如闪电，尖锐的划空啸声震人心弦。

沉重的箭朵向后一挫，箭并未靶上，而红心正中一个小洞上，还留有几片残羽。

验箭的犹豫片刻，突然急挥红旗，发狂地叫起来：“神箭穿朵，红心！”接着，四周响起了疯狂地欢叫。

文俊从容不迫，第二枝箭穿破空飞去。

箭由原洞射入，并未穿透箭朵，原来他已先做了手脚，箭头被他运内家真力，便将铁尖变了形，验箭的人站在箭朵前发呆，好半天才一蹦而起，象被人踩了尾巴的小狗，狂舞着红旗，尖叫着道：“红心！红心！连珠穿孔！”

四周响起了山洪也似的吼叫，人群一阵骚动，全向箭朵奔去，有人在五十步外坚硬地把地面拾得第一支箭，箭入土三分之二。欢叫呐喊之声雷动，却把文俊警醒，暗骂自己该死，为什么要在这儿卖弄呢？

他不再，待箭垛前人群一散，观难柄角，一箭破空而出。箭恰中左上角，验箭人象沫了气的皮球，摇着那面青旗，四周人群骚动停下了，鸦雀无声。

文俊放下弓，走向刘青山，汕汕一笑道：“一箭落空，大哥，总算没丢人。”

刘青山凝视他半晌，苦笑道：“兄弟，你该射中它的。箭啸有异，你该有五石弓之量，大哥走了眼了。”

“大哥，没骗你，这玩艺我少练，一是侥幸而已，场主千金来了，咱们走吧！”

两人循道走向门口石阶，劈面迎面大踏步的彭珠，两人含笑闪至路旁。

彭珠小嘴厥得老高，神情不大友好，她昂然大笑经过文俊身边，突然在他身前一站，没好气他说道：“没出息的东西，哼！为什么你要故意相让呢？谁会领你的情？哼！她昂着头，转身便走了。”

“兄弟，麻烦来了，我没告诉过你，这丫头刁钻得紧，她要是不高兴，有得瞧！”

“大哥，我在这儿只有十天，有四天在山中打猎，已经过了两天啦！”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看她的态度，可能不会坏，她要是冷冷地看你

一眼，冷哼一声，那就不妙了。”

“她不是哼了两声么？”

“兄弟，你真是傻，那是装出来的呀！可能……唔！可能又另有麻烦了！”

他们到了石阶，四周已欢声雷动，彭珠已经在大显身手，三箭连珠粘箭，三枝箭在红心中央相距不到一寸。

接着是竞赛飞矛，单刀搏击，套绳等等猎兽之技，文俊这次小心行事，马虎地混过了，尽可能装得稀松，但求不突出便算了。

午间，他帮着刘青山收拾家伙，场主派英，真，雷三兄弟前来促驾，两人借口须在家里收拾猎具，要晚间方可前往。

送走了三兄弟，却来了三丫头，她刁蛮地将刘青山拖走了。

文俊心中暗自决定，在离开岚桌之前，无论如何，得设法弄来一头猛虎，促成一双佳偶也算是报答这位热情感人，浑扑的血性朋友。

他正在庭上整理一张硬弓，这是他准备入山时应用的兵刃，天残剑和百宝囊中之物，如非必要，他不准备亮出。

大门外悄悄地出现一个娇小的身影，一身轻裘，皮风帽外面，只露出一只震人心弦的秋水明眸，和挺直的瑶鼻，乍看去，只知道他是女人，要分辨她是谁，委实不易。

第二章

她一看屋中只有文俊一个人，而文俊却是面向内间，她那明丽照人的美眸，泛起一丝顽皮的笑意，左臂一抬，“挣”一声机簧脆响，一支小巧的袖箭，向文俊顶门上方两处飞去，人也捷如灵猛，猛扑文俊，伸右臂急抓文俊衣领。

文俊耳目何等灵敏？十丈风飞花落叶亦可分辨，何况偌大的一个人？他不动声色，头顶上的袖箭他采也不采，背后风生，来人已近，他募地向左一旋，左臂倏伸，快！快得令人眩目神移，一把扣住来人左上臂，往怀中一带。

女郎惊叫一声，“虎尾脚”向后便扫。

文俊一听是女子的声音，正待放手，下面虎尾脚已到，他手上用了一成劲，稍向前推，虎尾脚落空。

“哎哟！你这人怎么这么鲁莽？”女郎痛得尖叫出声：“简直是条蛮牛！”

文俊放了手，有点不悦他说道：“你是谁？存心作弄人？”

女郎咬着嘴唇儿，掀掉头上风帽，现出顶上三丫髻。和美丽的朱红脸蛋。三丫髻，是大明时代未婚少女的标志，文俊心是暗暗后悔。

“谁，哼！风桌场还有几个谁？哼！”女郎扳着脸说。

又是两声哼，文俊恍然大悟，拱手陪笑道：“原来是珠姑娘，不知者不罪，原谅区区刚才的鲁莽。”

“鲁莽！哼！把挽弓的力道全用上了。”她面孔扳着，但分明在笑：“你到底能挽多强的弓？”

“两石，姑娘。”文俊忍不住笑了，美丽少女宜喜宜嗅表现，特别可爱呀！

“你的膀子也不弱，二百步三中红心，一石绰有富裕。”

“要是弱，怕不早被握断了？”她也笑啦！而且还有点自负：“早上为何故意射垛角！你说！”

“当仁不让，不是故意的，姑娘，委实是技不如人，区区已尽了心力。”他说了违心之论，脸上微红。

“技不如人！哼！箭连珠中，力透箭垛，第二枝箭箭不如人！哼！违心之论，违心之论！”

“刀如劈柴，枪如死蛇，这是姑娘说的，分明是区区技不如人啦！”他记起在试刀试枪时，姑娘在旁所加的评语，故尔信口说出。

姑娘笑着说道：“那懒洋洋的神气，我看了就生气。装得不象话，所以要赶来迫你出你的真功夫。”

“差点儿脑袋开花，姑娘。你这手留着点儿。区区委实有点心中发毛，下次少来为妙。”文俊半认真他说。

“还有哩！”姑娘叫，右手倏神，一掌当胸推出，左手疾扣文俊右臂，揉身进扑。

文俊向右微闪，左掌向上轻轻一拍，姑娘得理不让人，扣紧文俊左小臂，转身出腿，顺势猛扔，她要将文俊弄倒摔出，她个儿比文俊矮上一个头，简直象是个小鬼跌金刚。

文俊忍不住心中暗笑，双足向上一收，让她把自己摔出，立在她身左。

“噢！你真够快，没将你扔倒。”她扔捉住文俊的左小臂，惊诧他说。

文俊心中不大以为然，暗说：“荒谬！女孩子怎能用这种招路的？不象话呀！”但他口中却说：“姑娘神技，区区佩服，佩服！”

彭珠脸一红，放了手，掀起小嘴白了他一眼说道：“你，没有一句真话，算你行，快走。”

“走！”文俊一头雾水，还道是她要到外面较量呢：“免了吧。区区委实技差一着，甘拜下风。”

“谁和你再比，你答应和青山哥搬过去的，不走怎成？”

“这……这……”

“别这这的。”刚好刘青山心事重重地跨进门来，她叫：“青山哥，架子好大哟，你说，你们到底走是不走。”

“四妹，咱们晚上准到”刘青山推搪。

“不成。”她去抢下刘青山的托天叉，六十斤的重家伙在手中，几乎轻同无物，她又去抢文俊的大弓：“你们比我们女儿家还罗嗦，这就走。”

“好啦！四妹。”

刘青山也无可奈何他说道：“凤泉的野丫头，谁也强不过你，走着瞧，不知哪一位小伙子活该倒霉。”

“呸！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放心，桂姐饶不了你。别替人担心。”她瞥了文俊一眼，放下钢叉，提着文俊的大弓，小鹿儿似的蹦出门外，扭头叫道：“走啊！持着兵刃就成，其他猎具不必担心。”说完溜了。

“这野丫头！”青山摇摇头，自言自语他说。

第二天一早，人影幢幢，狗叫连连，一队三十余人的倒猎队伍，乘着曦光向山区迤透而去。

第一天，他们的收获不多，不过是些狼豹野兽之物，当夜进赶阴森恐怖的一座谷里，在附近平原的山区里，夜间是最好的打猎时光，在这宛：口

洪荒丛莽的深山里，夜渐却是危险最恐怖的时候，不但猛兽在暗中窥伺，稍一大意，不是迷失在丛莽里，便是陷入泥沼陡壁之中，万难生还。

所以夜幕将临，场主便传令扎营，八座帐幕围着一堆熊熊大火，只留一名壮士轮班守夜，大家尽早休息，准备明日捕捉猛兽。

据刘青山说，这座山谷距岚桌场已有百里，是打猎人经常驻宿之所，由此分两路向甫，越过数座山峰，在前面一座全是茅草的高峰会合，再聚在一起，排成一字向东插进三十里，再向北转回岚桌场。

那座黄矛山之南，全是远古森林，阴恶奇峰。

峰以南便是云雾山范围，从无人敢越雷池半步，只有刘青山为了要猎猛兽，曾经独自下峰十里，最后遇见巨大黑影出现，把他吓回。

按这次行程计算，往东折回岚桌场，收获可能丰厚，但麻烦也多些，一是接近云雾山，危险性大，一是这一带经常有岚河上游的土民行猎，假使碰上了，可能要冲突起来，在一二十年里，械斗伤人之事，已经发生过三五次。

假使要向西，经过大峰山以北地区，收获可能不大。原因在那儿经常发现六七丈的巨大巴蛇野兽不够它们果腹，假使猎队不幸碰上这庞大动物，跑得不够快，准死无疑，虽则不易碰上，但无兽可猎，何必枉费心力呢？

翌晨，收拾帐幕起程，分成两路，左一路是场主和十五名男女，包括彭英兄弟，右一路由刘青山率领，包括文俊、李俊杰和杨定山，月桂月芝三姐妹，还有其余十名男女壮士们一同起程。

在分组时，彭珠不愿意，她要加入右翼队伍，接着小兄弟彭雷也不干，他跟定了文俊。场主设法，只好给他们换了两个人。

旭日初升，两路人马分道扬镳，披荆斩棘各奔前程。

刘青山一马当先，十余条猎犬呼啸着在前奔逐，文俊走在最后，他的左侧是彭雷。

彭雷是年方十六，生是一表人才，臂力也够，论年纪，他比文俊还大个月，但却天真得象小娃儿，他带着两头黑色猎犬，陪文俊走在最后。

彭珠走在文俊之间，她明快的笑面，一路上始终未平复过，不时回眸流盼，向文俊投过一瞥神秘的目光。

越过一座小山，前面展开一片茂密的古森林，在高山地区，冰雪长年不化，林木皆是松柏杉榆之类的针叶树林，枝繁叶茂，参天蔽日。

“梅大哥。”

彭雷靠近一步说：“这是本区最有名的黑森林，野兽之多，在这儿我们将分道插进，每三人为一组，在目力可及之处，齐头并进。你是我们的客人，应走在中间。”

“雷兄弟，请自便，我会跟上的。”文俊微笑着回答。

“这儿有些什么猛兽呢？”

“在夏天，最大的是千斤熊，冬日熊迁走冬眠，最凶猛的是金钱豹，至于那庞大的巴山人熊，力可生裂虎豹，但极少伤人，当他们发现人迹，自会悄然远避，猎犬对人猿特别敏感，三五里内即停止不走，狂叫示警，我们也只好等人猿走后方行搜进。”

前面突然响起角哨声，十余名男女互打手式，缓缓分开。

“青山哥已发令了，我们走！”

彭雷说：“小妹一向喜爱抢先，让她先走，我们在青山哥之左。”

文俊挽着天弓，彭雷手持镖枪，左手是一把砍山刀。

彭珠背弓持矛，腰插匕首，她看了乃兄一眼说道：“谁不知你自命英雄，经常抢先？你引大黑二黑在前开路，我在后陪客人。”

“四妹这次不抢先了，奇迹！”他大笑着吆喝一声，领两条黑狗窜前去了。

林深不见天日，好在树高草短，北方隆冬常驻，藤蔓极少，十余个人分为五组，每组相距三五十丈，呼喝着猎犬，向前急走。

十几个人归喝，加上犬叫连声，也十分热闹。

彭珠等彭雷前三五丈，让文俊走在中间，在错肩而过时，塞给他一包东西，嫣然一笑，跟在最后。

文俊不明所以，打开一看，那是两块肉脯，和两只鸡腿，香喷喷地诱人食欲，他正欲转身发话，身后已传来彭珠银铃也似的声音：“我给你准备的，快吃了，别让人看见。”

文俊知道，归还她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回头笑谢道：“谢谢你，珠姑娘，现在我不饿，等会儿再吃。”他仍旧包好，塞入胸内。

左右两方，传出欢叫和大兽追逐之声，只有中间一组毫无所获。

彭雷急得大叫道：“我们快些，赶先一步。”

三个人一阵快赶，不久就超出半里之遥，突然，二条猎狗狂叫一声，两下里一窜，十丈外矮草条分，窜出一只大青狼来，它跳着牙，突向左方窜到的二黑扑去。

彭雷手急眼快，叱喝一声，腾身飞扑，镖枪去势急似奔雷，狼迎个正着，大青狼狂叫一声，跌落树下，两只猎犬同时扑到，咬住前后脚只一扔，四五十斤的大青狼被扔出丈把外，撞在树上，眼见活不成了。

“这东西没用场，青皮没有者黄毛管用，小爷懒得扛你。”彭雷自说自话，拔出镖枪，用砍山刀割下两块狼腿肉，扔给两条猎犬，头也不回往前走了。

珠姑娘说道：“这种大青狼凶恶非凡，最大的重量八九十斤，皮的用途极少，肉腥得难以入口，生怕凶暴狡猾，乃山是最令人厌恶之物。”

文俊说道：“奇怪，你们这种找猎之法大异常规，不似团围，因山区广阔，而人数过少，要是说搜猎么？你们却又大声吆喝，野兽早跳光啦！”

姑娘微笑答道：“不会的，兽多，惊而猎之，假使要围，一千人也难为力，着！”她娇叱一声，镖枪脱手飞出，三丈外倒下一头大如小犊的黄鹿，弓弦骚响，另一头也倒在草丛中。

“洪荒丛莽中，也有此种善良之物！真是奇迹！”文俊一面帮着姑娘用山藤将黄鹿绑上，一面惑然他说。

“这儿还可猎获梅花鹿呢，何奇之有。”

“这么说来，这黑林中没有猛兽了。”

“怎么没有？来了！”姑娘凛然他说。

这时，左前方的彭雷，握紧镖枪严阵以待，并步伐缓慢地向后退，两头猎犬则毛耸起，并略为颤抖，垂着尾巴，紧依近彭雷身边后退，威风尽失。

彭珠以身遮住文俊，高举钢枪，向彭雷靠去，并警告文俊道：“林静犬惊，必有猛兽来了。梅大哥，危机四伏，请紧随在后，并注意后方。”

文俊不介意他说道：“早着哩！相距还有百丈，最好能驱狗发声，诱它扑来。”他解下弓弦一端，握住有弦的一端。

“恐怕是巨熊。”彭雷悄声说。

文俊说道：“不！熊早已穴居冬眠了，那是大豹。”

“啊，你怎知道！”姑娘说。

文俊淡淡一笑道：“我该知道，这东西得准备用力，镖枪如一击不中，它必急扑而至，沉着应付方免有失。”失字一落，两头猎犬用嘴拱擦彭雷的小腿，颤抖着要向后溜走。

“近了！”彭雷将砍山刀扬了扬，镖枪高举。

十丈内草丛惊惊而动，斑影一闪，一头长有八尺的金钱大豹，凌空纵上一树梢上，一双炯炯生光的阴森森大眼，注视着这两男一女。

彭雷发出一声长啸，警告所有的同伴，枪尖略扬，徐徐向大豹靠近。

双方越来越近，终于接近五丈，彭雷兄妹向前面散开，两根镖枪对准树上的大豹，便脱手扔出。

大豹伏在树上，咧着森森锐齿，尾巴徐徐晃动，作势下扑。彭雷兄妹突然叱喝一声，镖枪虚晃一次，大豹毫无所惧，伏下越底。

“小心地面，有两头。”文俊弓梢向右前一指，跨前两步。

“三哥，由你出手，我对付草中那一头。”彭珠轻声说。

声落，大豹突然低叫一声，向地面猛扑而下，前爪落地、闪电似地向左一窜，突然又向右一折，猛扑彭雷。

在大豹刚向右一折之瞬间，彭雷的镖枪擦大豹前额而过，一枪落空。

“畜生好灵！”彭雷说，砍山刀交在左手，虎腰一挫，严阵以待，他毕竟年岁过轻，对这庞然大物，林中阴阴的霸主，到底心有所惧，手中刀略现颤动。

就在双方正在作生死一搏，间不容发之间，彭珠的枪，已经倏然而至，姑娘已看出乃兄已现惶急，她虽然注意草丛，但目光不离人兽，事已急，乃兄就算可以伤豹。人也绝难幸免，所以她不顾一切，飞出一枪。

豹，以阴险灵捷出名，凶残为各兽之冠，虽猛虎也不敢招惹大豹，虎如不饥，极少扑杀小兽，豹则不然见物即伤，以搏杀为乐。

人碰上大豹，比碰上猛虎更糟，危险性更大，豹不但可爬树，猎食时悄然猛扑，飘忽不定，出没似鬼，令人防不胜防，比猛虎聪明得多。虎则咆哮发威，慑人锐气，再以凶猛的劲道急扑正大光明袭击，人可以事先防范，所以不难应付。

彭珠枪出如电，豹身悬半空，它避绝不能，恰好迎个正着，沧贯肩肿而入，距心房仅差两寸，他大吼一声，跌下地来，临死反咬，一爪向彭雷搭去。

“噗”一声，响爪断掉半掌，彭雷也被震退五六步，倘若是彭珠及时赶到，匕首疾飞，恰好射入大豹心窝，另一只掌早将彭雷的脑袋拍扁了。

彭珠到得正是时候，将彭雷拉退一丈，大豹方颓然惨吼，倒在彭雷立脚之处。

兄弟俩惊得脸上变色，暗叫：“好险！”再抬头向右一看，心中一震。

五丈外，文俊左手背着，右手大弓疾如巫蛇，戏弄着另一头同样大小的金钱豹，那豹不住低啸，左右不能突出，大弓每一点中它的爪和肩，他便痛得浑身发抖，只有逐步退，那急怒如狂的神态固然可怕，但惊惶的神色也是十分明显。

文俊在彭珠掷出镖枪救援彭雷时，已知大事不妙，另一头大豹已噓噓扑出，自己不出手是不行了。

他身法奇快，半途恰好将大豹截住，大弓一点，内家真力重如山刃，将大豹肩肿几乎点碎，凶炎处消跌在地面用爪拍拦文俊的大弓，它已纵跳不成了。

文俊不想一下子结果他的性命，他迫大豹步步后退，把大豹瞥得狂啸不已，他亮声儿对远处的兄妹俩说道：“雷兄弟，咱们可以捉活的，可惜无法搬走呢！”

兄妹俩张口结舌走到文俊身后，彭雷叹道：“梅大哥神勇，如果没你在一旁阻住这畜生，我们……”

大豹退到一株大树上，无法再退，它怒吼一声，奋勇向前一扑。

文俊说道：“畜生，可别想便宜！”弓梢一搭，压在大豹肩肿骨之中，大豹四爪齐伏，地下留下五寸深的爪痕。

文俊又说：“雷兄弟，找山藤来。”大弓一撒，人如闪电，一把抓住大豹顶花皮，提起来轻轻地在它脑门击了一掌，大豹立时晕倒。

四周人渐近，由刘青山一马领先，向这儿赶来，他们已经接到彭雷的警告声，十二个闻警赶到，文俊已和兄妹俩将大豹困个结实，用嘴套给他戴上了。

大伙儿看了这五六百斤的庞然大物，惊得张口结舌。

文俊笑向刘青山说道：“大豹现踪，刘大哥，不远或许可以找到猛虎，说不定咱们可以碰上，咱们快些搜去。”

刘青山制止众人叫嚷，说道：“老弟，真有你的，这百十年来，猎获这么大的金钱豹，这算是第一次。”

他招呼几个年轻小伙子，砍树枝做两个凹架，将一死一活大豹，合力拖住队后，向南急搜而去。

“梅大哥！”彭珠紧跟着文俊，美丽的脸蛋绽开甜笑：“你两膀何止石弓的神力，骗人！”她手向前一伸，洁白玉手在袖套下伸出，老实不客气地握文俊的虎掌，用上了真力，文俊微笑着说道：“珠姑娘，假使让你试出我到底有多少力，那怎成？”

彭珠只觉文俊那巨大的虎掌，柔软温润，毫无着力处，她用尽了吃奶之力，那。虎掌的主人依然讲笑自若。她顽皮地一伸舌头，猛向后退。

文俊笑道：“你也不过两石弓之力，是么？”他向前一引，彭珠身不由主，向前一栽，他只觉力道尽失，向文俊肋撞去，她噗嗤一笑，说道：“放手啦！算你力大如牛。”

文俊一放手，她突一探腕，将文俊的虎腕投入怀中，整个娇躯偎在文俊身上，笑道：“能用一张弓活擒大豹的。人，没听人说过，你将成为岚桌空前绝后的大英雄。”

文俊左手臂被她抱入怀中，只觉脸上一热，慢慢抽手说道：“别抬举我了，教青山哥见笑了啦。”

“青山哥虽是本场勇士，但比你还差远哩。”

沿途未发现虎踪，大的野兽也踪迹不见，日色近午，到了分界点茅草高峰，左翼队仍未到达。

人和犬都疲倦了，支起帐篷准备歇脚，等另一队人一到，将在这儿分开打猎半天，黄昏时重聚，明日再向东行。

每人都有猎获物，以文俊这一组特别惊人，光是那头吼叫的活豹，就引起不少欢呼。

众人在听彭雷吹嘘猎豹时的危险，珠姑娘却拉着文俊，坐在茅草峰头娓娓细谈。

山区里的女孩子，比平地的男子们大方得多，她们的性情爽朗。好恶喜怒表现得十分明快。珠姑娘一向眼高于顶，岚桌场的男孩子谁都怕她，今天，她变啦！在文俊的面前，她野不起来了，反而将温柔的本性表现出来了。

她偎坐在文俊的右肩下，撕着内膊，用纤纤玉指一片片往文俊嘴里送，把文俊闹了个面红耳赤。

她送一片肉脯到文俊口中，甜笑着说道：“梅大哥你真的只住十天么，要是我不让你走呢，你怎力？”

“珠姑娘……”

“怎么？又是珠姑娘？”她掀着小嘴说。

“四妹，梅文俊行云野鹤，四处为家，这里，不容我久住，我必须回返我生根之处，你怎么留下我呢。”

“大丈夫四海为家，你不可以将岚桌场当家么？”姑娘幽幽他说，垂下了粉颈。

“不行的，四妹。世上有许多事，非人力所能主宰，我不同青山哥，在这儿一住十年，他无牵无挂啊！”

她改了称呼，真挚他说道：“文俊哥，我知道你心事重重，从未朗笑过，擒大豹时，你眼中的光芒令人心悸，这些，都是你内心所受到刺激的表现，定有难以言告的苦衷隐在心头。”

“四妹，我知道瞒不住你，你，拦心慧质，有超人的悟力，所以我不瞒我。我，确是心事重重，满腹隐衷，有许多事要我去完成，即一死也在所不惜，岚桌场世外桃源，可是，却容不下我这俗事难消的凡夫。”

“我……我能为你分忧么？”

文俊苦笑道：“谢谢你，四妹！任何人也无法为我分忧，庐世滔滔，许多事是朋友爱莫能助的，我们该回帐篷了，伯父他们来了！”

山下，场主率领猎队，刚好走出密林，狗群狂叫着向山上窜来。

“四妹，山有来了不少人，请看！”他扶她站起，向山右寒林一指，三里外，林空处出现两个人影，向这儿一闪不见，接着又现两个。

文俊目力极佳，已看出那些人都是猎装，正向这座山头悄悄掩到。

“是南平霸的人！”姑娘惊叫，她的手中的肉脯掉落在地上了。

文俊看她脸色骤变，知道不平常。急问道：“是你们的仇人么？”

“是的，十年来决斗三次，死伤累细，至今不能善箭了。”

她说完，发出一声清啸，结束衣履，将兵刃持在手中。又说：“俊哥哥，你可由原路赶回岚桌场，恐怕……我们不可能和你一同回去了！”她语音颤抖，但杀机上涌。

山下赶到的场主，恰好接近帐篷。姑娘的声音一传到，人群一阵大乱，纷纷抄家伙向峰顶奔来。

“不可能的，只要在山中碰头，绝少有人生还，俊哥哥你走吧，等会来不及了，他们也是由这山下冲上来的。”

珠姑娘急急他说着。

“他们没有机会冲上来，四妹，请放心。”

这时，三十一个人已经在峰头排开，神色紧张地向山下凝视，场主和刘青山正往这儿赶来，场主正要开口，文俊已经抢着说道：“二叔，请把箭

集中到小侄这儿，由小侄阻他们一阻。”他若无其事地张张弓弦，试挽一把。

“贤侄，你该走！他们……”场主惶急他说。

“二叔，小侄不希望流血，假使他们知难而退，希望伯父网开一面，青山哥，请集五十枚箭来，我这儿还有二十四枝箭，足以退千军万马。”

刘青山似有不信，但一看文俊神色从容，忍不住将要出口的话，将他自己的二十枝狼牙箭取出，转身将月桂月芝两姐妹箭袋里的箭全行抽出来，交到文俊手中，凛然道：“兄弟，我听你的就是了。”

“二叔，请通知诸位大哥，来人接近五十步，方可发箭，要是他们退了，让他们走，你老人家可肯答应？”

“贤侄，依你。”他退在一旁传令去了。

文俊将一大把狼牙箭交在珠姑娘手中，自己取了一枝，微微一笑，道：“四妹，我吓吓他们，你在我右侧，别心怯啊。”

“心怯？”珠姑娘笑道：“在你身边，我会心怯？”

这时南平霸的人，已经绕过山嘴，出现在密林边沿，叫啸着洞林缘排开。不久，七十余条猎犬在前，六十余人在后，高举着刀矛，向山上冲来，每隔一人，有山个弯弓搭箭的大汉，显然是有计划的安排。

密林至峰顶，足有两里，必须通过草矛地带，只有这一面稍稍易上，相距尚远，他们的速度不能太快，快则到了山峰即将筋疲力尽。

文俊面泛，站立如山，待他们到了半里外，方缓缓举弓，狗群比人跑得快，已经接近百步左右了。

弓弦狂震，箭税啸着向山下疾飞。文俊左右开弓，连珠速射。山下草矛丛中，传出一阵阵猎犬的吼叫，七八十条犬啸，没有一条能接近五十步内。

犬尸骨碌碌向下滚，只有八九条猎犬警恐地在五十步外巡视不走，凄厉狂叫不已。

岚桌场的人，张口结舌，没有人叫啸了，一个个腿都软啦！

“俊哥哥。”珠姑娘的称呼又改了：“梅将军神射，妙呀，射人啊！”她喜孜孜地叫。

“傻丫头，不造孽么？吓吓他们算了，我射他们的风帽。”他徐徐张弓，暮地舌绽春雷，大吼道：“再不逃走，每箭都要贯你们的前后心！”

声出弦响，语音传到下面的同时，最先一名大汉的风帽，穿了一个大洞，箭簇还带走了一块顶端端头皮，那家伙狂叫一声，转身就跑，没命地向山下狂奔。

接着，另一个转身，又一个接着跑这可好，兵败如山倒一般，全都没命地溜了！

左侧密林突然括起一阵腥风，所有的猎犬全震惊在站不起来了。文俊突然大叫道：“青山哥，猛虎来了！”

刘青山一蹿而起，向左侧张望，月桂大叫一声道：“青山，小心啦！我和你同去。”

文俊叫道：“大家小心，猛虎至少有三头，往这儿集中，我和青山哥下去。”他松掉弓弦，大踏步往左侧密林边沿走去，刘青山紧随而下。

他们俩身后，跟着月桂和珠姑娘，文俊蓦然回头，凛然他说道：“姑娘们，回去！”

你们犯不着。”他夺过月桂的镖枪。

“我们非去不可。”两女仍然紧随不舍，同声反对。

文俊声色俱厉他说道：“你们非去不可！乱人神智，分心必死，你们竟然轻举妄动，快回去吧。”

密林边响起数声惊天动地的咆哮，黄影倏现，三头巨虎出现在草坡上，两头身長一丈，至少也有八百斤，一头稍小，也有六尺左右，象是小虎。

白额血盆，黄条纹金光闪闪，爪侧蓝缎子似的纹理亮晶晶地十分耀目，他们仰天咆哮，向猎犬死奔。

文俊倏然领先，突然仰天长啸，宛如龙吟，引得三虎抬头身向他们注视，人防虎，虎也防人。

文俊司空见惯，居然不惧，刘青山可心发毛，他只听人说过猛虎，真正遇上庞然大物，那威猛的神态委实是百兽所无，他不由心中发冷，掌心直冒汗。

但爱情的神秘力量支持着他，文俊的神色从容地也给他无比鼓舞，他紧了紧三股托带叉，挫腰慢慢欺近，超出了文俊。

猛虎也未见过人，首先略一迟疑，最后在人类那不友好的眼中，察出了危机，怒吼数声，舍下的犬三下里一分，屈首钢爪肚皮几乎擦着地面，巨尾左右微拂，象一条钢鞭，露出那两排利刃似的牙齿，低吼着慢慢迎来，双方渐来渐近，十丈，八丈，五丈了。

中间巨虎最为雄壮，它来势汹汹，虎毛根根耸立，腥风中人欲呕。

峰上的人，聚在一块，浑身发冷，战慄不已。

两人立于三十丈外，大汗直流，脸上铁青，凤目圆睁。

文俊看见刘青山额上见汗，双手微抖，知道他有点心怯，便出声安抚他的情绪。

“沉着些，青山哥，一切有我。”

中间猛虎发出一声震天巨吼，突然猛扑，白光疾闪，托天叉去似奔雷，“砰”一声巨响，托天叉被猛虎一爪拍着，六十斤的家伙，被它拍出两丈开外，轰响象泰山一般，迎头扑到。

刘青山只觉得似腾云驾雾，被文俊带着向前一冲，在虎腹下一掠而过。

文俊在他耳边说道：“出手要快，听我招呼。”

刘青山惊魂未定，茫然接过递到手上的镖枪，这时，两侧两虎伏下不动，盯着两人，正应了一句俗话，虎视眈眈，胆小朋友不被吓死者，几稀。

猛虎一扑不中，吼叫着转身过来，狂怒咆哮作势若扑，端的骇人。

文俊气定神闲他说道：“听我招呼出手，别操之过急。”

越近越易得手，虎扑人，先双爪护住头面，近猎物顶端方行伸抓，这时掷出镖枪，百无一失，准备！”

刘青山一咬牙，挫腰作势，力贯右臂，准备一击，猛虎低吼一声，猛扑过来，势如奔雷，慑人心魄。

三丈，五丈，八丈……虎爪突伸，“擲”一声低吼，猛虎如中电及，双爪一收，但仍向前冲到。

“闪！”文俊轻轻一带，刘青山随着横移八尺，他脚一软的在猛虎砰然落地声中，他也坐下啦，镖枪不偏不倚，没入虎胸两尺，倒在地上并未断气，它仍挣扎着坐起，但已然无能为力了，两声震天虎啸中，两虎凌空扑到。

文俊一把提起刘青山，闪电似地掠出十余丈，将他往地上一放，说道：“快走！”他倏然后退了几步，“叭叭”两声脆响，弓弦飞舞，将跟踪扑到的两头巨虎打得怒吼如雷，肩骨开了条血缝血流如注。

“孽畜，还不走！”弓弦又响，扫过小虎的牙缝，下额两枚巨齿从中折断。

小虎口中淌血，仰天长啸，大虎不知死活，双爪猛搭文俊脑门。

文俊向左一闪，向前疾进，虎腕倏伸，身形一挫，一把扣住猛虎左右后足踝，喝声：“滚！”猛虎凌空飞起丈余，“砰”一声摔了个四爪朝天。

接着，弓弦“叭叭”连声，文俊来去如风，每一头猛虎结结实实地挨了好几下重的，毛飞皮破血流如注。

铁打金钢也禁受不起文俊的抽打，何况猛虎那血肉之躯？痛得它们满在乱滚，哀吼不已。

“孽畜，快走！”文俊大叫，停止抽打，猛虎浑身颤抖

林边，现出南平霸的六十余人，他们的弓背在背上，倒拖着镶枪，叫嚷着向山上涌来。山上冲上来的场主和岚桌场的人，也向两翼一张，张弓举枪，严阵以待。

文俊低声说道：“青山哥恭喜你心愿得偿。”他将死虎放下，转身下望。

南平霸的人渐近，在百丈外停住了，有两个徒手的人，继向上走。

文俊心中一动，对远处的场主叫道：“二叔，他们是善意的，但妨人之心不可无，小侄在后面留意就是。”

他放开了珠姑娘，低声叮咛道：“到爹爹那儿去，我到南平霸那边。”

正走间，破空尖啸之声刺耳，“喳喳”两声，两枝狼牙箭在他们身前落下，入上大半，并传来文俊的厉喝声：“回来！”

这一声厉喝，几若晴天霹雳，山下的人全惊呆了。

文俊和彭雷卓立峰顶，凛然张弓以待。

山下乱了许久，南平霸的人方退下山去，彭珠不待众人走尽，小鹿似的向山上奔来，文俊神色凛然对彭雷说道：“雷兄弟，我走了。承受尊和你们热情的款待，梅文俊铭感五内，我乃世外之人，今后无缘再见，请转告令尊乃众兄弟，请自珍重。……”

“梅大哥，你要走么？”彭雷抓住他，惊骇地问。

“俊哥哥！下来啊！”彭珠一面娇唤，一面向上奔来。

文俊说道：“是的，我该走了！请记住，我是世外之人。”

彭雷情急大叫道：“梅大哥，你不能走！”

山下的人闻声全往上瞧，彭珠奔得更急了。

文俊向众人招招手，大声说道：“诸位珍重！”

彭雷只觉手一震，不由他不放手，眼一花，文俊已凌空直上了四五丈，只一闪，人不见踪迹了。

山下的人距离远，看得微为清晰，只见文俊平空上升，身影掠过峰后林梢，瞬即杳然，简直象一头巨鸟。

将奔近的彭珠，一声哀叫道：“俊哥哥！”人已摇摇欲倒。

文俊已问清云雾岭和大峰山方向，他已将全副家当带在身边，展开绝世轻功，向云雾岭如飞而去。

由黄茅峰头向东，东一带峰峦叫虎岭，往南，就是云雾山，越过十余座山头，是经常为云雾所映掩的云雾山主峰。这一带，全是远古从莽，人走在林中，不见天日，根本无法通行，奇禽怪兽比比皆是。

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了，由黄毛峰入山不到十余里，大雪已将整个大地造成了银色世界，白登登，亮茫茫，除了不时出没的巨大兽迹以外，小动物全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文俊在丛山峻岭中生长，经验丰富，看准云雾弥漫的云雾，踏着银色冰雪，展开绝世轻功翻山越岭而去。

正走间，忽听前面山嘴上，传出震人心魄地低声咆哮。和枝叶折断的声音，他略一加'决，向发音处纵去。密林边沿，有三头高有七尺，浑身青灰色的巨大人猿，下颌突出，露出白森森的两排巨齿，假使不是脸上皮色粗黑和密布短毛，准被人误认为是一个相貌狞恶而丑的人；青灰色的长毛遍布全身，足有八寸以上长短，身材雄壮，前肢特长，几乎垂至足踝，下肢略短，粗如海碗，象两段略弯的树桩。

两头人猿在林缘间巨冲右突，在作生死搏斗，把这一带草木，弄得七零八落，在一侧，另一头人猿倚躲在一株大树下，巨大的毛掌，揉动着胸前那奇大的乳房上，一双火眼金星清视着同伴搏斗，喉中不时发出低吼声。

文俊第一次见到这种名传遐迩的巴山人猿，有点骇然，但心中毫无所惧，便掩近想看个仔细。

论身材，人猿不比文俊高但雄壮却过头，看它们搏击的章法，文俊心中但然，他们的行动缓慢，只凭那千斤气力便拼，加上齿的嘶咬，碗大的树枝，碰上了就立时折断，力道惊人，除此以外，一无可取，这种蠢物怕它怎地？

两人猿越斗越忍凶猛，浑身血肉模糊，毛飞遍野，尺厚冰雪染得鲜红夺目，令人望之心有余悸。

文俊本性善良，面冷心慈，看这两个薛畜同类相残，有点大为不忍，随手折下一截臂儿粗树枝，纵到两猿身侧，他一身轻裘，背挂大弓，看去也象个动物，他模仿人猿用喉音低吼，一步步走近。

搏斗中的两头人猿，未将文俊看在眼里，只顾缠在一块，凶狠地拍击嘶咬。

旁边那头雌猿，却敏捷地爬起，挥舞着粗大的毛臂。低吼着以后足着地，一步步向文俊走来，咧着利牙，狞恶已极。

文俊一看它那奇大的乳房，和胯下毛茸茸一片，与搏斗中的两头同异，已知是怎么回事了，他大吼一声道：“都是人，你这畜孽。”他可不管人猿是否听得懂人话语。吼声一落，欺近劈面就是一棒。

“卜”一声响，木棒击在雌猿的时腕之间，雌猿退后两步，目中凶光暴射，忍着痛劈不住咆哮，文俊也心中一栗。

这一棒他用了六成功，力道不下五百斤，如果真力不是已运至棒梢，木棒早就一折两段啦！即使已注下六成真力，自己仍被震得几乎立脚不牢，这孽畜端的是钢筋铁臂，力大无穷。

雌猿挨了一记重击，厉吼一声，双爪前伸，向文俊凶狠地冲到。

文俊不闪不避，棒如灵蛇，“哆咯哆”三声巨响，雌猿胸腹挨了三记重点，沉重的身躯连退七八步，躺下去厉吼不已。

正在拼个你死我活的两头雄猿，被雌猿的厉叫阻住了拼斗，张着被血凝住了的火眼金睛，低吼着齐向文俊迫近，他们为了夺取雌猿，不惜生死相拼，突见一个非同类向雌猿撒野，这还成？不约而同的找文俊出气啦！

文俊不愿耽搁，低啸一声，揉身疾扑，棒出“山东大擂”，再变“狂风扫叶”，“扑扑”两声巨响，右首猿中肩，左首猿脚骨挨了沉重一击，两头人猿厉吼着向下便倒。

文俊本想再给他们再记重击，身后已雪花狂舞，他向上纵三丈，半空

中以“怒鹰翻云”身法转正身形，大吼一声，身棒合一飞掠而下。

身后是那头雌猿，他竟依照文俊方法，咬着一段碗大材枝，横扫而至，可是他不知折掉树梢，枝叶将地面雪花扫得漫天飞舞。

文俊心中暗笑，凌空扑到，“扑”一声在他背心抽了一记、再次腾空，掠向刚爬起的两头雄猿，棍下如雨。

雌猿挨了一记重击，扔掉树枝扑倒，挣扎起来不住低吼，摇摇晃晃向林中钻走了，两雄猿本已精疲力尽，怎禁得文俊棒棒重击？跌跌滚滚踉跄爬开。混入林中去了，文俊扔掉了木棍，重行上路。

这一带已是一块不算小的平原，大雪已将所有沼泽和崖谷掩住了，所有的山岚桌气一概无踪，并不如传言中那么可怕。

云雾山就横在平原之南，遍布寒地森林，黑的是树，白的是雪，山腰以上被云雾所掩，不知究竟有多高，怪！其他山峰怎又没有云雾呢！

日影西沉，文俊沿山路向东搜了三十里，除了野兽，看不到丝毫人迹。

当晚，他找到了一个山崖住宿，准备明日再向西搜。

两天来，他由东至西，由山麓抵山腹，一无所得，正在他失望折回平原，准备向西北到大峰山搜索的这天，突然发现奇迹，他中止西北之行。重再准备深入山峰人迹绝无，兽踪罕至的云雾山颠。

那天他越过平原的一半，突然发现几株大的有三人合抱的巨树上，有一个枯枝茅草构成的大窠，粗大的支架上，搭着巨木的横木。横木上，那头雌猿正抱着受伤累累的一头雄猿，亲密地用舌头舔猿身上伤痕。

雄猿经两天来的调养，已经精神奕奕，伤口大多已经好转了。

文俊一时兴起，“喇”一声从落木巢顶上，他本意是用开小玩笑就走，可是横枝上的一块黑破布，却把他嘻得哈哈一笑不走啦！

在这绝无人迹之地，竟然有人类所遗的布块，说这里没有人迹，岂不是欺人之谈？

两头人猿被文俊失笑之声所引，警觉地爬起，不住低吼不已。但当他们发觉这非同类的两脚动物，就是会给他们大吃苦头的冤家时，惊得浑身肌肉不住颤动，像是木棍就揍在身上一般。

文俊心中暗说：“这孽畜记性倒是不坏。”

他暮地飞跃而下，立在横木上，雄猿一声怒吼，挺身而出，挡在雌猿之前，蹲踞着坐势猛扑之状。

文俊微微一笑，心说：“这畜生倒懂得情义两字，比那母的强多了。”

他不理雌猿，足尖一挑，黑破布腾然入手，破布大有尺余，乃土麻布长衫的下摆，已经泛灰经日晒雨淋，已呈腐坏之象，显然在这里已陈暴了不少时日了。

雌猿不住低吼，只是不敢上前。文俊知道，这两个人猿心中已无斗志，便缓慢移近，扬着布块，喝道：“咦！这是哪儿来的？”

人猿警惕地毗着牙，这比对牛弹琴还更糟，文俊不由失笑，便呈现微笑，扬着布块步步迫近身去。

不论人畜，语言也丝毫无用武之地，但喜怒哀乐之情，却是人默共通之感受，在神大的表现，以眼和嘴最为明显，山羊和马的眼不善表情，但他们却可以用嘴和眼。

猿与人最为接近，面部的表情大抵相差不远，文俊面现微笑，全无恶意，两头人猿可能知道危险已经减轻，狞恶的神情也缓和下来。

文俊直走到一丈远近停止，人猿不安地缓慢后退，文俊将布块伸至雄猿面前，和颜悦色地用喉音低哼，并将布块不住晃动，雄猿茫然在低中啸，雌猿却象懂得，他在雄猿后伸出巨大的毛手，指了指布块，又向云山方向指了指，喉间低沉地轻啸。

文俊大喜，他用布块向雾山一指，雄猿象是真懂，他竟然点头，用嘴唇向高处掀了几次。

文俊丢下布，重新向云雾山奔走。他不住地思忖：“隐居深山之人大多于山麓向阳处结庐而居，看来云雾山的隐世之人，却一反其是居于山颠了，且多花上一天的功夫，登峰颠去看一个究竟。

第二天一早，他向云深处一步步搜去。不久，他已越过山腹，进入云气弥漫之处。

寒风料峭，且且寒侵骨，云雾在身边汹涌，视界只可远及四五丈，触鼻的辛辣味，证明这暗色云雾中含有瘴气。

直上近十里，山势时起时伏，四周云雾甚为浓重，不知究竟走到哪儿了，突然，他耳中传人一丝冷冷的长笑声，分明是人类所发。

听声源，似乎发自长空，也似就在前面，更象发自四周，他耳目何等锐利？变足疾点，快愉飞鸟，向前疾射。

越过一座小峰，正待飞从而下，突然，他发觉前面云雾极浓目光几乎难及丈外，心中一票百忙中使出“蛇缠滑”，身法，向左一折，“刷”一声身形旋回，他可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一处绝壁顶端，下面，深不可测，视界仅可下视一丈左右，云雾在下面翻涌，并传出怒号的吼风，假使他不及时身形撤回，乖乖！不粉身碎骨才是怪事。

他长叹一口气，心中作难，这悬崖虽不至其徒如峭，但虚悬在上，毫无落脚处，声源虽遥远，并经正风震荡，可是仍然清晰震耳，凝而不散，显然发自内家高手之口。

文俊不再犹豫了，急向左一绕，不时向下窥探，尺一处尚可勉强降下的所在，一步步小心向下降落。

说难真难，壁虎功，游龙剑，鹰爪功、全得用上，好半天功夫，方下降五六十丈，这期间，笑声仅又响一次，尔后除山风呼啸外，一切寂然。

好不容易下降近百丈，方发现雾气全消，十丈下，林木苍郁，野草全被银色白雪埋在下面，这是一座谷中盆地，约有五六里之长，三五里之宽，可以一目了然。

他急速下降，还有五六里便飞跃而下，以“苍鹰回云”身法盘旋下降，落在壁根。

在身形则沾地面的瞬间。“唰”一声鼠出两案巨大火把，快如电闪鼠入壁岩下不见了，他心说：“咦！这里竟有这种珍品，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风声来自上空，已不似在上面所听到的那么令人心悸，他微一抬夺，撒下背上大弓，松掉弦展开身形，向西急搜，将近西面绝壁，怪事发生了。

近壁处，堆起一座高约丈余，宽有三尺的巨大雪堆，雪堆上空，银花急旋狂舞，并升起阵阵雾气。

文俊心知有异，猛一长身，从三丈外凌空而上，轻灵地上了雪堆，心中凛然一震，暗说：“原来老朋友到了这里，怪不得五老峰下一别，音讯全无。”

雪堆中空，内径约有两丈丈，中间相距一丈，端坐着两个黑袍怪人，其中之一是黑尸魔，也是双仙五怪两条龙的“冥海黑龙余昌”

对面那黑袍怪人，生得同样凶恶，坐在地下仍有五尺高的上身，雪白的银发披散着，短白眉斗鸡眼，尖鼻削赖，一口长可及腹的银须乱七八糟，找不到口在哪儿。

两人的黑袍，都支离破碎，露出三五地白晰的肌肤，只有一变宽大衫袖依然完好，两人都闭目垂帘端坐不动，一变大袖不时拂动。

四周蒸气蒙蒙，都看不见的内家真力、形成两股劲道相彩的气雾，随着大实现的挥动，不住飞旋撞击。只看得文俊心中一震，忖道：“他们在比拼内家先天真气以气克敌的神功，这是登堂入室的上乘修为；谁的功力稍差半厘，谁就注定了命运，万难取巧，如果我冒失地惊动他们，谁先分心谁倒霉。按理，我该帮老朋友的忙，只消我出声提醒一句就成了，但这种乘人之危的事，不是我所应为，老朋友相信也有此想，我该怎么办呢！”

他心中在暗忖，突然有了决定，墓地连足真力，气纳丹田，突然放下大弓，双手让身准备应付意外之变，他怕两人向他突下杀手，大喝道：“两位请住手！”

这一声大吼，声如巨雷，震得枝头雪花簌簌而下。

两老的大袖缓慢停下，气流不再激旋，“嘿嘿……”一阵阴笑发自自发老人之口，直向文俊耳朵早猛钻，文俊不得不赶快连功抵抗。

这种以气克敌的上乘内功，端的可怕，声乃传气之媒，声到力到，功力登峰造极的高手，可伤人于百丈外。

白发老人笑罢，接着说道：“四天四夜了，你又岂奈我何？”

黑尸魔咧着嘴，怪声怪气说道：“你这条见不得人的灰孙龙，躲了四十年，四天四夜奈何不了你，咱们拖上三五个四天四夜，看谁行？”

“四百个四天四夜，老人家也陪你，哼！”

“妙极了！哈哈！”黑尸魔的大袖无风自扬，猎猎有声。

白发老人摇手说道：“且慢！先打发这娃娃滚蛋才行，有他在这儿碍手碍脚。”这儿并无别人，娃娃当然是指文俊。

黑尸魔大笑道：“你赶不走的，灰孙龙，哈哈！他是我的小朋友，假使不是他心胸仁厚，刚才刺你一剑的话，你不完蛋才怪。”

“嘿嘿！要让这娃娃伤了，老夫还配称六合潜龙？哼！废话！”他这一报名号，文俊可吓了一大跳。

“少吹大气！我这小朋友天生异材，虽则箭伤不了你，但将你大吃一惊，心神一分，哈哈你这潜龙只有一条路可走，你想是么？”

“嘿！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哈哈！我冥海黑龙绝不夸大其词，你除了潜入地中埋骨以外，焉会有你的命在的。”

文俊心中又是一震，黑尸魔竟然也是变龙之一，怪不得自己在湖口官道树林，被他戏弄个不亦几乎。

六合潜龙阴阴一笑道：“见鬼，在这一丈方圆之内。除了一僧三道无双老，谁也别想弄鬼，哼！”

“不到黄河不死心。”黑尸魔冷冷地一撇嘴，又向文俊叫道：“小朋友，这条灰孙龙不信你可以分他的心，你不会服气吧？好，射他一箭试试啦！”

文俊当然不服，尝不了他却是无可否认之事，分不了他的神，那是象

话，两条龙与五怪是同一时代的怪物，五怪的百毒天尊文俊也敢硬拼，六合潜龙何足道哉？他心中有气，但并未现于神气，拱手一礼道，“老前辈怨晚辈无礼。”他撤下一技箭，崩紧弓弦，暗道十成真功，功行百脉徐徐挽弓。

六合潜龙冷冷一笑，浑身破袍缓慢外张，“汪”一声弓弦狂鸣，箭“嗤”一声脱弦而出，直奔六合潜龙顶门上三寸飞去。

箭距六合潜龙身外近丈，突然向上略扬，发出尖厉的锐啸，象是穿人波浪之中，歪歪斜斜死在六合潜龙顶上两尺处掠过，坠落丈外雪堆中。

六合潜龙脸色骤变，黑尸魔却哈哈大笑道：“如何？假使小朋友居心阴险，不射你的腹臂才怪！”

六合潜龙冷冷他说道：“你忘了吧？老夫的六合须弥功还未使出来呢！突然发出；你不死才是奇怪。”

“不错，你有六合须弥功，但我冥海黑龙的九函玄阴真气，却可禁固你六合须弥功的分聚，突然发出又岂奈我“何？哈哈，早领教过了！少臭美！”

“你在梦吃，六合须弥功你连看也没看过，竟然说请教过了，岂不可笑。”

“一点也不可笑，令徒阎王令主卜世昌，在五老峰就给我老人家来上那么一手，一聚一分之下，我老人家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么？那时，我老人家的九函玄阴真气还没用上哩！”

六合潜龙变色大叫道：“什么？卜世昌竟称为阎王令主？”

“半点不假，你叫潜龙，不问世事四十余年，有这么一个号称令主，名字字内的人物，为你光大门庭，真不错啊！”

“混蛋！”

六合潜龙怒，可不是骂冥海黑龙，“他所行之事怎样？”

“妙着哩！名列双凶之一，恶名满江湖，要索命的人，找令徒准没错儿。”

六合潜龙恨恨地骂道：“混蛋！你是在他口中，探出我隐居之所，是么？”

“你自己去想想就成啦！”

“准是这孽畜，五十年前我隐世于此，只有他一人知道，二十年前他曾来过一次，此后不再重临，想不到他竟敢欺师灭祖，哼！畜生！”

黑尸魔笑嘻嘻他说道：“得好门人啊．恭喜恭喜！”

“废话！闲话少说，咱们就来算五十年前的债，动手吧！”

“慢着慢着，我劝你认命算啦！六合须弥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干脆，你只消爬上一百尺，我的气也就消了。”

“放屁！”六合潜龙怒叱，并冷哼了一声。

“什么？你这斯得了便宜还买乖，当年要不是你这龟儿子抽腿溜掉，我余昌岂会受到那倒吊三天之辱？冯玉萧仙客和瑶台仙子那两块料，能将咱们两条龙怎样？你这家伙被瑶仙子那媚眼儿一瞟，魂都掉啦！一溜烟找魂去了，害得我双拳难敌四手，被他们公母俩用八音迷倒，足足倒了三十六个时辰，都是你溜掉了的好结果。”

“今天，你这臭小子只要学狗爬，爬上十丈还不干，那也好，等会见我非吊你六天不可，哼，臭小子！”

六合潜龙叫骂道：“滚你的蛋！那公母俩岂是好惹的？当日咱们动手之时，那泼妇的眼中有鬼，我只觉迷迷糊糊，走到洛河边，睁着眼睛往洛河里跳，几乎被龙王爷召去当附马，我那心爱的龙纹剑，捞遍洛河都无法找到，你受苦，我又何会快活了？差点见呼鸣哀哉，你敢来找我出气？”

“你这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说谎，我亲见你和那泼妇眉来眼去吊膀子，笑嘻嘻的撒腿就跑，急得我几乎吐血，要不是被玉箫剑客缠住了，真想给你刺个大伤口。你，还在这儿胡柴满嘴，要是你真的掉落洛河，为何后来一直避不见面？”

“呸！你脸皮厚，被人吊了三天，还有脸在江湖混混，我可没有你的能耐，自己去跳洛河，丢掉龙纹剑，你想，我还有勇气鬼混？”

黑尸魔撇撇嘴说道：“这么说来，错的倒是我了？”

“不是你是我不成？哼！你受苦，我可没痛快，一见面你就气势汹汹，劈面给我一掌，要不是我闪得快，早做了你掌下亡魂，你这厮不分青红皂白，三十年友情被你一掌劈掉了。来，咱们非算算不可了。”

“哟哟哟！你这臭小子说得象真的一般，呸！”

黑尸魔阴阳怪气地叫道：“一见面你就摆出那臭厚脸皮，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我心里有气，不过你难道揍我自己不成？”

“呼”一声罡风怒啸，六合潜龙劈出一掌，骂道：“你要是手上发痒，干嘛不去用石头磨磨呀？你揍我，我去揍谁？混蛋？”

黑尸魔大袍急扔，将重如山狱的罡风带出一旁，雪花漫天飞舞，他哈哈大笑道：“别骂别骂，反正双仙这五十年来踪迹不见，也许早已死身不见了，死无对证，咱们拼了四天四夜，我的气暂时消了，这帐以后再算，成不成？”

六合潜龙阴阴一笑道：“你在做梦！这几会听说过六合潜龙的帐，留待以后算的？待会儿六合须强功一发，再待不的缓。”他恶狠狠他说出，吸入口长气，蓄劲待发。

黑尸魔叫道：“慢着慢着！咱们彼此半斤八两，真要打起来必两败俱伤，我不要紧，有小的替我收死，而你，死掉了只有野兽替你掉口水，不止此也你那卑鄙好恶的门徒阎王令主，可能用六合顺强功变本加厉为害江湖，你这老怪物岂能明目？”

“你没说对，我死不了的，连你那小朋友也难活，然落我再出山，找那薛畜要他的脑袋瓜子。”

在一旁发怔的文俊，突然发话道：“老前辈，可否听小可一言？”

六合潜龙阴沉沉地撇了他一眼，冷冰冰地道：“有话就请，要放屁，你就放吧！”

文俊毫不动容，但他知道，对这种怪人，假使柔顺地劝解，势将碰一鼻子灰，便将脸一沉，也冰冷冷对说道：“你废话说得太多了，其实要置我于死地，只怕势难如愿，留点精神想想你自己吧。”

怪！六合潜龙真未变脸，仅阴森森一笑道：“劳驾，小混蛋就替我想算啦！我老人家遁世五十年，懒得费神去想了。”

文俊说道：“你该想的，你和老朋友同时名列条龙，也是多年生死至交，为了一时屈辱，争一日短长，竟然一溜了之藏匿五十春，你怎不想想？对得起并肩行道的生死至交？怎能怪老朋友动火？哼！”

“哼！满口胡言。”

我绝不是胡说八道还有你一走了之，却留下你的好徒弟为祸江湖，你简直是糊涂透顶看来你在自侠名远播，其实也绝不是个好东西！”

“混蛋，老夫一生行事光明正大，只是好强而已，小畜生你敢骂我老人家不是好东西？”六合潜龙火了，气鼓鼓地几乎一蹦而起。

文俊好整以暇从容他说道：“见其徒即知其师，哼！阎王令主所行惨绝人环，他的师父会不是个好东西？见鬼！”

黑影一闪，快极！文俊发觉脖子上紧了一道铁箍，浑身乏力，比他的身材还高出一尺的巨大黑影，紧紧地迫近他的身前。不容他有挣扎的余地。耳边响着六合潜那冷酷无情的语音，“小畜生，你可恶！连损带骂绝啦！我得好好教训你！”

文俊感到喘气也是难以为力，但他仍可支持，他脸无惊色，倾全力站立不倒，不屑他说：“你承认了吧，有其师必有其徒，哼！”

“混蛋！”

六合潜龙暴跳如雷：“卜世昌那家伙所行所事，伤天害理到了何程度？”

“潜山阎王谷惨如地狱，人皮走道凄然人环，令旗到处鸡犬不宁，乃江湖中黑道魁首，名列字内只凶之一。怎样？比你六合潜龙神气多多吧？青出于蓝而胜地蓝，你，该引以自傲了吧？”

“孽龙。”

六合潜龙扭头向一旁阴阳怪气，袖手旁观的黑尸魔叫道：“这小子说的是真？”

“目前可是白天？”黑尸魔咧着嘴说。

“废话，当然是白天。”

“那就没错儿，我这小朋友绝没睡着，不会说梦话。”

“你可曾目睹？”

“略有所见，不过，我这怪物为勉惊世骇俗，极少白天面乌天黑地之下，见的奇事可多啦！”

“你血口喷人！”

黑尸魔狂笑起来道：“血口喷人？哈哈！那晚在五老峰下，我迫他说出你的行踪，说要找你算帐，他真对你情至义尽，乖乖他说出来啦！这种贪生怕死，欺师灭祖之徒，要说他能做下什么好事，鬼才相信！简直是欺人之谈！哈哈！欺人之谈！”

“气死我也！”六合潜龙怒叫，一扔手，把文俊摔了一个筋斗，跌下了雪堆：“我非活劈了这孽畜不可！”

黑尸魔笑着摇手道：“哈哈！慢点儿！你可不能活劈了我的小朋友，他可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要劈掉他一根汗毛，我可和你没完。”

六合潜龙叫道：“呸，我劈的是卜世昌那畜生。”

“咦！这就奇了！”黑尸魔故作姿态说：“那家伙还在天外，你不找他劈，却拿我的朋友出气，怪事！”

六合潜龙愤然不答，扭头便走。

黑尸魔叫道：“喂！你往哪儿走？”

“打道回洞，我要收回我的誓言，向祖师爷告罪，重出江湖，抓回那畜生。”

“呸！你这厮两片嘴皮就是那么贱，高与了就发誓，不高与又收回誓言，你算什么东西，发誓好玩么，难怪目下江湖乌烟瘴气，神鬼都不灵啦！你这一生中，大约还所以发一万万个誓，反正随收随放，这玩意真妙啊！”

第三章

六合潜龙敞得哭笑不得，恶狠狠地突然一掌拍出，声势委实吓人，他怒叫道：“你这老浑浊幸灾乐祸，都是你带来的麻烦！滚你的，这云雾山谷容不下两条龙，你走，别打扰我的清修少些麻烦。”

黑尸魔移位避过浑雄的掌风，哈哈一笑道：“别恼羞成怒，老伙计，咱们寿高百龄，越来越怕死啦！江湖年纪轻轻而活腻了大有人在，你说怪不？我也不在江湖走动了，五十年老友相逢，就在你这儿活下去吧！让那这浑虫横行霸道算了。”

“呸！你清修个屁！火气比任何人多大，还不是孤独无聊，沾上了兽性？老友，你再独自鬼混，不走火入魔的话，我余昌的名字倒过来叫，你不瞧瞧，云雾岭以南那些林泉石蔓，被你糟塌得象个什么样儿？算了吧！我在这儿对你有益无害，平安地活上一二十年，死也有个伴儿，你说不是吗？”

“你说得有道理！”得，假使他要滥施六合须强功，该要造多少孽？我六合潜龙北宫化岂不是罪大恶极？”

“我说你糊涂，半点不假，还用你破誓出山么？”

“废话，那畜生还敢前来送死？哼！”

“喏喏喏！”黑尸魔向雪堆下的文俊一指，又说道：

“你不可以授他两招三式，让他代完你完成心愿么？”

六合潜龙轻撇文俊一眼说道：“异想天开！那畜生已获无上妙诀，渗透了六合须强功的几微功力恐怕不逊于我，一甲子炉火纯青的修为，岂是这娃娃所能及的？要能制他，至少须下十年苦功，你好不知轻重。”

“哈哈！你多虚且走不眼啦！卜世昌的功力，虽已登峰造极，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娃娃本身就是一大秘密，浑身筋骨于常人不同，似已修至返扑归真之境，如果他不是个可造之材，没有超人资赋，冥海黑龙会于他结个忘年之交，以小友相称？哼！”

六合潜龙目中突闪奇光，端详文俊半晌，突然筹眉一展，一声长啸，凌空扑文俊，五指箕张儿头便抓。

文俊在雪堆下昂头上望，老怪物先前那一扣之力，委实打碎金石，到现在劲上还有些儿隐痛呢。两老在答活，他不敢贸然上去，免吃苦头。

六合潜龙条然下击，来势劲急绝伦，看脸色绝不是开玩笑，他不得不戒备。

人在半空，相距丈外，爪上所发潜劲已是先至，直迫肤发。

文俊心中一凛，九幽凌虚魅影叹世绝学倏出，爪影一闪便至，仅差半分，掠过他的顶门，他已在这瞬间，脱出劲风所覆范围。

六合潜龙“咦”了一声，他喜笑颜开地叫道：“老怪物，你把九幽魅影传给他了！”

“传是传了，这子小不用，这是他自己参悟得来的另一种奇妙身法，九幽魅影是贴地滑出，他却是虚空飘翔，与凌空虚渡有点相似，也与凌虚佛影相近。”

“这娃娃真有两手，看招！”

六合潜龙蓦地大喝，向左一引，突又折回，右大袖卷地而出，右手一圈，招出“仙人指路”双指劈而点出，两丝无势潜力，无声无息猛袭文俊胸前旋几穴七块两致命要穴。

文俊向左略旋，他聚精会神应变，无形潜力贴胸而过，他感到凉冰浑身泛起鸡皮疙瘩。袖到，他猛地一掌扔出、顺着袖势一送。

“嗤”一声锐啸，两股巨大劲风汇合在一起，将丈外雪堆衡了一个径尺大洞，凹入五六寸有奇。

六合潜龙跃起，他叫道，“娃娃，别想在老夫面前取巧，打！”

大袖飞舞，掌影纷纷，袖似鸟宠狂发，掌出恍如开山巨斧；劲风怒啸，三丈内雪花飞扬，“七星倒旋”“狂龙搅海”“五丁开山”一招三式，全都是狂野辛辣的攻袭狠招。

文俊只觉得四周那浑雄无比的潜力，迫得自己呼吸困难，气血波动，不由他退避，拼出全力展开蛇缠滑身法，以攻还攻，劈出三掌还了一记“惊涛拍岸”。

“好啊！这才象比硬工夫真本事哩！”

六合潜龙一面叫，一面双掌急拍，也是一招“惊涛拍岸”。

两支肉掌连续急拍，力道尽时事，无数掌影急闪，分不出是谁，但出掌人心中有数，“蓬蓬”两声暴响，文俊飞退八尺，气血翻腾腾，不等他身形落地，六合潜龙已如影附形迫近，巨爪如钩，便手便抓文俊肩井。

文俊临危不乱，一扔右肩，身形突然侧射八尺，在哈哈长笑声中，六合潜龙又到了，这次他甩大袖，向文俊肋下猛抖。

文俊了是火起，功动右臂，力透掌心，大吼一声，迎着抖到的大袖，一掌拍出“砰”一声巨响，文俊飞退丈余，落下地来脸色泛白，胸前起伏不定。

六合潜龙也退了一步，讶然变色，叫道：“好啊！娃娃！行，好一块浑金朴玉，孽龙，他学武多久了？”

“我法律顾问总之，是个傻小子，你想怎样？”

“传他两手儿，六合须弥功。”

“哼！不见得他肯学，在湖口官道林中；我要他做我的传人，传他尽世奇学，你猜，他怎样？”

“冥海黑龙要找传人，他磕上一千个响头也甘心情愿。”

“呸！你作梦。”

“怎么？他不干。”

“要干的话，我还叫他小朋友？糊涂！”

“为什么？这小子难道这么不知好歹？”

“正是如此，他扭头就跑，你知道我的冥火搜随锻肌奇功吧？那澈骨奇痛万般苦楚，竟然不能令他点头。”

“那你怎又和他结了忘年之交？”

“傻瓜！唯有有真诚方能结交，这种血性男儿威武绝不可屈。不象你那宝贝徒儿，我还未揍他就一五一十吐出了。”

“哼！就这么办，六合潜龙也结个忘年之交。”

“妙啊！你的六合须强功，我的九幽玄阴真气，一聚一合，一分一消，咱们要造就他一个江湖奇材，一朵武林奇葩。”

“三年中出人头地，十年后雄视武林。”六合潜龙欢叫。

“集二人之长，补两人之短，双龙盖双仙，黑龙剑与赤焰天残分庭抗礼！”黑尸魔一拍黑袍肋际，“嗡”的一声响一技软绵绵的黑色软剑，突然伸得笔直，剑啸震耳。

剑薄如纸，乌光闪闪，剑尖大异常剑，像一条珠长毛收的龙尾，龙首形成柄端云头，一粒光彩夺目的龙，在龙口内旋转，不知是怎样放进去的？护榧可以捏合，也是一个扣环，可以扣住剑鞘前端的搭物。

他喃喃他说道：“一甲子以来，黑龙剑从未一展雄风，自从赤炎天残出世，它就默默无闻，事实上黑龙剑并不巡于赤炎天残，只是我的功力无法超出恨海狂人和塞北人魔，故而克制不了那两把短剑。”

六合潜龙叹息着说道：“是的，这得怪我们一甲子以前我两应将六合须弥功和九幽玄阴真气误参，门户之见害了我们。不然，咱们何至于被双仙虚弄，我的纹剑龙也丢在洛河啊！”

“老友，目前并不为晚，二十年中，咱们死不了，还有这些娃娃替我们重振声威，走啊！带娃儿……不，小朋友，到你那乌龟洞去吧。”

六合潜龙笑骂道：“呸！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这儿是藏龙卧虎之地，有咱们两条龙在，当然是龙窟。”

“好，就算是龙窟，不是乌龟洞，走啊。”他收了剑。两人向刚好用九如心法调息完毕的文俊走过。

自此，文俊就在云雾山苦练六合须弥功，和九幽玄阴真气，将近一年，方算两种绝艺同时扎下深厚的根基，大出二老意料之外。

两龙内心欣喜若狂，他们准备待文俊一年期满，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功力，由文俊具有奇异体质的神奇力量，合溶于一炉，威力定然骇人听闻，也许可以提前练成一种神奇的旷世绝学出来吧！”

六合须弥力，顾名思义，可知这是一种可将出之劲道，突然纳于最小的空间，再以雷霆万钧之威向外进发，在这一聚一进之间，一丈内无坚不推。

这是练先天真气至高的境界，内力差一分，威力即减小两分，确是不易。

九幽玄阴真气，也是先天真气的一种，完全以阴柔之力，将内劲文为千丝万缕，化去外界所加的压力，使对方毫无着力之处，然后突然合成一股奇大潜力，向所望方向一涌而得，足以在丈内化石为粉，洞壁穿铜。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奇功力，假使能熔于一炉，真气分聚由心，可以向任何方向意发出任何外交劲道，全被反震回头，以更强的劲反奔。

这就是道家的罡气，佛门的菩提禅功，不同的是威力稍次而已，不过也难说，先天的资赋和后天的培育，至为重要；谁的修为高，谁就掌握权势。以罡气来说，共有三十六种之多，不见得每一种都具有无上威力。

象沉氛山庄现身的浮云散人，他的罡气都不可能将白无常立时击毙，而神山三道的门下，蓬莱小主人凤姑娘，她们的玄天神罡就高明的多多。

可是，三道在白龙峰，合三人之力，也奈何不了一僧伏魔大师、要不是假和尚手头留情，三道不死也得脱层皮。可见不管是任何功力，不分名门大派，抑或邪魔外道，大都是一脉分流，源出一家，只是方式各异而已。

要以真分出高下，惟有痛下苦，精炼一途，方能优劣立判。以招式来说，各门各派类同招式甚至，而名称却在不同，至于是否管用，端辣功力之深浅来决定。

这天一早，文俊练功一个时辰，看看东方发白，他结束留，带上黑龙剑，提着大弓，展开轻功越过谷南绝壁，穿过云层，绕到山南一带，他要猎些禽兽带回食用。

在他封了自己的洞口，经过中间巨大石厅之时，还向对面两间石室注

视一眼，两老照例是三更练功，五更将息，直至天色大明，始离活动室。

文俊却略有不同，三更随两老用功，四更反洞自练，五更即起，不作将息，他体质大异常人整日精神充沛，只须以九如心法行功片刻，亥气行走百脉，一周天后疲功尽消，略一假睡，即可重振精神，所以他甚少入睡。

石厅大有五丈方圆，无甚摆设，实际上这是练拳剑拳脚之所，中间悬着一颗卵大明珠，散发出雾样膝陇的光芒，石壁黝黑，显得阴森森地充满了鬼气。

他心中暗道：“怪不得山南一带山石林泉，被南宫老朋友毁坏得不成样儿。在这鬼森森的古窟中一住五十年，不发疯才是难以置信之事啊！真难为了他呀！”

他举步出厅，推开沉重的石门，大踏步出洞，快如飞矢向绝壁下奔去。

就在他刚起的瞬间，鼻中似乎吸入一丝淡淡略带草花气息的轻雾。这云雾山绝谷，经年弥漫着烟雾，盛夏之时，瘴气四布，在谷中上空飘浮不定，偶尔吹起一阵罡风，将瘴气带得向下一沉，也许会散布在洞口附近，所以文俊毫不在意，巡自走了。

他一年来功力大进，距离最高境界不过指瞬间事，九幽凌虚魁影轻功将臻化境，快如飞星逐电，百十丈的绝崖，问有不少石隙，上下并不困难，这是谷中三人日常上下的要道。

文俊象一只大鹰，振臂上升，跳纵捷胜猿猴，不片刻，便上了绝崖，向山南绝迹而去。

罡风呼呼，凄厉刺耳，谷顶云雾渐薄，视界可远届百十丈外。就在文俊登上崖顶，飞跃而逝的瞬间，崖壁左侧三十余丈石隙中，突然有人影一晃。

不久，传出一个颤抖而且有震齿之音的轻语：“糟了！这老不丝竟然还活着，要是让他转回发觉，咱们还有命在，快走吧！迟恐不及。”

“你看清就是老怪物么？”这是另一个较为沉着的嗓音。

“废话！这儿仅有老怪物一个人，不是他是谁。快速如电，几至飞行绝迹，虽不辩脸色，准是他。”

“那么，咱们走，要真干，咱们经不起老怪物一个小指儿来上一下，快走！”

灰影一闪，两条身影躲躲藏藏，时隐时没逐渐去远，消失在云雾之下。远远地，尚可听到那颤抖的声音：“怪怎么不灵光了？快走啊！迟……恐……”

不久；山北第五座高峰下枯了的林中，突然响起震天兽吼。天上，阴狸四合，渐渐掩住暗淡的日影。

由西北角，卷起阵阵寒风，越来越猛，奇寒澈骨。终于，雪花飘飘起来了，满天飞瑞，白皑皑的雪地，又加上一层更洁白的银花。

在第五座高峰下，枯了的古林中，一群猛虎和一群巨大会钱豹，正低吼着向四下散去。

林中雪地里，三十丈方圆内血迹斑斑，遗留下无数虎豹的乱毛，和一些残破的灰色破布，沾满了血迹的破布。

附近，有两个百宝囊，静静地分置在相距十丈的两棵树根下，两把沾有血迹的长剑也各自东西，剑鞘却在南北西地扔倒。

最令有触目惊心的是，这三十方丈圆内，躺了三具虎尸和两头花豹。

雪越下越厚，终于，将这一带惨相悄悄地掩盖住了。连虎尸也看不见

啦！谁能想到这儿会经过发生惨剧呢？

远处，缓缓地走来两头巴山人猿，他们东嗅西闻，到了古林中，其中之一在低枝上突然取出一条染有斑的灰色头巾，手舞足蹈地拖着走，低哼着消失在另一古林中，这儿，算是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了。

云雾山突然响起丫声凄厉的长啸，宣传十里余外，震得雪花簌簌而下。

文俊直越山南，二十里地片刻即至。

这儿是一条宽阔的山谷，向南盘旋而下，谷中古林参天，但大都毫无生气。

谷的底部，正是云雾山南麓，双峰夹峙中，有一段微为平坦之地。雪深有一尺，一片银桩世界，厉蔽无声，只有山风呼啸。

文俊站在雪中，向下面深谷瞅了一眼，吸入一口气，将大弓插在雪里，将皮衣脱下挂在弓上里面是他那套单褐衣，腰中就盘着黑龙剑。

他转身身北，一跃五丈，怪！那么稀松的浮雪。竟然将他下沉，他一挫虎腰，一声剑啸，黑龙剑，“朝天一柱”，直即不倒。

突然，黑影漫天澈地，万千剑影纵横，中间一道淡淡褐影，免起鹤落快如闪电，所经处，没留下半个足印，没带起半都儿雪花，几如鬼进幻形。

不久，只听一条怒叱，黑线条现倏没，同时砰然一声大震，雪花向四周飞射，破空有声。

在八丈外一株合抱大树中段，黑龙剑贯穿树干，尽闪而没，剑柄和剑尖软绵绵地在两端垂下象大树穿了一条黑色带子。

而在文俊立身之处，近丈内雪花在四堆成一道圆环，将文俊围在中间，据估计，地下的雪花，可能已被震掉一只以上，所以在外面堆成一尺高的雪围墙。

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道：“还不成，北宫老友说，目下我的动力，仅可及阎王令主一半以上，我还得痛下苦功！”

他走至大树下，轻轻一带黑龙剑柄，拔出剑，将它抖得笔直，发出阵阵剑啸，又自言自语他说道：“天残剑太过显目，日后在江湖走动，还是少用为妙，黑龙剑正好派上用场，其实说来，黑龙剑法具有剑中带鞭的绝着，诡异奇奥，虽比不上龙韬十二剑！，但比目下各大门派的剑法，却又胜过多。”

天候骤变，乌云密布，山风越来越厉，虎虎发啸。

“今天用不着打猎了，暴风雪来啦！”回去吧！他收剑入鞘，披上皮衣，倒拖着大弓向回走去。

到了半山，大雪纷飞，把他堆成了一个雪人，他仍毫不在乎地缓缓举步，而他所经之处，并没留下覆痕，证明他一行一动之前，仍在专心用功，这种踏雪无痕轻功，普通武师得下苦功十年以上，还得名师指点，不然的话，一辈子也休想练得成。

惟有肯下苦功的人，方能得有大成。文俊为报师仇，苦心孤诣，日夕苦练，加上他自小被后母虐待，成了坚毅不拔的意志，所以成就不可以常情论断。以他目下的造诣，足以挤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

到了绝壁，他身轻似燕，逐段下降谷底。

奔到石门，他狂叫一声，抢入门中，石门推开一半。半掩的洞口中，头内脚前躺着六合潜龙北宫化，在北宫化的胸前，伏躺着冥海黑龙余昌。

两个高大的黑色身形，将洞口整个堵死了，洞口积雪，已堆起尺余高，

六合潜龙的一双大皮靴。整个埋在雪内，可见两人躺在这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文俊铁青着脸，一摸两人心胸，只就一阵寒栗通过全身，浑身发冷，他茫然绝望地狂唤：“死了！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他将尸体挟入厅中，平放在地，在朦胧珠光下，两人面色厉恶已极，形同僵尸。

文俊正欲脱去尸衣寻找致死之由，突然嗅到晨间出洞时，所嗅到的那一丝花草气息，他一蹿而去，咬牙切齿地叫道：“是谋杀！蛊菌为未，见风生烟，嗅之即死，死无异痕，这是蛊菌毒！产自南荒绝域，中原找不到这种东西。谁？竟然敢在这儿施放这种奇毒之物，谋害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他奔出石室，向谷中一阵狂搜，雪花飞舞，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了无异痕，他形同疯狂，窜上绝壁，发出一声凄厉长啸，快似奔雷，直向南狂奔而去。”

在这荒漠绝域里，大雪主宰了一切，文俊目力极佳，茫茫雪地里，用不着仔细去搜，要有人十里外都是可一目了然，绝难隐匿，逃不出他的神目。

他穷搜四周近百里之遥，一无所见，直到中午大雪渐停，他也精疲力尽，回到石洞。

这一天，他滴水未进，痛在心头，伏在尸上痛哭失去声，在茫茫人海中，像双龙这么个性怪癖而又出奇率真坦白直的血性朋友，委实难求。

次日，他用天残剑在厅中挖了两个并排石穴，将两老埋了，在厅侧剑书：“双龙飞奔，后继有人，小弟梅文俊衔哀求志。”

又在墓碑上刻了两个名字，及逝世年月日，他拾夺停当，似剑指天誓道：“两位老哥哥英灵求鉴，小弟踏遍天涯，也将找出蛊菌毒之人，剖腹抛心血奠灵前。也许，对头是冲小弟而来，不幸在送了两位老哥哥的性命，小弟将负久终生，只要小弟留得命在，必将了此心愿，小弟走了有暇却至此一拜英灵，以慰泉下。”

誓完，天残剑脱手飞出，将明珠打落，没入厅齐愜而罢。他将明珠供在祭台上，大拜八拜磕了三个响头，拔出天残剑肯起包里，缓步出洞。

他心中一发恨，将洞门闭了，在蓝革囊里取了一只小玉瓶，将半瓶化血神砂运内劲均匀嵌入石门上，并拔剑大书：“双龙之宫，擅入者死。”

他怅然痴立良久，长叹一声，迈开大步向北而去。

大雪纷飞，一片银色世界，白茫茫耀眼生花，一望无涯，在这人兽绝迹的荒漠绝域里，分辨东南西北委实不易。昨日，罡风呼号，由风向或可找到方向，可是今天风止了，白雪依然下个不停，在群山万峦中，风向经常折回，没有大风，确是易分辨方向。

文俊凄凄惶惶向前狂奔，他想由岚桌场出山，继续到汉中巴山去找三音妙尼，如果找到了，再往岷江上游寻找雷音大师的雷音洞府。

本来，大巴山的主峰，就是西北百余的大峰山，他柱云雾岭逗留将近一年，还不知大峰山就是大巴山主峰。他想到，五雾岭既有六合潜龙的洞府，附近不会隐有三音妙尼。

大巴山范围不太大易寻觅，只有到江中东南的已山去一碰运气。

越过了无数峰峦，每一认雪白堆成的高峰，看去都形状差不多，走着走着，便迷失万山业里了。

午间，他还找不到出路，雪已渐止，视界辽阔。他爬上一座高峰，向

四面一看，不由怔住。

正是一座插天奇峰，相距约有三四十里，正是刘青山告诉他的大峰山，左面，被云雾围绕的山峰，一点不假，正是他所居的云雾岭，鬼使神差，他走到大峰出来了。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我何不找大峰山采探一番？打开干粮袋，取出烧好的肉脯，先饱餐一顿，相度各地形势，捉着大弓向大峰山驰去。越过例如几座峰峦，距大峰山麓还有十来里，他正在一座凋落古森林中急走，猛听远处虎豹的低喉殷殷传来，他知道，野兽群集，心有事故，反正目下无事，何不前往一观，想到就做，忙向声源急驰。

在大峰山北边一座光秃秃的古林边沿，展开了一莫火辣辣的群兽恶斗的惨剧。兽喉之声，就由这儿发出。

文俊沿古林西面林缘赶到，老远便看到这儿的景况，发出一声长啸，急似流星赶到了。

在林缘，十余头猛虎和八九条斑豹，疯狂地向四头狰狞巨大的巴山人猿进攻，扑咬撕抓凶猛绝伦，雪地里血迹斑斑，共躺了三头猛虎和两条斑豹的尸体。

四头人猿中，早已有两头浑身是血，皮破肉出，行动已不大灵光，但仍然凶悍的猛扑，所有的虎豹，全不敢正面扑上，只在急窜闪扑，倏进钱退，一触即分，人猿虽不是肉食动物，但小禽兽他还是照吃不误，力大无穷，可生裂虎豹，要被他抓住，准死无疑。

四头人猿排成方阵，进退甚有草法，将虎豹迫在圈外，防止他们冲入。

中间雪地中，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躯体，有染有血迹红白相间的雪地，正在挣扎着要爬起来似的。

她，面貌较好，乱发披肩，成了个野人，浑身洁白如玉，只在下体掩上一块灰色破布，脚下有兽皮做的脚垫，一对硕大的高耸乳峰，沾满了血迹，背心和一双玉腿也是血迹斑斑，她浑身颤抖，正挣扎着爬起。

当文俊的啸声传到，她正屈起左腿支起上身、啸声为之一震，又秃然倒下，这一刹那间，三头残忍的斑豹，不约而同猛扑一头已受重伤的人猿，在连声厉吼叫，四头畜生缠成一团，在雪地里翻翻滚滚，就在这同一瞬间，两头猛虎乘隙人，猛扑裸女。

一声厉哮，左侧一头人猿突然转身，迎着最先扑到的猛虎，巨灵毛掌条伸，一把抓住猛虎劲皮，只一扔，便将。猛虎抛出丈外。

就在另一虎爪看看抓到裸腰肋的瞬间，人猿巨爪亦到，抓住裸女玉腿向后一带，虎爪落空，人猿的后腿已登在虎腰上，猛虎大吼一声，转身猛扑，恰好迎着人猿的右爪，“咋喳”一声，虎臂骨折，人猿的巨口不偏不倚，咬住猛虎肋下，猿与虎同时倒地。

另一猛虎翻身爬起，低吼一声，扑向脸色死灰的裸女，裸女在一双虎爪骤落的瞬间，拼全力向侧一滚，同时，破空锐啸传到，猛虎惨叫一声，跌在裸女身侧，颈下露出长仅五寸的箭羽，猛虎和裸女躺在一起，似乎同时毕命。

在毕兽立判生死的刹那间，文俊到了，他发出一声震天巨吼，箭如连珠，立毙两虎一豹，大弓一扔，天残剑霍然出鞘，锈影飞旋，血肉横飞，凄厉的兽吼此起彼落，淡淡的人影疾如风雨，四面飞旋扑至，二十余头虎豹，活的不到五六头，其余的连声咆哮，逃走了。

四头人猿有两头重伤，在雪地里挣扎，余下的两头也浑身是血，瞞珊

着向文俊走的，呲牙咧喉间低吼，狞恶已极。

文俊先前见人猿拼死维护裸女，知道人猿不是肉食动物，如不发疯，极少与人为敌，所以不杀人猿，但两猿作势欺近，形状可怖，他不由心生惊意，站在裸女身边，天残剑尖微扬，并大喝到：“走开！”

畜生岂懂人语？两人猿越欺越近，双爪徐举。双方仅距丈余了，文俊冷哼一声，剑尖缓慢向下略垂。这是出招的先兆。

文俊下场待宰了两头人猿，忽听身后传来裸女柔婉而微弱的声音说：“请别杀它们。”

这时，人猿已经停下了，瞅着发出嗡嗡剑啸的天残剑，现出惊恐的神色，越趋不前。

文俊倏然收剑，脱下皮衣，转身扶起裸女，将她裹住。裸女脸上全是血污，只有一双清澈的明眸可以自由转动，她低声说道：“谢谢你，从鬼门关上将我救回。四年了，好漫长啊！没有任何人到过这里，想不到今天见到同类。”

“姑娘，天寒地冻，不宜久留，小可送你回家。”说完，将她用双手捧起。

“请问怎样走法？”

女郎苦笑着说：“回家，这儿是禽兽的天地，只有洞窟，由这儿向南，绕大峰山麓三四里，有处小山崖，在挂着冰瀑的崖右，就是我们的洞窟，劳驾，请送我到那儿。”

文俊一面走一面问道：“你们共有多少人？怎么象是与人猿友善的。”

“我们共有三个人，人猿相貌凶恶，但不似人类好猾，和他们相处久了，自然生出感情，三年来，要是没有这些好邻居，我们早就饿死了。”

“看你个会武功的，却又不畏奇寒，小可大惑不解，能和人猿平安相处，不会武功不成的啊！”

“你说得不错，三年前，我们的身手不敢自说高明。但不会比这些人猿差。这三年来，唉，不说也罢。”

“小可仍大惑不解，怎么三年前与目前不一样的？学武的人扎下了根基，就是不练，也不会衰退得太快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岂能逆料呢？这儿乃穷荒绝域，渺无人烟，大雪封山，仅有猛兽横行，不知恩公怎会莅临大峰山，不知有何贵干？”

“一是迷途，一是有意前来探访世外高人。”

“世外高人？方圆百里内，除了我们三个残废女人。鬼影俱无，请教恩公贵姓，上下如何称呼？”

文俊心中暗暗称奇，这女子皮肤细腻，绝不是山土中人，口语带南音，应对有大家风范，心中怀疑，他便不敢实说，微微一笑道：“小可山野之人，姓名不雅，不说也罢。”

女郎秀眉微蹙，打量着他片刻，叹口气道：“恩公心中所忌，不肯见告么？”

文俊说道：“就算是吧！”

这时，正越过一座高峰，寒风一卷，掀起皮衣衣角，女郎赶快伸手拉住，掩住下身，她脸上全是血污，看不出任何有情，文俊的左手，捧住女郎膝弯，只感到她肌肤凝滑如玉，可惜冷冰冰地象个冷血动物，不由心中替她惋惜。

女郎突然说道：“恩公的相貌似甚厮熟，只是依稀难辨。”

文俊笑道：“是么，可惜我是很少与世人交往，姑娘如果是四年前在此隐居，更与小可无一面之缘。”

“恩公打算何时离开大峰山？”

“既然姑娘说这儿没有其他高人隐居，小可打算连夜出山，雪夜行走，倒也方便。”

“如果想找世外高人，瞧！”女郎向远处的云雾山一努嘴，又说道：“那儿也许有，三年前小女子曾前往那儿探试，发现一道淡淡的黑影在山腰掠过，迅速如电，几若御风飞行，恩公如欲往控或许可见。”

文俊心中隐痛，脸上神色一变，但他强忍心头痛楚，幽幽一叹道：“不错，那儿住有两个高人，可惜，不是小可欲寻之人。”

“恩公欲寻的高人是谁？小女子或许知道，四年前，小女子也会横行江湖，对武林人物略有认识，可否说来听听？”

文俊沉吟片刻，终于说道：“那是三位女尼，江湖中很是有名，叫作三音妙尼。”

女郎浑身一震，且不住寒颤，惊怖地叫道：“什么？你……你找她们为了什么？是恩？还是怨？”

“是恩。”文俊诧异他说，停下了，他奇怪女郎为何闻知三音妙尼之名，何故如此惊恐？顿了一顿又说道：“四年前，三位师姑曾救小可一命，临别曾说前往大巴山觅地潜清修。小可从冷水河起，沿汉水南岸三进三出，就找不到三位……”

“啊”女郎挣扎地叫道：“你……你是俊哥哥梅文俊”

文俊大吃一惊，几乎失手将女郎掉了，他惊问道：“你是谁？你怎知……”

“我就是粉面观音太如呀！”

“胡说！二师姑是佛门弟子！”

“佛门的叛徒！”她喜极而位地掀开皮衣，将满头乱发向后一笼的再从中一分，露出前颈戒疤，说道：“四年前。满头青丝已掩去本来面目，三年的残废生活，弄成衣食无着的野人。啊，天天盼望有那么一天，你会前来找到我们，皇天不负苦心人，你终于来了！”

她一把抱着文俊头顶，伏在他怀中哭个哀哀欲绝，文俊也无比的感伤，他抽出左手替她将皮衣裹紧，摇头叹道：“想不到你们遭遇这股狼狈，大出我意料之外。二师姑，大师姑和三师姑怎么了？”

“他们更惨，这一辈子是完了。”

“为什么！三年前怎会失去武功的？”

“为了练九如心法，只道三年有成，岂知不到一年便遭逢恶运，真气走岔，经脉受伤，成了活死人，我因为晚练半月，受害略轻，虽也失去武功，但勉可行动，不然，恐怕我们早已饿死了。”

文俊虎腕一紧，不再作声，展开轻功，抱着粉成观音向冰瀑右侧石洞狂掠而去。

这是一处山拗，一流已经冻结的小河，自十丈高的崖室上的挂下一条冰柱，十分壮观，崖石有一个八尺圆径的石洞口，以木门封闭着，推开木栅，里面冲出一阵霉臭……洞外射冬的微光，照在一堆枯草上，洞宽有两丈，光源来自洞外，可知并不黑暗。

枯草之上，躲着两个赤裸裸的女人，下身连一块遮羞布也没有，卷曲

着相偃而卧，木门一开他们同时转头，看了高大的文俊抱着粉面观音钻入洞来，同时发出一声尖叫，恐怖地瞪着眼，浑身颤抖，但是却不能动弹。

两女形状确是够惨，玉面观音一双玉腿瘦得只剩下骨头，笑面观音一双洁白玉腕，象一段枯枝，小腿也再慢慢萎缩，除了脸面和胸腹，保持着诱人的魅力外，整个看去，简直象个怪物一般难看。

尖叫一声落，粉面观音在文俊怀中叫道：“俊哥儿来了，也许我们得救了！”

笑面观音尖声叫道：“什么？俊哥儿？”

“三师姑，正是我。”文俊放下粉面观音，解开包裹，将包内两套夹衣替两尼盖上，垂泪说道：“一别四年，想不到三位师姑饱受折磨，我该早些来的啊！”

“你果然是俊哥儿！”

笑面观音不能移动，但一双星眸却丝毫未损，她认出文俊当年的脸容，泪水如同断线珍珠纷纷滚下眼角道：“我们已是山穷水尽了，并不太晚啊！得你赶来替我们收尸，我们死当瞑目了。”

文俊解开干粮袋，取出所有的食物，他已从粉面观音处，得悉她们由于今年大雪封山得早，食物已断数天，粉面观音迫得雪地里找食物，不幸巧遇两群虎豹经过，要不是恰好碰上那四头入猿拼死维护，早就乌呼哀哉了。

粉面观音身上的血迹，全是由人猿巨爪上沾上的，她自己并未受伤，文俊将大半肉脯递给她请她一面吃一面喂玉面观音，他自己坐在笑面观音身边，撕碎肉脯送入她口中，静听三尼将四年来的经过说出。

原来在四年前，圆觉古寺中，文俊发现九如玉佩珠中之秘，找到了雷音大师所遗的九如心法，她们就决定带文俊走大巴山潜修，待练成心法后重履江湖。

岂知第三夜临行前夕，吴天堡走狗采花郎君率众徒突然现身，要不是荆山老人及时赶到，她三人恐怕劫数难逃，也不会有今天了。

荆山老人带走了文俊，最难过的是笑面观音，可是老人之命，她不得不遵，只好和文俊分手了。

三尼改装悄然远走，沿汉水上行。她们这一步棋真下对了，双凶一霸的门下，一股牛劲向江西的慈云庵穷追，宇宙神龙攻于心计，他的门下也不弱，他们不向东赶，却在荆山左右穷搜，终于在圆觉寺碰上钉子了。

等到他们的高手赶来后，便向东疯狂地猛赶，他们做梦也未料到，三尼不退不进，沿汉子直上汉中，谁想到她们这样大胆？这可好，大大的便宜了三尼，为大明易装走路。

沿途平安无事，她们便由紫阳溯任河而上，费了半月工夫，在洪荒纵莽里，终于找到了这大峰山天然石洞，三人一商量，决定在这儿久居，安顿下来。

这一带猛兽特多，最可怕的是巴蛇和金钱豹，至于猴人和大熊，因为他们都是半肉食动物，对人肉没兴趣，倒算不得危险。

猛兽多，猪食相当困难，可是三尼功力了得，倒是相安无事，石洞以西五六里，有座险恶的森林，在那儿居住着一群巴山特有的大人猿。起初，人兽之间经常冲突，后来反而融洽相处，经常在林中结伙猎食。

起初，原决定由玉面观音和笑面观音先练九如心法，但当他们开始练第一招时，自觉功力大进，而体内了无异状，终于半月之后，粉面观音也参

与共练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半年中，她们功力委实大有进步，体内先天真气日益精纯，她们入山时，根本未准备衣物，半年中，与猛兽周旋搏斗，衣履渐渐破碎，好在山深林密，向无人迹，她们也脱去世俗，还我本来，不以为怪。

她们都是已经年纪四十出头，风流大半生。姹女玄阴毒女术不知吸取了多少壮男的元阳，故以青春永驻，美艳出生，虽大暑大寒，也自不慎，她们对羞耻之感，极为淡薄，没衣裤蔽，又有何妨？

终于，这一天来了，由于她们的根基和秉赋大差，终至自食妄练之果。

一在开始第四式真气逆浑时，困难重重，真气在经脉中不进不退，生理上起了微小的变化，但她们深具有信心，不顾后果依然勉强将事。

玉面观音和笑面观音刚一月始感到下肢发麻，先前还不以为意，等到发觉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粉面观音尚算幸运，她晚练半月，终于惊然停止练功，但她仍不算太幸运，浑身经脉只消略一经气，即感到痛苦难当，力道尽失，数十年来苦修得来的成就一旦抛去。

另两人可灾情惨重，玉面观音下肢经脉分渐萎缩，浑身的劲力全告瓦解冰消，笑面观音的功力，本比不上两位师姐，受害更甚，连双臂也渐步下肢后尘，枯萎了。

三年于兹，最苦的还是粉面观音，她不但要照顾两位。师姐妹，还得到外面找食物，这一带猛兽成群，以她一个失去武功的弱女子，要在这洪荒丛莽中找活路，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要没有一群人猿经常维护，后果不问可知。

不止此也，三尼以色相于道江湖，死在她们粉臂雪股下的登徒子假道学，不知凡几，正派名门那些披上卫道外衣的人，都不会放过它们。她们既然成了废人，万一落在那些人手中，恐怕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事啊！所以他们内心的恐怕，实非笔墨可形容。她们只希望文俊师徒前来找她们，可是这一线希望之光，是多么微弱啊！大巴山绵亘千里，万峰千峦，诺大的山区，要找的人不啻大海捞针，那是不可能之事呀！

但是，他们不得不活下去，也不敢不如此希望，死，虽然说人生终必来临之事，但苟全的心念也是人之常情，没到非死不可之时，谁也不想一死了之，所以她们抱着这唯一的微弱希望等待下去，皇天不负苦心人，她们终于等到这天了，她们得救了。

四人诉说从头，道出四年来的经过，少不了相对虚希，摇头浩叹。

此后，文俊留在大峰山，练功岔气，伤寒经脉，在这练家子看来，虽虽致命的创伤，但却是常有之事。

这与方外人士的走火入魔大致相同，百年道行也可毁于一旦，其实这并不是绝症，可用药物疏通，也可利用功入化境的人，以内家先天真气缓缓打通已经闭死的经脉。

文俊的修为，距功参造化的无上境界尚远，但造诣已不等闲，何况他所练的九如心法，乃佛门无上绝学，对封运吐排四诀有无上奇效，加以他离开保康古洞时，带了一瓶玄门至宝玉浆，百毒天尊的蓝色革骡中，又有专解百毒，并可固无培本的圣品千年玄参。

不到半月，他罄尽所能，不惜身冒奇险，终于以药物和真气疗伤的双

管齐下之法，把三尼已经闭死的经脉一一打通，又半月的着意调养下，三尼神奇地恢复了自己已失去的功力，还其本来模样了。

文俊既知三尼不兽参悟九如心法，便决定留下不走，花去两个日工夫，将真气逆运的要诀传授给她们，并以真气导引的无上绝学，助他们行动，他所习的九幽玄阴真气，适合用于妇女之体以阴导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这三个月之中，文俊面对三个美极媚极裸体女人，在行功导气之间，虎掌抚遍三尼全身但是他对三尼的敬爱，属于亲情挚爱的纯真感情，不杂丝毫他念。

也由于这段时日的裸身相处，将男女问神秘的外衣撕毁，日后帮助他安然度过艰难的脂粉炼狱，超然于欲海之上，收获委实至巨。

笑面观音在圆觉古寺中，对文俊早生亲子之情，三尼又经荆山老人动化，所以对当年所作所为，深自痛悔，四年世外苦难，将他们从欲海中超拔于彼岸，已非当年的三音妙尼了。对文俊，她们敬爱有加，面对这雄伟的大男人，竟然心如古井，端的难能可贵，可见她们已经变化了气质，绝非当年以肉身报复的尼淫了。

文俊心切师仇，寻找三尼的心愿既赏，该往前岷江寻找雷音遗迹，一碰机缘了。他便和三尼约定，多则三年，少则半载，自己必到此接三尼出山。他将九幽玄阴真气绝学传予三尼，让他们暂在这儿苦练，日后出山，防身该无问题了。

孟春已届，大峰山大雪漫天。文俊辞别三尼，由大峰的南面沿任河出紫阴，踏上征程，他要取道汉中，老栈道入川，前途祸福，在所不计。

汉水上游，除了河南两侧，间或可以看到极少平原以外，全是竺山峻岭，大明一代，全国人口仅有六千万，万历六年，天下户口的记录，计有六千零六十九百一千八百五十六人，可见这山区里的绝不会大多……

他的脚程快，十天后便到了汉中府。

汉中府，本朝以前，叫作兴元府，但叫它南郑的人也不少，叫南郑，因为郑恒公死于犬戎，百姓南奔，所以便叫南郑，叫汉中的人较多，从秦代的汉华奠定名始，历代都以汉中之名，唐朝改为兴元府。本朝，称汉中府。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也是陕面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往西南一百二十里是酒县，便是南栈道金牛道的北口，算是由陕入川的重要门户。

夕阳西下，他到了十八里铺，黄昏后，他入了东门，夜市刚开，汉城中城商旅如云，但在烦吵的另一面，似乎隐隐潜藏着一股莫名的紧张气息，因为在闹市之中，经常有三五在群的背刀挂剑江湖好汉出现。

他们神情肃木，四出巡视，那年头，背刀挂剑平常得很，但他们的装束异于常人，一眼便可看出他们不寻常。说不寻常，绝非无心生有。

出南门南行八十里，是大名鼎鼎的天险巴峪关。巴峪关附近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台地，那儿，有一座城寨一般的太堡，假使江湖朋友竟然不知道这座堡和堡中的主人，那他早该乖乖地退出江湖，去抓犁头种田，理几亩薄田度过余生算了。

这就是汉中巴峪关吴天堡，字内双凶之一的宇宙神龙闻人杰老窝，在江湖上提起吴天堡，胆小的朋友莫不掩耳而走！

真怪！汉中府是宇宙神龙的势力范围，竟然有那么多来历不明的江滞客莅临，背刀挂剑神情肃木，岂不邪门？

南大街鸿安老店中，住了一三十个老少男女，他们一个个面色凝重，心事重重，其中有两须眉皆白的方外人士，相貌威猛，显然是这一伙男女

的领袖。

在许多武林朋友中，认得老道来历的，几乎少之又少，只有在另一家鸿盛老店中，有一双中年道人认得，他们在外透出口风说道：“昆仑双鹤出现江湖，这事闹大了。”

什么事闹大了！谁也不知其中原委，只知一月前，吴天堡接到一封大红缺角拜帖，上面写了几个大字：

“以牙还牙，冤冤相报！”

缺角的大红拜帖，是武林朋友寻仇报复所用的。帖上口气又是这般强烈和愤恨，吴天堡焉能等闲视之，这是十四年来虽非绝后，却是空前的大事！

双凶一霸，如日中天，谁敢吴天堡讨野火？不是飞蝗扑火，自取灭亡的愚蠢举动吗？

帖来自何人？连吴天堡也莫名奇妙，转瞬一月，吴天堡中却一无动静，江湖上早就闹得风风雨雨，尽人皆知了。

汉中府成了武林朋友会集之所，牛鬼蛇神络终于途，都想来一探究竟，惮增见识，昆仑双鹤到了三天了，并未见他们的人在外活动，谁也弄不清楚他们此来有何企图。

昆仑门下弟子，早就在江湖销声匿迹，这百年来，昆仑共出了两件皮漏，弄得人才两空，元气大伤，一是八十年前南崆峒白龙峰之役，被雷音大师给他们惨痛的一击，精英尽失，几乎一倒不起。

一是四十余年前，恨海狂人独闯昆仑，虽说损失不重，但也闹了个乌烟瘴气，鸡飞狗跳这就是昆仑弟子的奇耻大辱，他们发誓苦参本门绝学，闭门苦修，极少在江湖走动，准备一举煎血前耻。

昆仑双鹤少在江湖走动，他们都是年登古稀的有道全真，都会经与恨海狂人决过雌雄，此后即不复出外走动，也许他们此来确有所为，岂知竟然被人认识他们两个人的本来面目，不仅使他们心惊，也耽误了他们的正事。

文俊一入江中城，发觉紧张的空气，对自己大大的不利。在江西和荆州，他的真面目已经显露，目下城中有这么多的江湖人，虽保没有一二认得自己的人，那岂不糟透？他知道，以自己目下的功力，绝不是宇宙神龙的敌手。

在这两年中，他闯过不少难关，江湖经历一多，心中的顾忌益盛。

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师父师伯临终，了曾如此叮咛，轻生赴死，不但无济于事，仅可令亲痛仇快，乃至为愚蠢之事，所以他取道汉中，并无闯吴天堡拼死报仇之意，仅想一探动静而已，假使自己被吴天堡的人发觉，岂不是天大麻烦？

他及时退出，找处僻静角落，换上了灰袍，戴上灰紫一面的人皮面具，大摇大摆进城，由东转入南大街，巡投鸿盛老店。

店相当大，规模宏伟的一进后厅门，是个大庭落，廊下是一朱红栏杆，分向左右两进花厅延展。店伙领着文俊向东一折，进入东厢。

东厅里寂静如此，中间一排大圆椅上，坐了一个紫色脸色的灰发者道，身材修伟，神目如电鹰勾鼻，大嘴唇，他冷淡，令人不敢正视。

下首两张木椅上，坐着两个神情恭谨的中年道人，灰发老道左侧，站着一个中年壮汉，年约三十五六，尖嘴缩腮，毗牙鼠须，神情相当猥琐。

文俊随店伙入厅，转入天井，直趋右侧厢房，出厅的瞬间，灰发老道狠狠地盯了文俊一眼至足音沉睡，他方冷然一笑，向两中年老道，说道：“这

人脸色阴沉，但步履从容，不可忽视，元兑。”

“弟子在。”左首中年道人赶快站起应暗。

“你留意些，咱们这次如非不得已，切记不可出头树敌。”

“弟子知道。”元兑躬身就暗。

“你坐下。”灰发老道又转向身侧俗装大汉问道：“徒儿，你可知道这人的来历？”

猥琐的壮汉答道：“弟子愚鲁，没有见过这号人物。”

灰发者道向另一人道人问道：“你可知道么？”

元离站起恭敬地答道：“弟子也眼生得紧，汪师弟号称地理鬼，也对这人陌生，恐怕是不会武的商旅吧！”

“弟子愚昧，但这人目中无神太阳未凹，即使是会家，也是三流小脚色。”

“但愿如此，明天，你师父可以赴到，你一早到十八里庙接他们吧。”

“谨遵师伯法谕。”

正说间，厅外复声叩叩，另一店伙领着两男两女，径自闯进厅来。

先头是一个银头老头儿，五短身材，脸上皱纹密布，双目精光四射，灰土布外衣在腰中扎了一条宽腰带，插着三截粗如鸡卵的熟铜棍有一尺六寸，以钢环串住。

第二位是一个看去只有二十余岁的女人，姿色不恶。只是脸上冷冰冰地一无表情，他身穿纯白的夹缎劲装，腰悬一把金光灿烂的宝剑。

第三位是个少年人，年约十六八，六条子身材，穿着围花紫缎金边的华丽劲装，外罩紫缎子黄金边披风，他脸色其白如纸，秃眉凹目，尖鼻薄唇，一双阴森森的狼眸，在深眶内不时流转腰悬长剑，肋下挂着百宝囊。

“等四个人一出现，令人眼光一亮，那是一个出奇的小姑娘，秋风明眸，小巧挺直的瑶鼻无法加减恰到好处的小嘴角、人爱煞，加一分适中那身材嫌胖减一分却又瘦了，那身蓝缎子紧身劲装，将她那玲珑剔透的动人曲。令人心跳，她腰中悬着一把长剑，面色了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冷！而且隐泛怒意。

银发老人一进门，老脸上泛起一丝老道和俗大汉全都站起了，灰发老道也淡淡一笑。

银发老人在厅中站定，挥手赶走店伙向灰发者道抱拳一礼，呵呵一笑道：“我是谁，原来是道微长仙驾临敝地，未曾专诚请道长至敝堡奉茶，尚请恕敝堡主不知之罪。”

道微冷脸上泛上可亲的笑容，还了一稽首道：“好说好说，贫道来得鲁莽，不敢打扰贵堡主虎驾，恕毒恕毒。”

“道长安居武当，突临敝地，不知有何贵干？如无要事，所否请移驾至敝堡盘桓数日，让敝堡主一尽地主之谊么？”

“贫道闲云野鹤，偶经贵地，不便惊扰堡主虎驾。”

第四章

敝堡主喜结才下豪杰，心义武当英雄倍他，玄门绝艺独步武林，久欲亲指武当拜会掌门致晚。今武当大名鼎鼎的解剑池七子莅临敝地，未能早日知恭迎仙驾，已是大失礼之事，道长尚请移驾一行，免敝堡主于心有愧，不

知道道长可否赏邱某一次薄面？”

“贫道实有要事待办，不克专试拜会堡主，尚请恕罪，邱施主名震江湖，霹雳神掌名传遐迩亲至客低促行，本该即往拜会，但俗务实不克分身，贫道告罪。”说完，稽首一礼，又道：“与施主同来伴当，英风超绝，器宇不凡，可否为贫道引见？”

霹雳神掌邱昌呵呵一笑，连说失礼，便一一引见道：“这位姑娘乃敝堡贵客，姓庄名容，人称冷红线。”一提正在色迷迷盯着看小姑娘的少年人道：“这位是二堡主爱孙计，人称他为……他为……”

少年人得意地做然地一笑道：“粉面狼，有什么不好？”

霹雳神掌老脸一红，向小姑娘一摆手，说道：“这位小姑娘是三堡主的孙千金殷凤人……”

粉面狼急急插口道：“人称凌云玉燕，人美，轻功更俊，武当的八擒身法，哼……”

凤姑娘一撇嘴，抢着说道：“谁要你说话？少开尊口，你绝死不了。”说罢，恨恨地冷哼一声。

“不说就不说，好妹妹，别那么凶巴巴好不好？”

道长微一皱眉，大是不耐，他名列解剑池七子，江湖名号之响亮，不下于双凶一霸，凡是进武当拜谒的人，必须在解剑池留下兵刃要是有人不遵，解剑七子就必须强制执行，所以七子的名号，凡是到过武当的人，断无人知之理。

论辈份，七子同属道字辈，举掌门玉道入道全是师兄弟。

江湖晚辈们，谁敢在他们面前无礼，而粉面狼那毫无教养的神情，几乎将老道激怒了。可是，武当虽说人才辈出，高手如云，却不愿与双凶一霸为敌，因凡投鼠忌器，沾惹上无穷风波，何苦来哉？所以道微不能因此而动怒发火。

霹雳神掌一看不对，赶快陪笑道：“道长且休见怪，可否为邱某引见贵门下？”

道微只好忍住满腹怒火，将元兑元离的道号说出，他俩是妙手羽士道兴的徒弟，原是亲兄弟俩。

俗家壮汉叫地理鬼汪华，与在三岔口送命的追鬼三星道长是师徒的名份，追魂三星暴死天残剑下，地理鬼拔人道微座下，所以也算是道微的徒弟。

因为他对于天下地理知道极多，而且熟识武林人物，派他在解剑池随道微学艺，就是要他留决来往武当山的人，是否有恨海狂龙在内。

那天在天岔口，他就是逃脱性命者之一，那时他随师父前往，改穿了道装免得岔眼。

如果文俊不是改了装，恐怕一进厅就干起来了。

众人正在客套，内进出来了灰紫色脸膛的文俊，他仍是那一袭灰袍，背着手缓步出厅，他要往街上走走，探听吴天堡的底细。

厅上的粉面狼，被小姑娘抢白了一顿，正没好气，猛一见这高大的灰紫脸膛老人，目中无人地施施然走出，看也不看众人一眼，他的怒火没处发泄，一古脑儿于到文俊身上去啦！文俊一经过他身边，他猛一伸腿，一勾一挑，满以为这老儿非爬不可的。

岂知大谬不然，两人的足踝竟然吸住了，文俊丝毫未移身形，他自己却打一踉跄，要不是文俊不欲生事，他的苦头就大了。

小姑娘凤目一瞪，瞧着粉面狼说道：“你干什么？存心生事也得找个地方，客低之内，众前辈之前，你怎么敢公然撒野？哼！”

粉面狼其白如纸的粉面上，变成青面狼了，他不敢对姑娘发横，却将怒火烧在文俊身上，一咬牙，功行右臂，向正冷然止步打量他的文俊，缓缓抬起右手。

小姑娘怒叫道，“放下你的手！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么？”

粉面狼大概怕定了她，乖乖地放下手，向文俊冷笑道：“你记下了，下次绝不饶你。”

文俊也阴森森地回答道：“为什么？为了你打我不倒么？依我看，你这点功夫，哼！

免了事吧！”说完，缓慢转身举步。

“站住！”霹雳神掌蓦地大喝。

文俊冷森森地转身，脾腺了老家伙一眼，一字一吐他说道：“是阁下叫我么？”

“半点不假，你知道刚才你在对什么人说话？”

“你是说这年轻人？”文俊不屑地向粉面狼一指，又说道：“唔！身材高瘦，脸色泛青，眼圈泛黑，不用猜，准是个被酒色掏空了没用子弟，没错吧？”

霹雳神掌气得老脸变灰，冷红线毫不动容深注文俊一眼，小姑娘不屑地一撇嘴，武当弟子一脸幸灾乐祸地神色。

粉面狼脸上泛起无穷杀机，猛地疾枪两步，快愈闪电，“鬼王弄扇”一掌扔出。

他快，文俊更快，但看去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一抬腿，向左侧跨了一步，粉面狼那招“鬼双弄扇”，已无用武之地，招式落空。

文俊乃背着手说道：“还得练练，青年人！要是我用一招巧拔五弦，你这手将立时报废要是用摘星换斗，你的脑袋不开花，肋下也开个大洞。”

“少堡主请退！”霹雳神掌叫着，抢在两人中间，向文俊说道：“像崆峒门下？怎敢与吴天堡为敌？文俊说的两招，都是崆峒绝学。

文俊怔了一怔，心说：“好啊，你们是吴天堡的，得来全不费工夫，妙极！我何不与他们虚与委蛇，探些口风呢？”

想到就做，拱手为礼道：“在下果是崆峒门下，姓文名俊不知者不罪，请教老兄尊姓？”他的口气生硬得紧。

霹雳神掌无法发作，仍气虎虎他说道：“老夫霹雳神掌邱昌。”他的口气十分托大：“你既是崆峒门下，怎么敢连二堡主的孙少爷也不自识？哼！”

邱兄有所久知，在下久居东崆峒下院，从未涉足江湖，致有此误，邱兄见谅。”又向粉面狼拱手叫道：“少堡主海量，文某委实孤陋寡闻，干柏宽恕。”

粉面狼冷哼一声，扭头不理，要不是文俊另有所图，不发火才是怪事。

霹雳神掌颜色稍变，仍冷然地问道：“文兄既住东崆峒，与玄灵道长如风欢呼！”

文俊在徐家湾与九现龙一家数日相处对武林现状获得不少见识，东崆峒广成院下，位于河南临汝西南，那是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之所，崆峒共有四山，除了河南的崆峒外，另有三座都是陕西西北部（大明无甘肃省，甘肃大部属于陕西管区）。

东崆峒乃是崆峒派在中原的大本营，广成下院的主持，名叫玄灵，另

一名副手叫玄圣，合称太极双仙，乃掌门乾坤一剑玄真的弟子，目下崆峒仍有三代弟子健在，按辈份是太玄，天，掌门是玄字辈的首席弟子。

“那是本下院院主，文某乃俗家玄字门人，道号玄成，但在派外都不称道号。”文俊说话时，面不改色，也无法改。

“阁下远道而来，有何贵干，贵派南峙蝮二老玄极玄尘，半月前曾至堡一游，你可知道这事吗？”

“文某不知，此次途径汉中，由川入陕，打算在这儿休息三数日，开始行上道东返。”

“哼！休歇是假，想坐山观虎斗，打听本堡主与一月前投无名帖的人结算是真，是么？”

文俊心中一动，但口中却淡淡一笑道：“邱兄既是不信，在下有口难言。”

霹雳神掌又向文俊说道：“我劝你早走也吧，免得身背嫌疑。”目光却射向武当数老道：“目下满城风雨，要是万一误会，大家都脸上不好看。”

武当老道神色一变，文俊却毫不动容他说道：“邱兄好意，在下心领就是。”

“你打算不走？真的么？岂有此理！老家伙有点不高兴。”

“在下单身寡人，吴天堡未免大过小气。”文俊也语言变冷，你知道，在这老江湖嘴上讨口风，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何必和他们陪小心干耗？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住口！”霹雳神掌不但霹雳，火性儿也象霹雳：“南崆峒二老也不敢对老夫如此无礼，你胆子也不小！”

“人有胆大小相差不多，在下也无常人无异。你，什这东西？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想吓唬人么？”

“气死我也。”霹雳神掌怒叫如雷，踏前两步。

文俊屹立如山，冷冷他说道：“怪！老匹夫怎又不死？”

小姑娘急急他说道：“邱前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老家伙气涌如山，冲姑娘断然他说道：“不成！去年在江西，崆峒派甘州双英那两个小狗，曾对雄霸两位少堡主无礼，咱们吴天堡不为己甚，未加追究，他们抖起来啦！”

前月南崆峒二老乘咱们二堡主忙乱之际，故意前来让见堡主，其实也是前来坐山观虎斗，没安好心，表面上客客气气，有骨子做岸极至。现在，东崆峒的狗腿子也来

“住刚”文俊高声止住他往下说道：“文大爷路过汉中旅店，也惹了你吴天堡么？莫名其妙！”

霹雳神掌怒骂道：“狗东西！擒住你好好整治整治，不怕玄真牛鼻子不来叩堡。”声落爪出欺近文俊就是一招“金豹露爪”，急抓文俊脸面，指尖急晃，将头面肩胸全罩住了。

事已如此，不容文俊不还手，他顾不了后果啦，爪到，他未动分毫，一记“天王盖印”伸手便拍，一股阴柔劲道，向爪影内压去。

霹雳神掌大骇，他感到指尖象要折断，赶快闪身撤招，大吼一声，“推山填海”拍出两掌，这一招他用了两力，罡风似若殷雷，狂吐而出。

文俊不甘示弱，自练成九幽玄阴真气和六合须弥功后，还未与人正式拼过，机会来啦！看老匹夫掌风夹殷雷鸣，定然是纯阳刚猛的利害内家真力，

正好一试九幽玄阴真气，他真气布满全身，不退反进，虎掌条伸，”饥鹰捕食”，伸手猛扣对方顶门，他身材比老匹夫高出两尺出奇，这一招简直象金刚捉小鬼。

奇刚奇猛的掌力，一近文俊身前，雷鸣之声条止，连余劲也神奇地消失了。他这一掌，要是触及物体，会发出一声巨响，将物体压成肉泥，所以江湖人给他取绰号为霹雳神掌，可是这次碰上了克星，九幽玄阴真气不仅本性是柔可克刚，而且可消散任何外功力道，文俊的功力，又比他高出甚多，他岂有制胜之机

老匹夫毕竟经验丰富，人老变精，鬼老不灵，他在刀山剑海中闯出响当当的万兄，自不等闲，内劲还未迫近对方，他就不知妙，平常人一听那般殷殷雷鸣，不吓软也得吓跳，可是对方竟置之不问，反而欺身出招，如无超人能耐，何以至此？他心中一震，不等对方招到，挫腰旋身横飘两步大吼一声一掌登出。

人算虎，虎也算人，老匹夫避招出招，丈俊也已算定下一着棋，先一步机制抢先，敌未动我先动，如影附形伸手便抓，手到擒来。

“轰”一声巨响，老匹夫的掌力，将左侧两木椅震得支离破碎，接着一声“滚！”老匹夫身躯凌空气起，“叭达”一声飞跌门外，果然滚了几滚。

原来文俊抢制先机，一把扣住老匹夫右腕，向门外甩手扔出，他不滚怎成？

两人动手换招，不过这眨眼间事，听中人想插手也来不及援救自己嫌迟。

文俊两招内得手，听中人全怔住了，霹雳神掌人非泛，掌力足可裂石劈碑，在江湖大有名头，齐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两招不到，竟然被人擒住扔出，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怎能不惊？

最心惊的是道微，他名列解剑池七子，见过的天下高人，何止千万？想不到竟然会在这儿走眼估错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他略一摆手，对三个门下招过一旁，意思是教他们少管这件闲事，武当崆峒玄门，算起来是一家，犯不着伤了和气，可是，他想做壁上观客，文俊却不容他置身事外，已经立时向他发话啦！

“老道，你也是吴天堡的狗腿子么？”文俊背着手，不屑地问道：“要上就快些，文爷还未进晚餐呢！”

地理鬼怒叫道：“老不死的住口！瞎了你的狗眼，堂堂武当解剑池七子，竟然被你说成狗……”说到这里，他突然止住。

文俊一听是武当的老道，心中暗恼，看地理失言的窘态，又有点可笑，渐冷冷一笑道：“哼！武当派的，武当派的就出你们这些奴才！”

这一骂。道微就是木石人也得动火，他喝退地理鬼，阴森森他说道：“元兑，去将剑取来给我！”

元兑转身入内去了，听门外棍练子哗哗啦啦地响，霹雳神掌狼狈撤下兵刃，在院中破口大骂道：“狗东西给我滚出来！丘大爷与你在兵刃上见真章。”

文俊不屑地转头外望，正想损他几句，突觉耳边响起澈轻的金铁出鞘声，他耳目何等锐利？已知是怎么回事，暗自连功戒备，向门外喝道：“老匹夫，你既然滚出去，还不就滚！去你的，滚吧！”

人影一闪，粉面狼的身躯连同长剑，闪电似的向庭外飞出，去势似雷，

直撞向霹雳神掌。

粉面狼既叫狼，自然有叫狼的条件，他暗地撤剑，乘文俊说话时一剑点出，岂知文俊早有了准备，横移一尺，快如闪电扣住他的持剑右腕，将他全力贯出。

庭中灯光明亮，外面只有邻下微弱的灯笼光芒，粉面狼去势如电，霹雳神掌不辩敌我，三截铜棍哗啦一声，迎面就是一记“泰山尘卵”。

“我是……”粉面狼惊叫，剑向上一封，“横架金梁”向上一场，让住头面，“当”一声金铁交鸣，剑棍相碰，两个人撞个正着，扑地便倒，要不是霹雳神掌闻声知惊，撤去八成真力，粉面狼即使不死，也得骨折皮开。

文俊刚哈哈一笑，突觉身侧幽香迷人若醉，有人欺近，他想也没想，唬掌条伸，身形急旋。他的手抓不下去了，那是一开始便出声阻止粉面狼撒野的美丽小姑娘。

她用纤纤玉手按住那樱桃小嘴，凤目充满迷惑的神色，怔怔地注视着文俊伸在她酥胸前一尺左右，那白玉也似的巨大熊掌。这手掌，洁白如玉，肌肤细腻，与脸上那唬人的灰紫色相差天下地岂不奇怪？

文俊见她一脸诧异神色，毫无敌意，仅凝视着他的手掌，并仰察他脸上的神色，他突然警觉这丫头心细如发，已经看出自己手上的尴尬了，那根本就是一般年轻人的手，他连忙一扔大袖，将手缩入。

姑娘幽幽他说话了：“你还是走吧！要是你对吴天堡而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听与不听，但凭你了。”

文俊还未回答，道微已经接过元兑奉的长剑，弹剑似龙吟，神情肃木他说道：“文施主，为了武当百十截英名，贫道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愿以手中剑请教贵派追风剑法，一决雌雄。院子里见。”说完，缓步出庭，他的三名门下相随而去。

院子里十分宽敞，正是动手的好处所。这时，东西两郎和前院里的住客和店伙，全部挤在四面回廊中看热闹。

西北山区民风强悍，不分男女老少，大都会两手拳脚，防身自卫绰绰有余，看见这儿有人拼斗，都来看热闹啦！有些好事之徒，将房内灯烛会全搬出来了。

等他们一看清楚是吴天堡的凶神恶煞，胆小的一溜走了，店伙计吓得暗中念佛，派人去找吴天堡的人报讯去了。

文俊一出到院中，霹雳神掌正拖起粉面狼，替他验伤，文俊老实不客气，用足尖挑起粉面狼的遗剑，抓在手中，大踏步向院中仗剑站立的道微走去。

两人相距丈外，凝神运功，老道沉声道：“武当崆峒，道上同源，两派之间，情非泛泛，汝虽俗家弟子，仍学艺之时仍赐有道号，称你一声道友，也不为过，道友，你不该目中无人，低估武当声誉，今天你将后悔莫及。”

“好个道人同上游！不象话，论门弟，我派源自上古，祖师爷了泽五千年。爸爸，哼！本朝定一方有你武当名号，源出少林，可算佛门叛徒，怎敢与本派妄论道上同源？”

文俊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崆峒奉广成子为师祖，广成子是轩轳皇帝时代的人，距今不是五千年以上么？武当奉张三丰为祖师，算是内家拳掌的始祖，武当四派之建立，乃本朝定鼎后之事。

武当本有道人修真，元朝末年被火烧得精光大吉，张三丰率门徒重新

建武当，方有武当之。目前武当的宏雨建筑，是明成祖派工部侍郎郭进，隆平侯张信等人，费银百万动员丁侠三十余万，才有武当的今日。

到今武当山麓，还有成祖亲赐“太后太岳山”的巨碑。

三元宫大殿，还有六十余年前，那位窝囊复辟的英宗皇帝，在天顺三年所赐的信封，大书“通微顾化真人”六个全字大匾。

而武当山上，除了道人以外，还有皇帝派来的小官小兵把守着呢！自从六年前震嚎之变后，正德皇帝大概被造反气昏了头，无暇照顾神仙和菩萨，武当山便清静下来。

其实，张三丰并非曾经是稗门弟子，也来人过少林这是妒嫉武当派的人硬给他们栽上的污秽老根说张三丰会入少林做过和尚，尔后逃离少林，另创内家拳入了玄门等等。

这纯是空谷来风，无稽之谈。

文俊胡说八道，道微怎受得了？泥菩萨也带些火气呀！只气得他浑身发抖，脸上泛起无穷杀机，长剑打闪，就是一招“天地分光”，带着翁翁剑啸，气旋而出。

文俊定神气闲，虎腰微挫，侧身出剑，挥出一招“雾气千层”，剑由下而上，猛攻老道右肋在气旋的剑影中一刺而入。

两人一块打快，此起彼落，连换五次照面，各出八招。

武当的八挂剑鬼神莫测，崆峒的追风剑诡异狂释，各有所长，变化万端。

文俊冒充崆峒弟子，只能以追风剑法应敌，挥洒从容深得剑道三昧。老道一甲子苦修，功力深厚，已得八挂剑法神髓，八方气逐，剑出休伤杜生景死警开，端的神鬼莫测，每一剑皆凶除绝伦，生死一发。

两人相力相搏，乍合乍分中，剑化万道寒芒，翁翁剑啸震耳，片刻间，攻守奔腾各出二十招以上，人剑难分，势均力敌。

在场的人全都张口结舌，鸦雀无声，一个个手心流汗，心提至口腔，店外悄悄来了不少人，无人发现究竟是何方的助手。

文俊心中暗自思量，追风剑法神奥不如八卦剑法，先天上就落于下风，武当在百余年问才起武林，虽居三大剑派之首，六大门派中，大有取少林北斗宝座而代之的趋势，凭追风剑法实难慑伏这位武林高手，他在打注意变啦！

道微在武当，虽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把守解剑他的老把门道人而已，但论功力，天下皆可去得。可是，他碰上文俊这朵武林奇葩，身怀绝备，复具有六大门派剑法的峨眉才，仅管恨海狂人碎十余年前，不知四十年中各派的剑法已经去无存着。

日趋完整慎密，他所偷剑法已经大过阵日，可是文俊天生奇材，深得剑道神髓，一套古老的追风剑法，在他手中依在凶悍狂野绝伦，一步紧一步，一剑连一剑，招招进道，十分凌厉霸道。

要不是老道功力精纯，八挂剑法守式绵密绝禁不起文俊凶猛的强攻，长江大河似的劲烈剑势，他死攻不下，而且防不胜防，有点急啦！

自己堂堂解剑池七子之一，胜不了这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他怎能不急：心中一急，渐渐失反伏势，额上见汗了。

他一急不要紧，可急坏了他的三个晚辈门下而一旁的霹雳神掌又何尚不急不管武有这次前来有何用意，但相助吴天堡却是事实，唇亡齿寒，他辟厉神掌岂能袖手？

“何况文俊又是冲吴天堡而来的？自己要是上前相助，日手和武有拉上交情，对吴天堡有益无害呢！他权衡利害，想定注意，焉的变手一分三截铁，棍大喝道：“这老匹夫敢到汉中府来讨野火，罪该万死，咱们上！”

声落入闪，三截棍突向前一伸，全长连臂额过九尺，笔直向文俊背心点去。

冷红线面无表情，缓缓撒下剑中金剑，刹时金光耀目，寒气森森，好一把宝剑，她懒洋洋地连步轻摇，慢腾腾地步入斗场。

凌云玉燕小姑娘丝毫未动，她注视着从容挥剑的文俊，似在沉思，也象在默想这个灰紫面却有一只白手的怪人吧？她对霹雳神掌的叱喝，似若未闻。

元离元兑和地理鬼，也纷纷向圈内抢去。

粉面狼没有兵刃，他的剑已到了文俊之手，他脱掉披挥风，不知在那儿找来一把单刀，他不敢上前，却悄悄掩到小姑娘身边，嘻皮笑脸他说道：“我们且等片刻，让他们拼个精疲力尽，再打落水狗不迟，风妹妹……”

小姑娘柳眉倒竖叫道：“住口！谁是你的妹妹？不要脸！一再警告过你，不准你胡叫，你大概骨头发痒了！”

“哟哟哟！发什么横？从小到大，那一天我不叫你千百遍妹妹？哼！我知道，闻人雄那小兔蛋……”

小姑娘气得粉面泛青道：“没教养的东西！你竟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脏话。”掌声落出，一耳光向他左颊上打过去。

粉面狼早有准备，火速退后两步走开，在吴天堡中。大堡主宇宙神龙闻入杰，二堡主只绝神君计应天，都不是个好玩意。他们的子孙辈除了对酒色有兴趣以外，一无所长，只有三堡主铁掌镇西川殷梦湘为人耿直，他的子女也都是佼佼出群的人物。

从小，三家儿女一处长大，但三堡主讨厌东后两堡的人物，如非有事商量，不准予子女离开西堡。

可是这不是治本之道，他不能禁止东后两堡的小畜生科不前一打扰，后堡的小畜生是闻人雄闻入霸兄弟，东堡就是粉面狼计玉。这三个小畜生，目标都在凌云玉燕殷风小姑娘身上，各用心计，要吃这块甜美的天鹅肉。小姑娘今年正好十六岁，象一朵鲜艳的娇花，她对这三个酒色脓包厌恶已极，经常把他们赶跑。毫不假以词色。

论功力，三个小畜生加起来，也不是姑娘的对手，他们都被酒色淘空了身子呀！

论功谈功，这玩意实在叫人浅气，读书人十载寒窗，赁脑记上无数经史策论，保队可以写上千百篇八股文章，可是，练武可全不是那么回事起，起四更睡半夜，打熬气力，药酒侵身，肉礼收的痛苦一言难尽，苦也！

练上一二十年，最多不过辟上三五块砖，打得折两三根椿而已，假使要练内功，哼！

一二十年火候，简直不登不雅之堂，动机伤身丧命，谁要练，那就练吧！

好逸恶劳，人之天怪，自古以来，不管国也罢，家也罢，暗极而衰，绝无丝毫错爽，原因何在，天性是也！

三个小畜生沉迷于酒色，对打熬筋骨之事畏如蛇蝎，人生短促，所为何来？不吃喝玩乐岂不大傻？抱着香喷喷的女人睡觉，比孤家寡人睡铁床，

半夜爬起来挨师父打，简直好得大多大多了呀！谁愿意干！

三个小畜生当估不干，所以他们只能自甘堕落，做一个跟着老虎跑的狐狸。

自从闻人霸死在文俊手后，三个情敌已去其一，胜下的两个更积极了，暗门赶于明争，死皮赖脸紧盯不放，无所不用其极。

但小姑娘哪瞧得起这两上脓包？一点不对劲就拳脚交加，毫不客报，文来武来全不在乎，可把两个小畜生弄得哭笑不得，却又舍不得这块鲜美天鹅肉，好不懊恼。

计玉绰号粉面狼，心狠手辣，工于心计，追女人的手段，比风流浪子闻人雄还要高明些，盯得也最紧，只要小姑娘一离开西堡，他就有办法紧跟不舍，追随后臭香未。

今晚小姑娘本感冷红线前来查问武当人的来意。岂知粉面狼早就在路上等着。小姑娘发火了，粉面狼又怎会不知道呢？这种突然而来的拳脚，他不知挨过多少，挨一次乖一次，姑娘掌一动，他就先退拉！仍然嘻皮笑脸地叫道：“好！我错了，自己掌嘴！”

他果然举手在左夹轻拍一下，又说：下次不说就是。瞧那老匹夫身陷重围，我们准备上他最多只能支持十来招。

小姑娘冷哼一声，轻视他说道：“你只会暗算别人，卑鄙之至！你敢掠起胸膛，堂堂正正挺力上前么？上呀！”

笑话，我计王岂是暗算别人的卑鄙小人？你道我不敢？

“你敢？哼！太阳徒西山爬出来了！”

粉面狼不下了台，两郎下观众不下五六十人，小姑娘银铃也似的嗓音，又尖又脆，比兵刃劈风之声音亮得多，岂有听不见之理？他挺挺胸膛，扬了扬手中刀，说道：“你把计玉看偏了呀！看我大显神威，擒住那老鬼给你瞧瞧。”

他跨前两步，往刀我剑影中一瞧倒抽一口凉气，脚生了根，走不动了！

文俊站立院中，手中剑幻出万道蛇，五把剑一根三截铜棍，谁也近不了身，突然，他剑发龙吟，身形条变，银蛇怒飞，只一张一合间，六个人连退四步，方止住退势。

文俊脚下双足工立，剑定上引，长剑前指，发出龙吟也似的阵阵剑啸，他目中神光宛如午夜寒晨，站立如狱峙洲旁，衣袂近风飘举，恍如天卞。当关而立。

六个人被无数奇劲奇疾的剑气，迫得倒退四步，全都肃然而警，变色而立。“一元复始！”观众中有人说嘴警呼。

另一人也警叫道：昆仑绝学玄天神剑！正是一元复始！

文俊心中暗笑，他已看出警叫的人，是两个白发如银象貌威猛的老道。

其实他这招昆仑绝学“一元复始”，论威猛，绝不可能将六名高手同时迫退，只是他已经将九幽玄阴真气注入了剑身，发出凌厉无比的剑气。方能一击破敌。凡是能将真力比为剑气发出的高手，至少也得苦练四十年以上，他竟能办到了。

在徐家弯，生死关头之际，他曾使天残剑神奇地退去些少锈迹，可见他的修为，距由虚生明之境界已是不还了，他这一大发神威，粉面狼警得腿也软了。

小姑娘也花容失色，脊梁上冒起阵阵凉气，道微抹掉额上冷汗，神情

紧张地问道：“你是昆仑弟子？”

文俊朗声说道：用不着盘根究底。见真章只问手中剑。

“状哉！不愧本门弟子！”朗下那白发如银的老道大声说，声如洪钟，殷殷震耳。

“文太爷大呼三声，诸位如再不知进退，看我的“鸿均三旋”，试试宝剑利否！”

声落，长剑缓缓向右侧徐移，剑尖徐降，右足慢慢向前移动，这是出招的先兆，长剑发出阵阵剑啸，众人起了骚动，片刻即告沉寂。

“二！”六个人脸上肌肉略为抽动，但眼神中充满悲壮容色，右足尖徐移，剑尖齐指中间的文俊。

文俊神目似电，发出逼人肺府的寒芒，凝视着剑尖。随剑缓缓移动。

粉面狼打一寒禁，缓缓向后撒，这小子竟留之大吉啦！凌云玉燕小姑娘，看也不看他一眼，当朗一声，长剑出鞘，她神情肃木，一步步走入斗场。

“三！”人影疾闪，剑影漫天，万道银芒里着一道淡淡人影，捷迅绝伦四下里飞旋。

“退！”响起一声炸雷，不雷，是不在大喝。

“挣！”金铁交鸣随起，接着人影四散，六条人影中倒了两名，那是霹雳神掌和元兑，他们的大脚丢掉一大块肉，兵刃脱手，摇摇幌幌倒了下去。

道微。元离、地理鬼，脸色泛灰，直退到廊下方行止住，长剑无力地下垂。

冷红线和殷凤小姑娘一头静丝散乱，脸色更白，他们仅退了七八步，可能是文俊犯了老毛病，没有对娘们下毒手，不然他们非丢掉头皮不可。

怪！怎么多出一个人了？文俊身影略樟，长剑微颤剑尖下五寸处，缺了一个月牙形缺口，几乎有核桃大小。

他对面八尺处，站着一个人身材奇高，面貌狞恶的黑衣人手中银剑发出龙吟也似的肃音，身形也在微幌，额下肌肉不住微微抽育，须角下，两粒豆大汗珠，稍稍地跌落在他的胸脯上。

“天狂星史静！”文俊一字一吐他说。

天狂星喘的口气答道：“不错，宇宙神龙之徒，你是谁？”两人已是再三碰头，可是文俊戴了面具，他认得天狂星，天狂星可认不得他，在以往，文俊比天狂星差远了，但今夜一等硬拼，虽则天狂星的银剑可以洞壁穿洞。断全切玉，仍未能击断文俊的凡剑，显然文俊的功力已经略胜一等。

“文太爷姓文，名也叫文，就叫文文好了。”他又在信中胡言，总计他用假名，共有四个了。

胡明，文俊。文、这次干脆叫文文，除了文俊以外，另三个皆音的是：无名、问没、问问，乍听起来，不伦不类。

“禁得起史大爷银剑一击，阁下道行不错。”

剑中贯以九绝邪功，左手辟出九绝掌力，只管齐下。

“姓史的，你又岂奈文某何？九绝邪功，如次而已！”

“哈哈……”一阵慑人心魄的长笑，发自西面相房瓦面。星光下，屋脊上站立着一个高大的入影，袍袂飘飘。长须迎风而舞。他，正是曾在徐家湾现身，被东海神山逢来三仙的子女虎跑的宇宙神龙。

远处传来凄凉的更析声，三更了！长笑声一落，宇宙神龙并未跃下，心平气和对他说道：“年轻人，疯狂不是坏事，你敢到瓦面上来，见识见识九

绝掌力么！”

文俊心中一标，醒悟到自己的桑音，委实学得不太象老年人，这字内凶人相距十来仗，就看穿自己的伪装，端的功深莫测。

他年来修养大有进步，面对杀师仇人，除了心潮微动以外，并未行动得失去理智。

“叮叮”数声脆音，文俊暗运真力，手腕一振，长剑从中断成四截，他抛掉剑柄，立起长衫下罢，衫内的天残剑柄移向胁下，黑龙残仍在衣内。

一声哈哈长笑，人影冲霄而起，直上五六七，半空中柄，‘大鹏展翼’“苍鹰回云”，两种奇妙的身法，将他的身形圆飞半匝，看看落在檐角上，但他突一扭虎腰，双掌拍，身区又侧射三丈，再以“九霄龙旋”奇绝身法，旋落在宇宙神龙身侧一丈五六处，昂然而立。

“好！妙！”廊下响起如雷的暴吼。

“大地龙腾！”龙翔九霄，昆仑龙腾大九式无上绝学！这是下面的武当道微的叫声。

另外的两个白发老道，寿眉紧锁，满脸迷惑神色，佩有疑未解，其中之一附耳向另一个说道：“师弟，这人的“鸿钧三旋”似乎有点不对，在二次换步折向时，他似乎将剑向上一扬，那是本派中绝无之学。他这半空转向飞翔环回飘掠的身法，与门龙腾大九式根本不同，似比本门九式更为高明，倒真令我百思莫解，难道他不是本门弟子么？”他在附耳说话，不发一丝音响出来。

另一个也附耳说道：“师兄，我也有此感觉，在本门弟子中，从未发现灰紫色剑膛之人，论功力，他比咱们兄弟相去不远轻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他竟会本派玄天神剑，却又不否认是本派弟子呢？”

“别管他，今晚正是大好机缘，一月以来，咱们被吴天堡的奇门生光变化弄了个精疲力尽，这字内凶人一直甫缩不出，今天终于被咱们碰上了！他离开吴天堡，譬如鱼儿出水，你去告诉葛武两位师侄，要他们四面埋伏，来得发动信号，绝不可妄行出面，咱们等会儿连袂而上，如功力不及这字内凶人，即行脱身，免得玉石俱焚，徐师弟毁家之恨，留待他日也未为晚。”

“我这就走，师兄千万等我。”

文俊一上瓦面，阴森森他说道：“闻人杰，你先动手呢，抑或我先上？”

朗下人声突然骚动起来，议论纷纷，闻人杰这三个字，背地里叫唤也可能要惹下杀身之祸，敢当宇宙神龙说出的人，仍是绝无仅有之事。

字内双凶和一霸的名号，列为江湖禁忌，直唤者死。己是家所知之事，而后晚，这名不见经传的怪人，竟敢公然与宇宙神龙较技，呼名唤姓难怪人议论纷纷。

宇宙神龙保持着一贯的拥容风度，微微一道：“阁下何不以真面目示人？以兄弟你具有如此高明身手，何用掩去本来面目呢？”

“哈哈……”文俊大笑，又道：“对你这种人，惟有用这种冷面孔方快心意。”

“至少，你该说出尊姓大名，本堡主洗耳恭听。”

“少废话！你爱怎么叫都成。”文俊就是不上当。“年轻人！火气别那么旺。你真是昆仑弟子，不像龙腾大九式啊！咱们少见哩！”

“废话！”

“当今天下后起之秀中，阁下这种高明身手委实少见，如本堡主所料不

差，阁下如不与昆仑有关，定与武当有大渊源，武当的八卦身法有点相近呢。”老凶贼仍然在笑。

“废话！”

“请教，阁下是否衡吴天堡而来？”

“你的废话有完么？”文俊根本不回答任何问题。

“一月前投尽堡门的人，定是你了。”

“闻人杰，你的九绝学力怎么了？”文俊顾左右而言咱他：“你的毒掌力在下领教多次了，如此而已！”

“领教多次，咱们眼生得紧呢！也许我老了，忘啦！咱们那儿见过的？你能说出在何时间地么？”

文俊发觉自己失言，心中一慌，心说：“这老鬼好猾得是紧，我可不可上当！何不与他乱扯一折呢？想到就说，阴阴一笑道：“闻人杰，你真那么健忘么？”

“本堡主委实人老，记性衰退，还是你说吧。”

“哈哈！难怪难怪！二十年的事，委实太远了，太远了！”

宇宙神龙不知文俊在耍他，沉思良久，仍毫无头绪，惑然地问道：“你说是二十年前？在何地？”

文俊信口胡扯道：“在应荡山，你忘了？”

“呸！小狗你好大胆！”宇宙神龙终于激怒了：“十二年前本堡主在西北留连三载，未履中原半步，你这下哦狗竟敢相口雌黑，罪该万死！”他的大袖缓缓举起了。

“哈哈！谁教你要套大爷的口风？一堆废话，这叫做以牙还牙，阴沟里翻船。”

“小狗，你动手吧，让你三招。”

“你准备了！”

文俊吸入一口长气，九玄阴真气布满全身，六合须强功贯于双掌，在云雾岭，双龙死得大早，未能将两种功力渗透传他，但文俊天资奇高，虽不能融会贯通，将两种功力渗于一炉，但已可同时分用，借威力不大而已，其仅练了不到一年，究竟难精不纯啊！

这时，四面人影疾闪，白影飘忽，四周，来了宇宙神龙手下的两名白衣少年，寒芒森森的长剑，照人须发皆现，十六名劲装大汉，四周散开戒备，东面，上来了两个白发者的道，正西，有道微的武当弟子。

正北，有一批蛇神牛鬼，文俊对他们不算陌生，那是阎王谷的爪牙，黑白无常来也。

在白衣少年身后，是白衣的冰红缘庄容和凌云玉燕殷风，他们都是吴天堡的人，该上来的才是。

不该上来的不速之客，是两个杂杂毛，老得又干又瘦，老态龙钟，背上竟然背了两把长剑，他们站在东北，正在白发者道和白衣少年之间。

宇宙神龙向文俊喝道：“且慢，本堡主先交代朋友。”

文俊朗声说道：“别让太爷等得不耐烦，快！”

宇宙神龙先向黑无常抱拳一礼道：“巴兄和不动千里而来，兄弟未能还迎，恕罪恕罪了。”

白无常以充满鬼气的嗓音说道：“不敢当堡主远迎，敝谷主自接奉堡主手尽，得知有人至贵堡偷投缺角拜贴，并发现功力奇高之夜行人偷探堡上虚

实，敝谷主不胜震惊，特遣在下兄弟率谷中高手前来协助，今晚方抵此地，幸遇堡主在此，来得唐突，尚望堡未休怪。”

“有劳两兄长途跋涉，待此地事了，再专诚拜请诸位光临敝堡来驻，兄弟先行告罪。”

“堡主有事情便，我兄弟替堡主压阵。”

“兄弟这里谢过。”

向两人抱拳一礼，又向白发老道说道：“两位可是昆仑道友么？”

白发老道之一说道：“不错，贫道正是昆仑双鹤太昊太罡。”

宇宙神龙脸色略变，但夜色茫茫下，谁也看不出他脸上表情的变化，他语声低沉他说道：“两位道友东来，有以利吾堡乎？”

老道也低沉他说道：“目下很难说，今日风云际会，三大玄门剑派中，仅崆峒与本派略有嫌隙，但也不至因此而意气相争，至于贫道是友是敌，堡主可自行论断。”他这态度模稜的表示，说来却低沉而有力。

“那是与本堡为敌了！这种暧昧之言，似不该出诸道友之口，是么？”

“哈哈，堡主言重了！俗语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堡主何不维心自问，何时会与敝派结下深仇大恨，不就可以判断贫道是敌是友么？”

白无常冷笑着插口道：“堡主何须与他盘道？我兄弟少不了替主分忧，但请放心。”

“有劳巴兄，兄弟先行谢过。”转身又向东北那又干又瘦的老者毛施礼，说道：“二老再次光临，在下感到不胜荣幸。”

“堡主不需费心，贫道有葬一睛群雄集会，绝不置身事外，也许要与昆仑道友攀个交情，堡主有事请便。”

这两老就是南崆峒二老别看老杂毛干瘦得不成人形。但声如洪钟，震耳欲聋，中气十足。

“待在下事了，再行礼迎，二老休怪！”堡主请便。

“喂！”文俊在叫了：“你的爪牙不用吩咐了，免了吧！”

“小兄弟，急什么？”宇宙神龙含微笑，钟定从容他说道：“你要不要交待后事？”

“哈哈？交待你自己吧！我动手了。”

“请！”文俊功行百脸，力贯掌心，身形贴着屋脊向前一滑，掌心真力条吐，六合须强功突然并发。“彭”一声沉闷巨响，瓦面人影乍分，在两人交手处，一丈方圆的瓦片，全被震得支离破碎，呼啸着的罡风，带着嘶嘶锐响，向四面飞散。

屋脊上，文俊急退一丈，身形仍在摇晃，双手不住颤动，宇宙神龙退了两步，屋脊留下了两条裂痕，他外面的围袍，已有微小破裂伤痕，脸上神色微变，额上有两条青筋跳动，良久方行静止，他沉声说道：“六合须强功！你与卜世昌有何渊源？说！”

“九绝神功，不过尔尔！”文俊胆气一壮，他却不知宇宙神龙为了保持自己的武林志响，实在并未还手，他瞧不起这少年人，注意力全放在昆仑双鹤身上。他知着，黑白无常和崆峒两老，绝阻不住昆仑双鹤，所以护身真气仅运有三惊成，他万没想到，文俊竟然有武林绝学六合须强功，给了全力一击，衝破了他运三成的护身真气，差点儿出乘露丑。

他心中暗恨，杀机益盛，阴阴一笑道：“孩子，你说。得太早了，怎不

回答我的问话？”

“第二招！”文俊不予置答，突然大吼，柔身猛扑。

又是一声砰然大震，屋面上象是起了一阵旋风，激荡的气流发出刺耳尖啸，旁立的人，莫不骇然变色。

宇宙神龙身上微幌，站立不动，文俊却象断了线的风筝，翻腾着向黑白无常立身处撞去，“滚回去！”白无常像鬼嚎一声，一掌拍出。

文俊被护身真气震得气血翻腾，眼冒金星，但他并未受伤，当年在南昌官道，他挨了百毒天尊一二十掌，仍然毫发未损，这点儿反震巨力，岂能伤他？经外力一再打击，他体内神奇的潜力如山洪之怒发，九幽玄阴真气已将五脏六腑护得结结实实，气血一涌，立时止住。

白无常一掌拍出，惬意毒功兵阴寒腥臭之气，劲急绝论向文俊衡去，文俊岂能不知？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转正身势，半空中支掌一张一合，六合须强功突然并发。

轰然一声大震，屋脊华啦一声，向下一陷，在一凄万鬼声中，白无常腕骨立折，和所有的悍贼跌下屋中去了。

文俊他被凌历的僵死毒功，震得重行飘回先前立身之处，勉强使千斤坠稳作身形，落下了屋脊。

“滋味如何？九绝神功是否浪得虚名？”

宇宙神龙淡笑着发话，但声调已不似先前从容，经过了两次考验，他心中惊然而惊，能在他九神功护真气全力反震下，仍能活命甚至能伤人的人，可说是未会有，而这小子竟然能做到了，委实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尚若这小子不死，能假以时日，将是终生大患。

“你又岂奈我何？”文俊略为调息，昂然地答：“第三招！”

声出人到，猛地一掌横拍，一掌猛登，这次他用的是九幽玄阴真气，他想化去宇宙神龙的护身真气，卸掉那劲烈的反震力道。

刹时，空气中突然响起刺耳的嘶鸣，阴寒之气激起阵阵澈骨寒流，向四周狂涌。

宇宙神龙身形一幌，衣袂飘举，他脸色一变，变声说道：“这是玄阴寒毒！你小子怪不得敢如此狂傲，嘿嘿！今要让你逃脱，终将成为江湖大患。”

文俊身形仅退了两步，双手十指不住箕张，还一记重手，仅将宇宙神龙的护身真气化掉外层反震的力道仍是相当强劲，仍受承了十之二三反震力。由于他们内潜力已发泽得淋漓尽致，所以没被震飞，他阴森森他说道：“少吹大气。太爷……”

他话示完，宇宙神龙已经发难，巨掌在袖中倏然伸出，向前一登，那无形无声的九绝掌力，一掩而至，这同时，东西响起崆峒二老的声音：“道友，你真要插手？”

回答是一声长笑，和一声巨响，一个白发者道捷如电耀闪，猛扑宇宙神龙，呼喝叱咤之声，在东北角突然暴起，其中并夹有苍老的长笑声，文俊不愿挨打，宇宙神龙一扬掌，他便展开九幽凌虚魅影轻功，向右一飘，突又经蛇缠滑身法，向左一折，动足九幽玄阴真气，一掌击去。”

白发老道也同时到，声音先到道：“且接昆仑天罡掌！”

宇宙神龙身形微挫，支掌左右紧分，生死一发，不由他不用全力硬接。

“彭！”“嗤！”巨响来雕着锐啸，三方劲道接实，三人中，文俊最弱，但他天生神力，不怕挨捧，九幽玄阴真气可解外力，可惜功力仍差，他被震得

退了半丈。白发老道停在一侧，脸上泛灰。

宇宙神龙脸色铁青，头上的黑色头巾歪在脑后。

“天定掌力，绝迹江湖近百年，想不到牛鼻子你真具有贵派传神功，本堡主今天倒领故昆仑绝学。”

说完，他缓缓脱下罩袍，丢到白衣少年手中，露着里面紧身，腰带上，插着一把用红色棉裹裹住的短剑，这短剑，文俊曾经见过，但却未曾见它出过鞘，江湖中，也未听说过宇宙神龙用过剑。也许，见过的人早就阎王爷打交道去了。

这时，除了武当弟子以外，还有宇宙神龙身后的两名白衣少年，他们没有手以外，全围着另一个白须老道递爪，惨嚎之声此起彼伏，老道的长笑洪亮震耳，真正能阻住耻他的人只有南至炯二老，黑白无常也勉为其难。文俊调息完毕，长啸一声腾身猛扑。

“你死定了！”宇宙神龙大吼一声，双掌连环劈出，无声无息的九绝掌力，把文俊震飞三丈落到厢下天井内去了，这是他真正的全力一击，近百年修为，岂同小可，他震飞文俊，虎躯一扭，反正双掌立时扔出，恰好接住白须老道推来的双掌。天罡掌推山裂石九绝掌无声无息，刚阳与阴柔迎个正着“叹”一声响。两人同时飞退丈外，屋顶禁不住这万斤神力再加重压，轰隆一声立时塌陷。

两人须发怒张，向另一屋顶掠去。宇宙神龙用的是“凌空虚渡，自发老道用的是“龙腾大九式”，都已臻神化之境，两人身形一落瓦面，各占方位，宇宙神龙冷笑道：“昆仑天罡掌，如此而已！第一掌，我以一，敌二，等二掌。我二次出掌仅可发六成劲道，而你并未占上风，再拼下去，百招之内你准死无疑。”

“哈哈？你少吹大气，昆仑弟子的天罡掌，拼你的九绝掌不会差到那儿去，百招之内要我死你还不配！”

“这不过是你自夸自谈，反正你心中了然，本堡主不愿和你胡缠，留下你的头虚，日后再找你昆仑派了帐。择兵刃。”

他的手开剑囊，握住剑柄，眼中寒芒暴射，脸上神情骇人勇上阵阵杀机，令人望之心中。

白发老道当然有自知之明，论功力委实差上一等，说拼一百招，可能力有不逮，后果堪虞，既要比剑，昆仑的玄天神剑，雄据三大剑派首座，怕过谁来？拼就拼吧！

在六大门派中，以剑扬名的是昆仑武当崆峒，合三称大剑派，以昆仑的玄天神剑最为出色自徒昆仑门下绝迹江湖三后，武当的八挂剑法方耀居首位。

说剑法论剑法，这玩意委实不等闲，除非是为了健身，可以马马虎虎以外，要是仗之行道江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那得花上无究精力才行，不然老命难保。

剑，易学难精，真能达到六合归一的人，少之又少，所谓六合，即内三合心意，意气，气力外三合眼剑，剑步，步力。六合即通，定能腾蚊起风，变化万端，难噢！

运剑之诀，有二十八变之多，这仅指佩剑而言，假使是衡锋陷阵的大剑，却没有这许多麻烦衡抄劈截挡拦，足矣够吴！而佩剑却不是不同，砍劈挡拦托极少应用，要用的话准倒霉，死的保险不是对方，而是阁下自己。

二十八诀中各，各门派并非全同，有些加多，有些减少但基本法则是不会变的，也并不是来上一百零八诀，这套剑法就可天下无敌，这种想法荒谬之至，临敌制胜，在一念之间，而内力修，却是决定生死的无上要件。

有人说，学拳千招，不如一“快”，乍看去，真有理但遇上内家高手，快，伤得也快，死得也快！学剑也是如此，内力修为不够，学了一万八千诀，也是枉然，剑被人震出门外，空门大开，不死何待？

昆仑双鹤妄想以剑法一拼，他忘了内力修为不如人，更要命的是，他忽略了神龙那把红色棉裹中的短剑。

好的掌，切玉断金，击衣殷血，斩势成疾，气冲斗牛。跃洲化龙，坏的剑，斩枝不折，割鸡不死，假使功力相当的行有，一把好剑在手，如虎添翼，稳操胜卷，对方岂能不死？除非他的功力，超出三倍有奇，不然……赶快逃命。

白发者道一声长笑，银光闪闪的长剑出鞘，剑是好剑，泛出一片银色光叶，龙吟之声，慑人中魄宇宙神龙脸色冷厉，嘴边阴笑，右手缓抬。

夜黑如墨，人影依稀，暮地里，亮起一道红色光华。三丈内，映得人影毛发可辩，大雪风下寒风刺骨，但红色光华映照下，似乎隐有暖意。

“赤焰剑！”白发者道脸色死灰，手中剑微颤，脱口惊呼。

“赤焰剑！”“赤焰剑！”

“塞北人魔的赤焰剑！”四周响起阵阵惊呼，激斗之声顿止。

和南崆峒一拼的另一白发者道，闪电似向这儿惊到，的在同伴身侧，一声龙吟，也撒下一把银光熄的长剑两人神情悲汪，徐徐举剑。

突然，夜空中响起一声龙吟似的长啸，一条淡灰影，由天井上一惊而至，来势如电。

这瞬间，红光疾闪，银影急幌，人影乍合乍分，“嗤”剑气破空，红光倏暗。

“铮铮”两支银色剑身掉在瓦面，发出清鸣，昆仑双鹤退出丈外，手中仅剩剑柄，一头银发和九梁道冠，静悄悄地飞落天下，头顶鲜血如注，脸色死灰。

在满脸警骇，赖肉抽搐的宇宙神龙对面八尺处，站着个灰紫色面膛的梅文俊，手中天残剑渐渐变色，发出嗡嗡剑啸，徐徐上场，跃然若动。

宇宙神龙骇然变色，赤焰剑红光暗淡，不住颤动，“天残剑！”有人狂叫。

“天残剑！”

“恨海狂人！”四周的人，惊叫着缓缓后退。

“你究竟是谁？”宇宙神龙喝问。

“恨海狂龙！”文俊厉声答。

他终于失言了，不该说出他是恨海狂龙，刚才他拼全力猛扑，架开赤焰剑，推开昆仑双鹤，在间不容发中救了两老道，且将宇宙龙迫退两步，这份功力，不由宇宙神龙不惊，还道是恨海狂人亲临呢，文俊这一道出名号，宇宙神龙可心下定，而且，文俊马上陷入重围。

武当的道微叫道：“恨海狂龙，这是你埋骨之所！”

南崆峒两老也说道：“恨海狂龙贫道也算上一份。”

黑无常鬼叫道：“你小子死期已到，无常爷替你招魂。”

第五章

昆仑双鹤做声不得，他们已受轻伤，担并无大碍，文俊在赤焰剑下救了他们两条命，他该替文俊拼死，可是天残剑是昆仑世仇啦！他俩正在进退两难，人性受到真正的考验，文俊已经对他们俩发话了：“老前辈，快！”

“小兄弟，你以为昆仑双鹤不是人？”老道哈哈大笑。

“恨海狂龙的事，不许任何人干预，你们走是不走？”

“我们的事，也不许人干预，你管得着么？哼！”

“你们真的不走？”文俊的语音冷峻已极。

“哈哈……”发笑的是宇宙神龙：“谁走得了？除非是鬼。”

“鬼也不成，有我黑无常在。”黑无常挺着无常棒，缓缓斯近，四周已形成包围。

文俊抬手抹掉人皮面具纳入囊中，故意对昆仑双鹤冷笑道：“恨海狂龙只许有敌，不要朋友哈哈！”他仰天长笑，声震屋瓦，“你们不自量，先拿你俩试剑，看招！”声出入动，猛扑昆仑双鹤。

宇宙神龙聪明一世，反被聪明所误，他在愤怒中要杀昆仑双鹤，其实心中对昆仑派大有顾忌这可好，恨海狂龙要杀掉他们话，他吴天堡岂不是可以置身事外么？这比躯虎吞狼借刀杀人之计简单多了。文俊挺剑飞扑昆仑双鹤，宇宙神龙大乐，情不自禁仰天长笑，得意已极。

“哈哈……”笑了一半，他笑不下去了，吹胡子瞪眼睛啦！

文俊去势急如电光石火，昆仑双鹤急怒焚心，两下里一分，天罡掌恍若奔雷，立下杀手，同出一招“阴阳合连！”四掌上下一抄，真力猛吐。

文俊突升八尺，赵过凛凛罡风顶端，突然低吼道：“快走！多死无益！”声落，他已越过两人之间的空隙，天残剑飞旋而进，猛袭堵在正北的南崆峒二老。

昆仑双鹤旋据然醒悟，跟踪便追，南崆峒二老措手不及，匆忙中两下一分，拔剑旋身，顺势急挥，幻出一道剑影，锈影飞旋，两下一分，衝破剑纲，乘隙急进。

这一瞬间，昆仑双鹤已经一掠而出，打出两记天罡掌，随着两声惨号，已经远出对面屋脊去了。

崆峒两老只觉手中一轻，无假思索，倏然暴退，丢掉残剑连环劈出两掌，方将锈影阻住。等他们神魂刚定，文俊已经走了。文俊一到对面屋脊，向等待着的昆仑双鹤说：“老前辈，后会有期，快走！”他掏出一把黑白棋子，向侧掠去。

“小兄弟，珍重！”昆仑双鹤一提真气，消失于夜色中，文俊向侧一掠五丈，一扬手，就是一把“满在星维”。黑棋子锐啸，白棋子飞旋，向追来的撞人打去。

他跃下街心，劈面撞上两个白衣少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麓岭石笔峰，他俩也是帮凶之一，没话说，天残剑疾如闪电，突出一招“七星聊珠”。

一声惨号，白衣少年倒了一个，另一少年的长剑，也将文俊的长衫，在胁下穿了一个大洞，可见这小子功力了得。

文俊闪身挥剑，面对咬牙切齿的孤和年，冷哼一声何攻出一招杀着“怒海藏针”天残剑在手，龙韬十二剑威力。止大了一倍？简直如猛虎添翼，蛟龙得水。

眼见白衣少年一命难逃，在间不容发间，红光一闪。“当郎”一声龙吟，三条人影倏分。

怪！赤焰剑的光华，在天残剑的克制下，竟然神奇地暗淡下去。威力倍减。

两人跃落街心，面面对，相距丈外，各自运功御剑。四周，群贼渐渐赶到，纷纷散开，挺兵刃全神戒备，赤焰天残，正式面对现实。五十余年来，第二次相逢。

两把神剑徐徐举起，逐步接近，天残剑寒气森森，赤焰剑热流如火，天残剑微向下锋，赤焰剑略为上扬。

一丈，八尺近了！“挣”一声响，宇宙神龙后撤两步，显然两人功力相去甚远，忧劣立判文俊长啸一声，身剑合一猛扑，洒出招“怒海藏针！”

宇宙神龙神情肃木，赤焰剑一招“排云扫雾”，疾扫攻来的无数环形锈影，剑气斯斯尖啸，赤色光华与挣影一触，突然条暗条明，剑啸刺耳声中，人影又分。

三进三退，衡错，宇宙神龙步步进迫，双方的剑，皆不能发出神奇的功力，一寒一热，互相克制端视功力深浅而定胜负，天残剑乃万年寒犀角所造，先天上把腾赤焰剑地火纯阳精英，可是文俊功力相去太远，威力大打折扣，只能以本身神奇潜力，抗拒宇宙神龙沉重如山的劲道，可知他支持不易。

力拼三十余招，宇宙神龙越战越勇，步步进迫。文俊被劲烈的剑气，震得气血不住翻腾，真力渐竭，在宇宙神龙绵密抢攻下，他没有以九如心法调息的机会，在生死刹那之间，他不敢大意分心调息，想得到要糟。

宇宙神龙暗暗惊，能和他力拼三十招的人，绝无仅有，固然赤焰剑已被克制，那能推山裂石的真力，为何不能将这小子震毙，真是令人难信而百思莫解之事。

他已看出文俊已有力竭之象，冷哼一声，真力源源而出，剑势如长江洪水，滚滚而出，加紧抢攻。

神韬十二剑固然神奇莫测，足以傲视江湖，可是双方真力一触，天残剑便不被崩开，也被吸住，虽有神奇剑法，又有何用，要没有天残在手，文俊绝难挡住三招。宇宙神龙一阵急攻，文俊手脚渐乱。

“小子，再等十来招，天残剑就是我的了！”宇宙神龙一面进招，一面冷峻他说。

“你就是到了就岸，也是死路，保主容你不得，天下各大门派更不能饶你。”

文俊无法出言反击，但心中暗付：“这凶人百年修为果然功参化境，报仇实非其时，我得冒险脱身，偷出左手用蓝羽毒蛊伤他。可惜！在徐家弯被阎王令恶贼，用辟历毒针打毁了我的赤复草瓶，不然该多好？”他动了逃生之念。

街道是大青石路面，并不十分光滑，他心中一动。见机脱身，宇宙神龙步步紧迫，刚撒“追云逐电”反手又出“金蛇穿穴”剑在文俊结喉下反穿而上。

文俊一招“云封雾锁”拂出，足尖陷入石块角沿，仰身足尖猛飞，一

块拳大石角，闪电似击向宇宙神龙丹田要穴。同一瞬间，他顺势躺倒，没办法，且借一记窝囊招，“懒驴打滚”，在争通滚转之间，他的左手已扣在黑龙剑柄上。

石块怎能伤了宇宙神龙？他的护身真气宝剑也难伤他，可是在徐家湾，文俊所用的毒物，吓破了许多英雄的虎胆，宇宙神龙他能不怕？在拼斗间，文俊的齐长衫衣底、不时露出那蓝色大革囊的底害，宇宙神龙当然看见，他不怕兵刃偷袭，却怕奇毒沾身。

石块一倒，他心中惊，火速停住呼吸，一掌劲风将石块碰飞，怒啸一声，飞刺地下的文俊身上。

就这略一分神之间，双方距隔已拉远至八尺以上，他刚飞扑而起，一条乌光闪闪物体，已经奔雷也似袭倒，云零里，无法看出是什么东西，他不敢用手去挡，赤焰剑向上一扬，赢着黑物一搭右猛扔。

这可好，黑龙剑柔软如棉，被赤焰剑一搭，尾端向前猛扔，在赤焰剑的光华的照映下，剑柄上的龙头，看去恐怖已极的龙口中的大珠，反射出耀目红光，滚转闪烁不已，正向宇宙神龙的面门荡来。宇宙神龙扎见此物，只道这玩意所以喷洒毒液惊得大吼一声，全力一掌拍出，身形乘势飞退丈外。等他双足一沾地面，街边黑暗角落已乡起惨号，文俊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小巷坚里，而文俊的语音，仍在耳边震荡：“赏你一点蓝羽毒蛊，不怕死的来追。”

他正想追，街角踉跄跌出两个人影，一个是武当的道微，一个是他手下十六名黑衣高手之一两个人凄惨地叫号着，在街边仆倒在地。

蓝羽毒蛊！在徐家湾文俊处治百毒书生，宇宙神龙岂能不知？端的闻之色变。

黑暗中，奔出五人，要去扶起两个惨号之人。

宇宙神龙大喝道：“住手！动不得！”

众人闻警住手，退在一旁，宇宙神龙不追文俊了，他知道这小子轻功高明，追之不及啦！他的抬起那黑龙剑，哈哈大笑，却又顿足长叹，他正欲向死尸走去！却听远处传来崆峒二老的叱喝声，他心中一动，身形凌空直升瓦面，向声源处一闪而没。

文俊穿入小巷，走不到百十丈，绕过了两条长街，却未留意身后屋上，有两条黑响紧迫不舍这两黑影，正是干瘦的南空洞二老，他俩长剑被削，差点儿老命呜呼，怎得不恼？

论功力，他们胜过文俊多多，昆仑双鹤的才天楞也奈何不了他们，竟被文俊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仗天残剑之威，迫得他俩灰头土脸，这口恶气不出，他俩岂能甘心，何况文俊杀死腔同弟子消摇鬼武艺，天残剑又是同崆峒派死仇，论公论私，非毁了这小子不可。

宇宙神龙和文俊动手，他俩不敢相助，不是顾于道义，而是怕解了宇宙神龙的忌，凡是 he 亲自动手之事。是不许任何人插手的他俩悄悄地在附近同伏，觅机拦截，果然文俊舍了珍贵的黑龙剑，经蓝羽毒蛊突围，两个老杂毛见机会已至，随后紧迫不舍。

小巷下又黑又窄，稍一大意便将被人钻屋逃脱。所以两老道不急于动手，专等文俊到宽蔽处现身。

文俊脱身落荒而走，不敢回红盛取包果，慌不择路见巷就钻，却未留意屋上跟着有人。

快四更了，街上有吴天堡的人动力无剑杀人，不但居民将门关得死紧，连更夫役吏全躲得无影无踪。

前面已是城墙，墙根小巷尽头，有一个小小臭水池，和一块十余亩大的空地，文俊收剑入鞘急如闪电向城奶下扑去，他想越城而去，等待天亮后再定行止。

他快，崆峒二老也不慢，在城根下碎石参差的空地中遭遇了，以两个功力深厚的老前辈，攻袭一个久斗身疲的后生小子，按，可是探囊取物，怪就怪在这儿。两老道并未取得绝对伏势力拼十余照面，文俊仍然未现败象，把老道们气得暴跳如雷。

文俊已一面骂道：“老杂毛，崆峒派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些无耻之辈，你俩人更是无耻中的无耻之徒。打！”呼一声，击出一记“力劈天门”，九幽玄阴真气一涌而出，左手“逐浪分萍”，猛攻左首老下盘。

“嗤嗤”两声锐啸，两老道的雄劲掌力，被九幽玄阴真气化去七成劲，余劲仍向文俊撞来，文俊究竟功力未曾尽复，真力不断，只好退后一丈避招，一声龙吟似的剑啸，天残剑再次出鞘。

为首老道说道：“小狗，天残剑又待如何，哼！贫道不让你近身，用劈空掌力紧缠不舍，嘿嘿！天明后，你将无处循形，汉中府就是你埋骨之所。”

左首老杂毛大叫道：“师兄，咱们一前一后，进退互相呼应，缠死这小狗。”

“你们的如意算盘自欺欺人，哼！你们记住，太爷日后留得命在，崆峒派将瓦解冰消，恨海狂龙绝不饶你们这群卑劣无耻之徒……”

“你没有机会了！”声震耳朵，令人心血沸腾，声以人到，红光耀目，原来是宇宙神龙赶到了，文俊闻声知警，天残剑向左侧老杂毛飞去。

老道劈山一掌，闪身避招，掌劲被天残剑一旋一翻，嘶嘶而散，文俊不管身后的老杂毛和同时扑到的宇宙神龙，“大地龙胜”身法直上十寻，“苍鹰回云”掠过城墙，再以“怒集芽林”身法急掠而下。

在掠下的瞬间，身后一丝肉眼难辩的紫影一闪，他只觉臂骨一麻，痛入肺腑，真气似有分散之象。

他缥竟体质异于常人，体内有神奇的潜力，仍能忍受这突然而来，所加的无边痛苦，他一咬牙，疾掠而下，足一沾地，几个起落，便消失在一条小河旁茂密的枯林衰草之中刹时不见。

城上，宇宙神龙止住南崆峒二老的追逐，他已看出文俊被暗器射中时，身躯的震动的扭曲，便淡淡一笑道：“两位道长请停止，让那厮池渠中，明晨派人找寻他的死体、他不会跑出三里之遥。”是堡主射中他么？

闻人杰的龙须毒针，有史以来每发必中，无人能逃。

宇宙神龙傲然地说，转身掠入城中去。

越过了被雪所履的田野，经过了几个村舍，穿林越丘，见路就走，文俊咬牙强仰一口真气，慌不择路向前飞驰，不知奔了多少路程，已经进入丘陵起伏的山区。

终于，他感到肋骨附近肌肉，齐团一处收缩，也无法忍受那澈骨奇痛，脚下一踉跄，“砰”一声，摔倒在几块石头下的雪地里，头脑一阵昏沉，只觉到天旋地旋，眼前一阵昏黑，立时昏厥了，丽日缓缓爬上东山，汉中府城依然一片升平气象，而府城西面，至褒城宫道于左一带闻广平原上，有几批劲装男女漫山遍野窃搜。直至今已时未，这些人在近效二十里内毫无所获，他

们在汉水这滨勘察良久。然后纷纷返回汉中府。不久，江湖上悄悄传出消息说恨海狂龙已经藏身汉文滚滚江流中，至于因何葬身江中，却无人能道出内情，这消息在暗中传播。知道的人不大多，在汉中府汉水之滨，吴天堡曾经派人到潜山阎王谷，向阎王令主借了不少水性高强的英雄，足足在水滨打劳了一月之久，据说是找一把宝剑云云。

就在江湖暗传恨海狂龙宙没汉江的半年内，武林中突如其来，乡起一声晴天霹雳，震得武林英雄豪杰们人人自危这一声乍雷是：“在搜索文俊下落的数批入群中，孤零零地走着一个小径向西走，沿着一条小径向前又向前，并留心细察路旁所疑的痕迹。她，就是三堡主的孙千金凌云玉燕殷凤。

她一面顺小径向西走，看看进入山区，不时喃喃自语：“看他那威风八面的雄风豪气，和那久战不疲轻功超凡的神奇身手，绝不会倒毙于三里之内的，我得走远些，但愿他不死，要落在他们手中，岂不死活都难？”

走了不远，又说道：“爷爷曾说过，三岔口中，他身陷重围，依然气吞河狱，长湖徐家湾，所用毒物震慑江湖，龙须毒针绝无蓝羽毒蛊歹毒，他该有解药的。”一进山区不远，绕过二座山丘，小径上犹木融化的积雪中，隐现凌乱脚印。但每一脚印的间隔，仍就六尺上以的长度，她心中一动，沿足迹向川内赶去，绕过数座枯林，小径已尽，足迹更为明显，这人定然向乱石堆积的崖壁下隐藏了，她向崖壁下奔去，可是足迹已无法分辨，石岩上没有积雪没留下足印。她刚越过一块巨石，站定向远处望去，突然身后传出一声微的喘息，她急忙回身一看，脸上泛起惊喜万状的神色。所是，她却不敢移动半步，僵住了。在石缝壁间，斜躺着文俊扭曲着的身躯，右手的天残剑靶，被托在掌心中，剑尖正对着小姑娘，假使向外一登，剑即可飞射而去，他的左手指缝间扣了五粒白棋子也是蓄劲待发，他脸白如纸，满脸汗渍，腮旁肌肉不住抽搐。虎目中发射着愤怒而阴森的寒芒冷电，盯着姑娘粉面，把小姑娘盯得从脊梁上冒起陈陈寒流。

“是你！”他吃力的说：“看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的左手一颤，略向上抬。

姑娘神色镇定的说道：“我深信你不会丧生，我能帮助你么？可是我没有解药。”

“哼！假惺惺，恨海狂龙不相信任何花言巧语。”

姑娘幽幽一欢道：“我毫无恶意，吴天堡的人，皆被看为字内凶人，难怪你误解。

你要杀我就下手罢。所是你仍赶快离开，我不知他们是否要搜到这儿，你在山区外留下了足迹，看你运气了。你下手罢！”

她黯然闭上双眸，眼角现出两颗晶莹泪珠，映着朝霞闪闪生光。

文俊的左手颓然垂下，紧皱剑眉，显然他内心的波涛，正在突然翻腾。他有点不相信是事实，而事实却透在眼前。前且，昨晚客邪之中，惟有这位姑娘具有人性。看来她真的对自己毫无恶意是可信之事了，他怎能对地下毒手，辣手摧花？

他冷冷地问道：“你是吴天堡的什么人？”

她仍闭着双目，似在低诉道：“家父开山铁掌殷不群，家祖独掌镇西川殷梦湘，是吴天堡西堡堡主。我……我不怨你。”

假使在我未遇玄仙子之前，只消知道你姓殷，我不会饶你，你走罢！”

桃花仙史火焚玄都观，无极道人惨死，文俊赶到时，遇见少周郎闻人霸。师伯临终之时，说出三堡主前来寻仇之事。其实无极道人不知桃花仙史乃奉宇宙神龙差逮，至今文俊将三堡主恨入骨髓。后来在五老峰下，义救玄衣仙子所中尸毒，玄衣仙子将杀桃花仙史，和桃花仙史突然玄都观之事说出，文俊方知其中原委。

在三岔口，三堡主鬼对文俊。始终未出手拦截，可见三堡主并非穷凶极恶的人，再经玄衣仙子揭穿内情，闯入霸死在天残剑下，桃花仙史又被玄衣仙子所杀，玄都观师伯的仇人，只剩宇宙神龙一个，文俊已宽恕了三堡主之罪，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不要我帮助么？这里不安全哪！”姑娘张口说话了，脸上充满关怀的神色。

“你快走，恨海狂龙不受任何人恩慧，尤其是吴天堡恩慧，大丈夫恩怨分明，我不杀你已是万幸，快走！免得我念，大汗如雨，说不下去了，全身在抽摘震颤。

姑娘强拗他说道：“不，我不能走，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得将你送到安全之地，绝不能让你落在他们手中。”她轻移莲步，缓缓走近。

文俊一咬牙，挺起上身，天残剑尖点在她的胸口上，切齿地叫道：“我叫你快走开，真要我杀你么？滚！”剑尖一用力，惯穿紫色劲装，直抵她双乳之间那深区中的肌肤。

姑娘神情宁静他说道：“我将你背走，离开这危险之地。你知觉仍在，真力未失，要是怀疑我对你有恶意，可以将你的指掌压在我的脑户穴上，随时可以要我性命。”

“笑话！我梅……恨海狂龙竟需仇人援手，受人怜悯，哼！”

姑娘说道：“你错了，我爷爷和爹爹，平生未杀过半个无辜之人，所行光明磊落。

在吴天堡中，西堡自立门户，从不参接东后两堡之事，平时极少往来，怎会与你仇？至于我，一生足迹未离开过汉中府百里之外也不会与人结仇，怎会是你的仇人？”

“少罗唆！凡上吴天堡的人都该杀！”

“那你就杀了我罢！但请你等到安全地区这后，我不会珍惜性命的，谁教我是吴天堡的人呢？”

文俊找掉额上大汉，天残剑缓缓向下一滑。这剑十分神奇，如不注以内力，并不犀利，不然姑娘不被开堂破腹才怪。

他冷冷他说道：“恨海狂龙不知什么是危险，你的好意逃了罢！”

“请别生我的气，人总不能在恨中活下去啊！”她语气婉柔，神情真诚。

“你自己已收剑呢，还是要我代劳？天色不早，该走了！”

她蹲下身子，含笑去摘他的天残剑。文俊痛得冷汗直流，对这温婉的小姑娘，又无法将气出在她身上，赶她她又不走，只好由她。

姑娘晚他将天残剑归鞘，柔声说过：“由这儿往西南五六里，有一座偏僻古林，平时罕有人迹，我将你置身在那儿不会被人发现。龙须毒针歹毒绝伦，在一盏茶时分内死状奇惨，而你竟能支持三个半时辰，也许能支持得更久些，我将倾全力替你去偷解药，但愿我能办到。”

文俊痛得卷成一团，无法作声。

面对这卷成一团的伟岸大男人，姑娘感到十分辣手，怎么个背法呢？

要扛上么！不成他伤在臂骨近背脊处，扛上他不要他的命？她略一迟疑，最后再手向他肩背和腿弯一抄，抱起就走了。

她避开积雪，向工击翻过两座山，左盘右旋穿林越刺，钻入一座山谷中的古林。

在她离开原地不久有两人影搜到先前文俊隐匿之处。这两人一是七星羽士妙真，背上插着那曾被天残剑点破剑星的七星神剑。另一个是雄伟和尚，正是吴天堡功力超人，宇宙神龙奇为左右手的金罗汉宏禅。

两人细察遗迹，四处搜遍。小姑娘入山之时她心细如发，并未留下自己的足迹，所以只有文俊的足印。两人搜半乡。最后向东越山而去。

古林尽处，是一处高有三丈的崖壁，壁下内凹，可以遮蔽风雨。

小姑娘将文俊平放在地，焦急他说道：“你忍住些，我先去找衣物，再返吴天堡盗药，天黑以前方能返回，你可别离开啊！”

“不用费心，你能替我察看伤处情形么？”

她粉面泛上朝霞，但却毫不迟疑。晚他宽衣解带，最末一根肋骨靠近脊骨处，肌肉紧缩，结成海碗大一团。肤色并无异状，仅在奋起的肌肉顶端，有一微的创口，参出一丝紫色液体，整个中和腹肌，向奋起处挤近，蹦得紧紧地一棱棱可怕已极。小姑娘直摇头，咽嘎着将情形说了一遍。

文俊没作声，闭目沉思良久，他知道自己体内得玉浆之助，不惧奇毒，也知道普通暗器亦不能在他身上造成损伤，宇宙神龙虽功力高强，那毒针仍能入内腹。目前的难题。

是如何将体内那逐渐倦缩的毒针取出，排除那紧缩时牵抽肌肉的痛苦而已。

他打开蓝色革囊，在玉瓶内取出一片千年玄参，吞下腹中。拔出天残剑，交给姑娘手中说着道：“殷姑娘，这点苦我受得了。劳驾，替我割开那团肉愤，只削划一拳头大字就成。”

“这……这……这不啻饮酒止渴！即使割开，那毒针也不能取出，除非全部肌肉予以割除，而毒性已遍布全身，割除一处仍是枉然哪！”

“你别管，划开就是，在一个时辰内，劳驾姑娘替在下在外戒备，贵堡如有人搜到，请先发声惊告，请快动手！”

“你真要这么做么？”姑娘手中天残剑不名住颤。

“是的，毒针仅伤胸并无大碍，还好，要是进入内腑，五脏早被蹦缩断碎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小姑娘银牙一咬，手起剑落，在愤起的肉山中，划了一个十字，鲜血涌起如泉，姑娘弃剑掩面，不敢正视。

文俊闭目运起九如心法，“排字诀神奇地派上用场，不久，鲜血渐止，肌肉渐渐放松了些。

时已近午，文俊行动，益急，鲜血早已止住，肌肉已恢复原状。在裂开的十字形伤口中，一根细小如发，紫光闪闪，长仅三寸余的细针，缓缓伸出创口外。

九如心法诚如恨海狂人所说，算不了什么，最为珍贵的是心法中的“排”字诀，可以将体内异物排出体外，这是九如心法与任何先天气功不同之处，也是武林朋友构寐难求的至宝。

文俊在百宝囊中取出金创药，自己敷上，撕破内衣。将创口扎好，结束停当，地下紫色的龙须毒针卷成一只小环。谁能想得到这东西能取人性命，

予人澈骨痛苦呢？

他一脚将小环踏入土中，用土掩了，喃喃他说道：“师父就是死在这歹毒暗器中，差点儿又要了我的命，宇宙神龙哪！你日后的下场，我要你死得更惨烈万倍！”

她缓步走出崖壁，向站在一株高树上向远望的小姑娘背影，叹口气唤道：“殷姑娘，请下来一谈。”

姑娘闻声转身，飞掠而下，注视文俊那略带苍白的脸容，惊喜的叫道：“啊！你……你竟然神奇地在龙须针下重生，真是空前绝后之事，恭喜你了。”

文俊淡淡一笑道：“目慢恭喜，还是替你吴天堡欢息罢，恨海狂龙一日不死，吴天堡的人，将永难安枕。”

姑娘暗然的说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吴天堡四十余年来，倒行逆流，入神共怨，成了众手所指的藏污纳垢之地，我能说些什么呢？唉！”说完幽幽一叹。

“转告令祖，既然在吴天堡各立门户。不过问宇宙补龙之事，别再在江湖招惹是非了，江西玄观之事，令祖应算脱掉干连，我恨海狂龙不能追究。”

“真是你将闻人霸杀了吗？你姓梅，你能将大名见告吗？”

“姑娘，你心细如发，心地善良，你不该生长在吴天堡的。不错，我姓梅，贱名怨难奉告。假使有那么一天。恨海狂龙不动西堡一草一木。别矣！姑娘，愿多珍重！”

声落人动，快如闪电掠过林梢，眨眼间，形影俱渺。

凌云玉燕怔怔地张望着文俊逝去处出神，久久不动。

这时，在漫天风雪中，甘凉古道上现出昆仑双鹤孤零零的一双身影，向东昆仑赶去。

三月后，东昆仑下院开始召集门人，甘凉古道中，出现了九现支凌徐占海的身影，向东昆仑急赶。

而同一时期中，武当崆峒的弟子，正式在吴天堡中来往出入，宇宙神龙亲自跑了一次潜山阎王谷，拜会阎王令主世昌，将黑龙剑送给他，可能是作为交换六合须弥功的代价。

在云雾山绝谷，“双龙之宫”前，排下了十具尸骨，任由风雨将他们化为白骨。

在淇淇人海中，有一个被哀伤摧残着的小姑娘，正在登山涉水找寻黑尸魔余昌的踪迹，她就是文俊的义妹徐廷芝。黑尸魔已经长眠双龙之宫，她怎找得到呢？

文俊呢？他到哪儿去了？

由陕入川，必须经过诸葛亮所筑的汉城渡河西进入河谷，走金牛道，超越“入秦第一关”七盘关，方算踏入：“天府之国”的境地。

这一段路程，集天下之险的大战，险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心惊动魄。要不险，刘邦的江山怎坐得住？楚霸王早就砍他的脑袋当溺器，历史早该重写。要不险，始皇帝还用得着做一头金牛，以拉金屎来骗蜀人开路？

文俊不在乎险，他在一个月后平平安安到了成都，溯岷江绕九顶山北上，进入不毛。

岷江上游，设有一个松潘卫，那是最遥远最贫瘠的。个鬼地方，派到那儿的小官，莫不惊然而惧，鬼叫连天。由成都到松潘卫，不多不少，七百里奇。四川哥儿自夸——八百里的锦锈河山，号称天府之国。”

这岂不笑话，四川八百里，成都到松潘卫就有七百里，那四川岂不是还有一百里么？不是笑话？道理是不错，可是八百里的算法有点不同，成都到松潘卫的算法也不同，不信的话，请阁下自己去走走。

这天他到了坟川新城，体朝方将县治由西面搬来，这里便繁华起来了。再往北走，最后一处繁华之所，是茂州。再往上就不易看到汉人了。

岷江在峡谷中奔腾而下，水中夹有甚多的碎浮冰。东面九顶山无数高与天齐的奇峰，令人望之心悸，西面万峰千峦的邓蛛山，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

位川那时人口稀少，小得可怜，城南大叫一声，城北的老鼠也吓得打多嚏，由南至北仅有一条窄小的“大”街，和三五条小巷，小西门比较热闹，由上游放下木排的爷门，如果在茂州赶不上歇宿，就在这儿靠岸。但严冬时分，放竹木排的爷门早就绝迹，小西门依然冷冷清清，每一个居民都无精打彩。

未时左右，文俊进入东门，这一带山高水深，雪滑路险，微晚些就没有人敢赶路了。

他不急于赶路，要沿江找导雷音大师遗迹，这不是旦夕之事，急也没用。

文俊的包裹，已丢失在江中府鸿门客低，经过无数逐险；他小心的多了，日夕兵刃革囊不离身，银钞全放置百宝囊中。反正单身上路，隆冬之时，衣衫全穿在身上，用不着包裹。

天色仍早，他投宿东门兴隆老，安顿后，他信步出门，到对门“上蜗”小店进餐，小店酒旗高挑，天气奇寒，他想喝上两杯，并在店中打听消息。

店中窄小，十来副座头空荡地，店伙计招呼他落坐，首先奉上一杯浓茶。

文俊点了几盘热菜，来上个火锅，要了一壶老酒，慢慢浅斟，有一搭无一搭和店伙计胡扯个没完。

“老兄，由这儿到镇江关，还有多远？文俊打开话题。

“镇江关？”店伙计讶然的说道：“这么大的大雪天，你哥子到镇江关于啥子名堂？远得很呢！”

“到底有多远？”

“经地茂州，出两河口，大概要走十天。哥子，路上真不好走，大雪厚得吓死人，啥也看不见，要滚下江里，乖乖！要不死才有鬼。我看，明年夏天去还差不多。”

“这条路上，难道冬天就没有走了？”

“有是有，要不是官差，就是那些野藏人，也有些来路不明的人结伴往上走，象你哥子这样单身客人，可从没有见过。春天也不行，风雨云雾可都要人老命。”

门帘一掀，进来了两个身披狐皮外袄，皮风帽掩住头面的大汉，肩下各悬着一口沉重厚背腰刀。一进门，先头那人掀开掩口，摘下风帽，露出头面。原来是个剑眉虎目，面方大耳的年青人。

后面那位也摘下风帽。卡，一头黄发，满脸黄光闪闪的虬须，环眼大鼻，看去十分威猛。

他暮地大叫道：“伙计，烫酒，取大碗来，大钵子肉声上。

年青人沉稳凝实，他没作声，在文俊隔桌徐徐坐下，将风帽掖在怀内，

向虫、须大汉一笑道：“子山兄，敢情是刚由饿鬼地狱里刚放出来么？”

“赶了两百里，滴水未进，怎受得了？我金毛吼可不象山少主身怀绝学，饿上三五天仍是条生龙活虎，肚子饿，万事俱休，真不好受，明儿赶路，我得带些酒肉。”

“我看你就留在这儿算了。”

“少山主说话倒轻松，山主要是知道，不刮我的皮才怪。”

“天寒地冻，山中食物难寻，这次入山，不知要耽各我久，吉凶难料，象你这般难熬，岂不难成大事？”

“少山主请放心，船到桥头自然直，金毛吼绝误不了大事。”

“但愿如此！”

酒菜一上，两入再言语，埋头大嚼。

门帘又动，进来了三名老少，全是劲装打扮，身穿皮袄的人。

接着又来了一批，乃是两个豹头环眼大汉。

文俊心说：“这些人全是江湖好汉，看似全有所为而来，难道说，这边戍之地，竟会有事故发生么？”

酒足饭饱，他正欲结帐回店，门帘一掀，踉跄抢进一个浑身破烂，蓬头垢脸，光着一支瘦黑腿的老乞丐来。

掌柜的刚喝一声，两名店伙早双双抢出，其中之一亮着老公鸭的嗓子，大骂道：“呸！臭要饭的，你也太不知好了！入了冬，客人一月中也没十个上门，生意不好做、那能天天周济你！走！快走！别呕了贵客！”两人连推带拉，想将老花子推出门外。

老花子一身破烂，干瘦得不成人形，浑身直打寒颤，翻着一双死鱼眼直抽气，他躺下啦！抖索着用快要断气的嗓子，惨凄凄地哀求道：“两位爷行行好，让老不死，求求客官爷，赏几个文苟延残喘，三天，三天了，我滴水未沾，快死了！”

两店伙计面面相看，缩手向柜上瞧，掌柜的是个年已半百的老实人，他暗然地摇摇头，叹口气说道：“没法儿哪！俗话说——救苦不救穷，这年头生意清淡，那能天天周济你呢？下次请你不要再来了，王三！”

“王爷请吩咐！”另一店小二说。

“给他一碗食物。”

老花子在地下挣扎着爬起，点着头叫道：“谢谢五爷恩典，谢……谢……”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接过店伙计端来的大海碗，用手将所有饭菜片刻吃个精光，吃象之馋，令人动容。

他谢过店伙，巍颤颤地走向客座。人未到，那股子臭气中人欲呕。

最前一桌是两位最后到的豹头环眼大汉，他两狗眼一瞪，年岁稍长的那位大吼道：“滚你娘的，呕得大爷酒菜也不能下咽，滚！”站起来提起脚尖，正要一脚踢出。

文俊倏然站起。

还好，老花子被那打雷似的噪音一喝，吓得抖得更凶，如见鬼魁般，惊恐地退后五六步，靠在另一桌边直喘气，免了一脚这厄。

文俊怒瞪了两大汉一眼，但他们正低头狼吞虎咽。

老花子定下神，巍颤颤走向老少三人那一桌，一面伸出那肮脏而宛如乌爪的手，软弱他说道：“好心的爷们

一杯烫酒急如骤雨，浇得老花子一头一脸，把老花冲得几乎站立不牢。差点儿摔倒，那是老少三人中，中年壮士的杰作。

文俊侧方那位少山主无表情地叫道：“店家，要是不想做咱们的买卖，该早点说呀！”

何必让这老肮脏撵咱们走？”

虬须大汉虎吼道：“叭！要不快滚你老命难保！”

店伙计正往这儿赶，文俊已推椅而出，他不怕肮脏，挽着摇摇欲坠的老花子，走进柜边，结完帐，掀帘而出。

寒风一吹，老花子已浑身筛糠，牙齿格格直抖震。文俊打开衣下百宝囊，将所有银钞取出，一贯一张的“大明通行宝钞”共有二十张之多。他留下了两张，全塞入老花子手中，低声说道：“老丈，小可所有无多，尚须跋涉间关万里，不敢倾囊相助，尚请原谅。”说完，大踏步走了。

老花子注视着他的背影，探囊取出十八张大明宝钞，怔怔地出神。

那年头，蔡用金银，大明通行宝钞共分六种，最高额是一贯，一贯就有一千文，也就是等于白银一两。白银四两可换黄金一两。

十八张银钞就是十八两白银，也等于黄金四两半。头年那价物便宜，四川民丰物阜，生活程度更低。十八两白银说多不多，足可以使一家升斗小民，马马虎虎混过三年。

老花子将银钞塞入怀中，目光落在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兴隆老店内的文俊背影。

突然，他目光中昏暗眼光神奇地消失了，一道亮晶晶的奇光一闪，瞬即消失，他回头向上氓酒店内轻扫一眼。迈开抖着的双腿，巍颤颤地消失在街角中。

从此。文川城消失了这在此行乞二十年的老丐。

文俊回屋洗漱已毕，小店伙计已掌来灯火，单身客房不够宽敞，生起火贫满室生春。

文俊对火贫不习惯，让店伙拿走。

在他开闭房门的瞬间，走道突吃着一个厮熟的口音道：“大哥，忘了她罢，至今她生死不明毫无下落，何必再想找呢？咱们这次入川，假使如愿以偿，日后名震江湖，还怕找不到好伴侣的么？”

另一个厮熟的口音接着往下说道：“群弟，你不知道情之一字，最为奥秘哪！一人情关出更难我非找到她不可。还有那位什么俊，不将他宰掉，我永远得不到她。”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怎么能宰他呢？”

“我不会相信的。如果他真是中剑坠崖而死，她为何悄然出走呢？哼！我就知其中有假。”

“算了吧！大哥，天涯何处无芳草？别为她分心吧！咱们这次入山，吉凶难料，必须全力以赴，是吗？”

“不必替我操心，我理会得。”

声音渐微，显然两人已经入室去了。文俊心中一动，心说：“看来这次又碰上熟人，我得小心些，还是易装得好。”

他不急着打听两人是谁，脱靴登床，运起玄阴真气，片刻即物我两忘。

他刻苦用功，直至三更将尽，方散去功力，动起九如。心法，让先天真气缓缓化为干丝万缕，安脉归流。

这时，房顶突然发生一声极为轻微的诧异：“咦！”

寒风呼啸，而且那一声“咦”又极为轻微，文俊虽极为锐利，但仍毫无所觉。

不久。文俊解衣就寝，在瓦垄间，暮地飞起一条淡如轻烟的人影，一闪即逝。

一早，大厅间人声吵杂，正在用早餐，文俊足不出房。他怕碰上昨晚口音厮熟的人，命店伙将酒菜搬入房中吃用，大厅中的语言虽乱但文俊耳目特锐，仍可辨清语音。

“小兄弟，你说得也有道理。”这时昨晚要踢老花子的豹头环眼大汉的口音：“你说咱们兄弟俩在枉费心机，嘿嘿，你们岂不是也心劳日出？不错，镇江关对岸江心石壁上，数十年来，除了工某之外，循岷江上游前往搜寻的人，何止万千？汪某在劳心力，你们又何曾获得什么？哼！”

“汪当家的何必生气？”这是将酒泼在老花子脸上的大汉口音：“咱们劝你是好，听与不听，悉从尊便，算啦！咱们快点上道，今晚非赶到黑河口不可，免得夜长梦多。”

语声沉寂，文俊心中一动，喃喃他说道：“黑河口！黑……河……口！”

“是的！黑河口；师伯给他那张地图，图中群峰之下，不是有一条气势奔腾的黑色河流么？难道说，那张图所指的地域，就是这条黑河？”

他结束停当，直待店中客人一一走光，方唤来店伙计问道：“老兄，黑河口在何处呢？”

店伙笑嘻嘻的答道：“哥子，黑河口就是两河口呀！其实黑河并不黑，只是水中污泥太多，略天灰色，早就不叫黑河了。”

“距位川有多远？”

“不远不远？北距茂州八十里，由这儿走，得两天。”

“谢谢你。”

他走到柜面结帐，冒着纷飞风雪，向茂州急急赶去。一出北门，他便将人皮面具带好，立时变成一个黑紫色面膛的老汉。

山高水险，羊肠小道在悬崖绝壁间蜿蜒，大雪早将路面盖上一层雪毯，如不留心，绝难发现路踪。而且，下面是奔流着的岷铜，深冬小浅，显得更深更险。

河床两侧冲层厚结，怪石如林，万一不慎滑跌下去，不粉身碎骨者几稀。光由上往下看，也够令人惊心动魄，头晕目花。

文俊慢慢越过无数山嘴，泰然赶路，他不想超越已先走半个时辰的那批人，决定先不到镇江关，抽出三两天时间，先在黑河附近搜索。

沿途人烟绝迹，日色近午，连鬼影也不见半个，荒凉寂寞之象，令人生出无比空虚花芒之感。

转过一座突出江心的大山嘴，江流一折，由对面楔入一个内凹的山弯，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白玉腰带。整段湾流，约有十里左右，在腰带的中间，静静地陈列着一座小城。

站在山嘴最突出处看去，那小城象是书中的一座城堡，无声无息安宁静溢，那就是最后一处宿站——茂州。

再往北，就是洪荒绝域了，虽然在岷江源头，大明朝廷设有一个松潘卫，防守着这一带化外之民内侵要隘，但人数太少。而且给养是就地取材，自给自足，极少在这苍凉古道中，发现他们的踪迹了。

正走间，暮地里，道左乱石崖中，响起一声微弱的呻吟。文俊陡然一震，三脚两步抢出道左向呻吟发出处看去，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在两块摇摇欲坠，突出江面三十余丈高下的悬崖上，爬伏着一个身穿褐衣的老头儿，正一寸一寸地向上爬。那松散的白雪，正纷纷向江心下坠落，老头儿面向下，挣扎着向前移，口中发出一声声绝望的呻吟和喘息。要是再进三尺，准掉下江中无疑。

文俊想也没想，猛地飞掠而下，到了崖根边，向地下一伏，这崖上宽不过三四尺，积雪毫不着力。他也不想，那老人怎么不会向两侧滚下的？但他却知道，自己绝不可往上踩。

他伏下路子，双手一分，积雪纷落人似游鱼，冲出五六尺，再一分，又进五尺，恰好接近老头子足后，他急伸左手一把扣住老人左足，跟向后猛一带。”

老人哀叫一声，拼命挣扎，“刷”一声，半边身子滑落崖下去了。

文俊被那下坠之力一带，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右手五指真力突出，扣入崖石尽指而没，方将身形止住。他感到奇怪，老人重不过百十斤，往下坠落之力，最后不过增加两倍重量，怎么能将自己带动的？

老人重似千钧，文俊竟不能往后移动半步，他情急地叫道：“老伯，不要挣扎，不然咱们都没命。”

“你滚你的！别管我！我非死不可！”

老儿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嚷，挣扎着往下挣。

文俊冷汗直流，他感到老人沉重的象一座山，右手抓在石内的五指，发出哈哈之声，显然崖石有碎裂之象，他死抓住老人足跟不放，恳求他说道：“老伯，天下没有非死不可的事，求求你别挣扎，等我拉你上来，凡事有个商量，万一无法解决，我绝不阻你。”

老人挣扎着骂道：“你这狗东西多管闲事，老夫死也不能自主，刚才那些人还想推我一把，偏你多管闲事。快放手！我非死不可！”

文俊咬着牙道：“不成，死不和！江心太冷，你要死，我拖你上来，让你死个舒舒服服的好吗？”

“怎么个舒服法？你说”

“刺你一剑，我替你收尸，岂不强以暴死冰河？”

“不成，我怕血，这种死我不干！”

“那就把你勒死，或者给你吃毒药”

“勒死太痛。毒药？穿肠裂肚，不干！他一说，挣扎稍停，重力骤减。”

文俊左手往后一带，右手急如交电，运足神功抓入另一石隙中，将老人拖后一尽。

老人怒道：“放手！你这小狗欺人太甚，死也要管！”他挣扎益烈，整个身子空悬在下。

“欺人就欺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他拼全力将老人向身前拉，可是枉费心力，一切徒然，一寸也难移动。

“你真想救我？”老人说。

“呸！你老得发昏了，不想救你拉着你干嘛？”

“要救我不难，须答应我解决我老人家非死不可的难题，替我做一件。”

“你且说说看？停下！停下！你先别挣扎！”他感到石中的五指，又有松动之象。

“不！你得先答应。”

“不成，答应你我办不到，岂不失信？”

“那你就别救我。放手！”

文俊感到指中石裂成粉；向下一滑，半个身子被带得悬在崖下，要不是他手腕转得快扣另一条石隙，两人准掉在浮冰滚流的江心，粉身碎骨。

老人全身悬空，手足混蹬，怪，那沉重之感仍然存在，文俊心中在盘算，转头看看身后。

他心中暗暗叫苦，距崖根足有余丈。自己半身下坠，隙没有考虑的余地，他心中一急，便想到刚才拖后一尺的情景，便低声道：“我或许可以答应你，老伯，请听我说。

最后两字，声音极低。

老人果然停止挣扎，扭头注视着文俊，苦着脸问道：“什么？你说什么？”

文俊突然右手用劲，足尖一屈，身形突然向后疾退五尺，整个身躯上了崖面。

“我说：“咱们到崖上再谈。”

他一面说，一面向后缓缓移动。奇事发生了，老人已不再挣扎，那种如山的神奇力量已经消失了。

文俊并不因此而大意，手足相互交换，缓缓退到崖根，终于将老人拖上地面。

他擦掉人皮面具下的冷汗，叹口气说道：“乖乖！两世为人！”

老人半躺在地，满面皱纹的干脸上，泛起怒容，他破口大骂道：“你这灰脸贼，好没道理，老夫寻死，也卫着你么？”

文俊苦笑道：“好啦！你若大年纪还嫌命长，哼！你我大几岁，不好骂你，走罢，我送你到茂州。”

他伸手去扶老人左臂，“拍”一声响，老人给了他一记耳光，文俊来不及防，竟然挨了个结结实实。老人又骂到：“多管闲事，我老人家教训教训你。”

文俊火啦，他虎腕条伸，点了老人期门大穴。冷笑道：“要不念你老得快进坟墓，哼！我不废了你才怪。我将你交给知州大人，押你两天你就不想死了。”说完，扛起就走，向茂州大踏步走去。

走了不远，突见道右雪堆中，有一丝黄光映目。他一时好奇，走进一脚踢去。

在雪花飞舞中，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金元宝，看去不下千重。文俊心中一愣，似有所悟，放下老人，解了他的穴道：“抬起金元宝在他眼前一晃，问道：“你说非死不可的原故，是不是为了这玩意，是你丢的？”

老人瞪着大眼，惊喜地叫：“是啊！宝贝儿！找得我好苦，差儿跳了岷江，哈哈！”他挣扎着爬起，向金元宝扑去。

文俊一把将他推倒，将金元宝塞入他怀中，冷冷他说道：“你这条命，就值这么多，好好保住它吧！”说完头也不回，大踏步走了。

老家伙望着文俊的背影，哈哈狂笑，并说：“可爱哈哈……可爱？哈哈……”

笑声震荡长空，久久不绝。文俊心想，这真是多管闲事呀！想着，便洒开大步如飞而去。

午间，入了茂州城，城廊比文川稍大，但风雪益厉，街上行人绝迹，家家闭户，在屋中烤火，街上冷清清得凄凉之至。

文俊冒风雪进入南门，他心中不住地想道：“北出荒雪封山，食物不易找。至少我得准备食盐，缺少这东西，一切都不方便啊！”他推开一家小酒店的厚重门帘，里面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店伙，堆下笑脸引他座在桌边落座。临座已经有两个身披重裘的老年人，正在低头饮酒，低声商量些什么要事。门帘一开，卷进一阵寒风，两老人之一抬头叫道：“好家伙，你把冷风带进来了，晦气也要一了！”

文俊没理他，招来店伙说道：“先替我弄些酒食，然后准备五斤熟牛肉，两只鸡，替我包扎好。”

店伙应着自去招呼柜面。不久酒菜送到，店伙替他斟一杯酒，入内去了。

“劝君更尽一杯酒，北出即来无故人！”刚才说该的老人，向文俊摇摇举杯，以苍老的喉音说道：“老弟，四海之内，皆弟也，为咱们万里外与逢干一杯。

“老兄请！”文俊也举杯，“为你老兄那两句即景歪诗干杯。”仰面一饮而进，举空杯一照。

“哈哈！妙极了！老弟，你是往镇江关碰运气的么？”

“就算是吧！”

“哈哈！同道同道！不过，我有一句忠言相告，你是听不听？”

“老兄且说说看。”

“冰天雪地，人犬绝迹，危机四伏，不去也罢。”

“你老兄难道就不怕？”

“哈！不怕是假，我在上面担阁了三月之久，怀着失败的心情下来了。老弟，不会有结果的啦！”

另一个老人说道：“咱们该走了！中原花花世界在等着我们呢！走上为一趟，咱们该死心的了。”

两人结完帐，径自走了。

任何人的耳听谗言，阻不了文俊的决心，他泰然喝光一壶酒，起身结帐。

在柜边，他探手入百宝囊，愣住了，他的手抽不出来啦！在经过防水汕绸包扎过的囊中，他那唯一的两张银票已经不翼而飞，空空如也。

掌柜先生和店伙，他们的眼睛雪亮，已知是怎么回事了。有一个伙计阴阳怪气他说道：“客官，结帐么？”

文俊狼狈地问道：“请问该付多少？”

“酒菜共计七十三文，连肉鸡一起算，两百零八文。”

“对不起肉和鸡我不要了。七十三文钱请记帐，今晚之前，在下准来付清。”

掌柜先生气虎虎的吼叫道：“什么？记帐？无亲无故，素来平生，阁下要小店挂帐？岂有此理？”

几个伙计当门一拦，掬衣卷袖怒目相视。

文俊自己理屈，不能发火，镇定他说道：“在下并非吃白食，委实银钱遗失。这些吧，我这一龙长衫，也直不七十二文，但在下另有珍品在身。”

“敬谢不敏！小店不收珍品。拿钱来！不然休想走出店来。”

文俊平静的说道：“稍安些，咱们心平气和商量。要存心吃白食，贵店也拦在下不住。”

门口的店伙大声叫道：“笑话，凭你一个糟老头，还要拦？你也不睁开狗眼看看，在茂州岂有外乡人撒野的吗？哼！”

文俊并未生气，淡淡一笑。这时，门帘一掀，进来一个一身玄狐重裘的人，浑身果在裘内，仅露出一双眸子。他一进门，稍稍地闪在一旁。

文俊伸手取过柜上一只一斤装锡酒壶，说道：“你们拦不住的，不相信你们且瞧瞧。”他五指一用劲，锡壶如遇到烈火，只一扣一柔，立时成了无数细屑。他将锡消撒掉，又道：“你们的脑裂真比这酒壶还硬么？”

店中人全都脸上变色，堂目结舌。文俊又说：“在下不是吃白食之徒，诸位但请放心，入轩之时，准能如数奉上。请问这儿何处可找到药店？”

掌柜先生无可奈何他说道：“由这儿折向西大街，有座如生堂，为本城最大药店。”

文俊拱手说声谢谢指引，迈步出门，伙计们知道阻不住乖乖闪在一旁。门边那一身狐裘的人，跟着文俊便走。

文俊折向西。大雪飘飘，家家闭户，只有他冒着风雪往街中行走。

“客官且留步。”身后有人说话。

文俊回身一看，原来是店门边那身披狐裘的人。他转过身来，瞪了这人一眼说道：“阁下有何见教？”

那人的一只眼中，射出缓未之光，靠近来低声说：“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必了，你说吧，在下有事待办。”

“是七十三文之事么？小意思，不劳挂心。”

“当然不劳阁下挂心，欠债的不是你，有话快说。”

“我叫鸟鸣，本州人称我为鸟百万……”

“少罗嗦，谁打听你的家世了？”文俊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满肚子不高兴，语气相当不客气。

“我鸟百万一身如意，只有一事耿耿于怀，那就是城东那姓屠的老狗，他叫屠丰万处处要与我鸟百万为难。这口恶气，我忍了近十年。”

“哼！”文俊转身欲走。

鸟百万忙止住他，又说道：“且请暂留片刻，看客官你一手化铁溶金的神奇武艺，正合我的心意。”

他探手狐裘下掏出一大把银鏢和两杖重有半斤的金元宝在文俊眼前一恍又说这是酬劳的十分之一割下那老狗的头，再重酬黄金一百两，你可以远走高飞。”

文俊怒从心上起，一巴掌拍落所有的金银。正想飞起一腿但他忍住了，扭头冷哼一声，拔步便走。

鸟百万高声叫道：“且等等！那老狗有一个大闺女，生得千婉百眉，艳绝娇环，你可以挟之远走。人财两得，举手之劳，何乐而为为？”

文俊恶性向胆边生，猛地扑身“叭”一声脆响，那鸟百万挨了一记耳光，仰面便倒。

文俊一脚踏住他的胸膛，恶狠狠的骂道：“你这狗东西死有余辜。我警告你，太爷要是日后知道屠百万有个三长两短，你鸟百万必将家破人亡，自食其果。收起你那卑鄙无耻的坏念头，不然，哼！你将后悔嫌迟。”骂完，一脚将他掀了两个大筋斗，扬长而去。

“不知好歹的……哈哈！”鸟百万狂笑起来，那双暧昧的眼睛，突然亮起甚甚神光。

文俊到了大西街，推开如生堂的大门，寒风挟着雪花拥入门内，把正在炉边大磕睡的五个人警醒。

“哪位是掌柜先生？”

“我就是。”一个有白花胡子的人站起说：“客官要检药？单方请命来。”

“在下是卖药的，贵店要不要千年玄参？”

“什么？”花胡子警叫：“大冷天开玩笑！从没有人见过千年玄参，连大明天子也没尝过你就可以看过。”

文俊取出蓝革囊中的玉瓶。倒出来两片清香扑鼻的玄参，递到花胡子手中，又说：“真正千年玄参，拔毒培无，人间珍品，只卖两片。”

花胡子眼睛睁得比灯笼还要大，审视无臭那乌光闪亮，清香扑鼻的两片玄参，半晌张口结舌他说道：“极家传说中的珍品，客官你真要卖？”

“在下岂敢与先生开玩笑？”

“这宝物谁也没见过，请恕老儿有一不情之请。西口街有位东主，三年前登九顶山，不慎被毒物所伤，缠绵床第三年，可否请贵客随老纹佳西街口一行？如珍品有效，本号当致重酬。千年的玄参从无人识得，客官尚请如老汉与怀疑之罪。”

文俊收回玄参片，说道：“好吧！这就走么？”二人到西口街，文俊犹得所需盘缠。

午后一过，文俊背着一大包食物，洒开大步直往两河口奔去。

天下称为黑河的河流，为数甚多，真正有名的共有三条。一是归绥的黑河。也称为金河。二是东北的哈刺木伦河，三是西北的额济纳河，也叫张掖河。

文俊一听岷江也有一条黑河，便想起图上的黑色河流。一般武林朋友，前来城江关察看雷音大师遗迹，大都往岷江上游北上，踏破铁鞋失望而回。

文俊以图上的黑色河流揣测，料定镇江关以上绝不会有雷音洞府，可能就在不远的黑河附近。

茂州到两河口，不过八十里，文俊知道大雪所封的山径里行人稀少，便展开功向前飞赶。

不到四十里，在前面已被大雪阻塞的小道中，有一群人在四面分立，远远地就可看到兵刃的闪光，他脚下一紧，惊过众人分立的所在。

这些人文俊全都不陌生，正是文川酒店中的三拔人。另，陋个人文俊也认得，那是文俊不愿见的东方英东方群兄弟，翠园的小主人。

文俊恍然在悟，怪不得昨晚觉得卤音欺熟，原来是他们两个，难怪！

文俊一到，这里已经动手了。光山主和金毛吼阻截住东方英兄弟拼命，三名老少与两个豹头环眼大汉厮杀。四拔人功力相当，半斤八两。谁也难上风。

文俊不管他们，但小道上刀光剑影纷飞，将路阻死了，他要过去，非卷入旋涡不可。

文俊暮地大吼道：“住手！你们还未到镇江关，便自相残杀起来，雷音洞府没看要到，却看到了血腥。你们，为何不同舟共济，共让壮举？”

谁也没听他的，拼斗益烈。他正想强行出头化解，耳中却传来了清晰语音，直贯耳内：“娃儿别管闲事，他们是罪有应得。”

文俊心中一震，脱口轻呼：“传音入密！”

他举目在左近搜视。空山寂寂，天雪绵绵，白茫茫银色世界，那有半个人影？声音又至：“无侧隐之心，无人义之心，谁也到不了雷音，且将遭到报应。你走罢！黑河之源，苦行之谷，行再相见。”

文俊举手向四周罗圈辑，长啸一声。展开九幽凌虚摩影绝世轻功，由刀光剑影上空飞越，一闪而逝。

入暮时分，他到了两河南口，冒险踏着江上不，越过了岷江，沿着淡灰色的黑河南岸急走。当夜，在一处山崖上躲过风雪。

午夜时分，他行功方单，风雪已停。他还跳白茫茫的银色山弯，一丝淡愁涌上心头，只觉过去的往事，如梦如烟在脑中一一闪现。而那苍凉孤寂的感着，勾起了他无尽的哀伤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长叹。

蓦然，远处传来了一丝动人的肃音声源似发自那遥远的峰头，但入耳八音显明，清渐已极。

起初，肃声不疾不除，平和肃木欣欣向荣，有如沐春风之感。之后，肃声愈载愈高，似若万马奔腾，充满豪壮杀伐之音，令人之血脉愤张，怒然奋起，文俊幽幽一欢，自语道：“惊天动地，气吞河狱！这人的际遇，可说得天独厚！”

随着他的自语，萧声骤然一变，低沉震颤缓慢悲咽的音调，似在述说着一生的崎岖而不幸，充满了悲凉孤苦的情综，也像是苦意伤心的往事，无可奈何他说着英雄末路。

而在整个过程中肃声中，泛滥着一丝潜在的愤怒感情，穹愤世的怨恨，这才是一乐章的主题。

文俊沉侵于肃声中，眼角现出两颗晶莹泪珠，他苍然长喂，欢道：“沧海桑田，岁月升沉人生短促，福祸难料。思往日之悠悠，欢晚境之苍苍。老前辈，你有满腹心酸难遗难排，我惟愿你平安宁静，度此余生。”

肃声摇还，不是功参造化的武林高手，绝不可前有此功力，所以文俊认定这肃声当是高人所发。

肃声突起条没，万颠皆寂，文俊靠在崖边，悠然如梦。

第二天一早，他放开脚程，翻山越岭沉河而进，~个时辰中赶了近百里。

这是。座大峡谷，黑黝黝的黑石奇峰，罗列二方，峭拔峰峰，恍若万饬朝天，峡谷中无一草一木，怪石磷岫，种雪五尺，那细小的黑河早就无声地消失。

谷口一座巨大的黑色耸立石头，上面刻了三个大有一寻的三个大字——“苦行谷”如不留心，不易发现。

文俊心中狂喜，向内急转，转过一两里乱石，前面是两座大石形的一个窄门，顶端也刻了八个大字——“其心不正，休入此门。”

他想：我梅文俊行事，无心可签，我何所惧哉？大踏步跨入，向里便走。

不远又是一座石门，上面又是八个大字——“所行有亏，休入此门。”

文俊毫不迟疑，越过石门，转过了无数山角，向左一转折。

站在转折处内望，两座黑色巨石推叠的奇峰，形成一座巨大的牌坊。不隔五里外，是盘旋上升的登道，登道顶端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屏，纵直在半空中，十分醒目，更醒目的是白石屏上的四个大黑字——“雷音古洞”，

仰首辉望，看去相距不到十来里，但字迹十分清晰，不知究有多大。

那儿，隐隐传来几声磬音，令人心神为一静，万虚俱消。

但文俊却停步不进，神色苍然，木然地注视着牌坊横幅上渴语，欲哭无泪。渴语是这样说的——“入我雷音，万欲俱消，共参大乘，广结善缘，习技寻仇，争气雪耻，如有此念，劝君回头。”

文俊心里在狂喊着：“我不是参大乘来的！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哪！”

他悄然拭掉里具下流出的泪水，取掉面具纳入怀中，再抬头远望雷音古洞四个大字一眼，倾听那万虑俱消的盘声半响，突然展开九幽魁影轻功，倾全力狂奔出谷。

良久，远外盘声倏止，一条淡淡身影，沿石登道闪电似掠下，向石峰形成的牌坊飞来。

不久，牌坊前突然现出一个蓬头垢脸的者花子，他凝神着文俊遗下的足印，募地顿足骂道：“假和尚该死！留下这劳什么警语，误了我的大事！不成！等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等了这么一个好孩子，他怎能老老实实地走了？何况他又习有老和尚的九如心法呢？我得追他回来！”说追就追，身形一晃，疾逾电闪，向谷口一闪而没。式的功力已是不错，他灰心之余，以狂奔来发泄心中的怨积，不辩高低方向，快如飞星掣电，不知越过了多少高山，踏过了多少冻结的深源。他耳中只有一句话：“完了！完了！”

是的，完了！唯一的希望完了！今后，他只有凭既有的功力，和宇宙神龙生死一决了！

他脑中昏沉，本能的朝一个方向奔。终于，经长期的消耗真力，他渐渐地筋疲力尽，渐渐地神智昏迷，渐渐地被心中的绝望意识所击倒。

他神智全失，向前踉跄奔驰，向一处白茫茫的山脊奔去。每一步，仍有八尺以上的距离。

左前方，闪电似掠来一个淡淡灰影那是雷音古洞的老花了，他追到两河口，知到这孩子已另走他途，急赶回头路独追。

在银色世界中，三五十里内有人行走，仍难逃过功力深厚的高手眼下。他已经早就发觉文俊的身影，正向那神秘莫测奇险其绝的所在奔去。急得额上直冒冷汗，相距三四里，他发狂地大叫道：“孩子，快停下！停下！前面去不得，停下！”

他声如巨雷，远传十里。可是文俊已渐入昏迷，身外毫无感觉，仍向前急走。

山脊到了，老花子也到了。

文俊知觉全失，向前一扑。

老花子百忙中掠到，相距四五丈，突然伸手虚空一抓。

文俊身影一侧，但他的冲力太大，只窒了一窒，向下一栽，立时不见。

“我该死！假和尚也该死！”老花子在文俊落下处掩大喊道：“半步之差！半步之差！这孩子神智已失，跌下千丈黑龙潭，不跌成肉泥，也将永埋潭底。假和尚害人不浅啊！”

文俊悠悠醒来，只觉浑身酸痛，眼前其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他想转侧，不成，浑身力道全失。他只能开合双目，感到身下的岩石，传来澈骨奇寒而已。

他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浑身力道何以完全失去。良久，耳中突然听到一丝肃声。

黝黑的空间里，萧音在空气中颤抖，凄凉，低回，令人闻之酸鼻，哀上心头，心弦中发出共鸣，泛起无尽的哀伤。

良久，萧音突敛。文俊的眼中充满了泪珠，发出一声凄凉无比的悠悠叹息。

“娃娃，你该醒了！”这声音真冷，不像发自人类之口。

文俊心中一震，打一寒颤。但他知道自己未死，分明仍在人世，不然何以有如此真实的感觉呢？他吃力他说道：“我没死！请问是哪位高人救了我一命？”

“别问是谁，你感到怎样了？”

“浑身痛力，如同瘫痪。这里何以如此黑暗呢？”

“算你命大，从高崖跌下黑潭的人畜，只有你是唯一幸存的东西。但要晃没有老夫在，你也活不了。”

“谢谢你，老前辈，晚辈没齿难忘。”

“你的命是我救下的。”

“晚辈感铭五衷。”

“你得替我办一件事。”

“晚辈力所能及，赴汤蹈火，义不容辞。”

“你可不能反悔。”

“晚辈并未答应去办，但晚辈将尽全力。大丈夫千金。一诺，绝不轻言背信，允诺必先明辩，晚辈不敢轻言，但请老前辈吩咐，经便斟酌。”

“哼！你先答允老夫必能办到才行。”

“晚辈恕难答允，老前辈但请先说。”

“你非先答允不不然唯有一死。”

文俊不悦的说道：“老前辈好没道理，难道说要晚辈取天上月亮，晚辈也必须答允不成？死固是人生憾事，但死并不能令晚辈屈服，做那不可能之事。”

“娃娃，你不怕死我倒相信，不然就不会投崖自尽。”

“胡说，晚辈昏神失足，怎说自尽？大丈夫当堂堂正正求生，岂能效弱者之为自绝？哼！”

“你不先答允老夫，只能一死，与自绝又有何分别。”

“这另当别论，不达良心，信守不渝只能算是死道。”

“喝！你这小子倒有一肚皮歪道理，就让你死于道吧！”

黑暗中立时声息俱无，只有气流的嗡嗡微响。

不知过了多久，文俊动弹不得，运功又不可能，他只能静静地等死。渐渐地，他口干舌燥，肚内肌火中烧。平时，他三五日不吃不喝，仍无饥渴之感，可见已经躺了十日经上了。

他渐入昏迷。脑中前程往事，纷至沓来，远处的萧声，不时在他耳中响起，如位如诉，哀伤苍凉，撕裂着他的神经，给他无比的经神折磨。

但他仍然一声不出，绝不屈服。终于，他昏倒了。

第六章

醒来时，银色的亮光耀目。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黑潭边突出的一块巨石上。

四周，百丈外是高参天齐的绝壁飞崖。那银色的亮光，发自身畔一个怪人手中，那是一枝银箫。

怪人的长相并不唬人，脸上皱纹密布，但慈眉善目，惟一可怪处是他的须发，其白如雪，将他的身躯全行罩庄。他坐在石上，除了发必和脸与手，任何部分亦未露出。

文俊惊一崩而起，怪，先前消失的力量，已经完全恢复，而且更是充沛，他怔在一旁，张目结舌。

“孩子！你坐下。”老人说话了，亲切得像父亲对儿女。

文俊如受催眠，顺着坐下。

“你已经昏迷半月，服下了一颗千年龙菩，终于去尽体内杂质，与你体内的玉浆融合，你已经可以达到打能生死玄关之境了。”

“谢谢老前辈栽培。”

“你可知道我是谁？”

“晚辈愚昧，请示老前辈仙讳。”“说起来你不会知道，你太年青了，不说也罢。”

“你可知道我要爸爸答允之事么？”

“如老前辈说出，晚辈将尽力而为。”

“那是试你的心地，总算不负所望。可惜！我仅能再活半年，要是假我一年时日，你将成为武林中一代英才。可惜呀！可惜！”

“老前辈具锸不减英华，怎出此言？”

老人掀开长髯，露出双足，文俊大吃一惊，那不是足。而是两根树枝。老人平静他说道：“为了这一双足，我百年来未离黑龙潭半步。时至今日，已经年届一百八十高龄。”

半年后将是我油尽灯枯之期，你能坠崖不死，也是有缘。你做骨天生，而心底守正不阿，不轻言诺，可见正是武林难得奇才。克有生之年，将倾力造就你这武林奇才，为武林大放异彩。但你得用力，倾力以赴，不然你将无法由潭底出山，只能老死在这绝地黑龙潭。”

“晚辈恩师仙逝两年有半，临终曾要晚辈另投名师，不知晚辈是否可向老前辈执弟子礼？”

“那也好，可是。将来在武林中，你的辈份将骇人听闻。日后行道江湖，你终不可将我的名号示人，你能力到的话，我就收你为弟子。”

文俊起身肃容，虔诚地跪倒老人身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肃容说道：“弟子叩见师尊，皇天后土同签，弟子如违背师父金谕，神明殒之。”

“徒儿请在一旁坐下，听为师一一道来。”

老人仰首向天，悠然神往他说道：“一百卅年前，我与吴天一道及南海一僧在天台山证道：盘桓三月，印证神功。那吴天一道当时乃昆仑一百零八代掌门人，南海一僧乃普驼第一高僧。吴天一道以天罡神功练成九转玄功，可说功参造化，南海一僧经雷音佛法练成不坏法身。可是他们比起我的浩然正气，仍差一筹，但他们两入却不分上下，嗅念倏生，不该以无上修为，作孤注一掷的拼搏，结果，双方两败俱伤。临别，各自约定以全部心法传授弟子，十年后再晤天台。”

说到这儿，他幽幽一叹，接着说道：“这一别无人远隔，幽冥异路，实

可慨欢。吴天一道于返回昆仑途中失踪，可能伤发身死，昆仑绝艺自此失传。南海一僧病倒普陀，从此不谈武事，下落无人知悉。我在十年后带着我那孽徒至天台赴约，仅接到南海一僧送来手书说——目下正在造就一位俗家弟子，罗技印证之事就此作罢。我带着孽徒邀游江湖。没想到一念之慈，几乎丧身在黑龙潭中。”

他目中闪过一丝哀伤的光芒，语音转为沉重又道：“我收的那位孽徒，本是荒野中拾来的弃婴。我费尽心机培植。妄想人力可以回天。因他天性贪狠。故而想以后天之努力变化其气质，可惜仍一切徒然。在邀游江湖时，他敢妄为。有我在，他深怀戒心，将我恨入骨髓。终于，他伴我到黑龙潭畔摘药，竟然起了杀师之念，出其不意以掌猛袭我的双足，将我震落黑龙潭下。”

“他呢！”文俊虎目怒张地问。

“他在那儿。”老人用手向黑潭中一指，“已经骨肉全化了，他没想到我会临死反噬，以银箫化出伏魔神音，将他同时摄下绝崖，终致自食其果，你想知道师父的姓名么？”

“弟子在恭叩师父圣讲。”

“儒林狂生皇甫浩。”

文俊脑中轰一声响，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实俱在。在本朝定鼎以前，元勒子气数将尽之际有一个读书人别号儒林狂生，名叫皇甫浩，他奔走江湖，联络江湖志士，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反抗元人的大事。据说，韩山童就是他一手培植，才能高举义旗的，至于他的武功，据说天下无敌虽有人不信此事，但天下英雄豪杰绵听命于他却是事实，如无超人能耐，何以如此？

文俊正在惊诧，儒林狂生又说了：“我将授你一身绝艺，为你打通任督二脉，可惜为时无多，不能眼见你练成浩然正气。自然可以练成这功参造化，无敌天下的浩然正气。

孩子，我说完了，该你告诉我你的身世了。

坐年后。

汉中府鸿盛老店来了一位身材魁伟，英风超绝的少年人。他那修长的剑眉下，一双俊目清澈如一潭秋水，但有时会突然射出炯炯神光，一闪即逝。

他一身雪白肃银边的缎子劲装，腰中悬着，把用白缎子剑囊套住他的短剑，肩下是一个大革囊裂，囊外也是用白缎子套着的。

汉中府来了这么一位英华绝代的武林人物，顿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

鸿盛老店半年前出了天大皮漏，幸而东主的钱可以使鬼推磨，不但房屋翻修得更华丽，客人也莫不以一往鸿盛老店为荣。

白衣少年午间落的店，一个时辰后就发生了大事。

三匹骇马奔入南门，蹄声雷动。领头里位爷气焰万丈，马鞭儿呼啸出声，狂风暴雨撞入城来。

在鸿盛老店对面街心中，走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女。她一身缘色劲装渐为黑色，背上青色小包裹里也全是泥尘，怪！这叫化婆似的女人，竟然在包里前插着一把长剑。她脸上全是尘，一双眸子毫无神彩，木然地向前注视，缓止向南门徐行。

“俊哥哥！我只有这么办了。”她用只有自己可以听清的声音说：“黑死魔老哥哥毫无音讯我等不及了。别怨我。俊哥哥，我只有到吴天堡拼了，早些和你在地下相逢，免得我留在尘世孤零零地好凄苦啊！”

三匹骏马狂奔而来，看着向少女冲到。马上人突然哈哈一声狂笑，向

少女急冲。

少女似若未见，缓缓前行。

马不会踏人，但受人驱策又另当别论，马到，声势骇入，先头那一匹以雷霆万钧之威猛冲。

在行人惊叫声中，少女若无其事迎向马前，只听“叭”一声脆响，怒马冲出七八丈，“叹”一声倒在地。

少女仍好好地向前走，迎向面后两马匹。

两匹马上的骑士，已看到前面那匹马正向前倒，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妙。骏马怒嘶，两匹马左右一分，人立而起，马上人飞身落地。

先前那匹马倒地瞬间，马上人也真了得，凌空纵起八尺，轻如鸿毛落下地来。

这一连串递变，不过是眨眼间事，所有的街上行人，惊惶的纷纷奔逃四散，店门也关上了。

三个骑士一落地，立将少女围住，最先那人蓦地大吼道：“叫化婆你好大的狗……”

“叭”的一声响，他挨了从后面搥来的一记耳光，横冲八尺踉跄站住，吐出口中的血水和四枚大牙，倏然转身一看，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脱口叫道：“啊！是你！”

“不错，是我。一别年余，少堡主别来无恙？”

说话的是鸿盛老店的白衣少年，也就是当海狂龙梅文俊，挨揍的人来头真不小，谁不知他是宇宙神龙的大孙，风流浪子闻人雄？

他和文俊会有一面之缘，在清泥渡瞰江楼，为了缘飞鸿卜雁，几乎动手争风。那时，文俊并未存有报复宇宙神龙后代的心念，所以虽是仇人的孙子，也不愿报复。

“俊哥哥！是……你……”小女脱口尖叫，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我是在做梦！”

啊！”她站不住了，摇恍着向地下一栽。

文俊大叫道：“芝妹！”抢近一把将她挽入怀中，她已昏过去，软弱地人事不省。

文俊将她的人中轻轻一捺，再挽入怀中，对风流浪子阴森森他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通名上来！”风流浪子大叫口中漏风，难听已极。“闻人太爷送你上鬼门关。”他反手拔剑，响起一声清亮龙吟。另两名黑衣大汉也撤出长剑，向上一围。

文俊一字一吐他说道：“恨海狂龙！”

“呸！”三个凶人骇然叫道；脸色铁青向后疾退五步：“你就是恨海狂龙？”

“恨海狂龙。不久以前，在这儿会经与贵堡主力拼一个更次，赤焰天残再次相逢，你不信么？”

突然，“嗡”一声龙吟也似的剑啸响起，锈迹斑斑的天残萧高举向天。蓦地，剑气激荡，啸声刺耳，那天残剑锈神奇的消失了，亮晶晶的透明剑身，反射着天上烈日的光芒，那一圈耀目光华，迫人不敢正视。

片刻，光华突敛，仍现出那难看的斑斑锈迹，剑向下一落，缓缓入鞘。

文俊冷峻他说道：“你该信了！”

三贼如见鬼魅，浑身发抖。大热天，他们的牙齿抖得格格地响，像是掉在冰窝内。

他们脸无人色，惊惶的向后退。

文俊大声说道：“站住！”这一声巨吼，声不大，但却透人肺腑：“挺起你们的胸膛，别辱没了你们吴天堡的声誉。字内双凶，如日中天，难道吴天堡会出你们这种浓包？三贼听话了，木然站住。

风流浪子战鬻着壮胆问道：“阁下与吴天堡有何深仇大恨？为何一再挑衅？”

文俊说道：“仇深似海，无可化解，四年前荆山夺宝，两年前白鹿岭一针之恨。要是你仍然不明，可向你那老狗一询详情。”

“太爷自会问清，你等着，太爷等会一取你的狗命。”闻人雄一面说，一面回头。

文俊喝道：“站着，留下你的双耳。”

闻人雄打一哆嗦，一咬牙，大吼一声，抢埋没一剑点出。

“滚！”文俊虎腕倏伸，一把扣住剑身，剑身立断，只一晃手腕，快得肉眼难辩，一双耳朵已经到手。

闻人雄狂叫一声，掩住双耳孔往后便倒。两个黑衣大汉吼一声，双双揉身猛扑，长剑打闪。

文俊怀中的廷芝小姑娘，在文俊一捺她的人中时已经醒来。她不言不动，一双凤目泛起了光彩，用海榜样的情的目光，静静的凝视道文俊的脸面，对身外事恍如不觉。

“俊哥哥！快意思仇！”她被黑衣大汉吼叫惊醒，突然说话了。

文俊说道：“是的，快意恩仇！”他虎目神光倏现，剑到掌出，只一晃，两大汉像被钉在街上面一般，她仍向前伸出，人却拉开架式不言不动了。

文俊冷冰冰他说道：“闻人雄，传话回去，两天之内，吴天堡如不将宇宙神龙的脑袋送到鸿盛老店，恨海狂龙要血洗吴天堡。快滚！”

他向地上只能号叫，而不能动弹的风流浪子虚按一掌。风流浪子立时停止号叫，虚弱地爬起来，抱头鼠窜而去。

文俊轻瞥两大汉一眼，突然扣指虚弹，解了二人的穴道，冷冷他说道：“割下你们自己的左耳，滚吧！”

两大汉真有种，抹掉额上大汗，长剑一闪，左耳立掉，头也不回，飞身上马而去。

这时，大东门缓缓来了许多男女老少，还有几位仙风道骨的全真弟子，进了大东门。

文俊赶走三贼，举手轻抚姑娘粉脸，无限怜惜地说道：“芝妹，一别余年，你竟憔悴得不成人形，好教哥哥心疼啊！我们到客店里再叙吧？”

“哥哥！一年多来，我好苦啊！”姑娘哭了。

“妹妹，过去的让它去吧！有哥哥在你身边，让我们并肩携手，迎接未来艰苦的岁月吧！”他轻扶姑娘香肩，向鸿盛老店内走去。

他们换了一同的客房，小姑娘匆匆洗毕，哭倒在文俊怀内，继续地诉说着年来的哀伤。

这一年多，她独自跑遍了千山万水，找不到黑尸魔的踪迹，最后她绝望了，哀伤无情地撕裂着这知情少女的芳心，摧毁了她的健康，她终于丧失了活下去的意志，决心到吴天堡找宇宙神龙一决，即使不幸，也出自心田。

文俊含着眼泪，感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能用无数的吻，来安慰廷芝那几乎已枯了的心田。

良久，他们悲哀已尽，重生的喜悦，在他们脸上定开欢乐的火花，小姑娘依在他宽阔的胸怀内，转悲为喜地问道，“哥，你还恨那刺你一剑迫你坠崖的绿衣姑娘么？”

“也许我会恨她，但愿今后不再碰头，她不该不分地红皂白，无理去闹啊！”

小姑娘真诚他说道：“哥，我求求你，别恨她。”

文俊讶然问道，“为什么？别说她破我坠崖，给我那致命一剑。就以她使你哀痛余年，饱受心灵折磨来说，我该恨她一辈子，你怎么竟要我不恨她？”

“我已经重投你的怀抱，已经心满意足了。”姑娘的粉面红似西天的晚霞，接着说道：“她赶走了字内双凶，对我有全家之德。哥，别恨她吧！而且，她已经后悔了，我亲见她用罗帕沾了你遗下的鲜血放入怀中，悲痛地走了。”

文俊迷惑的自言自语道：“哦！她为什么这样做呢？”

姑娘神秘地一笑，笑着说道：“哥，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她爱上你那！傻瓜！”姑娘顽皮地捏了他脸颊一把。

“胡说，莫须有。我和她见面几次，双方连真名号也弄不清，而且一见面不动口就动手，最后她一剑几乎要了我的小命。爱？天知道！”他便将湖口官道相遇后的种种。

直说到被迫坠崖的事一一说了。

姑娘静静地听完，脸上泛起神秘的微笑，说道：“这还不够明显么？爱之深，责之切，就凭她刺伤你时，那句“为你守心丧三年”的话，她已经将整个心交给你了，哥，我敢断言，在南昌她们告诉胸的姓名，绝无虚假，她好美啊！风华绝代，我见犹怜。”

文俊一把将她抱紧，笑道：“弱不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说完四片嘴吞相接。

吻得小姑娘浑身发软。

良久，小姑娘伏在文俊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哥，那蒙面的彩裳姑娘是谁？还有那个大爹。她怎么也会赶来长湖？她的功力真高啊！难道她也是为了我的俊哥而来的么？”

文俊说道：“奇怪！你说这位彩裳姑娘，我根本不知道嘛！难道说她是芳姐？不！

她没有这高深的功力啊！”

小姑娘抬起头诧异地问道：“谁是芳姐？”

“我可告诉你，但可不许乱猜。”

“不由猜地，我相信你。”

文俊便将与迷魂婉女相识的经过说了，把姑娘灌得将粉面直向文俊怀里躲，而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等文俊说完。她并未抬头，恶作剧地笑道：“知心女子负心汉，她遇上了一个傻瓜。哥哥温柔乡下知情滋味，岂不是令她

文俊虎掌一探，笑骂道：“我知道你准没好话，看你还敢不？”

小姑娘脸似一朵盛开的山茶花，喘息间轻唤道：“哥，下次……不敢，啊！你……你坏。”她突然抬身一扑，抱住文俊双肩，依在她肩窝里娇喘不已、

由大东门入城的一群人，落脚在对面的鸿安老店。

申时初，大南门蹄声如万马奔腾。汉中府城内，家家闭户，行人绝迹。知府大人据说不在衙中，即使在，他也管不了吴天堡的事。

入吼，马嘶，刀闪，剑扬，鸿盛老商外，危机四伏，杀气腾腾，数十匹骏马将街道两端一塞，马上的英雄们纷纷飞跃下马，撒兵刃，四下里一分，瞬间，街心和四周瓦面，全布上了人，这些人个个威风凛凛，面色凝重，而且像貌狰狞，如临大敌。

是的！大敌来了，半年前，恨海狂龙大闹汉中府，在同一“地点，赤焰天残两把神剑首度相逢了，令天下英雄大开眼界。以一个江湖晚辈，竟然敢和吴天堡作对，这是破天荒未曾有之事。那天他不但玉力拼无数闻名高手，而且还在号称江湖一绝的龙须毒针下，神奇地逃生。

今天，恨海狂龙公然明目张胆卷土重来，大街之中凌辱闻人雄少堡主。声称索取堡主头颅，如果没有超人能耐，和惊世骇俗的无上造诣，焉敢如此？

怪！在这些悼贼中，竟没有宇宙神龙在内。

店内外两侧，分立着八名仗剑大汉。街中心，八名奇形怪状的僧道俗武林高手，全都肃容屹立，向店内阴沉沉地瞪视，目不稍瞬。

街左右两端，也站了两排凶悍的劲装大汉。

街心八个人中，有六名是熟面孔。矮丑狞恶地狂星汪年、七星羽士妙真、冷红线庄容、南崆峒二老，他两竟也来了。稍陌生的金罗汉宏稗，他那恨沉重的稗杖金光闪闪，有点唬人。另两位道爷是生面孔，是高大雄壮的威猛全真。他们道解剑池七子中的老五道圣，老六道通都是已经丧命的老七道微的师兄，鬼使神差，他们恰好赶上了这场热闹。

在吴天堡的爪牙一挤而至，声势凶凶将鸿盛老店包围时，对面的鸿安老店中，刚住进片刻的一群男女，似乎都在店内匆匆结扎，神慌乱。

店门外那八名大汉，突然同时举手一挥，最前面两人推门而入，八个人急闪而进。

突然，风声呼呼，黑影乱飞，“叭叭”之声不绝于耳，八个大汉分成四双，赤手空拳由门内飞跃而出，贯在街心骨碌碌乱滚，在四周讶然惊叫声中寂然不动，瞪眼握拳状如死人。

地狂星是宇宙神龙之徒，地位稍高，乃是这一群人的首脑。他一看八大汉既然无声无嗅地被人点了穴道，扔石子般摔出店外，怎得不惊？怎能不怒？他蓦地大吼道：“谁敢冒充恨海狂龙到沉府中撒野？给我滚出来！”

他喝声刚落，店门中白衣耀目，大摇大摆地出现了文俊英传的身形，和已经挽了一身青色劲装的芝姑娘。

地狂星倒抽一口冷气，失色地叫道：“果然是你！”

文俊跨出店门，向众人轻扫一眼，冷笑道：“是我。地星狂，你不会眼生罢！你仔细看看，恨海狂龙可是冒充的，哦！这许多人都是熟朋友哩，只有两位道爷和一个秃颅没见过。你们来的人真不少，也好，诸位是自报名号呢，抑或想做无名之鬼？”

他阴阴他说完，与芝姑娘并肩缓步到了街心，在众人身前丈外站住了，不屑地睥睨看着地狂星这个人。

在两人出店的瞬间，鸿安老店内起了一声惊呼，但众人皆紧张地凝神戒备，虽闻到亦未给予置理。

金罗汉跨前一步，狞笑着说道：“小狗！你够狂啦！我，金罗汉宠禅。”

文俊淡笑道：“吴天堡酒色和尚宏掸？好，算你一份。

最后那老道阴阴冷笑接：=，踏前两步，并一指身畔同伴，说道：“这是贫道师弟，道通，上次是你用蓝羽毒九毒毙贫道的师弟道微么？”

文俊轻视地撇嘴说道：“又是武当的败类！你说对了，吴天堡那晚出动上面凶悍恶贼，围攻区区在下，贵派的弟子仍然不知耻，也插上一手，哼！武当就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告诉你，道微死有余辜。”

“今天贫道也要你死有余辜！”道圣恶狠狠地踏前二步，仰手拔剑，目中喷火。

文俊声色俱厉他说道：“你们听了！恨海狂龙乃是冲吴天堡闯入杰老匹夫而来，谁妄图插手将自食其果，不相关的人，给我走开，恨海狂龙剑下只认敌人不认朋友，不知自爱的人，硬要干涉阻止小爷煎雪师仇之举，也就是恨海狂龙的生死对头。”

芝姑娘甜甜地接口道：“还有我呢！俊哥哥，你不会要我也走开吧？”

“芝妹，你和我不是朋友，而是息息相关的伴侣，再说这雪仇之事，也有你一份。”

“是啊！有我一份。”姑娘风目中泛出寒芒，“毁家之仇，一载于兹，杀啊！”她反手拔剑响起一声剑啸。

“翁”一声龙吟似的剑啸破空四散，锈迹斑斑的天残剑出鞘。文俊倒垂着剑缓步向前，傲然他说道：“谁先上？要不按江湖规矩众打群欧，小爷奉陪。”

他的天残剑徐徐举起，虎目中冷电杰然四射，屹立如山，威风八面，像是目空一切。

“看招！”

道圣怒叫着揉身猛扑，一脸点出，银芒四射，剑啸刺耳，闪电似急点文俊结喉穴，并龙罩胸前径尺范围。老道的功力委实不弱。

“你不行！”

文俊冷笑着挥剑，银芒一划，她的天残剑向上一扬，“嗤”一声双剑互擦而过，银芒向上一洒，锈剑尖已经神奇地到了道圣胸前，距玄现大穴不足三分。

道圣惊得浑身发冷，赶忙飞峰疾退。但迟了，锈影向上掠扬，道圣只觉鼻尖一凉，有些种种的液体流入口中盐盐地，味道不大好。他一退近丈，身形一定，惊得伸手在脸上一摸，“哎呀”一声惊呼，慌不迭去掏百宝囊取药，原来他的鼻尖已经不翼而飞了。

同时响起一声虎吼，道通已经挺剑扑而来，刺出一招“天地分光”，来势奇猛。

文俊阴森森一笑，伸手拦住正欲抢出的芝姑娘，天残剑轻描淡写地信手疾挥。剑过无声，老道手中仅剩剑靶，天残剑尖正搭在他的胸前七坎大穴下。

老道被天残剑传来一阵奇大的暗劲，将他前冲的身躯止住，连看也没看清，只感到七坎穴上传来一阵奇冷侵骨的寒流，水由自主打一冷颤。他低头一看，惊得顶门上走了三魂，额上冷汗缓缓而下，却听文俊冷冷他说道：

“下次再见面，绝不饶你，滚！”锈影一闪，他的鼻尖也是一凉鲜血泉涌。

两老道作声不得，怨毒地盯文俊一眼，转身大踏步走了，未向任何人打招呼。

文俊虎目中神光如电，向面色惊慌的地狂星阴笑道：“地狂星，你该上了！”

“佛爷先超度你！”

金罗汉大吼，抢前三步，就是一记“横扫千军”，金兴闪闪，劲风怒号。

“这家伙是个浑人，臂力却是不小。”

文俊心中在想，手可不慢，向后一仰身，伸左手疾抓杖金罗汉人并不浑，他认为天残剑没什么了不得。他这合金禅杖粗如鸭卵，重有八十斤，小小天残剑，岂敢碰这重家伙故而称声夺人，放胆进招。

文俊并不出剑，仅仰身伸手去抓禅杖，这狂妄而危险的举动，反而把金罗汉吓了一跳，摸不清这小子功力到底有多深，敢用这胆大荒谬的招式？他想也没想，猛地一沉腕，抢进两步，收杖头现杖尾。“虎尾穿裙”向上一挑。

“叮”一声，白影突进，天残剑点在杖身上，向前一滑粗大的合金禅杖划开一条两尺长的大缝，大和尚的左手小指立告分家。

金罗汉毕竟不凡，在这不容发的瞬间，撒步旋身，一声虎吼，一招“沉香劈山”以攻自救。虽断掉一指，却逃掉一剑之厄。

“你也不行！”

文俊已试出大和尚的功力，突下杀手，天残剑一闪，剑气嘶嘶发声，搭在千钧力道猛臂而下的禅杖上，向前一滑金罗汉只觉力道一窒，虎口发热，他殊以相信那小小锈剑，竟能反震他的千斤力道，但事实俱在，不由他不信。他到底是武林仗仗出群的高手，兵刃一触便知不妙，不等到天残剑顺杖滑到就倒退八尺外，大吼一声，攻出一招“狂风扫叶”矮身重行抢进。

白影快如鬼魅，一晃即至，掸杖扫出一半，锈影已从到而降，无数锈尖向下急射。

“仓郎”，一声龙吟，寒芒暴进暴退。金罗汉额角鲜血如注，倒拖着禅杖退至街边，另一方银芒暴退处，正是手持七星宝剑的七星羽士，他冒险抢救金罗汉，被文俊一剑震退八尺有奇，手中的七星宝剑缺了一粒米大缺口。算起来，这把三大名剑的七星宝剑，已经第二次伤损在天残剑下了。老道被震得热身翻腾，持剑的手不住颤抖。

“这次你非死不可！”

文俊暮地叱喝，锈影飞射七星羽士。

“咱们上。”

地狂星大喝，手中银剑疾挥。

他们五个人刚扑近，七星羽士已经吭了一声，摇晃着望后便倒，由腹至额，不多不少七个细小剑痕，七星宝剑飞三丈外去了。

在怒吼如雷中，地狂星、金罗汉、南崆峒二老，四个人三剑一杖，拼死围住文俊猛攻。

冷红线找上了姑娘，迫得芝姑娘还手无力。

四周悍贼呼喝着向前一围，声势汹汹。

文俊突然亮声高呼道：“师父！弟子大开杀戒了！”

他叫声一落，天残剑锈迹突然神奇地消失了，亮晶晶恍若锈明的剑身，

映着烈日，焰发出耀目光华，幻化出万朵寒星。他不进反退，身后的两个老道，有一个肩上中剑立时躺倒。光华一闪退到芝姑娘身侧，冷红线只觉手中一轻，粉肩一麻，耳中响起文俊冷酷的声音道：“你还不太坏快滚！”

他只觉得身躯被一股无可抗拒的掌力一送，飞退三丈外跌在屋檐下，立时知觉全失。

这一瞬间，芝姑娘的四周，血肉纷飞，惨号骤起，扑近的悍贼湖飞般向后退去。

白影飞旋一周，抢到金罗汉身前，光华一散一聚，金罗汉的禅杖脱手飞出，他腹胸额留下了三朵梅花，毙身倒下，禅杖势似奔雷，急射地狂星。

地狂星银剑疾振，由杖下猛扑文俊，一招“花中吐蕊”吐出无数银星，剑气狂啸，直射文俊胸前。同时，他左手疾伸，三枚肉眼难辨的细小絮影，先银剑而至。

文俊功力已到炉火纯青，早已看出那是宇宙神龙的暗器龙须毒针，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天残剑一挥，阻住银色剑影，付左掌向前一登。

三枚紫影似被罡风所扫，以便强更急的速度回头奔，地狂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号，扔掉剑栽倒。他想伸手至腋下取百宝囊中解药，但光华一一闪，两手十手指齐根而断，百宝囊凭空飞走。他象断了腿的疯狗，惨不忍睹的翻滚叫号，慢慢地缩成一团，浑身渐变灰黑。

芝姑娘不是冷红线的敌手，但对付悍贼如虎入羊群，昆仑的玄天神剑为玄门一绝，杀人如切菜。但她绝不追杀，不离文俊左近。

地狂星一死，惟幸存的是一个老道，那是南峙删二老中的玄尘。他抱着师兄奄奄一片的躯体仰望苍在，脸色死灰，正喃喃的语，其极声微轻不可辨。

文俊走到老道面前，阴森森他说：“你有什么后事可交待么？”

天残剑随声徐徐举起。

老道鹰目中射出怨毒的寒芒，用那不象人的声音说道：“你想赶尽杀绝么？动手罢！”

“丢下那该死的家伙，拾起你的剑，我给你绝对公平的机会，让你再施展半年前的威风。”

文俊说话时，脸上泛起残忍而刻毒的微笑这微笑，令老道汗毛直竖，老道没作声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灰铁色的肌肉不住抽搐，翘首望天，不言不动。

文俊不屑他说道：“你不动手吗？我仍要杀你，生有时杀有地，半年前你要取我的性命，今天该我取你的性命了。”说完，天残剑缓缓举起。

老道额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他软弱他说道：“你动手罢！崆峒派今后将全力对付你，江湖上你将寸步难行。贫道误信宇宙神龙的话，认为你已葬身汉江，故而单身在此等待水落石出，不然本派高手齐至，你早该粉身碎骨了。”

“就凭你崆峒派几块料。哈哈！你不觉太过妄想么？”

“你怎么说都成，反正我已经落在你手中。这一天，我已不可能再看到了，日后的事实可以给你证明。”

“你认为贵派了不起么？”

“人才济济，做视江湖，象贫道这种身手的人，本派中，多如牛毛，不久你就会相信了。”

“好！我希望相信。”

声落，光华疾闪，老道的右耳跌落地面。

“给我快滚！半月后咱们南崆峒再见。”

“我记下了。”老道知道死不了，神气起来啦。

“半月后贫道扫径以待，并为你准备桐棺。”他还想再说，但一触那文俊凌厉眼睛，又将到嘴的话咽回，抱着重伤的师兄，大踏步走了。

吴天堡的人，早跑得净光大吉了，街道上静如鬼域，血腥触鼻。

文俊收剑入鞘，伸手挽起身畔的芝姑娘，正待入店的大门，“呀的”一声，闪出一个英俊的少年人，他纵至文俊身前，抱拳一礼道：“在下是昆仑葛云鹏，请阁下再至南门外灵官庙一会。

芝姑娘呀然叫道：“啊是老兄铁胆郎君么？”

他惊奇地打量姑娘，惑然地问道：“在下正是铁胆郎君葛云鹏，请教姑娘芳名，怎称下在为师兄？”

“家祖九现云龙徐占海，小妹名延芝。皆因家祖奉师门令论，不许在江湖暴露身份。

小妹自幼生长长湖，从未参谒师门，故以对师门陌生。”

铁胆郎君凄然他说道：“唉！糟了！谁料到你师妹竟然在此呢？这……这……”

姑娘惊问道：“怎么啦！小妹在这儿错了么？”

“一言难尽，等会儿你就知道。”

“到底为什么？”

“这时不便说明。店内就师门几位长辈在，你爷爷恐怕即将赶到，在巫这民朝见。”说完，向两人抱拳一礼，闪入店中去了。

文俊牵住姑娘纤手，毫无表情他说道：“我们到巫官朝去吧，看爷你是否赶来了？”

“哥，你知道葛师兄神色惶急，为什么呢？”

“这位铁胆郎君满脸正气，他在心中作难。你问为什么，很简单。”他拍拍腰中天残剑，又道：“就是为了这把剑。在江西芳弟力斗桃花仙史时，我就看出是昆仑门人，所以在长湖时，我请你不要将我身份说出，原因在此。当日在长湖，要不是双凶同现，我也不会露出天残剑。当时爷爷脸上神情，我已尽入目中。不然我不会突然离开你们。

逃避风瑛二女，不过是籍口而已。你该知道天残与你师门的深仇大恨啊！”

芝姑娘惶恐他说道：“爷爷从没有告诉我啊！”

“这是爷爷厚道之处，他知道这仇恨是不必要的。当年恨海狂人仗剑怒沉东昆仑，也不全是他的错。六大门派的人逼迫他出此一着的哪！谁愿意惹事生非呢？”

“哥，这……这事如何是好？”

“我不会对爷爷无礼，但也不甘心受辱。你可以想得到的，爷爷莅临汉中，显然是冲吴天堡而来，一雪长湖毁家之耻，假使你师门坚持要和我先对。那……”

“哥，我们不去也会。”

“傻妹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临头没有躲避的余地了。看那儿。”他用手一指远处瓦面；

姑娘放眼望去，远处瓦面有十数个身影，快如流星向城南急掠。文俊又道：“这是贵派的盖世奇学，“追风驭电”轻功，并用“龙腾大九式”身法，功力已居炉火纯青之境，显然都是贵派高人，不去成么？”

芝妹，我知道你痛苦已极，我也五衷如焚。也许你我的山盟海誓，会在这年深日久的师门仇恨中化为泡影，或者抱恨终……”

她流着泪惊叫道：“啊！哥，我……我受不了，我……不打算对贵派决绝，因我的师门与昆仑大有渊源，我会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让步的。快赶吧”别太迟了。”两人携手出了南门，向灵官庙赶去。

灵官庙，距城南仅三里。庙前一片大广场，一条大道由城南蜿蜒而来，直通巴峪关。

以南，丘陵起伏，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峰峦，乃是巴山余脉矿八十里就是吴天堡。

文俊离开治不久。吴天堡的众徒重行聚集，匆匆收拾尸体，默默地散去。

由城东，静静地来了两个行脚僧，年纪约在古稀之间。一个方面大耳，一个象貌清灰，手提方便铲，徐徐而来。

街心血迹惨不忍睹，还有两个吴天堡的劲装大汉未走。

两和尚寿收在一扬，念了阿弥陀佛。那方面大耳的老和尚。走进两大汉合拳一礼，道：“阿弥陀佛，请问施主，这儿发生了祸事么？”

“不错，杀人如麻，可是用不着和尚纪经超度。”

“旋主是说，光天化日之下，在王法之地杀人如麻？”

大汉不耐地答道：“是的，和尚。光天化日又待如何？王法？哈哈，只值三文钱。”

“凶手是谁？血逢鲜明，此事发生不久噢！”

“叫什么恨海狂龙，城南灵官庙就所以将他找到。”

大汉明完，与同伴牵过马匹，扬长而去。

方面大耳和尚说道：“觉非法兄，恨海狂龙未死吗！我们快去瞧瞧，他在这儿杀了不少的人哩。”

被叫觉非的清灰和尚冷冷他说道：“算啦！少管闲事天钱剑据说已经沉入汉咱们少林和贵派峨眉都与恨海狂龙私人恩怨，仗剑扰乱六大门派山门的又不是他，上代的仇恨不能永远牵连。”

“咱们可不能让他胡作非为啊！”

“胡作非为？哼！”觉非冷哼一声，又说道：“刚才那两位凶悍大汉，是吴天堡的爪牙，是非已不问可知。”

“反正无事，何不至灵官庙一走？看看恨海狂龙是何许人物，岂不大佳？”

“也好，觉非首先向南而去，喃喃他说道：“但愿天残剑确是沉入汉江，少生多少是非啊！”

两和尚一走，西城来了不少年高德重的老道，直奔鸿安老店。刚到店门，店内出来了铁胆郎君葛云鹏，大伙儿扑奔城南。铁胆郎君走在最后，他前面正是两个尚装老小，正是九现云龙徐占海，和芝姑娘的哥哥徐延芳。

不久，城郊破落的花圈内，三个淡淡红影翩若惊鸿，向南郊一闪而没。

城西奔来两匹骏马，马上是两个英传少年，驰到鸿安老店下马，椎门而入。不久，他们又匆匆出门，向城南狂驰，他们是翠园小主人东方英东方

群两兄弟，他们没死在岷江，看他们神采飞扬景况，这半年中也许有奇逢。

灵官庙前广场，远化派的人已经先到了，以两个须发如银的老为首，占住东西，共有二十人之多，道俗男女俱全，全部肃容而立，凝神以待，最右首，站着昆仑双鹤，他俩低首垂眉，脸上布满痛苦神色。

大道远处，现出文俊的白色身影，和芝姑娘的青衣，两人并肩而来，姑娘额上见汗，脸色苍白。

文俊在老道丈外处处一站，抱拳一礼道：“武林后学梅文俊，参见诸位仙长。”

“贫道无影仙太风。”右首老道傲然地回了一礼，一指下首老道又道：“这是敝师兄雷电手太雷。”

文俊淡淡一笑道：“原来是昆仑四大护法，久仰久仰。”

芝姑娘抢前数步，跪下叩首道：“徒侄孙徐延芝，叩请师祖叔金安。”

所有的人全都一怔，昆仑双鹤幽幽一叹。

无影仙怒形于色地问道：“你是占海师兄的孙女？”

“侄孙正是。”

“你起来站在一旁，你爷爷快来了，这儿的人都是你的长辈，等会儿再行参见。”

延芝软弱地站起，惶急地退地一旁，一双明眸，无助地凝视着文俊。

无影仙冷然向文俊发问道：“你就是恨海狂龙么？”

文俊的语音也够冷。

“恨海狂龙人是你的师父？”

“非也，只可算是朋友，但在下心中却师事他老人家。”

“哦！原来如此。你可知天残剑与六大门派之间，五十年的恩怨牵缠？”

“略有所闻，年深日久，道长提此则甚？”

“哼！年深日久，昆仑派太字辈的弟子中，大都健在，五十年前之事，刻骨铭心，怎说年深日久？”

“道长宠召在下来此，是何用意，但请言明。”

“本派之人，对阁下毫无恶意。”

“在下先行谢过。”

“但贫道有一情之请，还请少侠府允。”

“道长但明告，力所能逮，在所不辞。”他在装迷糊。

“天残剑乃为祸之源，六大门派中人，志在必得，少侠可有耳闻？”

“在下不知其详，剑只有一把皆志在必得，岂不为害更烈，伤了彼此和气？”

“少侠只其一，当初六大门派共同约定，只消擒获恨海狂人，天残剑即由六大门派轮流保管一年，最后归获剑之门派永远封存。在尔后十年中，其他五派皆须听命驱策。

“好一个莫名其妙的办法，难怪引起如此风波。”

“你说什么？”无影仙变色地问。

“没什么，可笑而已，道长的意思……”

“请少侠将天残剑留下，少侠将是昆仑派的情义朋友。”

“如果我不呢？”

“不？少侠笑话了。”无影仙轻蔑他说。

“绝不是笑话，在下要仗此神剑剪雪师仇，岂肯拱手送人让苦心孤指尽

传流水？”

昆仑派将替你倾全力，你大可心。

“哈哈，道长未免轻于言诺了，你们能办到？”

“天残剑到手，代六大门派之力替阁下效力，无住而不利，怎说办不到？”

“六大门派固步自封，良莠不齐，能办事么？少夫闭关自守，雪山不况外事，崆峒无所不为武当野心勃勃，峨眉足不出川，至于贵派么，连门小也绝不提昆仑二字，想想看哪这一盘沙能成大事：江湖中双凶一霸三个人，把武林闹腥血雨，你们自命名门侠义道，一个个独善其事，侠何在？义何在，假使不宇宙神龙车焚徐家弯，赶尽杀绝，贵派恐怕仍会缩首昆仑的。再说，你们正事同力，为了可以驱策其他门派十年的天残剑，竟先找在下生事，嘴本逐末，在下深为道长惋惜。”

文俊言正词严的一阵数落，把众人说得哑口无言，可是无影仙却怒火陡发，雷电手虎目睁得圆圆的。

无影仙厉声叱道：“小畜生你说完了？贫道不和你计较，你只消说声是或不是，便决定你的生死。”

“哈哈！道长自问可以胜得宇宙神龙么？”

“虽不胜但亦致败。”

“倒是由表之言，可是色厉内荏。这样吧，等诸位吴天堡事了，在下就在此相候，再决定是否交出天残剑，成么？”

“贫道一向不信空言，你少玩狡猾。”

问俊怒火陡发，正待发作，但一触芝姑娘那惶急尤伤的目光，怒火立消。他正色说道：“梅文俊一生不知狡猾为何事，言出必践。宇宙神龙乃在下杀师仇人，须仗天残剑，克制赤焰剑。手刃师仇，再送贵派不迟，道长难道不谅么？”

“少侠语出由衷，老纳愿为证。”

发话的是一双老僧，不知何时到的，随声转出灵官庙。

“原来是少林高僧觉非，峨眉法因长老，贫道稽首了。”无影仙神态相当冷淡。

两和尚合掌为礼，觉非诚恳他说道：“老内与法因大师绝不参与此事，诸位道友如信得过贫道僧，愿为鲁仲连排解此事如何？”

无影仙傲岸他说道：“不敢劳动大师法驾。”

“那么贫道告退。”两僧转身退下。

无影仙厉声问道：“阁下是留下剑呢。抑或赔上一命？”

“剑绝不留下，文俊忍无可忍，凭你也取不了梅某一命，哼！”他目中神光条现，面泛杀机。

“俊哥哥……”

芝姑娘情急大叫，向前疾走两步。“给我退下！”

无影仙暮地将她叱住，踏前二步。

“师兄请退。”雷电手向前说：“待我擒他。”

“哈哈！文俊狂笑起来道：“街心之战，诸位隐于鸿安店内，情景全在目中，轻言擒我，岂不可笑？”

“可笑之事多着哩，你敢与贫道在掌上见个真章？”

道长绰号雷电手，拳脚自有出色能耐，在下不敢妄自非薄，你上啦！”

“师兄小心！”昆仑双鹤的老太太吴神色紧张地叫：“他的六合须弥功可

怕。”

“师弟放心。昆仑天罡掌怕过谁来？”

文俊傲然他说道：“雕虫小技，也敢大言不惭请上！”雷电手柔身欺近，左手虚伸，一股雄浑潜劲随掌而出。

文俊向右徐移一步，冷然盯紧雷电手的眼神。老道见文俊身形一动，右足疾进，右掌快如电光石火，“惊涛裂岸”，猛地拍出，无数掌影飞舞，奇猛地闪家真力排山倒海似向文俊涌去；声如启雷，松急绝伦。

文俊冷哼一声，对袭来的雄奇劲道不加置理，左足微动，巨大的虎掌撇入启启雷鸣之中，看去缓慢，其实极快，五指箕张，急扣老道派掌脉门。

雷电手只觉所发的浑雄劲道，一近文俊身旁，即如泥牛入海消散于无形，而对方那晶莹如玉巨掌，已劲到了腕下了，他心中大骇，急忙撤招挫腕，大吼一声，左手天罡掌以八成力道闪电似扔出。

文俊直待银花射到，方行出招，光华一闪，就是一招绝着“怒海藏针”，正是破“万流归宗”的杀着，无数光华气，将朵朵银华向外猛振，一点电光彼然撇入，剑来到剑旋飞先至，寒森森地剑气衝破无影仙的变身真气，一闪而入。

无影仙不愧是昆仑四大护法之首，剑锋一转，向右一振，身形借力横飘三步，脱出重围。在这生死一发之间，他只觉得那一丝侵骨剑气，由胸前扫过右肩，其冷无比，不由机伶伶地打一冷颤，脸色略变。

这种以内家真力发出剑气相博，丝毫不能取巧，一招一式生死须臾，一切诱敌的花招全用不上，全是内家修为和精纯剑道的竞争，锦票是对方的血和肉。

这一招看去双方椅未分胜负，但显然无影仙落于下风，龙韬十二剑先一在上把可以克制玄天神剑，无影仙怎不糟透？何况文俊的内功已经练至由神返虚之境，比他高出多多呢！

文俊身形微侧，踏前一步，剑尖微沉，说道：“一招！你小心了！”

声动剑动，光华疾闪，仍是一招“怒海藏针”，四周光华如虚似幻，中间那丝闪光似实犹虚。

天影仙长剑急挥“罡风扫云”立还颜色，猛攻文俊衬腕，向左斜身而进。两股剑气一触，无影仙只觉全身一震。虎口发烫，变身真气一窒，冷冰冰的剑气抢面生寒。他临危不乱，左手剑诀一沉，变指为推，天罡掌力骤吐，身形借反弹之力斜飘三尺。

他身形未定，文俊的轻吐已经入耳，剑影已临。

“第三招，着！”

无影仙史觉剑如长虹，飞射而至，他心胆俱寒，身形猛挫；贴地从文俊左侧掠过，并一剑扫出。

他避实掌虚，满以为必定得手，岂知他快，文俊应变更快，天残剑一沉他的道袍后罢飞落一幅，冷森森的剑尖贴后臂而过，差半厘皮破血流。

无影仙掠出丈外，还未站稳转身，身后已传来文俊那令人心血凝结的语音道：“四招到！别仅躲。”

声音似的在耳后，直透耳膜。他想回身扫出一剑“旋风落叶”拼个两败俱伤！但迟了？冷森森的天残剑已掠顶而过，九梁寇连同道发不翼而飞，耳中传来一声闷雷似的低吼，接着是一声清越龙吟，狂风劲啸。

他木然转身，脸色死灰，丈外，文俊抱剑卓立，英华绝代，豪气骇发。

文俊对面丈余，站着一个人面色凝重，寿眉深垂的老道人，手中佛尘根根竖立，无风自摇，但前端已平平整整，显然已被天残剑削掉三寸以上。他认得，那是老一辈的师伯，昆仑三圣的首圣“剑职至真”。

人影疾闪，来了不少人，那是昆仑第二批门人到了。

无影仙长叹一声，手腕一振，长剑断成五段，他扔掉剑靶，趋前伏下叩首道：“弟子无能，有损昆仑声誉，乞师伯恩赐弟子自绝，以谢师门。”

“你已尽了心力，过不在你，不必自久，你退下。”剑职沉重的一挥手，无影仙只好再拜起立，说道：“谢师伯恩典。”他低首举步，仓然离开。

“爷爷！”芝姑娘大叫一声，飞扑后到的九现云龙。

“芝儿，是你！”九现云龙惊喜的将爱孙挽入怀中，老泪如泉：“苦了你了，孩子！”

“爷爷！俊哥哥他和祖师爷……”

“呀哎！是俊兄！”九现云龙失色地叫：“他……他没死！糟！”他放开延芝，趋前惊呼说道：“俊儿！”

“俊哥哥！”延芳的延芝齐声急叫。

文俊正徐徐攀剑，向一步步走近的剑职迎去。他突然止步，目不旁视他说道：“恩恩怨怨，过眼云烟，别叫我，我是恨海狂龙，与天下头林为敌的恨海狂龙。”

“俊儿！听我……”

剑圣凛然地问道：“占海，怎么回事？”徐占海强抑心潮，将文俊与孙儿女结金壮，徐家湾临危赴援之事——说了。

无影仙也讪讪地将汉中府目睹文俊扬威，发怔，发现他用的是天残剑约会灵字云的经过说出创圣向木然呆立的昆仑双鹤问道：“大吴师上次汉中教你脱厄的人，可是这后生？”

太吴垂首答道：“禀师伯，正是此人。”

“你们都退下。”剑圣略一领首，又向文俊道：“论辈份，贫道直呼汝名并不为过。”

俊哥哥你真不肯将天残剑交给敝派保存么？”

“老前辈明鉴，晚辈必仗此剑手刃师仇，在宇宙神龙未援首前，恕难应命。”文俊恭敬地答道：“真正论辈份，剑圣是昆仑一百零九代弟子，而文俊的再传师爷儒林狂生皇甫浩，却与昆仑一百零八代掌门吴天堡一道是至交，所以算是平辈。目下昆仑掌门是一百零九代至字辈的龙虎真人至清，也是文俊的平辈呢！”

“孩子，贫道负责替你煎雪师仇，你能将剑光先交敝派么？”

文俊断然他说道：“不能，刚才晚辈无礼，与前辈换了一招，以老前辈目下的功力来说，仅可与半年前的宇宙神龙相伯仲，难操左券，必须由晚辈完成心愿。”

剑职脸色立变，在昆仑三圣中，剑职至真最为自负，性情也最暴烈。他是雷电手大雷之师，师徒俩全般儿火暴，最无容人之量。文俊这一段话确是肺腑之言，他为人耿直，想到就说，毫不加以委婉掩师剑，剑圣怎能听得入耳？老道无名火起，厉声说道：“你是说贫道不如你么？无礼已极！”

“老前辈心中雪亮，休用晚辈解说？”

“住口！你得收回你的话。”老道狂怒的叱喝。

“听不听在你，少在我面前大呼小叫。哼！”文俊也火啦，语言转冷。

“俊哥哥，你得忍耐啊！我……”芝姑娘惶恐大叫。

老道怒叫道：“滚开！闭嘴！占海，将她带开。”

九现云龙苍白着脸，狼狈地挽着泪流满面的兄妹俩。缓缓退出一旁，延芳愤怒他说：“爷爷芳并未叩拜过祖师爷吧？”

“是的，孩子，但你爷爷是昆仑弟子，在形式上你也算昆仑门人，你不可胡思乱想。”

“难道说，只消一人身为昆仑弟子，备后千代都算门下么？”

“这……这……孩子，这又当别论。”

芝姑娘狂叫道：“就由我们开始别论吧！我不是昆仑弟子，不是昆仑弟子，不是……让我和俊哥哥在一起，爷爷，放开我，放开我！”

她正在挣扎，人影一闪到了雷电手太雷。他用怨毒的目光紧盯芝姑娘，阴森森他说道：“住嘴！休怪贫道无礼，你试再胡说八道看。”

姑娘形同疯狂地道：“你管不着派外人，哈哈！有种你去找宇宙神龙，在我一个小女子面前发威有何用处？我偏要……”

雷电手端地快如雷电，点了姑娘晕穴，九现云龙抱住爱孙，变色道：“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哼！你小心犯上欺师之罪。”

“哈哈……”一旁的延芳狂笑起来不料：“好一个欺师犯上的罪名，哈哈……”笑声未落，已被雷电手制住了。

九现云龙老泪挂下腮角，木然两孙穴道解了，抱入怀中仰首望天，喃喃他说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苍天啊！我徐占海造了什么孽呢？”

时场中已剑拔弩张，双方皆举剑待发，剑圣手中多了一把青芒蒙蒙的宝剑，剑气森森，他沉声说道：“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丢剑，一是丧命，贫道剑下无三招好汉，亦无十招以上的英雄。”

“哈哈……”文俊狂笑，但剑尖屹挺未动分毫，道：“杂毛，你自称剑圣，大自夸了，十招之内。你的剑圣名号可能付之东流，血溅的恐怕是你而不是我！”

“壮哉！人如龙，气如虹！”声如银铃，发自灵官庙庭瓦面。

“剑道神通，盖世奇才，令人羡慕得紧。”

众人皆抬头一看，全都一怔，瓦檐口，不知何时站了三个人，一身红掌腰悬长剑，美如天仙的小姑娘们，正指手划脚向这儿说笑。

这三个美人儿，文俊认得左首那位，她正是文俊的义妹，迷魂姹女吴芳芳。

少林同僧觉非惊暮地轻呼道：“蜂衣夫人南宫瑶！这女魔可怕极了，今天大事不好。”

“呛郎”一声震耳剑鸣，人影乍合即分，文俊和剑职换了一招，真力拼上了。

文俊一招落空，杀机上涌，长啸一声，攻出一招“七星剑联珠”，光华幻成阵阵彩霞，剑气丝丝。

剑职先一招已知少年身怀绝学，功力境化，不由疏然而惊，凝神静气运剑，奋全力着意的周旋。

人影乍合乍分，静止时点尘不惊，只有剑气嘶嘶锐啸，连手时疾如电闪，急似惊雷，不辩人影，好一场龙争虎斗。

一个盖世奇才，一个武林香老。端的好一场恶斗，五丈内劲风飞旋，

沙石纷飞，剑气逼人站立不牢，裂人肤骨，暮地里，吃起文俊的清郎语音道：“十招已过，吹牛的名号仅此而已，我看的了！”

声落，光华泊缓，怪！剑圣并不因天残剑缓下而轻松，反而神色凛然，目中呈惊骇之色，只见文俊左手剑诀向前一引，向左一挥，天残剑轻飘飘一剑点出。

剑圣不知怎的，手中静芒飞舞，劲急地要将天残剑振出偏门，可是剑一近接触点，即向下一滑，或者向侧荡开，连封十余剑，退了两丈余，那距胸前不到两尺，光华夺目的天残剑，仍摇幌不定歪斜攻入。

文俊的身形，并未见他起步，双足贴着地面飘进，象幽灵一般，如影附形随着剑圣飘动。

“当”一声狂震，剑圣被迫急了，一挫身形，全力封出一剑，左手劈出一记昆仑绝学天罡掌力，方摆脱天残剑紧迫袭击；他自己的身形，也被天残剑反震而回的天罡掌力震得飞退八尺，他脸色泛黑，胸前起伏不定，额上也冒着大汗。

“这是什么剑法？”昆仑的门人同声骇极而叫。

“这少年人学如翰海，深不可测，可怕！”两和尚也叫。

“咦！这剑法多诡异啊！”红衣少女也同声惊叹。

“第二招，名叫“卧虎藏龙，小心你的下盘，同时要护住心窝，更要小心咽喉，龙出必死，看你是否有擒龙之术，准备了！”

文俊虎目神光如电，杀机正盛，他将儒林狂生所传绝学用上啦！未出招前朗声道出，把众人惊得呆住了。

剑圣脸色铁青，刚才文俊那诡异的一招，已将老道的真气消掉了七成，这一招他自知难逃公道，心中早虚，手中剑不住微颤，剑气渐弱。

他心中暗叫道：“完了，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完了！”

文俊面泛杀机，右足微抬，天残剑向右上方斜指，徐徐下锋，剑上的光华神奇的闪缩，幌动着，与先前发出内家剑气时回异，并且已无剑啸发出。

在场所有的高手，全都是莫名其妙，也未听说过剑招中有其“卧虎藏龙”但由剑圣刚才慌乱地连封十余剑，也未能将那神奇诡异的一招封住，可知即将开始的“卧虎藏龙”定然更为神奇霸道了，所有的眼睛全瞪得比灯笼还要大，手心冷汗直冒，彼此心跳之声清晰可闻，场中寂静如死般。

剑圣满头大汗，颤动着的剑尖缓缓举起，双足微抖。面色惨厉，一步步向后退。

地面上，半寸深履痕十分触目，令人望之心惊，老道的功力委实不弱呀！

文俊脸泛阴笑，目现异彩，双足轻飘飘地移动，逐渐向剑圣近近。

突然，传出一声尖锐的娇叱：“不要脸，，”“哎哟”……”那是芝姑娘的声音。

“师弟，你……”这是九现云龙的惨愤叱喝。

“大声些“叫”！雷电手那不是人类的噪音在叫。

“哎……”芝姑娘不能不叫，声如垂死哀猿。

文俊心中如受巨雷轰击，缓缓转首看去，不由气冲斗牛。血脉扩张。在昆仑门人前面丈余，雷电手左爪扣住芝姑娘左肩，面泛狞笑，任由姑娘挣扎呻吟。

“无耻！”瓦面上绎衣夫人骂。

“这就是名门大派的所为，嘻嘻！卑劣无耻，武林蒙羞！”

“夫人，我们下去，还他们公道。”迷魂姹女说。

怪极，她竟然对文俊毫无表示，以往她不是对文俊爱之入骨么？来了这半天，算是她第一次开口。

“别管他们的闲事，让他们自己血流成河，绛衣夫人笑着说，状极愉快。

昆仑数十门人，目中皆现出不齿之色，有些以手掩面，有些垂首转身。

两个和尚寿眉轩动，合掌大声地念：“阿弥陀佛！弥陀……”

白影快如闪电，一幌即至。

雷电手也不慢，白影刚动，他的右手已按往芝姑娘天灵盖上，对掠到的白影说道：“站住！进入一丈以内，斜有两个尸骸。”

文俊愤怒如狂，但却乖乖地站在一丈外，怒叫道：“想要挟我么，昆仑竟出了你这种无耻之徒。”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爱怎么说都成！”

“这是你们昆仑立派宗旨，贵派祖师的遗规么？”

雷电手面赤耳热地叫道：“住口，贫道一人做事一人当。”

“没那么容易，你放她不放？”文俊神智已清，语音冷酷。

“放下剑，离开这儿，她将毛发无损。”

“你是不放她了？”文俊星目中异彩更为鲜明，透人肺腑。

“有人陪葬，不打紧。”雷电手打一冷战，但依然强硬。

剑圣提着剑渡过来说道：“太雷，放手！你在葬送本派数百载清誉，昆仑弟子将永无面目见人，放了她。”

“请恕弟子无礼，为了本派荣辱，为光大昆仑门楣，弟子愿一死以谢师门，换回本门弟子安全，并留下天残剑。”

雷电手冷俊他说完，又对文俊厉声道：“贫道话已说完，一人做事一人当，以贫道一命，换来你手中的天残剑，与师侄孙生命安全。愿君三思，贫道由一数十，决定生，一！”

文俊打一冷战，退后一步，那声“一”，象巨钟撞入他的心怀，只觉一阵轰然。

“二”

文俊被这冷酷的声音震得又退了一步。

“三！”

文俊心中一阵隐痛，摇摇欲坠，天残剑无上下垂。

“四！”

文俊浑身一震，脑海中前情往事，纷至而来，荆山授艺，白鹿岭血溅狐峰；麻山叶血；苦战长湖；绝地奇逢……他心中在叫：“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

他仿佛看见师父浑身卷曲，滚地哀号；师伯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师伯那临死叮嘱，如在耳际：“报仇雪恨，横扫武林！横扫……”声音越来越响，尽住一切。

篡地，他一咬牙，内心发出轰雷似的呼唤：“是的，报仇雪恨，横扫武林，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杀！”

“五！”

他心中又是一震，神智一清，雷电手那冷酷刻毒的狞声，令他顿生英雄气短之气概，芝姑娘那苍白垂死的面容把他的豪情万丈击得焰消火灭。

“六！”

文俊长吁一声，天残剑缓缓抬起，凄然视半响，正想脱手扔出。

“俊……杀！别管……” 芝姑娘拼力大叫，但被雷电制住了。

“七”声音在发抖了。

文俊灵智彼清，他脸上突然泛起阴森森的冷笑，虎目中散发出利刃似的光芒，天残剑高扬，发出耀目光华。

他神色庄严，一辽一吐他说道：“芝妹，原谅我，恩仇了了，我到泉下寻你，你先走一步。”说到这儿语音一顿。

突然已殷雷似的噪音吼道：“恨海狂龙举剑起誓。”

天残剑高举过顶，光华令人不敢迫视：“我义妹丧生之时，也是我横扫武林血洗江湖之始端了。”

“八！”雷电手额角大汗滚滚，双手颤抖。

文俊抬首向天，继以震憾的噪音往下说道：“首将昆仑诛尽，鸡犬不留，自西东下，六大门派依次扑灭，死横遍野，血流成河，看！天残剑将在我手中发扬光大。”声落，剑化成长虹，突然脱手飞腾丈余，在顶端绕飞一匝，仍然落在掌中。

“以气驭剑，天啊！”

两和尚在叫：“阿弥陀佛！苍生何辜！”

在场众人全都毛骨惊然，变色而起，缓缓向后退去，用无数刻毒的眼光，盯着雷电手。

“九……”雷电手的音声在啸，几不成声，而且浑身发抖。

“要命的快走，在我义妹未死前离开，不然将玉石俱毁：“芳弟，徐爷爷，你我恩已绝，如不退出昆仑，下次相逢，剑尖洒血。雷电手，快！叫十！”文俊继续吼道。

天残剑发出，蹶人魄鸣的振荡，文俊一步步的欺近，虎目中几乎喷出火来。

两和尚缓缓退去，合掌低宣佛号。昆仑门人全都神情肃木。纷纷撤下长剑。

瓦塘三位红衣女郎，也缓缓退至屋脊上。

剑圣双手捧剑。向西稽首，沉声祝道：“祖师爷慈悲，弟子将以兵解赎罪，愿祖师爷庇佑本门弟子，诛此凶人。”

他转向家人，举剑高呼道：“弟子们，大罗周天，摆阵！”

“大罗周天阵！哼！妙极免得我奔东逐北，雷电手怎么不叫十？你还不下手！”

文俊一面说，一面迫近，距离只有六尺了。

第七章

昆仑弟子个个如飘风，瞬间即成合围，长剑内伸，双剑一上一下，凝神待令，剑圣满脸大汗，站在正北。

雷电手脸色死灰，心里在天人交战，他一死固不足惜，但师门不知要

在死多少无辜，六大门派中人亦遭波及，当年恨海狂人大闹六大门派，伤亡枕籍，前车可鉴，那时雷电手还不到四十岁，亲睹惨剧发生，历历如昨。

那时的恨海狂人，功力似没有眼前这少年高，已够六大门派奔命，假使这少年步恨海狂人的后尘，真要残灭六门派弟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啊！”

他愈想愈心寒，右掌离开了姑娘的天灵盖，左手亦松，缓缓向后退，喃喃他说道：“祖师爷，恕我！恕我！弟子万死莫赎。”

就在姑娘奔向文俊的瞬间，雷电手反掌向自己天灵盖拍去。

在众人惊叫声中，他只觉右掌还未触额，而身上一麻，真气突泄，力道尽失，一缕冷气由玄机穴传遍四支百脉。由于心力交疲，他只感到脑中轰一声响，眼前一阵黑，向后栽倒。文俊扣指急弹，一缕劲风飞射，在一发千钧间制住雷电手，不让他自碎天灵盖，伸手将奔来的芝姑娘挽入怀中，颤声说道：“芝妹恕我。我是不得已的，这一着幸而成功了，不然……。”

“哥，我知道你会成功的，我……”她哭倒在文俊怀中。”

“噢！你们因何在此停阵？”声如洪钟，震人心弦。

“紫虚宫正殿主至真：率诸弟子恭迎掌门法驾。”

“掌门呈寿寻无疆，同声合唱。十分气派。”

文俊转身一看，淡淡一笑，四周的昆仑弟子都捧剑弦身行礼，当中一个身穿大红道衣，象貌威猛，年在九十以上的老道。

老道身后，紧随着四名穿着青色法服的高年全真。当中的老道端的神气，大红金色道衣光彩锐人，金边九梁冠，紫红缕花金绵兰条子快靴，腰紧三尺龙泉，神气极能了，不象是来玩命的人嘛！

文俊心道：“这位掌门倒象京城里吃皇粮的道宫。”

剑呈越前数步，低声将汉中府这半天的变化一一禀明。

文俊让他们细诉，向远处看法，正北汉府人道，两马看看驰近，文俊阴森森一笑道：“吴天堡的大队人马来了，芝妹，切记不可离开了左右。”

“我小心就是。”

“如情势不利，我会带你脱身，报仇之举，不宜操之过急，我已等了这许多时日，不会鲁莽行动了。”

北面来的两骑到了，一双英俊的少年飞身下马：老远便亮儿叫道：“谁是恨海狂龙？站出来！”

“又是找恨海狂龙的。”瓦面上的绛衣夫人向文俊眉笑道：“啦！小兄弟，如要支援，别忘了招呼我一声啊！”

文俊知道大敌当前，不愿招呼迷魂姹女，看这红衣少妇愿助自己一臂之力，只道义姐已经在旁授意的呢，便微笑挥手道：“兄弟这儿先谢过。”

他一说不打紧，少林峨眉两和尚怔住了。

马上来人正是东方英兄弟，他两大摇大摆向人群中直撞；迎面的是两个肃立的昆仑门人，他们正凝神静听剑呈向掌门人，禀明经过。

东方兄弟一到，两老道突然转身轻喝道：“小友请稍待。”

“恨海狂龙呢？”东方英大刺刺地问。

“在里面。老道答卜但眼一花，两少年已一幌而逝。

文俊已看清来了，但心中大惑，心道：“这两位活实可前在岷江上游另有奇逢，不然功力何以如此精进？他这身法极快，极奇倒有点象“迎风飞端”轻动。兄弟俩一眼便看见英伟俊奇的文俊，可是一别四年余，文俊的面容略有改变，而且高大雄伟强壮，一身雪白滚银边白缎子劲装，潇洒华贵已非昔

日槛楼的小霸王梅文俊了，故而并不相识了。

可是他们却怒火烧烈，因为文俊左臂挽着的美姑娘，正是东方英暗恋中的梦中情人。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可以令人发狂，一是死，一是爱。为了避免死，人可以做任何卑劣的狂事来。为了获得爱，同样令人做出高不可思议的行为。

东方英怒火中烧，纵至文俊身前，狂怒地吼叫道：“你就是恨海狂龙？”文俊含笑点头。

芝姑娘托然问道：“啊！你不是东方大哥么？”

“是啊！”东方英怒火稍抑，强笑道：“一年前听说你失踪了。找得我兄弟好苦，总算让我们找着了，芝姑娘，你好。”

“托福，我已经找到俊哥哥了。”

东方英阴笑道：“我也在找他，为了你，我发誓要将他干掉，请坦诚相告、要他，抑或要我呢？”

姑娘正色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当年武昌结伴同赴江西，玉姐姐尽管答应我将昔衷向你叙述的，心迹渐明。何用再说？世界不可强求，英大哥，苦苦相逼说不过去吧？”

“争什么？嘻嘻！”

瓦面上的绛衣夫人又笑了，道：“小伙上，上来，那小丫头不要你，本夫人要，来啊！”

“最后那声‘来啊’，乖乖甜极！美极妙极！”

老二东方群怒叫道：“泼妇住刚等会儿叫你死活部难。”

“干嘛那么凶！”绛衣夫人仍在笑：“乖乖，老娘等着哩。”

东方英恨恨他说道：“不管你是否要我。反正我得先把这条狂龙杀了，还怕你飞上天去了的么？”

姑娘大声说道：“你不可以这样荒谬，我今后永不见你。”

“不可以，哼！你将亲见她脑袋搬家，我把你带回保康。”

“芝妹，无可理喻。你到爷爷那儿去，我会会他。”

文俊微笑着推开姑娘，对东方雄俊淡淡一笑道：“阁下认得在下么？”

东方英狂笑道：“你是什么东西？本少爷不管是谁，你这左手抱过芝姑娘，我得先斩掉你的手，再切下你的头颅。”

文俊平静他说道：“你这个人可笑已极，你是否疯了。”

“疯就疯吧！你是自行了断了呢？抑或是要我亲自动手？”

“可怜！”文俊满不在乎他说，缓缓将天残剑归鞘。

东方英恨极，右手微抬，轻飘飘一拳按出。

文俊不敢大意，早已功行百脉，突感到一股令人血肉凝结的软绵绵暗劲，以无可抗拒的力道一涌而至。

他心中一凛，上身微幌，体内那可反震外加力道潜劲，竟未能将这冷冰冰的潜流化掉，他脸色二变，冷哼一声道：“这是冰块神功。你是雪山门下？”

东方英一掌未将文俊击倒，心中也是一惊，冷笑道：“雪山派什么玩意？再接我一掌。”

右手一翻一沉，蓦地踏前一步，一掌拍出，掌出无声。毫不起眼。但六尺外的文俊，腰中惊带无风自颤。

文俊不甘示弱，当那冷似万年寒冰的暗劲一到，他虎掌徐伸，虚空一

按。

两人上身不住幌动，冰冷的气流四溢，这时，昆仑门人全都凝神向这儿注视，昆仑门人龙虎真人是寻眉一皱，然后道：“这两人用的都是阴柔暗劲，足可隔纸容金，四十余年未履江湖，惭愧！不知何人竟在这短短的岁月里，造就这两朵奇葩？”

文俊见东方英执义奇高，不由豪气勃发卜朗声道：“一招拉平，也接我一招试试。”

踏前一步，一掌疾吐，九幽征阴真气无声无嗅地一涌而出。

这一次两人用了真力，两掌之间相距不足半尺，纯是硬挤内家真力的打法。两废阴柔暗劲一接，互相震退半步，接着两人同声长啸，双掌斜拍丝出，迎着双方踏前半步齐攻一掌。

转瞬间，两人力拼八掌，澈骨寒流远扬五丈外，可是却不闻罡风锐啸，亦不觉气流飞旋。

文俊与起，突然叱道：“小心了，我下煞手啦！”就在东方英冷哼一声的同时，文俊发出一声清啸，支掌斜拍而出，迎着东方英连环拍来的支掌。猛地一合一张，再向前一送。

“蓬”一声沉闷焦雷乍响，东方英上身一仰，头一抬，硬生生飞退丈余，手按住胸口强行站稳，脸色苍白在闭目调息，两太押阵的东方群，被气流震得及袂飘出身，上身微幌，脸上变色。

尘埃落处，文俊屹立如山，只是脸上略现苍白，但瞬即恢复原状他这留黑龙潭半载，儒林狂生已替他不九幻玄阴看气和六合弥功，熔为一炉，可以分使，亦可合运。

刚才就是合运之效，先以六合弥功震散东方英的护身真气，再合九幽玄阴真力之力，将东方英攻来的阴柔猛劲一鼓打破，也算文俊手下留情，如将真气两股攻出，或者加上一掌，东方英不死也得重伤。

“六合须弥功！”昆龙双鹤老大天吴惊呼。

“他列为精纯了。”

“不是的。”龙虎真人说“六合须功一爆即发，气流立并，他遇外力方行并发，而且可攻向一点。”

东方群眼见乃兄受伤，怒吼一声，撒下背上银芒四射的宝剑，抖出万朵银花，猛袭文俊。

文俊一声长笑，天残剑神奇到手中，亮晶晶的光华在同千仞间射入银花之中，响起一声清越龙吟，东方群被震退五步，文俊也左右足后移。

两人拔剑，攻招，化招，飞退，几乎在同一瞬间完成，除了极少数的少可以辩清之外绝大多数人却一无所知。

龙虎真人吸入一口气，沉重地对门下说道：“我派的玄天神如不学探几微，取长补短，三年之内，势将在剑道中除名。这次返回昆仑，本掌门将禁闭三年，以光大本门玄天神剑为已任，你们也得痛下苦功。日益精益。”

这时，场中剑势溢然，剑气锐啸刺耳，一步赶一步，一剑连一剑，银芒飞射，光华电闪，文俊步步进迫，剑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不时传出双剑交错时剑气相撞的尖厉劲啸，两人展开快攻，各攻二十余剑，东方群移动了三次方位，退了两丈余。

“双剑合璧！”

东方英大呼，他已调息完毕，仗剑奔到，在文俊身后缓缓一剑点出，

剑出一半，突化无数银虹，闪电似急射文俊后心。

文俊挥出一剑，震退东方群，左飘三步，反手一剑挥向东方英，剑啸锐鸣中，东方英竟被震退五步。

这时，正北蹄声如雷，近五十匹骏马风驰电掣而至，眨眼间到了斗场，有人在高呼，“昆仑的牛鼻子，还有恨海狂龙！”

领先的是二堡主只绝神君计应天，依次是天凶星史静，霹雳神掌邱昌，五毒判官苗成，子母飞环方士侠……真多，足有五十名狠贼。

“孩儿们，上！计应天二堡主大吼，五大铁蹄向前一冲，刀光霍霍，剑气森森。

绛衣夫人大叫道：“好啊！杀吧，你产这么该死的东西。”

龙虎真人脸泛杀机，他葛地大吼道：“时已至此，有理难清，罢阵！五朵桃花点点红。”

声落昆仑门人五人一组，立即形成五朵桃花，花瓣之前，环成一道三人一组的剑墙，龙虎真人与四名护驾老道，撤出五把寒光耀目的宝剑，跃入阵中心。

人马狂风暴雨似的冲到，五朵桃花点点阵势，立即发动，交叉飞旋，五人如一，五朵桃花又时开时合，二十五支长剑齐飞，外围三人一组剑手，绕四周流星似的急旋下刺马，上伤人，三剑齐飞，五朵桃花中有一人倒下，三人小组立即填上。

龙虎真人这一组流动袭击，攻势快若迅雷，人逢人死，马到马亡，片刻间，人马尸骨枕籍，好一场残忍绝伦的集体屠杀。

文俊猛攻东方兄弟，人马将到，他们已接近灵官庙前台阶。凡是冲到的零星人马，绝难幸免的；三个人对凡是近身的东西，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敌我，先刺了再说。

文俊听人群杀声震天，认为是宇宙神龙来了，心里好不着急，暮地大吼道：“再不知进退，休怪恨海狂龙心狠手辣！”

东方英咬牙切齿的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好！”

文俊恨声说，他猛地缓下身形，天残剑歪歪斜斜乱闪乱抖，每一剑不但将攻来的剑尖振开，而且贯影而入，左手剑决变掌，不时攻出力道如山的暗劲。

兄弟俩一左一右扑上，文俊向右振出一朵剑花，突然旋身，左掌向后拍出一掌，右手剑飞射左侧的东方英，剑出朵朵银花中斜斜切入。“噎”一声响，东方英长剑坠地，右小臂血如泉涌，飞退丈外去了。

东方群被劲道无穷的掌风一阻，刚用剑震散袭来的潜劲，光华一闪，已临面门、他百忙中急矮身后退，长剑上前一封“仓郎”一声，宝剑立断，头顶发结飞出丈外，他胆俱裂，急忙横飘八尺。

兄弟俩脸色铁青，恨声说道：“青山远在，咱们后会有期。”剑也不要了，晃身飞掠五丈，三面起慢学，人影顺消。

文俊举目一看，见芝姑娘祖孙三人，在北盘旋在死人死马之间，围困在四名大汉，被迫得手忙脚乱，他放心了。

双绝神君计应天他没见过面，这家伙正和龙虎真人狠斗，文俊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就找不到宇宙神龙。他想：“先杀几个再说。”

他长啸一声，猛扑正南，吴天堡的贼人全是黑衣劲装，辨识甚易，光

华过处，鬼哭神号，只一冲错之间，立毙五名狠贼。

他由正南以正北，穿阵而过，他的身迅如闪电，连昆仑弟子也分不出他是人是鬼。

在正北，劈面撞上粉面狼，文俊大吼道：“小畜生，你末日已到。”粉面狼一剑扎到，文俊天残剑一绞，伸手一把扣住小畜生的右肩镇，夹在腋下。

他一看九现云龙祖孙无恙，转身入阵，将粉面狼向双绝神君扔去，大吼道：“你也得死。”

龙虎真人被吼声一惊，退后五尺，双绝神君不明就里，向扑来的影一剑挥去，突然，他顶上走了三魂，习p不是自己爱孙么？他想撒剑，已经不可能了，长剑砍掉粉面狼半截的而耀目的光华已经到了身侧。

双绝神群灵智尽失，左手倏伸，迎着光华飞出三只蓝色的一爪，这是他双绝中的一绝。

文俊毫不犹豫，天残剑一振，将第一只蓝影拍落，一声脆响，后面的两只铁胆突然相撞，铁灰色的流体洒了文俊一身，而且四散飞洒。

附近有两名昆仑弟子，和三名贼人，全发出一声残号，立时扑倒。

文俊只觉内衣象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恍然大悟，骂道：“你竟然用七妙毒涎害人，你活不了了。”

他正向前伸剑，突然双绝神剑发出一阵阴笑，声如鬼多，令人闻之心向下沉，感到天旋地转般。这是双绝神君的第二绝“断魂魔音”，也叫做“摄魂长笑”因为声浪是绵绵不绝，直到对方倒下方可终止。

魔音一起，在场功力稍差的人，全都摇摇晃晃，象是多喝了老酒的醉汉。

暮地里、响起了龙虎真人的哈哈长笑，直冲霄汉，灵宫庙左侧偏僻角落里，也飘扬起两个僧人的宏亮佛号，

文俊在黑龙潭，儒林独生的萧音可以锋龙伏虎，文俊焉能不懂音律之学？能懂即不惑，他根本不惧，一声清啸，天残剑急似奔电，光华一闪；双绝神君人剑分为四段。

南面大道上，有八名漏网贼驱马狂奔，文俊心中一动，匆匆向远处的芝姑娘叫道：“芝妹，跟爷爷回家。”声落，人影已消。

八名贼人零星狂奔，最后一个倒霉鬼只觉身形突然上升腾，一声未出便已全失知觉，摔在路旁几乎成了个肉饼。

瓦面上的绛衣夫人对左右两女说道：“我们走，张起天罗地网来，他走不了的，天残剑就是他的活招牌，我们在江湖等他。”

觉非对法因说道：“法兄，就此分手！我们得报师门，应付未来的幼运，阿弥陀佛愿我佛慈悲。”

龙虎真人令徒众收拾门人尸骸，嘱众人自回，他独自赴四道侣赴吴天堡。临行，吩咐剑圣道：“师弟，天残剑之事暂放下，注意芝丫令后安全，假使她有三长两短，你知道那会有天大祸事啊！”

吴天堡的高手，仅逃掉了母飞环方士侠，五毒判官苗成，天凶垦史静，其余的死掉十分九。

巴谷关西北，升起一座台地，台地上，是一座城堡般的大院，垒高渠深，气象森严宏伟。三丈高的石墙上，每隔五十丈有一座碉楼，护寨壕深有五寻，阔有六丈，只有鸟以飞越，堡门上是一座两层敌楼，一架以巨大腕糟探制的飞桥，悬空搭在护堡壕上，西北民风强悍，盗贼不时四出抢掠，一般

庄院为了自卫，筑寨自保大过平常，没有可怪之处。

西北的庄院，大多是四方形，不是称“曲”就是称“围”，曲字和围字，就象徵寨子的形状了。

这一座庄院却是十字形的：乃依台地开然形状而筑的，分为三个象是独立的堡，就是东堡西堡和后堡，中间是宽大的练武场。前面也叫前堡，但仅有一间独立宏大的议事厅；和辟为花园的花木亭台，议事厅前也有一块广场，不远处就是堡门敌楼。议事厅左右，是接待宾客之所，有值得会见的宾客，方正式引入各堡由由各堡主招待。

各堡内全是华丽而奇伟建筑，看去各处不同，但换一个角度，却又不同，再仔细一看又是似是而非。

堡门敌楼上层飞檐下一块红底金花边刻有无数舞剑图案的大匾，中间三个漆金大字，每大字足有五尺见方。“吴天堡”小五六里外，凡夫俗子也看得清这三个字。由这大匾看来，可知这座敌楼的大小了。

八匹马先后狂奔。文俊身上是一身白，老远便被人看出不是吴天堡的人，越过二三十里，经过十来座村庄，除了前面一骑被文俊紧骤盯住不放外，其余六匹马先后神奇地消失了。文俊心中恍然，暗道：“看来他们已经发觉我了，这一个可不能让他溜掉。”

两匹马距离渐近，八马蹄快得几乎未着地，马上人伏在鞍上，臀部朝天，骏马头尾成一条直线。一追一跑，可苦了马儿。

看看要迫上了，文俊的骑术并没有前面的人高明，但他借力提气，马儿的负担甚轻，所以逐渐接近。

前面一匹马上人是个虬髯大汉，他大概知道脱身不易，骏马浑身湿透，喷出的白沫越来越多，步履也越来越乱。面前是一座小山，马向上急冲，到了半途，突然前蹄失闪，“蓬”一声，象是倒了一座山，接着往下滚了几滚便寂然不动。

虬须大汉在马儿失蹄的霎那间，瞬间脱离鞍桥，侧掠丈余，一落地，以踏雪无痕的轻功向则密林中忘命飞逃。

文俊怎肯容他脱身，长啸一声，舍掉马儿便追，在林缘赶上了。

虬须汉功力不弱，知道逃不掉了，是拼命的时候了。反手扔出三支袖箭，虎吼一声，撒下背上一口弯刀，干速旋身向后猛扑。

文俊不在乎暗器，左手一扬，接连三支连珠袖箭。突然，他嗅到箭头上一丝淡淡的腐草气息，他蓦地大吼道：“蛊菌毒！你乖乖投降。”

弯刀来势如电，刀风尖啸，青光一闪，到了肩侧。文俊左手袖箭杆向上一抬，右手急进伸腕便抓。虬须汉功力委实不弱，“叮”一声响，弯刀震得向上一扬，他也籍反震之力，身形侧飘，避过一抓。等文俊一到，弯刀招出“贴地盘龙”人向地面一滚，向文俊攻去。

文俊身形虚空升起，叫道：“还不躺下？”

“嗤”一声锐啸，一丝劲风随指弹出，虬须大汉刀摔在路旁，人也滚了几滚方寂然不动。

文俊一把将他提起，跃入林中，把他搁在一株巨松下，顺手拔了一把松针，方拍开他的穴道。

虬须大汉软弱地爬起，活动一下四肢，眼珠在深眶内骨碌碌地乱转，注视着丈外仔细观察袖箭的文俊，右手慢慢地滑下腰肩的衣带上。

“别乱打主意，阁下。”文俊根本没看他，漠然他说：“你的暗器全在这

儿，你的袖箭筒仅可容纳三只，想再装已嫌太晚，恨海狂龙要怕你捣鬼，会让你这般自在么？”

虬须大汉无可奈何地问道：“你想怎么样？”

那要看阁下的意思了，文俊冷冷他说道，扔了一只袖箭给他，又道：“箭头上涂有入鼻断魂，沾股必死的蛊菌毒液，从实将你半年前的行踪说出。

“一年以来，在下未有离开吴天堡百里之外。”

“我不会相信的，吴天堡的好汉们，平日散布天下，向黑白道朋友收取盘规，有名的黑吸黑勾当谁不清楚？”

“近一年来奉堡主之命，收盘规之事已经停止。”

“撒谎！”

“信不信由你。”

“使用这歹毒玩意的人，除了你还有谁？”

“在下还未听说过。”

“你是不说了？难道令师也不用么？”

“这个……恕难奉告。”

“你非奉告不可。”文俊凛然他说，缓缓地走近。

“你做梦！”

虬须大汉穷地用袖箭向腹下猛插，但还未触体，腕脉也被文俊扣住。他也想也未想，左掌向文俊猛拍去。

“你是条好汉。”文俊说，手加了半分力，大汉浑身发软：“可是人要不实说，我不会罢手的，而且你将死活俱难。”

“十八年后大爷又是一条好汉！你少做梦。”

“我的梦总是好的，你等着。”

文俊举右手中两枚寸长松针，点在他胸骨之间，嘴角挂着令人心悸的冷笑，徐徐发话道：“这松针够长，戮入你的胸骨中，注入玄阴真气，你的奇经百脉将如千只蚂蚁往内爬胸，铁打洞烧的好汉亦禁受不起，而且日后将永成残废，你好好盘算吧！那忘了，想说时再告诉我。”

说完；那脆弱的绿色松针，像是精铜所造，缓缓没人肉中。虬须大汉浑微一震，额上大汗如雨。

文俊继续往下说：“这还算最轻的刑法呢！你该知道我是用的毒祖宗，毒药种类千奇百怪，尽多求死不能的毒药呢！”

大汉脸无人色地叫道：“住手！我说。”

文俊抽出松针说道：“好吧！我听着。”

“我师兄五毒判定昔成有这种毒物。”

“你师父呢？”

“当然会使用。”

“官苗成现在何处？”

“吴天堡，刚才第三匹马上就是他。”

“你师父呢？”

“我师……”

“你还是从实说来好些。”

“我师父圣手华陀毕天虹，现在阎王令主手下办事。”

“看来阎王谷和吴天堡暗中也在勾心斗角哩。”

“正是如此，吴天堡也有人隐身阎王谷。”

“谁？”

“在下不知其详，据说是个女的。”

“五毒判官苗成这半年来可会离开堡地往？”

“否，去年重阳节至南崆峒暗崆峒派动静该知道我是用毒的祖宗，毒药种类千奇百怪。”

“你的话不假么？”

“半点不假，太爷说了毫不后悔。”

“吴天堡距此地远么？”

“三岁孩童亦知吴天堡在何处，距此约有四十里。”

“宇宙神龙可好？”

“龙马精神，老当益壮，至于堡中情形，你少在太爷身上打主意，堡中奇门生克有如天罗地网，谁也弄不清。”

“你走吧！”文俊放了他，又说道：“好好做人，别跟宇宙神龙多行不义，免遭恶报，下次见面，我希望你不在歹徒之列。”

虬须大汉站稳身形，正想说话，白影一闪，文俊去如闪电，隐没在山顶的那一边。

晨天堡北面有一座密林，大道在密林北面通过，文俊中蜜林一株最高大的树上，远察堡中形式，傍晚到一座村落中饮餐一顿，等待天黑。

且说龙虎真人一行五人，他们在文俊至村落找食之食，到了吴天堡前。

吴天堡中静如鬼域，飞桥早已也起，堡门紧闭，看不到半个人影，堡中一切被寨墙挡住，仅能看到数十座外表相同的崇楼，整个堡中，布满一层淡淡轻雾，看去像底烟，隐隐约约可以分办崇楼上的朱栏飞檐。

五个人在飞桥前站定，龙虎真人突地郎声道：“请贵堡派人答话，昆仑龙虎真人请闻人堡主。”

连叫三声，堡中寂然，龙虎真人渐感不耐，裹地向右首护驾老道略一颌首。

青影以“龙腾飞霄”身法飞旋而起，直入八寻，半人中再以“飞龙在天”一式，闪电似向对岸飞桥也架上扑去。好俊的龙腾大九式身法。

不待他扑下，飒飒之声尖厉刺耳，敌楼暗间里飞出十余枝劲驾，向老道集中，老道眼尖，已看出这是以极簧发射的大驾，不但可以透远甲，而且没石穿全，他叫声“不好！”大袖猛振，以劲急猛烈的内家真力，将身形向后疾退。

他快，到底没有惊快，两手抓住胸腹致命的两枝；胁下的左腿和右肩，被劲驾划开寸深的大缝，肋内亦断掉一根，在连身怒叱，和劲驾划空中，龙虎真人腾身飞接老道身躯，喝声：“退！”五人要不是退得快，准变成刺猬。

五人距离寨门两百步外停下，龙虎真人将受伤老道交给身二位护驾敷药，仰望吴天堡，长叹一声，道：“吴天堡果然固若金汤，堡中暗隐奇门，堡外强弩强弓，人非铁石，实难禁受，宇宙神龙名不虚传，可惜贫道罡气火候不够，无全部震开五石强驾之连珠发射，不然将一睹吴天堡奇奥之学。”

敌楼上钟声三响，突然出宇宙神龙伟岸的身影，他仰天哈哈一笑，笑完发话道：“贵掌门仙驾临堡，未能远迎，恕罪恕罪，放下飞桥。”

喝声一医学，堡门大开、飞桥缓缓放下，宇宙神龙在敌楼拱手道：“掌门请移驾至堡内一叙，闻人杰候驾多时。”

龙虎真人略一迟疑，泰然举步，左首老道突然跨前两步，挡在前面躬

身说道：“请恕弟子无礼，掌门法架关系本派荣辱与衷，不宜轻身涉险，宇宙神龙素以队恶狠毒享誉江湖，居心难测，且本派共歼彼等手下四十二年，势同水火，我等入堡，弟子誓死反对。”

“如不入堡，岂不损昆仑声誉么？”

相度形势，知己知彼，小记谨慎，无伤大雅，掌门一派之尊，“举足轻重，影响全局，岂能轻信奸诈小人之言。”

龙虎真人正在沉吟，宇宙神龙已发话问道：“道兄可是心怯么？日后传出江湖，昆仑可以休矣！”

左护法法挺身说道：“闻人杰，你可敢孤身赴昆仑紫虚宫？”

“四十年前恨海狂人已经闯过，本堡主不屑断人之后，诸位盛气而来，却又犹豫不前，岂不遗人笑柄？哈哈。”

龙虎真人道：“堡主不必多逞口舌，贫道东来，特请一释火焚徐家湾之故，久仰堡主字内双雄大名，该有人间大丈夫气概，可敢与贫道至灵官庙前一决胜负？”

“堡中宽譬，不比灵官庙好么？”

“两不相亏，以灵官庙最为公允。你是否不敢？”

“本堡主另有要事，不克相陪，单人独斗，你也不是本堡主的对手，犯不着损伤本堡主不欺弱小之英名，卫兄！”

应声转出一个须眉皆白的于瘦老儿，挟着一条精钢龙首拐，阴阳怪气地往前一站，用老公鸭似的嗓音道：“堡主是叫我么？”

“下面那穿金色道衣的牛鼻子，乃是昆仑掌门，卫兄能教训他几招么？”

老头子漠然他说：“昆仑掌开么？我海天一望卫恭专门教训欺世盗名之徒，看我老人家的！”说完猛地一举龙首拐，身形一升，突然风车似的急转掠下，灰袍怒张，钢拐飞旋，拟奇快的速度越过护寨墙，三五起落，便到了龙虎真人面前，“呼”一声劈面就是一拐，拐势虽如闪申般快，但不带丝毫内家真力所以的锐啸。

“休得撒野！”左护法大喝，以极快的手法撒下长剑欺前两步，以八成力道封出一剑。

响起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海天一夏被震退三步，老道却斜飘八尺，两人脸上都微微变色。

“咦！杂毛真有两手。”海天一夏轻蔑的神色稍敛。

左护法冷冷他说道：“你也不弱。”

长剑一挥，挥剑欺近，剑幻万道银蛇，发出嘶嘶尖厉锐啸，剑气迫人肤发，排山倒海似的向海天一要涌去。

海天一夏嘿嘿冷笑，挥拐猛攻，每一拐重如山岳，每一招奇臭绝伦，眨眼间，两人盘旋三个照面，各攻十招以上。

左护法内力似逊半分，而且兵刃上先天不足，功力相等的高手相传，兵刃是一分长，一寸强的好，海天一夏狂野的攻势中，仍能从容挥剑，而且不时攻出一招辛辣一招异，争取主动。

宇宙神龙突向楼内叫道：“毕老弟，陪他们玩玩如何？”

楼内应闪出一个年约半百，白面长须，生长一表人才的雄伟中年人，在他那双虎目中，透出一丝忧郁淡漠的眼光，他的神情漠然卜一身两戮灰衫，腰带上扬了一把柄长三尺的小斧，刃和柄乌光闪闪，左肩下还有一把七首

他淡淡地轻瞥众人一眼，毫无表情他说：“华某曾有言在先，誓不杀人，

玩玩可以。”

声落，跨步上了拦墙，身形倏然荡开，轻飘飘地越过六丈护寨壕，身形骤疾，象一阵狂飘贴地搞到，在龙虎真人身前两丈，倏然而止。

龙虎真人脱口轻叹：“好身法！”飞絮流光，七泽怪人昆传之秘，令师一向可好？尊驾上下如何称呼？”

“家师近逝世十年，有劳垂问，在下姓华名鸣锋，人称武陵山樵，那位道长下场？”

左护法应声而出，献剑从容，道“贫道至明，施主请！”

两人先虚让三招，暮地风起八步，人影急飘，白芒和乌影交错纵横，罡风怒发，武陵山樵一技小斧鬼神莫恻。不到二十招，把至明迫得只能紧守门户，无力还攻，但小斧想攻破至明的绵蜜剑幕，百招内恐亦不易。

龙虎真人撤下宝剑叫道：“闻人堡主，别拖时间。请。出堡一决，分道恭请教益。”

“本堡主喘等恨海狂龙前来领死，但如不打发道长仙驾，还道本堡主小气。”

说完，身形徐徐上升，不作势，不弹腿幌肩，象一朵绿云缓缓而降，飘越八九丈空间，这是盖世神功“凌空虚游”。

两人面面对，不等龙虎真人发话，红光耀目，宇宙神龙已经撕下长长的赤焰剑，淡淡一笑道：“这是武林一大盛事，道长请！”光芒一闪，赤焰剑已虚点而出。

龙虎真人抱元守一，凝神用剑，宝剑徐引迎着耀目红光虚划半弧，身形左移半步，还了一记虚招。

三招场面一过，罡风倏发，红光暴射，白红色光华一以，剑气丝丝，两人倏合倏分，各退了五尺，这一闪电似的接触，虽则兵刃未沾，但那可以洞壁穿铜的剑气，已经做了一次生死的拼搏，宇宙神龙笑容依旧，而龙虎真人却神态肃然，剑气又发，人影又合。

谁也分不清两人又拼了多少招，人影一红一绿，闪电似合而后分，再分再合，红白两道剑气舌吐伸缩不定，看不清剑招，辩不出剑在何处，没听到兵刃交击的朗震，只并不比宇宙神龙的护法真力差，论剑法的话，两人都是旷绝古今的一代奇才，武林的顶尖高手，剑道名家，可说半斤八两棋逢敌手。

可是，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红芒，和那愈来愈炽的阵阵热流，由赤焰剑上化为剑气射到身上，浑身血脉在体内翻腾不已，而且肌肤似要裂开。

这一来，他只有挨打的余地，假如不是有七成罡气护体他早该羽化登仙了。

另两对冤家仍是争持不下，百招内不会起大多数的变化。

一旁另一个老道心中狂跳，因为掌门已经退了五丈余，仍在逐步由侧方缓缓退到，他赶忙放下受伤的同伴，手按在剑柄上，准备掌门危急时救应。

近了！红白二色剑芒突然冲白色的重重剑幕，彩虹疾闪，人影乍分，龙虎真人眨着一双目疾退丈余，额上滴下两颗豆大的冷汗，袖襟两处现出两条剑痕，差半分皮破血流。

宇宙神龙微微一笑，不怀好意他说道：“你的鸿钧三旋该出手了，玄天神剑如此而已。”说完，左右一抬，人已一闪便神，红芒又涨。

候在一旁的那个老道心中大急，他已看出掌门还不住眨眼，似陷在昏眩中还未清醒，他不顾一切后果，冷哼一声，向在身旁掠过的红芒，以十分的真力一剑挥出。

那知宇宙神龙阴险过人，早就计算好这一着，不然怎肯由老填侧身掠过？就算定他会来这一手，可以藉故拔除羽翼哩！老道长剑一动，传出一声阴森冷笑，红芒一闪，令人肉眼难辩，老道“嗯”了一声，那百练金钢的宝剑无声中断。剑气“丝”一声立散，同时血光溅射，连人带剑分成四段。

红光向前一卷，半躺在地的另一个负伤老道，一声未出便已了帐。

宇宙神龙存心计算两人，已用全力，在这电光石火似的瞬间，出奇不意杀了两只顶尖儿高手，可把神智刚清的龙虎真人，惊得浑身一震。

他愤火中烧，大吼一声，长剑向左划一半弧，白芒怒张，突然人影顿失，剑气袭人，他把玄天神剑的杀着“鸿钧三旋”运出了。

罡风以雷霆万钧之旋倒，宇宙神龙脸上笑容突敛，换上刻毒狞恶神色。赤焰剑发出炫目红芒，向重如山岳的罡风银影中一楔而入。

响起一声摄人心魄的龙吟虎啸，龙虎真人剑上所发的罡气，被赤焰剑震得四散飞逸。

红影光芒大盛，迫踪而；至，闪电似的紧随不舍，地上，掉下一幅红色道袍前摆。足有一尺长短。

龙虎真人目眩神移，胸腹如被火焰，护身罡气阻不住赤焰剑知古神刃热的剑气，他只好在问不容发生死关头临危暴退，他身形急退三丈，尚未站稳，炽热的侵腑剑气是临头。

他双目已失效用，本能地以“旋龙循影”身法斜标、丈，快逾电闪，一绕=旋，不但脱出赤焰剑追龙范围，反而紧摄在宇宙神龙身后，一剑挥出。

宇宙神龙心中一俱，忖道：“这牛鼻子果真了得。”猛地踏前一步，可是龙虎真人已经又旋至另一方位，站辜丈外脚双目，铁青着脸徐徐举剑。

宇宙神龙眼中闪过一道阴森森寒芒，杀机益盛，说道：“牛鼻子，你只旋了一旋，本堡主等着哩！”

你功力不过如此，只是仗赤焰剑所以诡热流取胜而已，胜之武，你敢与贫道较量内功么？”

“玄门罡气你仅练有八成，与本堡主的先天真气在伯“仲间、何必拖滞时艰？昆仑以剑享誉江湖，你该死在剑下的。”说完，赤焰剑徐举。

蓦地里，远处传来一声震人心魄的长啸，声不大，但宛似就在耳畔，慌若苍海龙吟，九天鹤泪。

两人正要作一次生死搏斗，闻声同时一震，侧首向声源来处看去。

百丈外，丘下密林边沿，一道淡淡白影如流星划空，距地面尺余向这儿飞射，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宇宙神龙惊叫道：“这是谁？御气摄空绝世神功？”

龙虎真人说道：“恨海狂龙。”他曾文俊离开灵官庙时诡异身和那白衣，故而认得。

宇宙神龙阴森森他说道：“饶你不死，恨海狂龙也是昆仑大敌。道长如瑟本堡主携手，请移驾至堡内商讨，为敌为友，悉听尊便。”声落，人已腾空而起，以凌空虚渡绝为轻功向堡内扑了去，并响起一声叱喝：“决退！”

海天一曳和武陵山樵双纵出圈外，扭头便走。

“宇宙神龙休走”声如沉雷，直透人心坎，可是宇宙神龙早已消失于敌

楼之内。

文俊回到林中，纵上大树，便已看见堡门红光耀目，他目力超人，已看出宇宙神龙和他的赤焰剑，愤怒地飞纵出林，向吴天堡扑去。

这同时，他已看出龙虎真人的危机，赤焰剑乃千古神刃，地火之精，不但罡气拦不住，连佛门菩提禅功也难禁全力一击。

文俊为人面冷心慈，除非被怒火或沉重的刺激蒙蔽了心智，令他硬起心肠痛下杀手外，本质上他不是残忍之徒，尽管昆仑门人一再对他无理，但他的爱侣是昆仑弟子、爱屋及乌，他不能眼看昆仑掌门丧命当场。

所以他一看不妙，忙发出一声长啸，深厚的功力将两人惊得停下了；他自己展开骇人听闻的神速轻功；奔雷似的赶到。

他这一露出超人的造诣，却把宇宙神龙给惊走了。

龙虎真人和两名老道，筋疲力竭地呆在当地，长吸一口气在原地调息，神情十分狼狈。

文俊一到，宇宙神龙已踪迹不见。

文俊目眦若裂，看了三个老道一眼，正欲向堡中扑去，却听龙虎真人郎声道：“少侠请留个步且听，老道我一言，吴天堡内高手如云，暗隐奇门生克变化，敝派在炉近探了不少时日，不能越雷池半步，今光天化日之下，敌暗我明，实不宜硬闯，少侠尚须忍耐为上。

文俊冷冷他说道：“道长作何打算？”

“一是四面截杀堡中外出之人，追宇宙神龙外出决战，一是由警深传侠义东，武林侠义道齐聚汉中，群起而攻。”

文俊冷冰冰他说道：“谢谢！恨海狂龙独来独往，血仇绝不假手于人，道长最好在江湖中待机，恨海狂龙在吴天堡一日，不许有人前来干预行事。”

左护法至明厉说遭：“少年人，你怎么这般无礼？”

文俊寒着脸说道：“别忘了，恨海狂龙也是贵派的死敌。要不服气，你可以试一试在下手中残剑，在下自问这已是最客气的态度了。”

至明气往上冲，踏前两步，举剑作势前扑。

文俊冷然瞪他一眼，手落在天残剑靶上。

龙虎真人赶忙喝止道：“师弟，不可无礼，我们走，除非宇宙神龙死在吴天堡中，总有见面的时候，梅少侠既不许我等于预，贫道告退。”

说完，向文俊稽首，收剑入鞘，另外两个人收拾两个同伴的死骸背在肩上，向汉中府凄然举步而去。

文俊等老道走得没了影儿，方转头向吴天堡内察看。飞桥放下，堡门大开，仅看到花木扶疏中，一条青石路面直通远处一座宏伟的楼房，敌要和各处堡楼，静悄悄地不见人影。

他心中略一迟疑，吸入一口长气，白影快逾闪电，突向堡门扑去。

暮地弦声如雷，一阵流失密如骤雨，向文俊那淡淡的身影集中，声势之宏的端的动魄惊心。

第八章

文俊功作百脉，双手疾挥，凛凛罡风如山洪之怒发，在他身前形成一道气墙。流失一近身，发生慑人心魂的厉啸，向四面散发。

文俊冒着剑雨，猛扑堡门，过了飞桥，他在堡门死角处悠然刹住去势，正考虑是否冒险进入，突然传出两声轰然大震，堡门两端落下两道千斤铁闸，中间地面在刹那间向下一沉，火花飞溅起来。

文俊心中骇然，假使不是停留在堡门口，这时不被压成粉，也会沉入闭死的深穴中。

不等他思索，脚下已响起殷殷雷鸣，立脚处地面突向下一沉，同时飞缓缓上升，辘护无人自转。

他发出一声清啸，身形向外疾退，同时天残中鞘，幻起亮晶光华，白影一闪，由飞桥右侧穿过，光华一闪，辘纱架上巨大的铁缆突告中断。在一声轰然巨震中，飞桥淬然下坠，文俊亦已远出百十丈外，一阵箭雨在为他送行。

敌楼中传出宇宙神龙微弱的语音，几乎令人难觉得

“这小子的功力，比半年前不知精进了多少倍，留在世上，吴天堡终有一天瓦解冰消，传话下去，不管任何人，如能制他死命，赏黄金一万两，即派杨总管率人由后堡地道前往潜山及武胜关，请令主及耿盟主传告武林黑白朋友们，齐心协力，不择手段，任必将这小子诛去。”

文俊退入林中，默意师伯所授奇门理数之学中，有关五行生克奇门八卦之秘学，准备夜间入堡。

二更天，文俊结束停当，正欲起程，忽听北面大道传床隐隐衣袂飘风之声。他心中一动，付道：“来人功力不弱，但愿他是吴天堡的爪牙。”

他萧萧掩至路侧，暗伺一旁，二三十丈外一个黑影以。奇侠的轻功向这儿急射，身材娇小，青布包头，他目力奇佳已由那纤细的柳腰中，看出来是身穿青色劲装，背插长剑的女人，而且是个十分秀美的女人。

来人相距十丈，文俊突起发难，白影如鬼魅，急掠而出拦掌悠伸，疾扣妞儿粉肩。

“哎呀！”妞儿惊叫，挫身移步一掌斜封；可是她纤掌所触处如击铁石、不但没有封住，连臂带肩人捞往怀中一带，章门穴一麻，浑身如遭电触。

“是你！”

文俊闻声一震，但出手太快，已将人制住，他一掌拍活所点穴道，挟着她飞入路旁矮林子中，将她放下，冷冷他说道：“人来这儿有何贵干？阎王令主来了么？”

妞儿惊得香汗如雨，心跳清晰可闻。夜黑如墨，她分不清对面这高在白影是人是鬼，能在一照面间擒住她的人，江湖中委实从未见过，她怎得不惊、

黑林中，白影显得阴森恐怖，总算白影发话了，虽则语气冰冷，但以曾相似，白影不是鬼魅是无可怀疑之事

她定下心神，颤声问道：“你是谁？你怎知我与阎王谷有关？”

白影说道：“你该知道，五老峰一别，姑娘何以如此健忘？在下就是恨海狂龙。”

“啊！恨海狂龙！你依然健在？”

“晤，不但健在，而且活得很写意。”

“半年前令主接获吴天堡传来的消息，守获神百无常也断腕逃归，说你

身中闻人堡主的暗器龙须毒针，已经葬身……”

“他们希望我早死，但是我死不了，姑娘怎么改青衣了？几乎令在下误下重手。”

“一言难尽，妾身负重任，凡途经陕川，必须改装衣着隐去本来面目，而且白天还不能露面。”

“姑娘有事么？上次在五老峰，在上深感姑娘冒万险相助，曾许下诺言，替姑娘完成三事相报，不知姑娘有需在下效劳之事么？”

“五老峰下之事妾身负咎良多，少侠不以玄衣仙子身为字内人爪牙而鄙视，反而不耗损真元，化躯所中死，聂翠华身受少侠大恩，怎敢再为劳动少侠侠驾？”

“在下言出必践，恩怨分明，姑娘今晚如无需在下分劳之事，暂且别过。”说，跨步出林欲去。

姑娘摇手说道：“少侠请稍待，请问少侠，今晚是否冲展天堡而来？”

“

“正是冲吴天堡而来。”

“少侠单身进堡，岂不太过冒险？”

“恨海狂龙何惧凶险？谢谢姑娘垂注。”每一堡看似独立，但其中脉络相连。每一堡的奇门变化，是以九宫为经，八卦为纬，而缘宫之内，却又改以明堂九宫之布局，迷人耳目，玄灵之宫，巧希回文珠矾锈人入迷至于各处暗井埋伏。步步生险，歹毒恶无以伦比，据说乃是宇宙神龙之师寨北人入魔东洲羊肠毫，在伊金霍洛巧获成吉思汗秘墓宫图稿，参以道家九宫之象，花去二十年心血，方建成这座吴天奇堡，少侠单身涉险，妾认为尚须三思而行。”

“姑娘何以获知吴天堡建造之来龙去脉。”

“家父对奇门理数之学深研三十载，目下厕身吴天堡。”

文俊恍然大悟道：“哦！原来如此，吴天堡化名隐身阎王谷之人，就是姑娘你了。”

“身不由己，有苦难言，妾身为势所迫，身入虎穴啊！”

文俊愕然问道：“姑娘冰雪聪明，何以致此？”

“家父隐身武陵从不过问武林之事，十年前，宇宙神龙突然光临武陵，暗中以奇毒暗算家母来迫家父受其躯策，家父与母恩爱逾恒，迫不得已得任其指挥。”

“伯父目下可在堡中？”

“家父华鸣锋自号武陵山焦，家母人称神针柳碧娘，目下皆在堡内，家母身中奇毒，每十年必须向宇宙神龙讨取药物吞服，方能苟延残喘，十年来饱受浑身血脉逆冲之心痛，妾内心之苦不言可喻。”

“伯父可是一位白面长须，使一把三尺板斧之中年人？”

“正是家父，少侠可曾见过？”

“书间曾有一面之缘，并未交手。”

文俊说完，解开腋下蓝色革囊，取出一只玉瓶，又道：“血脉逆冲而不死，拖延十年之久，这是大汉金色沙替配以毒鬼膻鳞合成之毒。”

他将玉瓶交在姑娘手中，并另取几片清香四溢的物品交到她的手中，轻声说道：“先以银匙倒出瓶中少许化血神砂与伯母服下，切记不可沾手待伯母双目将突出眶外，手足微抖，即将千年玄参三片撕碎命其服食。约一个更次后，毒物泻出，再将那一卷龙芝叶以温水吞下，运气行动一个更次不但

伯母玉骨复元，功力更为大进。这时在下完成姑娘心愿的第一件。”

“少侠……”姑娘感情地颤声轻唤着，要向他下跪了。

“姑娘，冷静些。”文俊的语音已消失了冷感，用手虚抬，一股柔和潜劲将他托住，又说道：“伯父须于明日脱离吴天堡，在下今晚暂不侵入堡中，我绝不伤害令尊堂一毫一发，算是第二件心愿，你不用谢我！”

“少侠仍把躡身当成阎王谷爪牙……”

“不！”文俊断然说：“请教一事姑娘，吴天堡中建筑，是否全为青石所造？”

“大部分如此。”

文俊冷哼一声说道：“那敢情好。奇门生克难不倒区区在下，只是暗器埋伏可虑，明晚，我要吴天堡化为屠场，火焰冲天，姑娘珍重，请记住，在下还欠姑娘一愿。”

他的声音仍在，人影一闪便逝。

吴天堡中这天夜里，后堡中人计议一夜，东堡，凄惨地传出阵阵哀哭，那是双绝神君的遗孤。西堡，戒备森严，独掌镇西川殷梦相一家子忧心冲冲。

羽晨，后堡地道口倒毙了四名守望大汉，至汗中秘径中途，倒毙了五人五骑，全是吴天堡的高手。他们的死身被堡中人抬回，发觉死者额际，全留下五处细小剑痕……

当夜，堡中警讯四起，有人发觉一道淡淡灰影，象一个幽灵般时隐时，在后堡，一位超尘拔俗的高手千手如来宏规，在兰台宫曾与该身影照过面，过出了六种绝毒暗器，反而被人用一颗白其子打掉右耳，据千手如来说：来人是一个面如淡金的老人。

怪的是来人去如闪电，飘忽莫测，堡中所有极关暗器，与及神鬼莫测的迷宫中，全未发动被人困住，一任来人来去自如。甚至降宫之中，有两名代役少女亦被人点晕，而宫中以银珠及附反复蛇散所布之地面也未留下丝毫痕迹。

两少女毫无所知，只觉突然身躯一震，即知觉全无，两少女功力不弱，竟被人无声无息地点了昏穴，委实令人骇然。

经两夜骚扰，吴天堡人人自危。宇宙神龙怒火如烧，但也心中发毛。

第三夜三更将尽，后堡突然飘来一条淡淡黑影，寨墙上十余名高手，包括那目空一切的海天一叟，也未发现有人渗入堡中。

来人身才奇伟，面如淡金，他对堡中似乎是十分熟悉，首先隐入尚书宫左侧一座小楼中，那是武陵山瞧夫妻所居之处，好半上方重新逸出。

黑影由玉房宫悄然隐入，玉房宫中，有九间形状全同的暗室，中间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庭，以九座巨大的屏风将大厅分成不同空间的角落。每一座屏风后，隐伏着一个手执诸葛连弩，腰插长剑的灰衣大汉。万一有人进入，屏风自转，九具诸葛连弩一发八十一支，燕子也飞不出大厅。然后四周铁栅突然上升，顶上天花板全是寸后钢板，那J格中有人，那一格就向下沉，地面同时向下陷。地底，是仅可让人伸出半只脑袋的水牢。假使要活的，自有人将入陷者关个半死擒出，要死的，那就太简单了。

大厅漆黑如九幽地狱，突然微风凛然，一个把手正北屏风的大汉，突觉天灵盖一凉，迷迷糊糊躲倒，身躯仍然奇在屏风转动铁轴上。

掩入的人正是文俊，他这两夜已和玄衣仙子的只亲取得联络，省了不少事，他潜入玉房由正北暗室进入未尽宫，双足凌空踏过，以绝世神功“御

气摄功”穿越各室。双手同时运功借劲，帮而发出凛凛微风。这种神功十分耗费真力，他的修为仍未到极致，故而进展甚缓。

穿越未尽宫，到达最复难的玄灵，道家九宫，乃指人身精气神三者灵气所重之地，玄灵意指小肠，在九宫乃为最下着，也最为复难之地，玄灵意指小肠，在九宫乃为最下着，也最为复难之地，宇宙神龙在这儿。建有不少刑室，做了不知多少伤天害理之事。

玄灵宫地底下，布了许多密如蛛网的地道，室与室之间有暗道相连，每一室都是人间地狱一共有九室。

文俊进入玄灵宫，宫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他目力超入，织毫必现，九颗黑旗子无声无息出手，九个隐伏十屏风后的大汉一脑袋开花，他用天残剑为支撑，点在厅中那座擦木案的左前足，身形凌空虚县，扣指一弹，一楼劲风“噎”一声射在案上那青铜古井上。

“卡”一声微响古井向下一沉，擦木案轻轻向后滑退五尺，先前木案放置处，一丈见方的地板徐徐下沉，至下一丈方寂然而止。

文俊飘身而下，在离开惧木案的瞬间，伸左掌运足神力向案角按了一掌，木案陷下半尺，再也不能移动了。在·飘下的同时，天残剑疾挥，角落里出现了一个龙头形的把手，随劲烈的剑气向左一斜，“得”一声响，升降几卡住了。

他缓步进入前面铁闸门，掌按住门上横眉，挥手一剑，臂儿粗铁条应剑中分，他扣住一端，全力向旁一扳。铁条弯曲如勾。他喃喃自语道：师爷他老人家胸罗万有，这些玩意儿不值一提的。不破坏消息，不损毁机护，能转动处以物阴死，滑闭陷升处命其变形，所有机关将成废物。哼！总机打不破，看守的贼人永不会发觉机关被毁。宇宙神龙啊！你死定了！等会儿各处火药齐炸，你能龟缩着不出来么？”

转了两条地道，前面已经发现暗淡的光芒，他身加速在火亮处突然折人一座石室，光华一闪，门口两名恶贼分成四段。

室中有八名赤着上身，肌肉填起如球的凶猛大汉，全闻声抬头，在昏黄的灯光下，现在一个面色淡金的雄伟夜行入手中是人人变色的天残剑，八个人全惊呆了。

文俊阴森森他说道：“放聪明些，谁先动谁先死？”一名汉状着胆问道：“你是谁？”

“别问那么多，谁是管锁的人，站出来！”

一个特别雄状的大汉略一迟疑，飞快地撇了其余七人一眼，踏前一步说道：“是我。”这一瞬间，八个人突向四击扑去，同时，扑扑连声中，七人脑袋全破，一一栽倒。

先前自认管锁的大汉，正木立当地，侵骨奇冷的天残剑，正点在他胸毛密布的心房上。

“文俊阴笑道：“你想死？那是极易之事，别说你他区区八条虫，再多十倍，也难逃恨海狂龙的满天星罗手法。”

大汉变色地叫道：“你是恨海狂龙！”

“对了，恨海狂龙，在前领路，打开各刑室铁门，饶你不死。”

说完收剑，运指如风点了他的气门商曲穴，并抚着他的脊梁向下一滑，说道：“我点了你的气门，以玄阴闭脉手法将你的督派制住。九室全开，太爷替你施解，不然，哼！”

你将活活痛死，我警告你，别妄图侥幸，普天之下。能解本太爷手法之人，有是有的，不过还未出世。走！”

大汉冷汗直流，乖乖的在腰带上解出一把钥匙，领先走出石室。在跨出门槛的顺间，他似若无其事地伸手去扶门框，突然他感到肩上一麻，手颓然下垂，身后随即传来冷酷的声音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别妄想耍花枪，这儿的机太爷全明白，下次你将化骨蚀肌，太爷到上面玄灵宫找人重新带路，或者干脆将总机毁掉。”

石通道尽头，大汉在壁上一块青石上一按，石壁突向后徐徐退了三尺，再后右没入石壁而去，现出一个铁板让成的大门。

文俊点运神禅功，向石壁拍了一掌，石壁象是被巨石所击，跌下三块三尺见方的巨石，将石门滑动的石槽塞死了。大汉警得一颤抖，面无人色的将钥匙插入铁门巨大的锁孔，“片达”一声，巨锁突开。

推开门，惨状令人不忍卒睹。这是一间囚人的石里，也不是施刑之所，每一面石壁上，皆是无数巨大铁环，里中共有二十二个少男少女，浑身一丝不挂，只剩下皮包骨，手足四伸，扣在四个铁环上，他们的身上，几乎到一处完肤，全是被铁烙的伤痕，掩掩一息。

大汉说道：“这些都是江湖黑白道的高手，他们不愿受堡主区策者，或知道本堡机蜜而有浅漏之图的人物，该受火刑折磨而死，后面暗间就是火刑室”

“这地底下共有那几种刑室？”文俊问。

“金木水火土，兽窑，蛇坑，肢裂，试毒，共有九种。每一暗室皆有二十名至三十名武林朋友。”

半个更次后，九室中两百余名垂死人物，全在中间刑堂审讯庭中集中，文俊目泛寒光，一定了吐地对众人宣布道：“朋友们，在下姓梅名文俊，自号恨海狂龙，诸位皆是武林前辈或是江湖豪杰，在下出道为时不两截，与诸位素昧平生，因在下与吴天堡有杀师之仇，今晚入堡报仇雪恨，目下将近五更，五更破晓，中各机机关密室将被雷火所毁，火起之时，诸位仅可快意恩仇。但在下有一不情之请，西堡乃独掌镇西川殷老英雄所居之地，与宇宙神龙所作所为毫无半点关连，凡不被雷火所毁之宅，请诸位不必闯入，大丈夫恩怨分明，宇宙神龙所为，应由其一一偿付，与殷老英雄无关，诸位可于各室贮食物处饱餐一顿，再到上面玄灵宫取衣物及兵刃，凡是同伴，切记袒左胸膛，女英雄可披发，雷火轰鸣之时，咱们放手一干。”

有一个左足微破浑身是血的中年大汉亮声道：“梅老兄在下姓云，人称开碑手云彪，乃是九从山计。五年前因一只和真玉龙未送吴天堡，被那字内凶人派双绝神君来，五年来被木皮列肤之刑迫得死去活来，幸而在下机警，始为未露出和真玉龙收藏之地，得以苟全，东堡乃只绝神君计应天所居，在下可以前往雪耻么？”

“双绝神君已被在下宰了，这是三天前之事，东堡君宇宙神大的帮凶，可以前往，但请注意门户，那儿的机关埋伏并未破去。因双祖孙俱死，大局无人主持，只消小心提防，料无大碍，诸位请准备，在下先走一步。”

东方已现曙光，吴天堡已有人走动突然，四面八方音起轰天爆震，木石崩飞，接着火焰冲天而起，映得半天通红。玄灵宫中，杀出无数但左胸皮披发的男女，兵刃和火把纷飞吼叫声之片不绝于耳。

阵宫大庭中已陷入火海之中，人影急闪。

吴天堡外，突然由各处飞出无数人影，砍瓜切菜似的将刚从梦中冲出碉楼的人杀得惨吼四起。那是昆仑派门人去而复来，龙虎真人赶得可真巧。

降宫前广场，突响起文俊暴雷也似的吼怒道：“闻人杰出来领死！血债血偿，恨海狂龙等着你。”

宇宙神龙和海天一叟狼狈在从火海冲出，怒吼着猛扑文俊，海天一叟目中无人，他没有宇宙神龙聪明，奔得最快，龙首拐荡起罡气，劈面就打。

文俊知道利在速决，延迟不得，光华疾闪中风雷具发，剑向前一探，错开龙首拐，天残剑一刺而入。

海天一叟一错步旋身倒打金钟，光华似定似虚，突然由拐侧射入，散骨寒气已临海天一叟后颈，老叟也真不弱，向前扑倒，贴地侧射两丈，他的身形极快，可是脑袋瓜由耳后直抵顶端，鲜血如注，差点儿脑骨列开，两人交手快逾电光石火，胜负立判，文俊不愿伤人，飞扑后到的宇宙神龙。

红芒一触晶定的光华，突然一砍，剑气一挫，人影作分，文俊被震退两步，宇宙神龙飞退一丈，人影分后，方响起一声龙吟锐啸似的只双交鸣。

“你到底是谁？为何屡次与本堡主做对？”宇宙神龙铁青着脸厉声问。

文俊取下面具纳入怀中，厉叱道：“白鹿领石笔峰阁下大举出动，杀我师伯无极道人，仇深似海，你怎忘记了？太爷就是被你以九绝掌迫落深潭的人，荆山老叟的徒弟，目下的恨海狂龙，纳命来吧！”

天残剑徐徐下降三寸，光华幻出朵朵剑花，发出龙吟也似的剑啸，一步步欺近。

宇宙神龙护身真气充沛全身，布成一道可反震任何外力的气寺，赤焰剑徐举，红芒大盛，剑出龙吟。

可是怪事发生了，赤焰剑所发的耀目红光，和那识熟的气流，在两丈外倒是驚人，但双方距离逾近，红光愈暗，等相距一丈时，只剩下淡淡红影，热流全失。

两人已将毕生功力运至到剑上，目中神光暴射，一步一死亡，一步一危机，响记一声沉重的叱喝，两人扑上作生死相拼，双剑发出龙吟人影暴起。

“仓仓！郎！”震人心魄的只剑交刺耳锐啸飞扬，红芒全消，只可见剑上幻出的淡淡形影而已。宇宙神龙飞退。又飞退，赤焰剑狂野地急封，千百朵淡红色剑花涌起一道剑幕，可是那晶莹夺目的光华紧迫不舍，千百朵寒芒透过淡红色的剑幕，一进，再进。

眨眼间，两人不知攻了多少剑，在龙吟锐啸风雷俱发中。宇宙神龙被迫得退了三丈，将退至终宫的石阶下了。

大火熊熊，火花和一股股飞落的灰火，雨般纷坠，在两人头上散落，但被剑气和两人所发的护身真气迫得向四面散去。

两人舍死忘生的换了数十招，文俊是咬牙切齿，步步紧迫，虎目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宇宙神龙已不能仗赤焰剑所发的神奇痕目红光和热流制敌，但他有一甲子以上的修为，剑道通神，故仍能支持。可是他自保仍似不足，额上水汗如雨，青筋跳动，大袖和衣决至少留下了五处剑痕。每一处剑痕都说明了他曾经历过一次生死，但他那友霸江湖的护身真气，挡不住千古神刃天残剑的凌厉攻势，每攻近身畔一剑，便发出一声真气进散的锐鸣。

这时天色大明，除西堡外，成了一片火海。堡中尸横遍地，大局已近尾声，除了少数几对高手仍在舍命相拼外，全在这儿集中。

四周最少有二十余人仗剑观战，其中有龙虎真人，九现云龙三祖孙，剑圣和几位昆仑徒弟，另外是几个袒左胸的瘦弱人物，和两个男装披发的老女人，她们眼中愤怒怨毒的火花，切齿瞪视着宇宙神龙。

宇宙神龙已退至降宫与尚书宫之间的小圆中，花未纷纷被剑气摧残得一塌糊涂，渐渐退至一座小亭台石阶下。

“报应临头，大爷要将你剖下心来以奠我师在天之灵，那儿走！”

光华一旋，将宇宙神龙阻住，不让他往亮里退，剑气锐啸中，连攻三剑。

宇宙神龙绕亭退了三步，封出八方剑方行稳住，说道：“你说了早些，着！”

声落剑出，功聚剑尖，颀颀连功五剑，淡红色的剑身，以山洪怒发怒，狂卷而出。

“你这是困兽之门，也预是回光返照。”文俊从迫，天残剑以攻还攻，朵朵光华排山倒海似的盖去，也象是涌山耀目的万颗寒星，澈骨寒流四荡，立把宇宙神龙迫退五步，一面说：“你不用贪功心切，良机尚多，刚才你左手剑决指缝中，三枚紫色龙须针迟迟未发，算你万幸，等会让你尝尝蓝泪毒鸩滋味。”

“着！”宇宙神龙在吼，闪电式的点出三剑，罡风恐啸。

文俊冷哼一声，剑势一缓，每一剑都贴着攻来的剑身，钻袭对方的臂和腋下，对主如不收招自救，势必中剑看去缓慢，其实快极。

宇宙神龙等三剑刚错开天残剑影，急袭文俊胸前要害，剑出半途，晶亮的光华已经到了胁下了，他赶忙退后一步，撒招自救，赤焰剑还未向下封山，澈骨寒流已经自上而下一涌，他百忙中临危自救“力划鸿清”倾力撤出一剑，身形在寒流及身刹那间，凌空猛升丈余。

“当”一声龙吟乍起，两把神刃相触，宇宙神龙飞腾丈余，发出一声长啸，以雷霆万钧之威向文俊猛扑，剑影如山。文俊阴森森他说：“你找死！”天残剑上扬，身形起立如山，左手剑决双掌，凝神待敌。

淡红色的无数剑尖惊雷似的袭到，罡风压体，文俊不管那些虚幻的剑影，天残一剑抖一震，幻出一朵光华，那神奇的潜力齐聚剑尖，“叮”一声清鸣，竟将赤焰剑耕住了。

他冷哼一声向左一带，双足向下一沉，陷入地中三雨有余，可见他承受的压力，是如何的沉重。

旁观的人，手心全泌出冷汗，惊骇得堂目结舌。

宇宙神龙被巨大的无穷潜力震倒，虎口发麻，但他一甲子性命交修的内力向下一压，却上了大当，身形固然未发震飞，却被一阵奇猛潜力向下一吸，晶宝的天残剑神奇地脱开纠缠，“嗤！嗤”两声裂帛的刺耳闷响传出，天残剑击破他那可反震任何外力的护身真气，直抵胸前。

他惊出一声冷汗，忙拍出一声无声无嗅的九绝神掌，身形在间不容发出飞退丈余，逃掉一命，但胸前襟上的和腰中的丝带，留下两条寸条的剑痕，最使他魂胆的是，他的丝带分为三段倏落下坠。

“恶贼纳命！”文俊大吼，如影附形追到，他未能一剑伤敌，霍然一惊，但他豪气勃发，放手抢敌。

这一连串的变化，不过是眨眼间事，旁观的高手们目眩神呆，慎然大震，他们就没有看清这生死呼吸间，两个如何交手的，对其中内力相拼之事

更是茫然，只有龙虎真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的自语道：“要在灵官庙贸然的与这后生小子动手，或是没有吴天堡之人及时赶来岔开，昆仑派一百年之内，将无一人承爱祖师衣钵。”他看了身侧的剑圣一眼，剑圣满头大汗，默然垂下了头来，想起前情，这位刚强固执的老道也后悔了。

文俊奋勇前扑，一招“怒海藏针”攻出，宇宙神龙闪身避实就虚，“逐浪分波”攻袭文俊腰肋，左手剑诀向外一引，三枚淡淡紫影连珠出手，向地面直堕，突然飞绕半匝，向上疾升，一攻文俊后脊命门要穴，两枚会阴及后海底，他这种诡极奇极飞舞自如的歹毒暗器，出人意外难缠。

文俊知道这种毒物的厉害，任何内家内功也挡不住全力一击，半年前几乎丧生在这玩意之下，故而步步提防，紫影一闪，先向下射，他就知道这种手法难以度测，一般武林高手，练的是听风辨器，但这种歹毒暗器无声无影，防无可防。

但文俊目力与人回异，黑夜中尚可明察秋毫，可以看出淡淡紫影，而且他也是暗器行家，一见影便知道这玩意诡异断仑。他身影疾如电闪，略上疾升，半空里先以“怒鹰翻云”身法转过身形来，掌剑齐施震落后心那枚紫影，再以“苍鹰回云”身绕飞半圈，突向下一沉，虎吼一声，天残剑回头疾振，将迫随身后气流逐到另两枚击成粉碎。

“打！”一黑一白两棋子脱手而出，向乘机逃命的宇宙神龙飞去，同时，光华疾闪，身剑合一凌空飞射。

可是晚了半步，小亭中那石桌向前疾倒，宇宙神龙隐入桌后，立时不见。

文俊狂怒扑到，一掌震飞石桌，天残剑疾挥，一旋一挑，那刚闭上一半的石板开了一个三尺洞的圆洞，文俊毫不考虑，飞穿而入，天残剑光华疾转。

下面是一座石室，约有八尺见方，破洞口射入的微光。可以看到石壁下有一只三尺大小方园的孔，宇宙神龙的衣角刚在洞内消失，另一个人影正待钻入，天残剑去势如电，响起一声厉吼，银芒与血雨纷飞，这一瞬间，石壁小洞突闭。

文俊定眼一看，被斩成三段的尸体，正是天凶星史静，在文俊的前襟下，沾着天凶星打出的三枚龙须毒针，文俊暗叫好险！要不是已运功护体，岂不又着道儿？他运剑向壁洞攻去，天残剑注入内力，断金切玉绰有余裕，可是石壁奇厚，洞口亦小，文俊只好放弃入洞之举，咬牙切齿的出到室外从上小亭。

龙虎真人和二十余名高手在亭中等候，文俊一出便说道：“吴天堡建得巧夺天工，让他逃掉了，我们搜！”

众人纷纷散开，文俊对芝姑娘匆匆他说：“在堡外的等我，我到西堡一行。”说完晃身就走。

东堡和后堡火势正烈，堡中凶徒死的死，逃的逃，由刑室中放出的两百名犯，还有百余名未死，他们在疯狂地放火杀人，仇深似海的人，任何事都可以做得出，当他们发觉西堡依然存在时，愤恨的他们忘了文俊的嘱咐，有人在大叫：“杀光他们！烧光他们！”

杀呀！”

第九章

声落，“叮”一声响，一节断矣把老道的长剑震断一尺，老道惊得到抽一口凉气，文俊又说道：“你这种有肝胆好仗的头颅，恨海狂龙不要。”他将火把扔了，厉声道：“叫那狗东西出来我瞧瞧。”

天风还未答话，镇北人声突起，奔来一群挺枪带刀的壮年大汉，如飞涌至，左右街店大门俱启，也涌出不少提刀张弓的大汉来。

“退回去！”天风突然大吼，丢掉断剑，道：“你们做得不嫌大过分的么？用身家性命逞一时之勇，你们真愚蠢之至。”

他这一声大吼，中气十足，宛如炸雷怒震，把众人慑住了。

“我就是主事人。”一个中年大汉挺身而出，虎目怒张兄说，“听说阁下屡次杀害我崆峒门人，挫辱我派二老，定有超人能耐，故尔相试，你不要迁怒镇民，冲我算帐可也。”

说完，挺剑而出，在文俊下首立下门护。

文俊冷冰冰他说道：“哼！你试得好！小爷也试试你有多少斤两，你上！”“爹爹请退！”

人丛中响起银铃也似的嗓音，奔出一个身穿两截青衫垮，眉目如画的少女，青铜剑隐于时后拦在中年大汉前。又说：“让女儿教训这狂徒。”

“悠儿小心了。”大汉说：“为父替你惊阵。”他退在一旁，横剑戒备。

女郎徐徐献剑，鬼声：“请少侠亮剑！轻轻挥出一招“雾气千里”这是崆峒追风剑的起式，防守的十分严紧，剑发出一声轻啸，显然他的内力已有几分火候。

“小爷以一双肉掌会一会贵派追风剑法，请！”

文俊踏前三步，大模大样地欺近。

“不”女郎垂下剑厥着嘴说：“我用暗器相辅剑势之不足，不能占你的便宜，要是不亮剑你干脆走路没人拦你。”

文俊脸上的冰雪慢慢溶解，对这天真无邪的女顿生好感，便向站立一旁的天碧老道说道：“道长，借剑一用，我不伤她。”

天碧老道撤出长剑，跨步上前双手奉上，正容道：“天碧谨谢少侠慈。”

“天碧师兄，你怎么啦？”女郎跺脚娇唤：“小妹要会他的天残剑嘛！”

天碧说：“师妹不可无礼，小心了。”弟过剑缓缓退下。

文俊接过剑，向姑娘微笑道：“天残剑要对贵派太字辈门人，别说是你，就是贵派玄字辈的人，在下也不屑使用，你请啦！”

姑娘粉面一崩，就是一招“雾气千重。”

突然，剑光一闪，文俊那轻飘飘的长剑在右一分，化出无数朵银花，四面一涌，突又向中飞射。

姑娘的长剑被荡得向上升，“挣”一声被震退三步。她惊诧地脱口叫道：“排云荡雾！你你……你会本派的追风剑法？”

你管不着，恨海狂龙就用追风剑法制你，休问来源。”随声又一剑点出。

姑娘娇叱一声，剑出狂风掠地，由下卷进。

文俊一面运剑，一面信口朗喝：“小心了！这是“飞暴流泉”你非出“回风拂柳”不可，喝！好一招“飞星逐电，瞧我的“风狂雨暴”。晤！“风起大漠”下一招你定出“罡风飞絮。”这一招倒是不错，剑奔上辅以五朵银莲花。吸！花瓣会开合，可是伤不了人，我全收下了。‘长风万里’！着！”

在这一边串急喝声中，两人换了六招，剑芒吞吐之际，看似生死一发之间，其实每一招都是相生相克的绝招，不容思虑，非如此思招化招不可，看似危险万伏，其实丝扣变化顺乎自然，有惊无险！

直至姑娘在“罡风如絮”一招上，打出五朵银莲花。剑路方骤然突变，文俊也就不再和她“练”剑。

四周众人全惊得呆了，惊叫出声。

文俊含笑而立，目光柔和，长剑搭在姑娘右肩上，左手掌摊开，掌心有五内拇指大，盛开银莲花。

姑娘跪下右腿，长剑斜搁在右膝旁，星目紧闭，那撩人缜思的星红小嘴撅得老高，鬓角微泛汗水，诱人犯罪的肃胸起伏不定。“当”一声长剑脱手坠落，他右肩微塌，象是成受不起肩上长剑下压的力道。

她星目微启，但一触及文俊那慑人的目光，便又急忙闭上，那怕和那令人心跳的目光接触，接着幽幽一叹道：“杀了我，你不可损毁白龙镇一草一木，你答应么？”

文俊缓缓收剑，将五朵银莲花放在她膝前，微笑道：“冲姑娘你，一切免究。崆峒派门下都象你，定会为武林大放异彩，姑娘可是妙手飞花郭春萍郭姑娘？”

姑娘讶然张目，警奇地问道。

“你……你怎知我叫郭春萍？”

“在下由五朵银莲花中猜出，时才由玉面专诸汤家兄妹口中，知道姑娘名号。”

他走近天碧老道，将剑柄向前一递，说声“谢谢。”

姑娘一听玉面专诸，粉面泛霞，低下头首去拾那五朵银莲花，向她爹爹身畔走去。

明人不做暗事。文俊对呆立一旁的天风老道说：“文俊主西来赴约，自然按期拜谒贵派山门，这三天中，如果贵派另出花样，哼，请记住，在下耐性有限，可别怪梅某心狠手辣，绝不会如此善了。”

一匹骏马狂奔而至，人丛纷纷让开，马上纵下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正是玉面专诸汤怀。他一看地上姑娘遗下的长剑，虎目凝视姑娘，目光中充溢着关注的神色。

“你晚来一步。”文俊转声对他说：“幸而未伤郭姑娘，汤兄可是找在下较量么？怎么追来了？令妹可曾同崆峒来？”

玉面专诸忙说道：“兄弟别误会，要说较量，甘拜下风，败军之将，不足言勇，特来促驾至舍下小驻。”

“小弟心领盛情，即至眠州相候崆峒下前来相约。如果汤兄有兴，三日后南崆峒广成下院见。告辞。”拱手一礼举步便走。

妙手飞花的爹爹收剑入鞘，山山然上一躬到底地说：“郭某无状，有赎大侠虎驾，承蒙不究铭感五衷。既然约期尚有三天，郭某诚邀大侠屈位寒舍小驻，幸勿见拒。”

“大叔盛意，梅某心领，三日后崆峒见。”举步欲走。

“喂！”春萍姑娘不客气地叫：“你是怕白龙镇的人暗算你，所以不敢逗留么？”

她用邀将法了，粉脸上红潮未退。

文俊淡淡一笑道：“恨海狂龙怕过谁来？对姑娘及令尊，梅某倒相信得

过，可是贵派的南崆峒二老，却不敢领教，要是他们用师门令谕迫你们不择手段，试问诸位可敢邀令？老实说，你们计算梅某，定然出诸老所授意，要不是诸位尚不失侠义之风，或者事前在下未与汤兄兄妹于道中相遇，龙白镇早该步吴天堡后尘，化成一片火海了。”

声落人闪，由众人头上越过，眨眼即失去踪迹。

“吴天堡毁了？”天风老道惊叫：“这是令人难信之事啊！”

“半点不假！”左面瓦上突然传出沉重的语音。

“吴师叔来了！”姑娘说。

瓦面上，站着一个人年约半百，红光满面的精壮黑衣人，他是崆峒高手中之佼佼，名叫夜游神吴佑。他接着说：“汉中府来了急报，那是九天前的事。这人走在本派遗传急使之前，令人吃惊，你们小心了！”说完，飞纵而去。

转眼三天，约期已届，日影慢慢移至中天，正午将得。

南崆峒山麓，有一座美丽美乐的宾馆，宾馆后有一座巨大的石碑坊，中间刻有四个大字：“源源流长。”牌坊后，便是蜿蜒而上的登山石道。

南广成下院百十座宫观，在半山依山势而筑，飞檐画角，在草木丛簇中隐现，间或传出三两下玉板声，令人心中肃然，这座三清门下苦修之地，却隐下尘世中的无穷孽海。

迎宾馆前石阶下，分立着十六名身穿青法服，浑身披挂齐全的老道，他们双目注视着远处缓步而来的一点蓝影，脸上颊肉略现抽搐。

蓝影渐近，方看清是一个神清气朗，调偿出众的少年人。一身蓝缎子劲装，肋下一个蓝色大革囊，驾带上斜插短小的天残破剑，脚下是蓝统快靴，全身一身蓝，蓝的叫人心发毛，白玉也似的俊面上，泛起淡漠的微笑，一头乌黑闪亮的黑发挽在顶端，且一只白玉发箍箍住；前额颤着一条小小玉龙作为饰物，把小伙子亲得英华超绝。

文俊越过天阶下升起腾腾青烟的巨大古鼎，走向肃立相迎的老道行列，玉板清响三声，迎宾馆中卢迎宾仙乐，馆门中迎出四名身穿法衣的中年道侣，中间拥着一位年届古稀，身穿大红道服的老道，在仙乐声中降阶而下，向文俊迎来。

双方相距丈外站住了，五老道同时稽首，文俊躬身为礼朗声道：“梅文俊应召参拜仙闭，来得鲁莽，诸位道长海涵。”

“施主侠驾光临，草字生辉，敝派荣幸之至的敝掌门及门下诸道兄，恩格于门夫，未能亲迎施主恕罪，贫道迎宾馆接引道人玄松，代掌门恭迎侠驾。”五人再次稽首。

“好说好说，不敢当道长大礼。”他回了一礼。

四老道左右一分，迎宾馆中乐声一转，音转同亢，充满杀伐之音，玄松说声“请”让在一旁。

文俊也略为欠身抬手说道：“道长请！”傍着老道左右举步。

一行六人经过十六名道人身前，十六名道人一同稽首，文俊神色从容，昂然直上台阶进入迎宾馆。

片刻，六人经过石碑坊，登上台阶，向山上走去，转过筒处山湾，逐步向上盘升，迎面是一处突出山脊，飞崖流泉，苍松并立，环境清雅山尘，道左山唐突出处，有一朗层凉亭式的阁楼古色古香，气象宏伟，玄松肃容说：

“贫道告退，由这儿登山，皆须得独自登临，比乃是敝院规，贫道恕难

远送。”说完，稽首再三，率四道人径直下山去了。

文俊淡淡一笑，目送五老道去远，方举目打量阁楼，楼阁五丈，上下两层皆有走廊，外面围以朱红栏杆，上层飞檐下，有块朱漆大匾，上面三个尺大金字：灵飞阁。

“是了！这是第一站登山歇脚之处，武林朋友须在这儿登阁，向西遥礼广成下院，方可平安登山，我乃是寻雾生来而来，谁理你们的臭规矩？”

他知道半山广承下院前，定然有人间这儿遥望，身形突起凌空升起，直上五丈，距匾前五尺突然一掌虚空向匾上击出。

一股无声无嗅雄浑暗劲彼然吐出“砰”然一声，朱漆大匾突然裂成无数碎片，四散纷飞文俊落下地来，展开“御气蹑空”绝世轻功，沿奇险无比的石壁正道如飞而去。

他身形之快，骇人听闻“只见一缕淡蓝影一闪即逝，所经之地，身后但闻轰隆轰隆雷声响音，沙石飞滚，刃。是各地埋伏已经发动了。百尺幢飞雷木石，警心崖正道下落，一心桥吊索突断望乡台驾马射如蝗，凌虚石刀突然出现……这一切都挡不住这位武林奇材，因为他轻功太过迅疾，消息发动，他已经越过了险地象是为了送行而已。

文俊心中虽惊，但越来越觉愤火中烧，心说：“这些牛鼻子无可救药，对付一个人，用得着这许许多多歹毒玩意么，未免欺人太甚。”

前面是一道断崖，三十丈外就是南广成下院的巨大汉天之檀，也是凌辰道侣集会举行叫开天门晨典所在。

天坛后约百丈，就是广成下院宏伟的院门，门后花本扶疏：参天古柏向内延至数十丈后正殿。

天坛四周，近百道俗男女分北东西三面而立，正北是一群身穿红法服的年老道人，他们神情肃木在坛台古鼎下分二列排开，怪的是最左侧有八名中年女冠，庄容肃立。文俊心中暗暗称奇，崆峒虽收俗家女弟子，却不收女道士，今天竟然发现女冠，岂不奇怪？

西面是一群俗家男女老少，妙手飞花父女自然在内，玉面专诸兄妹不在其中，他们不是崆峒门人已无疑问。上百人的目光，一向文俊射来，猛听一个声如洪钟的老道朗声说道：“梅施主好俊的绝世轻功！可要放舟接引施主么？”

断崖宾有三十余丈，只有一条粗如拇指的铁炼，扣在两端两只巨大钢环上，不住轻轻晃动。

断崖左侧，有小径转折而下，足有五六十丈之深，下面是奔腾澎湃，飞珠溅玉的河溪，对岸有一只羊皮筏，上面坐着两个木无表情的老道，停筏之处，有一条小径直上对岸天模下广场。

文俊淡淡一笑，主中思量：“以自己的轻功造诣，踏炼而去乃是极易之事，就怕这些牛鼻子捣鬼，弄断了铁炼岂不糟透？三十余丈距离，想凌空飞越乃是不可能之事，要坐羊皮筏渡过，岂不笑话么？”

略一思量，便下了决心，手中暗扣了一把白旗子，准备借物飞越和袭击暗算之人，同时一脚踏在铁炼上，暗暗试试铁炼负载的能量，敞开大笑道：“崆峒迎客之道，未免有失公允，恨海狂龙独自应约，贵派沿途发动袭击，欲先行消耗区区真力，民心叵测，令人难忍，小小危崖飞炼岂难得倒恨海狂龙？哈哈！”

长笑声中，响起一声震人心魄令人气血翻涌的长啸，蓝影闪电似沿铁

炼向前一测，眨眼便越过十余丈。

“得”一声脆响，对沉钢环中分，铁炼突然向下飞坠，文俊早有准备，在铁炼下崖的瞬间，右足借力一点，身攻虚空急射，手中一粒白旗子向前疾射。过了一半距离，就使不用白旗子借力他也可以飞渡了。但为防万一，他仍射出一粒白旗子。

飞越六七丈，白旗子就在足下，他并用足去点。吸入一口气，右手一拂，身形如流矢划空而过，飘然落在崖，倒没有人暗算。

所有百余名崆峒弟子，全警得呆了，手心直冒冷汗，心中冬冬狂跳。

“果然是御气摄空绝传神功！一个寿登百龄的老道惊呼。

“今天如果掌门和两位师伯不能如期赶到，崆峒危矣！”另一个老道倒抽一口气低声说。

“日色正午，恨海狂龙到。”文俊沉声说道：“贵派门人苦苦相迫，卑鄙下流的南崆峒二老出来纳命！恨海狂龙这次不要耳朵，要割下你的头颅，你们要的是天残剑，也要恨海狂龙的命，今日剑到人倒，请先上纳命？”

蓝影一闪，屹立天坛正中，响起一声清越龙吟，天残剑倏然出鞘，锈迹斑斑的细小剑影，在突然下垂半尺的瞬间，锈迹突敦，发出夺目光华。

崆峒二老玄尘越众而出，向中间几名老道稽首为礼，中间老道神色惨然，低声嘱咐道：“支持三十招，注意游对，小心了。”

文俊耳目何等锐利？十丈内飞落叶尚可分辨，何尚说话？他冷笑着道：“你看你怎么对个游对法？”

崆峒二老缓缓至文俊身后，撤下长剑，左右一分，玄极不慌不忙，慢腾腾他说道：“阁下果是信人，如约光临敝院，一剑一耳之债，永记心头。贫道师兄弟自不量力，与阁下一决，阁下可否将江西屠杀贫道师侄逍遥鬼的前因后果说来？”

“你要拖延时辰么？小爷不使你失望就有。逍遥鬼与武当败类觊觎少爷怀中雷音洞府秘图，逞凶让夺，不死何待？”

“可有人证么？”

“呸！你这老贼老昏了，要起人证来啦！你何不向阎王爷要去，在汉中怎不要人证？围殴小爷时你为何不要？哼！约小爷来此磨牙，你是做梦！”天残剑点头出一朵剑花冷冰冰的剑气飞射。

玄极知道无法再拖，向弟师玄鹿一打手式，抱元守一立不动，光华一到，两人仗剑绕文俊向右游走，一前一后逐圈拓近。

“两仪分光阵式！哼！玄门剑阵那些可笑玩意，我看少来为妙。”文俊语音冷酷，俊面上泛起杀机。

二老见文俊屹立法劝，心神凝聚，无隙可乘，由于曾吃过大亏，心中反而自虚，额上冒冷汗，突然暴喝一声、幻出千朵寒英，挟翁翁剑气锐哨，一前一后自右飞扑而上。

文俊早已存心葬敌，兰影一闪，光华疾射，不管身后的玄尘，忽迎前面的玄极，他的身比两老道快得大多，他们的助手合攻便失去作用，紧迫一人，另一人根本就根不上，他们该并肩出手，不能用两仪分光剑阵的，功力相差大远么。

乍合乍分，疾如电闪，谁也救应不及，响起一声闷哼，玄极仓郎垂剑后退。接着光华向后反射，迎着飞洒而来的剑芒，一契而入。又是一声闷哼，兰影和光华一剑。

玄极退了五步，“仓郎”一声长剑落地，“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往后便倒，胸腹间留下了两朵梅花剑痕，共中了十剑，同时，玄尘也倒下了，他额面有一朵梅花，只中了五剑，倒下的时间，先后仅分秒不差。

文俊一招“梅花三弄”分袭两人，得心应手不过是瞬间之事，可把众人吓了个心胆俱裂。

南崆峒二老主持崆峒广成下院，可算是崆峒派条出高手中的佼佼者，一招之下双双毙命，端的骇人听闻，实乃令人难以置信，难怪他们魂飞胆落。

等另两名老道扑出救应时，南崆峒二老已经断了气，他们只能含泪将尸首抱走，别无他是。

一个须眉皆白的老道拔剑而出，沧然垂泪说道：“无量寻佛！小施主未免太狠了！”

大狠了！”

文俊冷冰冰地低喝道：“道长可没见过他们汉中府时的嘴脸，偏责在下太狠，有失公允，通名上来。”

“施主动手罢！不必了。”

声落人闪，动如奔电，剑出风雷俱发，剑气锐啸刺耳，这老道比二老高明多多，一招“飞星逐电”端的威力倍增，迅捷绝命。

文俊屹立如峙渊亭，从容挥剑，将攻来的招一一化解，直待老道将迫风剑法三十六式变完他细揣恨海狂人以前所授迫风剑法，发觉变招之间，有几的变化大是不同，似乎老道的招式比自己所学的要精深得多。

他不想再追老道重新出招，冷哼一声，一招“七星联珠”突然贯入重重剑影，但手腕略偏，并未连续点出。

老道“哎”一声绝望呼号，长剑堕地，双手无力地下垂，双肩隐现血迹，踉跄向后退了一丈还近，闭目咬牙退去。

青影疾闪，出来了八名之多，风动处，隐嗅淡淡幽香。文俊心中冷笑，心说道：“风流妇冠乃是鱼玄极之流。”

原来鱼玄之极是唐时长安美女，字幼微，才华绝世，美鲜出尘，后来被官拜补阙的风流官儿李意纳为小妾，她是一个有强烈占有性而性情急躁的女人，而且才华又高，做李意的小老婆，自然不大自在。终于他得不到李意的全部爱，情愿出家做了女道士。出了家，她又不甘寂寞，阶兑艳事天下闻，后来答杀了女童缘，被京光府尹处了死刑。

出来是那八名道士，她虽说已是徐娘半老，但一个个出落得眉清目秀，成熟的女人的风音确是撩人，宽大的道袍，掩不住他们婀娜的饱满身材，人未到香风先至，怪不得文俊骂她们是鱼玄极之流。

八个女冠在文俊身前形成半弧形排开，中间那位唇角一颗小痣，眉目如酥的女道士慢声说：“贫道等乃是青城上清宫上清八冠，偶经南崆峒朝拜广成天尊，不得不架这段梁，梅大侠肯让贫道等一开眼界么？”

“张道陵得道青城天师洞，与上清宫同列青城第一峰。近在咫尺，诸位不拜师朝广成，哼令人费解，要结梁。梅某接下了。”说完，缓缓举剑。

女道士说道：“且慢！贫道与梅大侠无仇无怨，用不着动剑，你敢用拳脚闯我青城上清八阵么？”

文俊不耐烦他说道：“废话！谁和你们拖时辰？恨海狂龙人间大丈夫，岂肯与你们八个女流较量粉脚粉拳？拔剑！不然快让开。”他嘴在说，说到粉拳粉脚，不由俊面。

通红。

八个女人看他脸红耳赤，全都掩口吃吃地笑。

“贫道知道大侠害怕。”女道士又说了，说到：“大侠”两字鲜音略略高起“好教贫道失望。”

“呸！收回你的话，谁害怕了”文俊果然上钩。

“梅大侠肯赐教么？好，贫道收回害怕一词。”

文俊陡然一惊，后悔不迭，知道不少，正在犹豫，她又说话了，不是向他，乃是向其余七个人说：“上清八阵，伏虎擒龙，师妹们，上！”八个女道士身形倏动，布成两环内环四人，外环也是四人，四面八方都形成三角，角与角相联，变化多端，看似平平无奇，但其实神奇莫测，将文俊围在中间了，他不动手还成。

文俊以奇快的手法收剑入鞘。他一听“伏虎擒龙”四字，不由火起，就凭这几个小女人，敢大言擒“龙”？笑话！

他环顾四周八女道一眼，突然清肃一声，向正北拍出两掌，每一掌他用了三成真力，他要用拳招将她们击溃。

岂知他大错特错！正北那女道士封出一招“如封似闭”她左因外围的两个女道士踏进三步，两只纤掌突然搭在正北女道的守肩上，三人之力，而导之一。

同一瞬间，后面正南和两侧三个女道士，同时以掌遵力，只正南之人攻出一招“惊涛裂岸”猛攻文俊后心。

东西两名更是刁赞，向前一扑。身形恹楼，一记“袖底藏花”闪电似向方膝盖扣去。

掌未到，他突向右一仆，右掌着地，双足突然向左面飞扫而出。

文俊双抽象对方玉掌，突觉对方掌中传出十分强烈的暗劲，以千钧力道向后猛吸，几乎挣扎不得。

而这一瞬间，后心和下盘左右袭来的猛烈暗劲，已然着体，他顾不得怜香惜玉，临危自救，突然大喝一声，双掌向后猛挥。

“蓬”一声巨大的气流爆震炸响，他竟然用上了六合须弥功，气流并爆的震波，把八个女道士震得衣袍零落，飞腿丈余，粉腿酥胸若隐若现，连内成的褻也不可收拾。

幸而文俊在百忙中无施全力，他也不愿多伤无辜，所以八个女道士虽则肉帛相见，但内腑受伤甚轻。她们尖叫一声，双手掩住脱颖而出的乳房，向大殿狂奔而去。

崆峒的道人惊得浑身发软，但惊是惊，命不能不要。天残剑的光华又起，接着响起文俊的惊天巨吼：“你他快上，不然丢下兵刃，恨海狂龙不为已甚。”

“飏飏飏”微风凛然，从出七名道侣，前三后四，两下里一旋，七把长剑幻化千朵白莲，剑气丝丝刺耳。

文俊说道：“七星倒旋剑阵！简直班门弄斧。”

一内光华在千朵白莲花中往来自如，恍如蝴蝶穿花，响起一声声慑人心魄的虎啸龙吟，风去为之变色。

不久，天残剑的光华更亮更明，焉地响起数色绝望的惨号，七人中倒了四人，另三人小臂血如泉涌，长剑长不过半尺。

巨鼎下的白须老道叫道：“退！”

“萍儿，阻他一阻！”

姚手飞花父女舍生忘死急扑，盖护家人向欢院中撒。

文俊被两人拦住，怒声道：“难道小爷真不忍下手么？哼！”

姑娘惨然他说道：“你下手吧！据说当年的恨海狂龙也是如此的。崆峒连死三十七名太字辈弟子，仇深似海。你能怪我们不择手段计算你么？你杀了我父女罢！说完。身剑合一向前飞刺她爹爹也剑出“狂风暴雨”向前递剑两人都不顾门户，舍死进招。

文俊冷哼一声，身形乍闪，左一纹男的称剑脱手而飞。右手一拍，姑娘粉肩一凉，扑地便倒。

弓弦振鸣，三枝病矢破空悄至，有人在此处叫道：“汤家父子与你拼了！”声到，人如流矢向这儿奔来。

文俊用剑震落三枝痹矢，他认得来人正是汤家兄妹，和一个中年大汉，最后是一个持一背叉的具健老头。

他们瞬这四个老小，也不管正在爬起的郭家父女，他想起了恨海狂龙当年怒闯六大门的英气谊气，发出一声清啸，巡闯广成下院。

他功力运至十成，天剑剑光华如电，身剑合一赂里飞射，顶端的天残剑将内院射出的兵刃暗，震得四散纷飞。

不久，大殿起火，呼喝一声震耳欲聋，火焰已经突破瓦面，接着偏殿火焰已升。

还处驰来十余个道人以“浮光惊影”身赶到，人中一个身红法衣，年约八十余，家家威猛的老道。跌脚叹道：“我来晚了！极尘两师弟这祸闯大了！”

他气纳丹田，向院内低喝道：“恨海狂龙请出来一会，贫道乾坤一剑玄真恭侠驾。”声不大，谁也不会相信这火神肆虐，人声井沸，恨海狂龙曾听得见。

真怪！在另一座偏殿中，突然飞出一淡淡兰影，兰影前端光华耀目，正向这儿射来，不是文俊还有谁！

文俊正在四处放火焚观，焉听一阵低沉如殷雷直贯耻膜的音浪汹涌传来。他心中一惊忖道：“千里传音！玄真乾子已修至返驱妇真之境，不愧一代掌门，我得小心应会！”

他扔掉火把，迫迫玄真老道，是腔蛔掌门乾坤一剑玄真。他左右块侧，是两个年过百龄，身穿灰袍，鸡皮鹤发的老道士，他们是崆峒硕果仅存的元老，寒松子太微和风雷神剑太灵。

另十余人中，有几位俗家弟子，其中有见过多次的甘州支英杨敬堂白起风，中原大名井的游龙剑伍中行“江北侠名远播的三阴手钟飞，至于其他众人，文俊全无印象。

文俊身形突止，天残剑上光华渐敛，绣迹重现。

乾坤一剑悲愤他说道：“施主如此作为。未免大过份了吧？崆峒与阁下并无深仇大恨，何苦如此相迫？”

文俊收剑入鞘，语气如冰，面罩寒霜他说道：“贵派与恨海狂人仇深似海，不该还怒持有天残剑之人，此其一，一年以前，贵派门下道摇鬼与武当矮脚虎两人。谋夺在下的雷间洞府秘图，双方动手，死伤在所难免，贵派不问是非，竟倾全力搜捕在下，三岔口群雄夺图，穿云手死有余辜，帐又记在梅某头上了，汉中府夜斗，宇宙神龙出动百余高手与在下决生死，贵派南崆

崆二老不知羞耻为何物，死死逼迫，非梅某送命绝不甘休，致令在下挨了闻人杰一杖龙须毒针，这些经过，梅某皆在贵派门人重重迫害下，莫不九死一生，是否仇深似海，道长大可忖量。这次梅某执成下山，至吴天堡与宇宙神龙决一死，说巧真巧，南崆崆二老又替吴天堡打头阵，梅某终算手下留情，只削掉他们一耳，不可谓不够情至义尽。临行之时，二老约在下今天到此一决，大丈夫千金一诺，梅某单人支剑应约而来，按理贵派该以公正正直之方与在下理论或决斗哼！在下不需多费唇舌，贵掌门可由宾馆至广成下院，仔细勘察一番，即可知是否公正正直，梅某不必多言，听凭诸位还我公道，在下孤身一人，及一把贵派欲得而心甘，可驱策六大门派十年的天残剑。一无公证，二无助拳，武林朋友永不会知道今日之是非，诸位大可动手了！”说到这里，语气转厉又道：“在下共毙贵门下十一人，伤亦十五人左右，比起当年恨海狂人杀二十六名，皆因在下不愿多事杀戮，致便宜贵派多多。”

乾坤一剑寿眉紧锁，注视着地下六名道侣尸体叹道：“当初施主杀我徒侄武义时，是非不明，贫道故尔派门人找寻施主行踪，以便一询经过……”

文俊恨恨他说道：“哼，好一个一询经过，道长何不说获取雷洞府秘图和天残剑？果然在三岔口你们联手双凶的走狗，还有武当的臭杂毛，将雷音秘图夺走了，想起来我该恨我该恨下杀手，我该剑剑诛绝。”

“雷音秘图下落不明，并非敝派存心抢夺，主要是为天残剑，施主当然知道天残剑与敝派之不怨深仇，当能见敝派之所为。既然敝派弟子有不当之处，活该死伤，而广成下院并未于碍施主，因何纵火焚烧？杀人又放火，未免欺人大甚，施主不认为过份么？”

文俊讽刺他说道：“避重就轻，道长心计口才均有一派掌门风度，一句话，恨海狂龙被贵门下杀了，天残剑也成了贵派囊中之物，一切歹毒手段均可名正言顺了，杀人放火之事也不会发生。如果贵派弟子有理可喻，在下何至如此？道长身为一派掌门，纵令门下投入吴天堡为祸江湖，迫害武林朋友，区区小敬，在下尚嫌太轻呢？”

“那么，施主认为理所当然了。”

“正是如此。”

乾坤一剑语气渐冷地道：“施主又准备如何善后？”

“悉听尊便。但在下认为，一报还一报，梅某就此罢手，贵门下今后如再找在下纠缠，也许崆崆四山将成瓦砾场所。恨海狂龙不主动挑袭，亦不能忍受任何人无理取闹，贵派欲得天残剑，可向恨海狂人索取，冤有头债有主，找我恨海狂龙不合情理，当然啦，四十年前的；日帐，算在在下手上，在下亦不推辞。”

乾坤一剑点头说道：“施主快人快语，贫道佩服。目下仇怨深结，欲罢不能，贫道惟有仗手中剑，与施主一决了”

“道长早晚些说出，岂不快哉。”

文俊淡淡一笑，接着豪放他说道：“半月之间，梅某能三会高人，实乃生平快事。”他所说的“三会”，意指宇宙神龙、龙虎真人和乾坤一剑。

他退后两步，缓缓撒出天残剑，弹剑作龙，吟朗笑道：“天残剑二度出山，剑啊！”

早些时委屈你了。”剑上绣迹亦渐渐隐去，映射出耀目光华，他仗剑屹立，做视众人一眼。

乾坤一剑哈哈一笑，伸手解开袍带，过来了两名中年老道，神情肃穆

地替他卸去道袍，露出里面紧身葛衫。身后一名道人，恭恭敬敬献上一把古色斑烂的长剑。

“禀掌门，可否让伍师侄先向梅大侠请益一二？”左首那年逾百龄的老道说，并向一旁的游龙剑伍中行一指。

乾坤一剑木然他说道：“师叔明鉴，伍师弟造诣虽稍胜极尘二位师弟一筹，但不如吴天堡多多，还是由本掌门一决，免致重蹈四十余年橙前辙。”

文俊注视着寒松子和风雷神剑两人说道：“久闻贵派大字辈门人，在武林号称无敌，何不上场赐教一二？”

刚才向掌门进言的正是寒松子太微，他寿眉轩动，银须无风自飘，显游激动得难以抑止。

“师叔请息怒。”

乾坤一剑徐徐发话，丢下剑鞘，手中长剑寒芒耀目。陷入胃发，他举剑朗声说道：“本门弟子听本掌门定谕在动相簿之间，不许任何人擅自出手，如敢故违，按门规论处如果本掌门人不幸失手，不许拦阻梅大伏，本门弟子应由玄圣师弟率领，敬送梅大侠下山。”

文俊动容相问道：“道长可否听在下一言。”

梅大侠请说。

“请恕在下狂妄，请准贵派太字辈门人相极插手，至于在下是否接得下，掌门大可不用计及乾坤一剑大概也有自知之明，沉吟良久方道：“施主不失大侠之风，贫道恭敬不如从命。”又说寒松子和风雷神剑道：“请两位师叔替狂徒押阵，非必要幸勿出手。”说完，大踏步上前，距文俊丈外止步，从容亮剑，拉开门户，微笑道：“梅大侠请！”他身为一派掌门，当然不好先进招。

“在下放肆了！”文俊也跨步献剑，身形略侧。左手诀一引，向左侧虚点一剑。

老道身随决走，剑向右轻撒，再向左抖出一朵剑花，虚攻文俊肋下。

按规矩两人虚让三招，身法美妙，气度雍容，不愧一代宗师，和后起豪客。

礼招一过，剑作龙吟，剑气丝丝锐啸，令人闻之心悸，两人神色凝重，劲透剑尖。

文俊首先发难，星目寒芒四射，散发着异样的神采，天残剑略扬，踏进一步，攻出一招“怒海藏针”在三尺圆径大的环形光华中，不知中藏多少如虚如幻的剑影，圆心之中，有一肉眼难辣辩的淡淡透明幻影，向前一吐。

乾坤一剑心中一慎。他发觉四周的剑影虚实莫辩，有一股神奇力道将自己的长剑向外震开，中间却有一股可怕的奇异吸力，将自己的身躯猛然一拉，他功力深厚，已至神返虚之境，而且自到道以来，身经百战，经验老道，已知这少年的剑术诡异绝伦，这一剑攻防皆绵密无比，中间那难以分辨的淡影，方是致命之源。

他气纳丹田，功行百脉，真气遍布全身，后撤半步左移三尺，摆脱了奇异的吸力，剑借那一崩之力，向外划一半弧，一剑向文俊肋下攻击，显得从容之极。

文俊心中一怔，念头在脑中如电光乍闪：“怪！崆峒以追风剑法扬名于世，一个字快，故名追风，怎么这位掌门却大反其道而行？”

突然，他恍然大悟，老道在倚仗一甲子以上的内力修为，找机会拼内力取胜哩！他心中冷笑一暗说：“这也好，看你的修为又有何可倚之处？”

心在想，剑可没停，连攻八剑之多。

乾坤一剑确是如此盘算，从容挥剑待机，接下八剑还攻七招，两人转了三次照面。

旁观崆峒门人，和刚换上道袍前来观站的上清八冠，全被剑气迫得退扣三四丈，手心直冒冷汗。

这时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山上道侣有五六百之多，水又充实，只将大殿和偏殿焚毁，差点儿波及后面的经堂。

除了仍在救灭余尽的人以外，全往这儿集中观战，他们看掌门谨慎将事，似乎攻不出凌厉剑招，全都大惑不解，也担上了无限心事。

文俊久攻不克，不由火起，年轻人到底修养不够，沉不住气，他发出一声清啸，剑势转疾，光华如火树银花，急如狂风暴雨，以雷霆万钧之威，展开抢攻，龙韬十二剑端的精深博大，神鬼莫测，果然把乾坤一剑迫得逐步后退，招架十分吃力。

两人都是武林绝顶高手，除了万千剑影纵横，剑气锐啸慑人心魄以外，绝无双剑交错的清鸣发出，更无硬攻硬架的拙劣招式出现，每一招皆抢制机先，攻其必救，变招招之间，诡异迅疾无比伦比，把旁观的上百高手，看得膛目结舌浑身直淌冷汗。

日影渐向西斜，两人换了近五十招，文俊目现异彩，愈战愈勇，剑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以气吞河狱的雄姿，挥剑勇行。龙韬十二剑初逢敌手，他十分开心，一面得手应心步步进迫，一面捕捉崆峒追风剑法精微之外，一一牢记心头，着实获益非浅。

乾坤一剑愈来愈心惊，额上汗珠晶莹，青筋跳动，他无法拦住文俊狂野的攻势，碰上他无法化解凶险无比的招式，他只能闪避后退步步提防，成了一面倒的挨打局面，攻出的招式愈来愈少，明眼人已可看出他们已露败象。

文俊在心里面说道：“老杂毛，你怎么和我拼内力呢？你根本无捕捉机会错开我的剑哪！可是我得给你机会，不然你不会输得心服口服。”

他紧攻三剑，势似奔雷，剑气飞旋，比早先凌厉数倍，光华怒涨处，把声势渐弱的耀目银芒迫得仅能护住身前尺余的狭小的空间。

乾坤一剑一退再退，到第三剑竟退了两丈余，寒冰也似的天残剑所发的剑气潜劲，震得他护身的真气脱体欲飞，每一剑尖都在胸腹之间，似要若然贯入，怎样也无封住，看似搭上对方射来的光芒，但瞬间另一光华却又神奇地到了身前，不知究竟对方有多少天残剑攻到？他除了急退以外，别无他途。

替他押阵的两位腔炯元老，惊得手中剑不住颤抖，被这少年神奇的剑，吓得脊梁冒出阵阵寒流。

文俊紧攻三剑，突然剑势突止，暮云里响起一声龙吟虎啸，两把剑终于搭上了。

乾坤一剑大喜过望，一甲子以上性命文俊的绝世玄功，源源自剑上涌出，他哼了一声，将天残剑压偏半寸，可是，他陡然一惊，突感到一股浑雄无比的反震潜力，以雷霆万钧又毫不着形迹的奇怪劲道，将他的剑向左推回原位，而且列进一寸。这样，他的右肩已经暴露在那透明尖细，而又光华闪烁的天残剑尖下了假使再偏差个两三尺左右的，只消对方向前一推，毫无疑问会贯入咽喉啦！

文俊体内潜力源源发出，劲透剑尖，他嘴角泛起一丝冷酷的令人浑身

发冷的微笑，将剑又压偏一寸。

乾坤一剑觉得所发内力不能再进一分，被一股怪异的力道迫得回头缓走，他怎能不惊？

剑又退了一寸，天残剑尖指向右肩窝锁骨之旁了，对方如果倾力推倒，乾坤一剑的英名将永埋愤土啦！

崆峒弟子惊得面无人色，全在暗念“大事去矣”！

寒松子和风雷神剑一打眼色，闪电似左右急扑而上，他们不敢向文俊递剑，那不啻饮鸩止促掌门早些归天，响起“叮”一声金铁清鸣，四把剑终于搭在一块儿了。这一瞬间，乾坤一剑的压力大减，三股足以撼山搅海的雄猛力企、将天残剑推开两寸余，恢复均势。

合三人力，总算势钧力敌，四把剑发出阵阵龙吟，稍稍颤动，四人的脸色凝重，除了目光锐利外，屹立如同化石，不象是在生死相拼，其实那看不见的危机，比较量剑法险恶得何止于百倍。

半盏茶时分，四人那大汗如雨，谁也抢不到优势，看样子非落个四败俱伤不可了。

文俊心中暗自后悔，他未料到寒松子和风雷神剑的功力，会比他们的掌门深厚得多，这时想撤剑已是不可能了。

他的剑向左移动一寸了，体内可以反震的神奇潜力已被对方排山倒海的内力，迫得十分难进而且渐渐向后退缩；他脸色泛白，目中似要冒出火来，突然，他发觉乾坤一剑的眼色，在他吸气凝运的瞬间，不住眨动数次，并且目光挣扎着离开，暗忖道：“是了，玄阴真气已经引发天残剑本身的寒流一动不动由尖端射出，正迫向所指之处，这牛鼻子首当其冲，怪不得他想离开正面啊？我何不辅以六合须弥功与玄阴真气在千钧力道逼迫下，徐徐引发。

天残剑突然发出阵阵刺耳轰鸣，不住颤抖，在颤抖之中，四把剑同时随震剧烈颤动，急剧分合形成寸余宽阔膝陇振幅，发出急速的连续振鸣，令人闻之心往下沉。

三个老道突觉寒气愈来愈浓，随剑气直迫内腑，心中一惊，更感到对方由剑上传来的力道突然增强了许多。

寸余宽的振幅，把三老道惊得骇然变色，心中暗暗叫苦，他们都，天残剑可以断金切玉坚不摧，假使对方利用这时机，将剑身扭转，那么，三把宝剑恐怕不断也伤了他还未练至御气克敌的地步，而在四剑振动，急剧分合良机里，对方扭转剑身并不是难事啊！

一丝恐怖的阴影，爬上了他们水汗淋漓的额面，拼命将内力运出，也挡不住那其寒如冰其中刃的剑气，更不能中紧长剑不令对方振动，他们骇然变色了。

天残剑逐渐扭转了，振鸣撞击这声逐渐由“铮铮”变为“叮叮”就是说，剑与剑的接触面渐渐由面将转为点啦！

突然，天坛对崖传来一声如同鸟鸣的尖厉长啸，那是以令人心神涣散的声浪，绵绵不绝破空飞到，众人全都心神一颤转首向声浪来处看去。

就在文俊以盖世绝学横渡段桥的崖旁巨石上，站着个鸡皮鹤发，身材高大奇丑无比的灰衣女人，她挟一只长约三尺六寸，乌光闪闪的鸪首协屹立石上衣袂飘向这儿发出阵阵狞笑。

“孩子们，我们走！”老头子夺魄神弓突向玉面专诸汤怀兄妹沉声说，“这老泼辣任何卑鄙的事都可以做出，咱们如果不走，定然伤了我和崆峒派的

交情。”

小姑娘汤衡接口道：“爷爷，她可就是西倾山的玄阴姥姥老怪物么？”

老人家不屑他说道：“正是她，她和南崆峒二老毗邻而居，交情不薄，定然会插上一手，等会儿她加入，掌门乾坤一剑脸上岂能挂得住，崆峒的威信非被她撑垮不可。”

玉面专诸说道：“爷爷，即来之则安之，我们等会儿再说罢，要是不辞而别，掌门老前不对我们不够交情么？”

老人家摇头道：“唉！我何曾不作此想？如果这老泼辣一插手，不但乾坤一剑下不了台，那小后生又岂肯甘休？崆峒门下也必定大遭其殃，咱们又该如何自处？是否该主持公道？唉！冤孽啊！你两人那身陷情网不克自拔，我老头子无话可说，好好准备了。”说完，他引弓搭箭戒备。

两兄妹被说得面上发赤；邓又情不自禁转望去，玉面专诸的目光，落在远处妙手飞花郭春萍身上，她也正神情紧张地向他注视，汤衡姑娘的眼神，则落在甘州双英老二白起风的俊面上，绵绵情意，尽在这一注之中。

灰影疾闪，玄阴姥姥已由溪下扑上崖来，来势如电，抢文俊后心，鸠首杖闪起一道黑色光华，疾射文俊脊心。

文俊在闻到笑声时，已知来了强敌，早已全神戒备。背心奇冷瞰合劲声一到，他大吼天残剑以十成内劲将三把剑震开，猛地旋身一掌向后斜拍而出。

剑鸣震耳，劲风怒号，人影疾分，五个人五方摇曳着止住退势，相距三丈余各占方位。

乾坤一剑和两名太字辈老道，脸上色如死灰，虎口裂开，鲜血淋淋而下，玄阴姥姥腾如厉鬼鸠首缓缓下垂，杖尾下半尺已经弯面弧形，那是被文俊一掌这赐，她一双鸳目不住眨动，胸前起伏不定，身躯微颤。

文俊嘴角沁出一丝血迹，俊面其自如纸，在四名高手前后齐攻的雷霆一击下，他内腑受伤，真力大损。

他抬左掌拭掉嘴角血迹，用阴森刺耳的声音冷峻他说：“好精纯的寒魄阴功！老泼贼，你可是武林三老之一，亦正亦邪无所不为的玄阴姥姥妖婆？你这种偷袭卑鄙手法，人如其名，小爷要你骨肉化泥！”

声浇天残剑光华疾射，一招“怒海藏针”急袭玄阴姥姥。

老妖婆知道利害，鸠首杖向上急射，身形疾退。

文俊怒极出剑，岂肯让她脱身？疾如电闪又是一剑跟踪点出，老妖婆一退再退，左右急们，直退了三处方位，后撤两丈余，方脱出重重剑影。

“梅大侠请住手！”乾坤一剑暮寺在喝道。

文俊转首冷冷他说道：“咱们的帐等会儿算。”

老妖婆鹰目一眨，倏然前扑。她乘文俊分神转首的瞬间，聚集毕生苦修真力，突然发难，鸠首杖急点文俊胸前七坎大穴，左手五指一张，急抓文俊右肩。

文俊百忙中举剑斜刺，身形左射，可是仍被手爪在肩下扫过，那一剑急如电闪，鸠首杖齐腰中分，光华掠过老妖婆顶门，一头白发齐根而断，连同发髻掉落庐埃。

文俊只觉右半身冷如寒冰，经脉突然气血猛涌，他强纳心神，吸入一口气，以九如心法调息硬将麻木的右半身以真气攻出寒毒，疏导经脉，一面咬牙切齿他说道：“三阴旧流绝脉手法，原来是你这老妖将东海神龙柯老前

辈的媳妇害了。好啊！你与东海神龙同列武林三老，竟然做下这种可耻的事，天理何在？柯老前辈至今独未探明杀媳凶手是谁，在江湖么尽险阻，你却在这儿逍遥自在，谁会想到会是你下的毒手呢？”

老妖婆闻言骇然变色，如受巨锤所击，踉跄后退两步，惶然他说道：“满嘴雌黄！”

你……你简直……血口喷人。”

文俊踏前两步，恨恨他说道：“哼！血口喷人，你心中愧欠，已经形之于外了。在江西星子在下出手救了柯老英雄全家，他一家大小饱历风霜，天涯访仇，转眼十余载，犹不知仇踪何在，幸好天道好还，他将仍媳死状告知在下，方返回东海龙蛻山，要不是你刚才向我突施三阴旧流绝脉手法，这件十余年公案岂有大自之日？老妖婆，你说柯老英雄那点对不起你？你竟用这种歹毒手法对付他的儿媳？说！”

玄阴姥姥一咬牙，蓦地一声鬼嚎，以手中断拐劈面向文俊扔去，并说：“你管的事太多了！”声出人闪，向西麓狂奔而去。

崆峒门人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怔住了，皆因武林三老的老在东海神龙柯鸣远，为其媳离奇死亡而天涯寻仇的事，江湖略有所闻，武林中人皆不积压其中缘故，列为武林秘辛之一，想不到竟然是同列武林三老的玄阴姥姥所为，武林三老名重江湖，假如不是者妖婆这番心虚逃走。谁会到是她所为呢？起先文俊他不敢断然认定是她呢！

断拐挟无穷劲道袭到，文俊冷哼一声，身形已射电斜惊而出，如影附形紧跟着老妖婆身后追去。

乾坤一剑望着两人淡淡的背影，幽幽一叹道：“此人一日在世，我崆峒将永无出头之日。”随即肃容向众人说道：“南崆峒下院高手全撤归平凉，本派将倾力应付未来幼难，在未与恨海狂龙一决之前，本派弟子绝不可招惹这个魔星，我们走！”

南广下院的余炆，仍在升起果果青烟，三年以后，崆峒弟子方行将下院重建。

文俊是一个血性男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为了东海神龙的杀媳凶手，把自己的事丢开了。

可笑崆峒掌门乾坤一剑这老杂毛，玄阴姥姥对他有解厄之德，承救了崆峒一劫，他竟然贪生怕死自己率门下溜之大吉，卑鄙之至。

两人一逃一追，宛若星飞电射，文俊虽说内腑受伤，但他的功力超出老妖妇多多，故而能追了个首尾相连。

七转八折，越过了数座高山，看看追到岷州至官堡镇大道，双方距离已拉近至丈余了。

这是一座断桥。高约万丈，下面就是官道，老妖妇已经筋疲力尽。两断崖阿也可望不可及。身形一钝之间文俊已逼近身后。

他冷哼一声，一剑向老妖婆左胯骨刺去。

老妖婆身形右闪，回身一袖拂去，剑过袖落，天残剑一落，红光崩现，老妖婆的一只左手掌飞起八尺，她厉叫一声，向崖下跌去。

文俊飘身而下，用剑抵住跌得八晕八素的老妖妇心窝，厉声问道：“说！你为何向柯老英雄的儿媳下毒手？”

“我……我永不会告诉你，我……要那老鬼痛苦……终生！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可惜他……他那老伴儿死的太早，我没能亲报夺……爱……”

之……恨！”老婆气息奄奄，仍挣扎着把话说完，缓缓闭上双目。

文俊心中陡然一惊，茫然地收剑入鞘，自言自语他说道：“又是一阵伤心的情海狂涛，数十年蕴蓄的爱火，至老才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啊！”

他用金创药替她数上断掌，撕下一幅衣襟包上，感情地枪然道：“老前辈，你错了！”

爱之过切便成疯狂，你不该邀极端，在他的后人身上报复啊！”

“我不能亲手杀他，虽然我可以办到，可是我下不了手，只能这样做哪！”老妖婆眼角泪下如珠，突然哀伤地叫：“鸣远！鸣远！这五十年来，你可知道我是怎样过的？你可知道 I 选择四倾山隐居的用意？我的心虽想往西倾，可是它仍飞向东海，天啊！爱妒恨与生俱来，你怎知我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啊！”她叫着叫着，昏厥了。

文俊茫然站起，心乱如麻，他想起自己和延芳之间的山盟海誓，想起汉中府和昆仑的一切纠葛。他心中暗叫：“芝妹，爱无边，恨无边，假使我失去了你，我也不知自己会做出怎样可怕的事来啊！”

他闭上双目，深深吸入一口气，压抑住内腑伤势，喃喃自语道：“我该去找你了，芝妹，希望我们山盟远在天边。情海无涛。”

他耳中突然听到隐隐微风，警觉地睁开虎目，不由骇然变色。身前一丈处，正站着一个人神气定闲，熟衣百结的老叫化子，他神目如电，咧着大嘴笑意映然，注视着文俊苍白的俊面，并不住颌首。

文俊心中骇然，他耳目锐敏，十丈内飞花落叶，他闭上眼也可辩清，但刚闻到远处微风略飘老叫化已经在身前站立多时，功力之高，委实骇人听闻。

“孩子，半年多以来，你一向可好？”老花子说话了。

文俊又是一怔，听老花子口问，像是老相识呢！岂不邪门？但自己却没有这样一位老叫化子朋友呀！

“孩子，奇怪吗？想想岷江途中的情景罢。”

文俊又是一怔，随即恍然大，这不就是那冰天雪地中，被店中人凌辱，自己将所有银钞给了他的老花子么？原来他竟然是个风尘奇人，为何要装成那凄惨的可怜像呢？他惑然不解，诧异地问道：“小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老前辈因何在岷江道中相戏？”

“你不是寻找雷音古洞么？”老花子撇开话题问：“何故半途而废？不，你是到了雷音却过门不入的，你不是掉下黑龙潭了么？”

文俊更是迷惑，心说：“我的事你怎么全知道啊！”想起雷音洞府石壁上的话语，他幽幽一叹，道：“小可身怀大恨，无缘拜见雷音，何必关山万里前往雷音修世之禅呢？所以小可只好失而返，至于跌落黑龙潭之事，幸而小可水性尚可去得，故而不死。”

“哦，原来如此，如果你重返雷音，老花子当成全你的心愿，你可肯再行前往？”

“不必了，谢谢老前辈的好意，小可无心学佛，尘缘难断，不敢打扰雷音府的高人清修。”

“尘缘难断，还是情天待补，是么？哈哈……”老花子豪迈地狂笑，雷音大师不是出家是他是世间情种，孩子，跟我前往，总之，我与雷音无缘，老前辈厚意，小可心领，告辞。”说完拱手欲行。

老花子正色道：“且慢！老花子先不问你身负何种深仇大恨，只问你可

曾思过假如学而有成报仇如反之易，你因何，竟甘愿弃此良机？！”

“小可已能制仇人死命，舍近求远，智者不为。”

“老花子能问小友仇人是谁么？”

“宇宙神龙闻人杰，乃是双凶之一。”

老花子若无其事他说：“闻人杰，哦，大概是他，老花子多年未稷江湖，对年青后辈陌生得紧，早些年假和尚曾返回雷音一次，曾说过这次人物。”

“小可已烧其巢其穴，目下正四出搜寻那恶贼，在下功力对付他们已绰有余裕，故不劳老前辈引赴雷音。”

“哦，看来老花子一番心血是白费了，你的功力委实不弱，脸色苍白，嘴角有血纹，定然内腑受伤，但神定气闲了无异态，可见你修为大佳。那晕倒老妇是谁？”

“武林三老之一，西倾山玄阴姥姥，她助腔恫高手暗袭在下，故追逐到此。”

“你把她怎么样了？”

“小可饶了她，她还有一段恩怨未了，日后自有人找她，小可不管她这难以处断的纠纷，再见了！”说完，展开身影如飞向南驰去。

老花子望着他逐渐逝去的背影，摇摇头叹口气道：“老花子这一身绝学，可能非带进坟墓不可了。”他看了玄阴姥姥一眼，向北大踏步走了。

转过两处山沟，突见迎面飘来两朵彩云，不，不是云，两个彩衣仙子，她们沿官道飘来，几如仙子凌空飞渡，双足似未沾地，只见彩带飘飘。

这两个女仙子真是美，美得叫人心跳，那年长的年纪看去不过二十一二，那端状高贵的风华，直教人不敢迫视，更不敢唐突褻读。年岁略轻的约有二八佳龄，一样的生得绝代风华，可是她春山眉锁，默默含愁，凭添几许愁丝，显得有点楚楚可怜之爱，她，正是多次现身，神秘莫测的彩衣姑娘目睛文俊中剑落崖伤心而去的李茹姑娘，她身旁的绝代佳人，正是她的师父，雷音大师的第一位爱侣，百花洞天的主人，百年前色艺双绝，群魔慑伏的，云掌金剑。”

老花子止住身形，向云掌金剑哈哈大笑道：“哈哈！大嫂一向可好，假和尚去了西昆仑，大嫂是放心不下么？哈哈！西昆仑西王母是个奇形怪物，大嫂放心啦！”

云掌金剑粉面略泛红霞，微微一笑道：“你这张花子醉愈来愈讨厌了，不怕小辈们见笑，茹儿见过百结神乞老叔叔，叫他花子叔叔就成，叫别的他不会不高兴。”

李茹忍不住低头一笑，敛任为礼轻声叫道：“花子叔叔，茹儿向你老人家请安。”

百结这里乞注视了她半晌，呀然向云裳金剑道：“这就是大嫂的高足么！果然是瑶池仙品，可是她为何愁锁春山，大嫂，能见告么？”

小姑娘心中一惨，默然转首。

云掌金剑摇头叹道：“这时无暇说，这孩子……咳！我这次入川沿江东下，先送她回家，她父亲已经告病辞官了，等我返回时经过雷音洞府，再告诉你其详情，敢许还得劳动你这一双飞行快腿呢！”

“好，我等着，老花子能为大嫂效劳，荣幸之至，哈哈！”

三人匆匆分手，各奔前程，真是鬼使神差，造化弄人，假使云裳金剑能抖李茹姑娘和文俊之事说出，岂不减少日后许多麻烦？老花子这一走，也

带走了文俊的消息。

文俊别了老花子，他根本不知道老花子是雷音大师的至交好友，更不知他是早年武林怪杰百结神乞他离开大道，找一处林深草密处。坐下以九如心法调息，以龙叶芝导血归脉，直至内伤复。方奔赴岷洲。

第十章

翌日，他依旧一袭蓝衫，天残剑藏于衣底，向湖广省星夜赶去。

他回到了汉中府，城中一切依旧，吴天堡除了西堡以外，已经成了瓦砾场，这座雄踞江湖的赫赫大堡，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慢慢消失。但偶或有人谈起玄灵宫中的人间地狱，仍能令人毛骨悚然。

他沿汉水东下，由风河口进入大峰山，他不敢在白天经过风桌场。在那儿，有一个天真活泼健美婀娜的彭珠，这少女正向他撒开着情网，他面冷心慈，就是有点妇人之仁，他怕见她，怕见她那明媚而忧伤的秋水明眸，为免牵缠，他不愿再引起爱火情焰。

大峰山下，三音妙尼正在望穿秋水，接到丈俊，少不了悲喜交加，他为她们带来了衣物，准备出山。

大这半月多日子来，三尼的九幽玄阴真气先天气功已练有五成气候，功力大进。

文俊他有他的如意算盘，宇宙神龙漏了网，天下之大，到那儿去找他？吴天堡毁堡之仇，这老贼岂有不报之理：这就好办，去找他自是不容，不如公然露面，引他来找我岂不省事么？

在江湖行走，三音妙尼这三个老江湖，正是最亮的活招牌，三年前谁不知三音妙尼这三位风流女菩萨呢？

他真找对了人，可是却为自己带来无穷烦恼，实非他始料所及，其实他根本没想到别的，只为了接三尼出山行道的诺言；和借重三尼的江湖经验而已。

三个裸体女尼依然披上架裳，回复当年装束：文俊本想要他们还俗，可是三尼已经大彻大悟了，她们要在周游江湖之后，找一处名山终老算了、文俊自然不好多劝。听任她们将满头青丝重行剃光了。

文俊自己已抽空到云雾岭一奠双龙之宫，洞中一切依旧，洞外却倒毙了近十具尸体，他心中了然，知道以蛊菌毒暗算双龙之人，定然是走狗众多，而又与双龙相识之人，虽然死去的尸体中，找不出任何可资辨识身份之物，但有两根明显的线索，已使这段公案明朗人了，一个是阎王令主卜世昌，他是六合潜龙的门徒，惟有他知道双龙之宫，其二是吴天堡中始终不见面的五毒判官苗成，他是使用蛊菌毒的人，文俊曾在苗成的师弟口中探出了端倪。

其实两条线索两相参登，更为了然，苗成的师父圣手华陀毕天虹，不是在阎五令主手下办事么？只消到阎王谷找到这两人，自会水落石出啦！

在一个英风俊逸的蓝衫少年，和三名美体女尼一同出现在风河口时，像一阵狂风，这消息以惊人的神速向江湖迅速传扬开了。

询阳城东七八里地，靠汉江水滨有一座大庄院，依山面水，风景宜人，

庄中百十户砖造楼房说明这庄子定然相当富裕。

井宫道在庄前百十丈横过，距水滨仅有三五丈，汉水滚滚奔滚，顶上酷阳如火，道上行人不多。

由西面缓缓驰来四匹骏马，马上是一个蓝衫少年，和三位身披玉色僧袍的俏媚妙龄尼姑，四匹马分为两双，前两匹右是玉面观音太真，左是蓝衫少年恨海狂龙梅文俊。

“真师姑，你说我们该吓吓他们么？”文俊徐徐说话了。

玉面观音轻快地笑答道：“当然了！不然怎会扬名江湖？这次我们的行踪，该是飘忽如神龙但又有一定的丢向，免得他们找起来多费精神，小哥儿，你放心，师姑所找的人，心中自有主意假如是正人君子，我们双礼相待他，如果他伪善残之徒，又当别论，你看我眼色行事没错。”

“这位大爷真是宇宙神龙的爪牙么？”

“这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公开往来，只是暗中色搭而已。”

四匹马到了庄前岔道，岔道笔直通抵百十丈后的庄门，地面上有蹄印车迹，显然这庄子十分富有。

“到了，我们进庄拜会田老大爷去。”玉面观音驱马上了岔道，向庄门驰去。

庄院被一座上围墙圈在里面，庄门有两个雄伟的庄家汉坐在墙很大树下聊天，四匹马恍然向庄门驰来，而且竟然有三名美俏的尼姑时，不由挺身站起，向马儿迎来。

两人在路上一站，并没有将衣襟扣上，而双手叉腰露出整个胸膛，色迷迷地往三个妙尼脸上瞧来瞧去。

四匹马在两人身前近丈止步，玉面观音回眸向文俊略一颌首，文俊淡淡一笑道：“见其扑即知其主，真师姑，你的话儿没错。”

身后的笑面观音笑道答道：“说不定人家已经改邪归正了呢！不可忙下定论。”

一个大汉土里土气地粗声问道：“你们，是到本庄有事么！庄主正好在家，三位师姑是找庄主的吗？嘻嘻，可惜大娘子刚由娘家回庄，恐怕庄主抽不出空儿陪你们。”

文俊剑眉一轩，玉面观音突然伸出纤纤玉手，按住他的虎腕，甜甜一笑道：“俊，记住你可不能无容人之量。”她收回素手，向两大汉送过一道迷人的眉眼流波，把两大汉乐得直咽吐沫。

玉面观音在马上笑道：“喂！两位大哥请代为通报一声，说江西慈云庵三音妙尼，专诚前来拜望阴阳判田大庄主。”“你……你是三音……妙尼？”

两大汉惊得抽一口凉气，瞪大牛眼连退五步，那色迷迷的怪象消失得真快。

“你道是假的么？请看？”她扣指一弹，“嗤”一声劲风锐肃，左首大汉头上的发结，立被指风弹得四面骨散。这是三音妙尼的绝学“弹指绝脉。”

两大汉抹头便跑，人庄通报去了。

片刻庄中一阵乱，庄门现出十来人影，领头的是一个身穿紧身青色垮褂，三角脸山羊胡，年约四十开外的高瘦中年人，他看清马上三个妙尼面目，脸上涉现惊容，抢前两步拱手为礼，说道：“诸位师姑佛驾莅临敝庄，田某未能远迎，恕罪恕罪。请至草舍待茶。”

“呀，徐茶？田大爷未免大小气，谁不知三音妙尼是佛门大逆，不戒荤酒，你该戏宴相待才是哩！”

玉面观音笑首下马，三尼在前，文俊在后，向大庄门迎去。

“老朽知错……”

“且慢。”玉面观音打断他的话，“田大爷，你好没道理，论辈份，你小一辈，论年龄，你不过比我姐妹大三两岁，你在我们面前称老朽，岂不太过托大么？”

“师姑恕罪恕罪，在下岂敢托大！尚请师姑海涵！”

田大爷打拱作揖，一脸制笑，看得文俊恶心之至。

玉面观音大刺刺他说道：“这才象话。”

田大爷将四人往庄内让，自有庄汉前来照应马匹。

穿越几栋房舍，迎面现出一块宽敞的演武场，北面是一所宏大的楼房，石阶下有两只年代久远的千斤石狮，厅门左右站着四名腰悬朴刀的劲装大汉，正神情紧张地躬身将众人迎入。

田大爷让客人座，庄汉献香茗，田大爷说话了。

“四年前群雄荆山夺宝，据说九如玉佩已到了三位师姑手中，武林朋友尽知诸位已经潜隐名山，参修玉佩上雷音绝学去了；光阴似箭，转瞬四年有余，诸位重行现踪江湖，想必修为有成，为武林放一异彩了。”他向一旁安详默做的文俊略一抬手，又道：“这位兄弟英风超绝，器宇不凡，不知可否将大名见告！”

文俊瞥了他一眼，淡淡一笑道：“在下姓梅，草字文俊。”

田大爷脸色顿成死灰，“拍”一声响，茶杯掉在桌下碎成百块，他双手发抖，战颤着站起气结他说道：“田某有眼不识泰山，梅英雄请愿唐突之罪，刚才……”

“庄主请休见外，梅某途经宝庄，三位师姑一再推重庄主仁义好客，阴阳判冠绝武林，故不揣冒昧，随三位师姑不速而至，庄主休怪。”

“田某一介鄙夫，三脚猫功夫浪得虚名，不敢当梅大侠错眷，惭愧。”他脸无人色，软弱地突然坐倒。

“据江湖传闻，庄主与宇宙神龙交情非浅，梅某此来，庄主想必心中雪亮，但不知庄主以肯相告？”

梅大侠来意，愿在下愚鲁，实不知所为何来，至于江湖传闻，未可置信，田某住处虽有吴天堡近在咫尺，但素无交往，尚请大侠明鉴。”

笑面观音尖刻他说道：“田大爷，你还是说出来好些。谁不知你阴阳判田大爷交游广阔，三教九流朋友满天下？你的武林名望得来非易哩！”

“三师姑幸勿见笑，在下与吴天堡确是素无往来，田某诸素无仇怨，用不着替宇宙神龙挡灾，如果诸位不信，在下亦无奈何，听凭诸位处断，绝不敢有所怨尤。”说完，绝望地垂下头了。

对付这种毫无骨气的人，文俊毫无办，他傲骨天生，吃硬不吃软，心肠再也硬不起来，他叹口气，用虎目向玉面观音看去。

玉面观音知道文俊的为人，心里也在作难，她不愿做得太绝，让文俊心中不好过，反正借人传信的目的是达到了，何必和田大爷这脓包鬼混？便妖眉一笑道：“那么我们算是找错门路了，田大爷！”

田大爷脸上的阴阳仍未散去，胆战心惊地站起恭敬地答道：“在下悉听师姑的吩咐。”

“劳驾，请在我们的马包内放入一百两金叶子，一百两碎，这次我们返回中原，感到与边荒大是不同，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面额的，实际不值十文钱，这世界愈来愈不像话了！我们马上，记住，不要银钞。”

田大脸上阴云立时散尽，喜孜孜他说道：“小意思，小意思，不劳诸位挂念，大管家来呀！”

后听门一个中年人上前哈腰恭敬他说道：“请庄主爷吩咐。”

“速教人在客人马包内装上金叶两百两，白银三百两。”

玉面观音淡淡一笑道：“不要那么多，金银各一百两足矣。”

“是！是！悉听吩咐。”田大爷挥手将大管家喝退，又向文俊说道：“梅大侠如途经敝处，尚请移玉寒舍小驻，田甘当一尽地主之谊，并专诚请益。”

“庄主客气，但愿有这么一天，不过在下有一言相劝，就是最好少与字内双凶往来，听与不听，悉从尊便。”

玉面观音接口道：“还有，玩命伤理，刀尖上的买卖，不做也罢！这儿山青水秀，顾养天年委实是大好去处哩！”

田庄主脸红耳赤他说道：“师姑见笑了！”

四匹马绝尘向东，马上的文俊嘴唇儿见厥得老高。

玉面观音笑着说道：“俊，别生气，这不是黑吃黑，只是给那恶贼一次警告，迫他露出狐狸尾巴而已，想想着，种庄家的人，即使是有良田千顷也兴地私藏着那么多金银，何况在这山区贫脊之地？他为了快些打发我们离开，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那你手内力熔金绝艺，把他的幢木太师椅变成一张豆架，他日后再敢在外为非作歹才是怪事，一百两金银，买一个浪子回头，你该高兴啦！

文俊忍不住笑道：“你这女强盗可怕极了！”

玉面观音开心地笑道：“这叫做盗亦有道，世间事皆可作如是观，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择其轻。”

这时久未开口的粉面观音却说道：“不出百里我们就有事可做了，那老奸虫已放出信鸽啦！”她用马鞭指着向东翱翔而去的小灰影，若无其事的说。

那灰影果是田庄主所放的信鸽，但并非通知同伙报复，而是要他们赶快敛迹，别落在这三尼一俗手中。

文俊和三尼一走，田庄主浑身冷汗送走阎王回到客厅，突然，他感到文俊坐过的那张檀木大师大园椅，光泽大是不同。他惑然走近伸子去摸，糟！大园椅象是孩子童在海滩堆起的沙山，被溃水一冲，纷纷倒塌，成了一堆木屑。

他心中大骇，倒抽一口凉气，战抖着跌向桌旁，他一撞桌角，桌上文俊所用过的茶杯，受外力一震，也成了一堆纷屑，他脸无人色地叫道：“快！叫三弟放鸽，叫兄弟们迅速即分散，买卖不做了，这些东西不可移动，召各地老大前来识见识。”

直至踏入湖广省界，仍未发生事故，但三音妙尼是江湖中以才智出名的人物，已看出了潜伏的危机。

是的，危机来了！

他们并不急于赶路，第二天入暮，到了天河口。江右是河谷平原，江左群山起伏，他们一行四骑渡过了汉江，沿官道东下，这一带没有大镇店，东距郢阳还有一百里，他们不在天河口宿店委实失算。

天色尽黑，这时已届深秋，一弯新月遥远地挂在西面山峰之上，看看

要沉落下去，凉风萧索在山区里已隐泛凉意。这四个奇怪男女却不管这么多，即在驱马缓行。

村落渐稀，初更将尽，官道进入了荒漠的丘陵区，阴森森的从莽和巨石，猿蹲虎踞十分可怖。

“拍”一声脆响，左侧突传出枯树断裂之声，一只怪鸟“嘎”一声惊蹄，突然冲天而起。

文俊低声说道：“那里面有人，且别打草惊蛇。”

玉面观音故意大声说道：“凉风习习，满天繁星，晚间赶路比白天好处多着呢！至少不受酷阳煎熬之苦，师妹们，明天我们将进入武当派的地盘了。”

武当自命名门大派，诤为正道之士，我们明目张胆经过他们的地段，恐怕……

“怕什么？哼！”笑面观音打断粉面观音的话尾：“人不犯我，我不惹人，他们敢怎样？”

玉面观音说道：“是啊！三师妹，三音妙尼岂是省油之灯？”

文俊笑着接口道：“还有我呢？”

玉面观音吃吃笑道：“你是一条龙，可惜！被我们三个女菩萨牵住两只脚，飞腾变化的道行不太灵光啦！可是你的剑么，还算得上神物。”

笑面观音接口道：“是啊！神剑上进公候，下临妖孽。俊哥儿，你值得骄傲，有此一剑天下去得。”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文俊引吭高歌贯休和尚投吴越国王钱纁之诗，其声坚铿，宛如龙吟。

玉面观音说道：“哥儿，你俗，这不过是借喻，四十州还不是不切题？真要贯休和尚大叫“三十亦难，词日难添改”么？”

粉面观音接口道：“哥儿，快人快活，那和尚的后两句倒是切题：“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天下虽大，何处不许你这一龙一剑飞腾？”

“当然有些地方不许飞腾哩！”

文俊探手入囊不经意他说道：“师姑可不信邪，这是指何处而言？”

“远在天边，看罢，有人不答应了。”

声落处，前面小丘下丛林中，有两个人影鬼魅似的。

无声无嗅飘出林来，在路中屹立不动，四人也勒住了马电影，星飞向文俊和玉面观音射到。

假使换了旁人，注意力必辉落在现身的人影，绝难防备侧方突来的暗器袭击。

文俊在左，恰好首在其中，他冷哼一声，虎腕倏伸。一颗黑棋子脱手，他五指箕张，只一绕一带，三只其薄如纸，色若淡蓝的掌形暗器，在他掌前飞舞，发出刺耳尖锐的厉啸似要挣扎逃走。可是文俊突然哼了一声，三只暗器如电闪，倏然堕下文俊的掌心。

这同时，林中响起一声闷哼，衣袂飘风之声渐去渐远，文俊向林中嘿嘿冷笑道：“要不是你仗着树干护体；休想活命。”

他将暗器递到玉面观音眼前，问道：“请看这是什么。”

玉面观音定神一看，惊道：“这东西名叫落魂掌，可以任意内家力控制飞翔，指梢染有剧毒，见血封喉早年白道中有一奇憎，名叫千手如来宏观，所用暗器就是此物。”

“哼！便宜了他。”

“喂！拦在路上干吗？”笑面观音向三丈外路中黑影娇喝。

黑影一高一矮，黑纱蒙面，只有两双寒星也似的双目露在外面，他们置若未闻，仍然屹立不动。

文俊说道：“喝！装神弄鬼么，你们算是装对了。”

只见他一长身，凌空横掠一丈，飘然落在两黑影右侧，不知何时，他脸上突然变成淡金之色。

两黑影正欲定睛看时，人影已杳，他们浑身一震，似乎本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实俱在，马上落下之人，确是突然消失了的。

两黑影还来不及四面搜视，身后惊到一阵彻骨寒流，两人裹地转身，身后鬼影俱无。

蓦地里，他们脸上所蒙的黑纱，突向上一升，露出了本来面目两黑影大吃一惊，左右一分伸手去按腰中剑柄，刚举头一望，两块黑纱已经迎头罩住，闹了个手忙脚乱。

在一阵银铃似的笑声中，两黑影抓住黑纱转向笑声处看去，四匹马上面四个人，半个不少。

蓝衣少年仍这摊开掌细察那三只暗器落魂掌，三个尼姑笑得直不起腰来。

他们突感到身后凉搜搜的，伸手一摸，突然怪叫一声、转撤腿就跑，在他们转身时，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背部和臀部，全露出白亮亮的皮肉，大半个背脊和两个屁股蛋，白晃晃地不堪入目。

“哥儿，真缺德！”三尼全掩口吃吃笑了。

“他们也想装鬼，活该，我的九幽魅影轻功就专为装鬼用的，简直是门班弄斧。”

玉面观音问道：“你看清他们的面目么？是谁？”

“陌生得紧，三流脚色，看样子，他们定另有用意，不然怎么派这种货色来？”

“他们想先骄敌念，可笑之至。走啊！”

四人策骑缓走，暗中疑神戒备。

这一带是系绵起伏的丘陵，林黑道窄，阴森森鬼气冲天，走不多远，突然四周响起阵阵嗷嗷鬼声，飘忽不定，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四人相对一笑，置之不理。暮地里，路旁深沟中“吱刺，，一声，滚出一团绿色鬼火，向马蹄下卷到。同时，崩簧狂鸣，百十枝短驾蜜如飞蝗，四下里射到。

文俊和三尼早有准备，可是没想到会有还许多驾箭，显然人家已出动了大批爪牙，安排下天罗地网了，他们不怕驾箭，可是要保马确是万难。

文俊怒火如焚，身形贴地掠出，双手齐扬，“满天星罗”手法洒过百十望黑白旗子，向崩簧响处射去。

四匹马倒了两匹，三尼已冒险闪入林中，在黑白旗子锐啸中，林中传出数声惨号，和濒死的呻吟，三尼的娇叱也连续传出，惨叫时起。

文俊不入林，他舌绽春雷，向前面道路转角处喝道：滚出来！别躲在那儿。”

没有人回答他冷哼一声，取出袖中奇来的三只落魂击掌，他乃是暗器行家，一看这玩意便知用法，伸平右掌。突然反掌扔出，三只落魂掌飘出逸

向前飞舞，眨眼不见，

转角处传出数声凄厉的狂嚎，接着射出来六个人影。向文俊扑去，剑影在影光下发出阵阵的寒芒。

“果然不出所料，哼！不要脸的狗东西。”文俊恨声怒骂。

六个黑响都是熟面孔。吴天堡的漏网贼脑换了一剑的海天一搜，千手如来宏观，昆仑的剑圣至真，武当丢下了耳朵的通道，道圣。另一个是身材小巧的五毒判官苗成。

海天一搜恶狠狠他说道：“今后江湖中，你将步步危机，小子，你乖乖自己裁算了。”

“狐群狗党聚在一起了！小爷看你们全是些家中枯骨，上鸡瓦狗。”

文俊俊面泛煞，缓慢撒出天残剑，锈迹一敛，光华耀目。

五毒判官苗成悄悄走在最后，溜到一旁。在吴天堡，说文俊曾见过这人一面，不知他就是五毒判官苗成，故并未在意。

一支长剑一根龙首拐，加上千手如来的钢柄拂尘，将文俊围住，各自运功作生死一拼。

文俊徐徐举剑，清啸一声，光华倏功，他首先发难扑海天一搜。

五个人全非庸手，算得上是顶尖人物，但比起文俊，却相去甚远，光华幻出万道剑影，捷如电闪，急似惊雷，把五个恶贼迫得团团转。

一旁的五毒判官苗成，象个幽灵似的，在外围悄悄转了圈。

罡风怒发，劲气尖啸，五股兵刃杀着时出，险机危机，此进彼退，联手合攻，似乎甚有章法也似乎曾经操练，进退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

文俊攻了七八剑，心中暗自好笑，忖道：“这些家伙似乎准备多时，配合得恰到好处，小爷可不愿和你们练剑。”

身形转疾，杀着倏出，一招“云封务锁”迫退三把剑，突然旋身“回龙引凤”直取海天一搜的六阳魁首，剑芒一带，千手如来的钢柄拂尘齐柄而断。

光华急龙剑圣的瞬间，后面的海天一搜感觉手中一轻，他聪明，爬伏在地急溜。”

剑圣还不知道海天一要要相逃命，长剑贴地盘进，道圣道通双剑左右俱出，猛袭两肋。

文俊剑出“大地龙腾”，掠过剑圣顶门，剑光左右一分，红光崩现。

剑圣的长剑，几乎将刚伏下的海天一搜双足削断，道通的天灵盖飞起三尺，道圣右肩丢掉一层皮肉。

剑圣还未转身，后心冷气已临，他临危自救，向地面一伏，双起一蹬，贴地飞射丈外，再向右一翻头面朝天，一剑拂出。

文俊并未追袭，他鼻中突嗅到一丝草霉气息。

“蛊菌毒”那家伙是五毒判官苗成。”他举目搜索，但那小巧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就在他举目搜索的片刻，剑圣和千手如来的消失在林影之中，道圣浑身的血污，抱着师弟尸身沉声向文俊道：

“武当派与阁下誓不两立，三天后三元宫为阁下超引。”说完，转身大踏步走了。

文俊没理他，向先前三尼入林处扑去。

林空寂寂，人影俱无，只有血腥触鼻，和零星的倒毙尸体，三尼早已

不知去向了。

两匹马倒毙路中，另两匹是他与玉面观音的，正在路旁以蹄掀地，不住休休发声，并未受伤。

文俊心中大急，绕林搜了一遍，当搜至正北林缘时，鼻中突然嗅到一种幽香，中人欲醉，那是女人身上常用的脂粉渗和着香汗，发出的奇特肌香。

他心中一震，三尼这次重入江湖，并未使用脂粉，这香味也不是她们的歹毒逍遥香，那么，今晚这儿定然有女人参予了。

他神目如电，黑夜中可以明察秋毫，猛一抬头，突然三太树枝上，挂着一条暗色的丝中。

他惊出一把捞在手中，一股幽香自丝中发出，浓极媚极，令人发非非之思，他无动于衷大胆擦亮折子察看。丝巾不大，粉红色鲜艳夺目，上面用眉笔写了两行字：

“南行十里乱葬岗旁古记楼，洁遵以候，四更过后，恕不再等，小龙儿，敢来么？”

更妙的是，旁边画了一个美人头部，淡淡的几笔，却十分神似，那笑意美极。

小龙儿？哼！不是指他恨海狂龙而言吗？岂有此理！

他不是怕事之人，但三尼下落不明，他可不能前往一看究竟，将丝中揣入怀中，自语道：“小爷有事不奉陪，日后看，咱们会相见的。”

他走了两步，突见左侧一颗大树上有一络白影，拾起一看，原来一柄拂法。

“噢！这是三师姑的。”这仿佛是在汉中府买的，故一看便知。“三师姑一定落在这留中女子手中了，我得前往一探。”

他回到路中，解下两匹死马鞍后的包裹，捆在两匹马后，飞身上马，牵住另一匹，向正南荒野狂奔而去。

二更正，他到了群山起伏的山区，这一带是武当山西北余脉，正北是绵绵不绝的崇山峻岭，无数丘陵向北伸张，起伏并不大，十余里之后，方是巍巍奇峰。

他沿丘陵边缘向东搜寻乱葬岗，沿途全是荒林蔓草十分凄凉，他想：“这一带村落甚少，哪来的乱葬岗呢？”

他却不知这一带原是十分繁华之地，大明天国之时，这一带成了古战场，遭了兵变之祸，百数十年来，一直成了鬼域无人地带，始终元气未复呢。

搜了三五里，前面展开了一座广大的山坡，星光下，断碑残碣阴森可怖，冬青白杨零落萧条，一丘丘荒坟尽被野草所掩，时隐时没飘浮不定的阴磷火鬼令人毛发皆竖。

文俊跃上马背，将僵绳绕在一株白杨上。

树顶突传出一声果啼，马儿惊地一蹿而起，在这阴森的鬼域里，不但是人，连马也自心惊。

文俊脱下长衫，结束停当，悄悄沿坟场边沿搜去，他要找岗旁的古权楼。

鬼影幢幢，狐鼠惊窜，采啼鸦号，草木萧萧，连一石一木皆有八分鬼气，胆小朋友不被吓死者几稀，但文俊毫无所惧，身形似电向西绕去。

林密草深，四野虫声唧唧，野兽悲鸣，绕过西角，视界甚狭。

他正想以绝世轻功飞越林梢草巅，身形略定，突见前方三丈余茅草梢

头缓慢升起一个黑影，象有两个人，一白一黑，他毫不犹豫。去势似奔电，伸手便抓。

手一伸出，他“呸”了一声，赶快缩手飞起一脚，黑影哼了两声，滚下草中去了，原来是一头巨大狼狗，口中刁着一个骷髅头。

在他还未落地的瞬间，远处一星萤火一闪，接着两个白影悠悠升起，突然向下一落，隐身坟旁不见。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闪电似的向前急射，到了白影隐没处白影早杳，而远处那一星萤火，却又突现，瞬即消失。

他自言自语道：“这两个家伙倒是真快！草密隙多，极易匿伏，要找委实不易。

远处萤火又闪，鬼啸碉嗽之声隐隐传来，凄厉震耳，他不加思索，展开九幽凌虚魅影绝学如飞而去。

距乱莽正西半里地，耸立着一座危楼，危楼四周断瓦兀垣占地甚广，显然这儿过去定是大富人家的别墅园谢，可是已成了废墟兽窟。

危楼高有三层，左倾半壁已权，三楼只有左檐屹立，瓦脊壁墙全都不知去向，二楼也是四面通风，下层大厅亦破败的不成样儿，假使来上一阵狂风，不全部垮台才怪。

四周围墙大部坍塌，院中蔓草高与人齐，鸟粪狼籍只有园门与厅前石阶的青石走道可以容人快过。

文俊艺高人胆大，他站在石阶下，手扶左首大石柱，向已没有大门的黑黝黝厅堂喝道：“恨海狂龙到，你们是怎么迎客的？”

厅城里死寂无声，只有蝙蝠飞行时偶或发出的尖鸣。

他冷哼一声，运功护体大踏步上了台阶，一掌护胸径自闹入厅中。

厅堂甚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他天生神目，藉大门射入的滕隍星光，已将厅堂物景尽入目中。

四处是残几碎椅，正中神龙祖案歪倒一旁，此令人惊心的是，左右臂问倚着八具惨白色的骷髅，竟然是完整的，他大惑不解，扇亮火折子一看，即来每一关节部是用铁丝嵌住的。

“这些人装神弄鬼，倒花了不少心血！难得！”他想。

他息了火折子，进入穿堂，直赴内厅。

内厅前天井却是经过打扫的，两侧是东西月洞门，直通两侧破败的花园和厅台廊无。

内厅更黑，伸手不见五指，家具零落，蛛网尘封，那破败腐败臭的气息，中人欲呕，显然，这儿根本未有人迹。

他退出内厅，猛然一怔。

天井中，站着两个面罩白纱，白帕包头，白衣白褂垂地的纤小人影，手中各提一盏没有光的白色纱灯，面向他一动不动，象两具死尸。

他心中冷笑，大踏步走近，沉声问道：“是你们引我前来的么？有何用意？”

两白影没作声，缓慢转身，似在领路，文俊可不懂，踏前数步虎腕蔽伸，扣住两白影上臂向怀中一带。

着手处肌颇温热凝滑如脂，两白影在他怀中，一阵少女幽香直透心脾，她们嚶哼一声，靠在他的怀中娇喘不已，可是却不说话。

文俊冷冷他说道：“你们的功力还来入流，强不得，快回答我的问话，

免吃苦头。”

两女象是哑巴，靠在他身上不想起来，那两双白纱上的星眸，紧盯着他的俊面，娇喘吁吁，吐气如兰。

文俊不知怜香借玉，心悬三尼安危，她怎能不急？双掌用了半分劲，冷哼了一声。

“哎哟……你……你这人……放手啊！”右手少女终于说话了。

“三音妙尼现在何处？”文俊松了手，退后两步。

两女站稳身形，不住操动被扣之处，仍由右面少女答道：“小婢春兰，奉夫人之命，请大侠赴石室一会，其他事一概不知。”

“管它什么鬼夫人，我只问你三音妙尼何在。”

“已被夫人擒来，现在石室之下。”

“你所称的夫人是谁？”

“到时自知，恕难奉告。”少女的口才到是不坏。

文俊欺近厉声说道：“你非说不可。”

“家家有规，门有门风，婢子不敢说。她叹口气，又道：“你功力奇高，杀我这弱女子易如反掌，横直是死，就死在你手上罢，可别折磨我啊！”她幽幽一叹，闭上双眼，向文俊怀中偎去。

又是个用软功的人，而且是女人，他怎能下手迫她？一把将她推开说道：“在前领路。”

“石室奇险，梅大侠请小心，随婢子足迹移动，不可乱踩。”她嫣然一笑，正待转身。

文俊惑然问道：“怪！他怎么知道我姓梅？”

大名鼎鼎的恨海狂龙梅文俊，武林杰出的奇葩，谁不知道呢？”春兰笑答道。

“其实梅大侠的音容笑貌，婢子早已相识多时，只是梅大侠心目中充满仇恨之火，未能留意身边之人，故不识婢子面目。”

文俊突然伸手，闪电似地拉掉她脸上白纱，露出她那美丽如花的秀脸。他摇摇头，说道：“我可没见过你这面容，快走！”他交回白纱，背手而立。

两天在前领路，走出左侧洞门，不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假山，看去似被荒草所淹没，象座奇形石堆而已。

到了假山前，突然“卡拉”一声，黑色的一扇磊石形石门，突向内徐徐退去，现出一座向下延伸的石级，可容两人并肩走下。

两女将中手纱灯点燃，绿色的光焰令人心悸，不知所用的腊烛是何物所造的？竟能发出绿色的光芒。

“引我来的莹光就是玩意儿，怪不得看去那么遥远。”

文俊在心里说，一面留心搜索石洞门何以自动退开的机关，但他失望了，看不出丝毫端倪。

这是一座天然石洞改造的巨大地下室，千门万户，通道密如蛛网，也不知有多少层次。文俊夷然进入，委实太过冒险。

地行复行行，左折右弯，似久下降百余级之多，逐渐出现森森寒气，阴风振衣。

这段时间里，阴森的隧道中无异状，两女手提纱灯，莲步轻摇目不旁视在前引路。

久而久之，文俊对他们的戒心大为松懈，注意力全放在两侧黑暗的石

壁上了。

正走间，猛觉身后袭来一股阴冷劲气，耳中并传来隐啾之声，文俊冷哼一声，猛地一掌向冷锋拍去。

身后鬼影俱无，毫无所见，但绿光骤没，伸手不见五指，他心中一惊，火速转身，糟！两个少女已经不见啦！

他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心中暗骂自己混蛋，为什么轻信这呀小丫头的话，自投这阴森古窟呢？

他想退，事实已不可能，耳中传来巨石相擦的轻微声响，说明已经发动机关，退路已是封死了。

他贴在石壁上，防范意儿凝神静气用耳目搜索四周。

暮地里响起一声荡人心魄的娇笑声，正前方三丈余右壁上现出一线粉红色的光芒，愈来愈宽，原来那厚有三尺的石壁，向两侧缓慢移动。

他看清自己的处境了，石壁前是一道铁栏，每一根都粗如儿臂；左右后方三方是黑黝黝的石壁是他被困在一个长有三丈阔仅四尺的神笼里啦。

铁栏后，是一的富丽堂皇的客厅，锈榻上斜躺着一个绝色佳人。她，眉目如画，莹颊胜雪，披着一袭蝉翼似的轻纱罩袍，等于没穿，罩袍内，我的天！真够瞧的，一件仅能托住乳峰的肚衣，一条勉可遮羞的中衣，乖乖！那凸起处如奇峰怒突，窄小处不胜一握，玲珑透凹令人心荡神摇，那白王凝脂似的粉弯雪股，足可令道学先生叩头如捣蒜也自称心如愿。

她托腮斜躺，粉腿一曲一直，形成最优美的画面，锈榻前地毯上，分倚着两个娥媚俏甜的宫装少女，其中之一就是引文俊人翁的春兰，她正美眸流波向文俊笑注。

左侧一张白玉花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白玉白兰花，花儿四周，有六名曲线玲珑，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半裸少女，同样的只穿肚衣和短中衣，外面罩着蝉纱，她们正相偶相倚互相窃窃私语，半卧半坐，玉腿横阵。

右侧是一座琴台，古色古香，金倪小炉中升起袅袅冷香琴台上，是一具白玉为座的玉箏。

琴台前盘坐着一名肃容凝注玉箏的绝色少女，年纪不会超过二八芳龄，真美！说俗气些，沉鱼落雁是也，她罗衣赛雪，倒是穿戴的整齐，由于她专心审视着玉箏，那端庄清丽的高贵风华，又是另一种境界，给人的感受大是不同。

在她的身后，也斜坐着一名浑身喷火的绝色少女，和对面六名少女同样打扮，但侗体之丰满似胜半等，这少女却教文俊大吃一惊，也恍然大悟。

一点不假，这少女正是他的义姐姐迷魂姹女吴芳芳，面正中锈榻上的女人，却是灵官庙瓦面上现身，被称为蜂衣夫人的南宫瑶，那天她们共有三人现身，迷魂姹女就是其中之一，只少另一名红衣少女。

“芳姐！”文俊惊奇地大叫，向铁栏靠去。

“不可走近铁栏！”

绛衣夫人突然坐正身形，脸上毫无表情，只略抬臻首，漠然看了文俊一眼，即又转身他顾。

“怎么不识？她是我义姐迷魂姹女吴芳芳。”文俊止步说。

绛衣夫人噗嗤一声轻笑，缓慢将那令人心荡的粉腿伸下锈榻，春兰两女赶忙起身，左右搀住她一双皓腕站起。

“她目前不叫吴芳芳，是我的三妹，我们这儿不呼名唤姓，皆以姐妹相

称。”

文俊神目如电，他已看出异状，往昔的迷魂姹女一双荡人心魂的媚眼，光彩流转令人不克自持，而现在，那勾魂摄魄的光芒中，却有一丝迷惘的倦态存在，他对毒药学造诣精深，一眼便知她定然被药物所制，本性迷失，不然以他俩的交情而言，她怎能对他无动于衷？

文俊怒叫道：“妖妇！你把她怎样了！你用迷魂药迷失她的本性，意欲为何？”

“小龙儿，别着急，首先，我要告诉你你是谁。你出道太晚，我也不过是在最近三年出现江湖，绛衣夫人南宫瑶就是我，你大概有个耳闻。

“废话！谁听你这些鬼话？”

“少安勿躁，哥儿，人世间扰扰让让，全为了名色甘愿意起无穷纷争，名与权势不可分，色与欲与生俱来；二者兼得，乃人生追求之最高境界，自赵家皇朝始，直至皇帝迄今，五百年来，名色之争，都是你们男人的专有品，这是极不合理之事，本夫人有鉴及此，故而发起宏愿，网罗天下英雄，与人们一争雄长。”

“胡说八道！你这妖妇莫名其妙。”

“你嘴里骂我，可是心里却在默许，是么？你的神色已经告诉我了！”她爆发一阵狂野的荡笑，笑完又道：“本夫人已组成遍布天下的武兆会，效法大唐女皇美武兆所为。

本会以女筹幄大计，并收录天下武林俊秀英伟男子为幕宾，在灵官庙时，本夫人对你赏识，故而专诚敦请阁下为本会幕宾之首，共享名色之乐，小龙儿，你意下如何y

“放屁，你把梅某当成何许人物？我不管你的闲事，去做你的武则天梦吧！可是你得把我义姐放出，还有三音妙尼，不然，哼！你将后悔无及。”

别假撒清了，孩子，迷魂姹女和三音妙尼，说起来该是我的前辈，他们的玄阴毒女术比我还精妙，都是江湖中万人唾骂，大名鼎鼎的救生雨露菩萨，你和他们五个五好，不羨神仙，还在我面前装道学么？算啦！孩子，本夫人不会亏待你，瞧！”

她向众多一挥素手，媚笑道：“这些都是本会湖广分会的部分姐妹，静，秀，娇，媚，妖，骚，人才济济，敢称天下第一流娃娃，任君享用，旦夕春宵，此中之乐，不足为外人道，怎样？说啦！”

说完，又是一阵销魂荡魄的媚笑，皓腕一抬一拂，身上所披的蝉翼轻纱滑落大春兰手中，乳波儿颤，臂儿浪摆，妙漫地向前扭了几步。

文俊无动于衷，他会与迷魂姹女肌肤相亲，厘与三音妙尼裸体相处，大场面见识多矣！他星目喷火，厉声说：“妖妇住口！打消你心中那邪恶的鬼念头，回头是岸，你到底放她不放？”

“呀！小龙儿，发狠对你没好处：告诉你，本夫人属意之人，只有两条路可择，别无他途。一是乖乖地做本会入摩之宾，一是死！”

“你在做梦，梅某人不信邪，他打量铁栅，自信可用天残剑这粗如儿臂的铁栏，一面功行百脉，踏进两步。

“我再次警告你，不可走近铁栅，栅两侧六尺之地，布有迷魂毒波，本夫人希望你自愿入会不想你丧失心智，大概你还未领教过温柔乡的滋味，且让你大开眼界，不怕你不向我俯首称臣。

她发出一阵荡笑，举粉臂虚空一挥。

